



陸士鐸主編

基本醫書集成

鄒潤安著

本經疏證

(附)

本經續疏  
本經序疏要

世界書局印行

# 序

醫道之見於載籍者。靈樞素問難經而上。神農本經爲最古。諸經所論在審病。本經所論在主治。道實相爲表裏。惜其傳授姓氏不可考。人遂以爲漢人所假託。然秦人焚書。醫藥之書不毀。其爲上古所遺無疑。後之繼是書而作者。陶隱居別錄爲最善。乃宋金元以來。著本草書者十數家。其言愈多。其道愈歧。其說愈新。其旨愈晦。則皆求勝於本經。求加於別錄。而失之尤雜蕪穢者也。世醫相沿承用。不知其非。卽號稱名醫者。又止讎臨證習方書。而於本經與別錄。則以尋常本草書視之。不能參互考訂。疏其文而證其解。故古人用藥之意。與藥之所以愈病。其說隱晦淹塞。以至於今。不知一病有一病之方。一方有一方之藥。一藥有一藥之效。不能審藥。何以定方。不能定方。何以治病。此閩庵鄉君所以有本經疏證之作也。閩庵籍隸武進。爲鄉道鄉先生後裔。敦行誼。通儒術。而隱於醫。性耽著述。所撰雜文甚多。其爲是書也。以本經爲主。以別錄爲輔。而取傷寒論金匱要略千金方外臺秘要與唐本圖經兼取六經五雅諸史說文。旁及道經佛書羣芳譜名人著作。凡有關於論藥者。爲之疏解辨證。或論病之所宜藥。或論藥之所宜病。與夫當用不當用之故。務求其精。毋失於。務求其真。毋惑於似。反覆校勘。一掃本草諸家尤雜蕪穢之言。而歸於至當。使藥品之美畢彰。而本經之旨益著。由是而審證用藥。審藥定方。安有不起之病哉。

至於唐以後之書。或引焉。或缺焉。或仍焉。或賦焉。或取之而不盡取焉。要以明本經之主治者爲準。爾揚子卿。嚴尹與君莫逆交。素工岐黃術。篤嗜此書。欲謀刊布。而以問余。余受其書而讀之。例則箋疏之例。體則辨論之體。思則幽邈之思。識則卓越之識。絕非近世醫書可比。爰乃商諸同志。捐貲集腋。以成其事。余素不知醫。余以信揚君者。信鄒君。則其書之必傳於後。可知也。其他所撰述之文。必傳於後。亦可知也。則鄒君之藉以不朽者。其在於此歟。抑不僅在於此歟。古歛洪上庠敘。

### 鄒潤安先生傳

同里周儀顯撰

先生諱樹。字潤安。晚號閩庵。姓鄒氏。道鄉先生二十六世孫也。曾祖諱應智。祖諱協鳳。父諱汝奎。代有隱德。前母陳氏。母馬氏。繼母惠氏。先生年十六失恃。哀毀骨立。事父及繼母甚孝。閱六載。又遭繼母喪。哀毀如喪所生。家故貧。艱於就傅。勤苦自勵。於書無所不窺。雖恆寒盛暑。披覽不輟。其於日月之疾。徐盈縮。星辰之遲留。伏逆。江淮河漢之脈絡。條理。南朔東西之阨塞。險要。皆能洞悉原委。曉暢機宜。故其發於詩古文詞者。卓然可傳。皇。上。道。光。元。年。詔。舉。山。林。隱。逸。鄉。先。輩。議。以。先。生。名。上。於。朝。先。生。聞。之。寓。書。建。議。者。曰。某。德。薄。能。鮮。長。爲。鄉。人。以。沒。世。乃。其。分。耳。若。抗。跡。邱。園。釣。弋。華。譽。鄉。黨。自。好。者。不。爲。而。子。謂。我。願。之。乎。議。者。遂。止。張。太。守。丹。郵。程。太。守。芝。園。咸。引。重。之。嘗。謂。之。曰。以。君。之。學。出。而。問。世。誰。與。相。頡。頏。者。蘇。此。不。爲。毋。

乃已甚。先生曰。某賦性迂緩。踰於展舒。苟膺薦牘。非特失己行。且玷君矣。敢固辭。嗚呼。此可以觀先生之所守矣。先生隱於醫。藉以事畜。父既沒。弟顯又以疾卒。通負餘千數。一以身任之。娶陳氏。無子。以弟顯之子夢龍爲子。先生生於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己酉。以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庚戌卒。年五十有五。所著有明典五十四卷。本經疏證十二卷。本經續疏六卷。本經序疏要八卷。傷寒通解四卷。傷寒金匱方解六卷。醫理摘抄四卷。契梳錄四卷。醫經書目八卷。醫書敘錄一卷。醫經雜說一卷。沙溪草堂文集一卷。沙溪草堂雜著一卷。沙溪草堂詩集一卷。論曰。先生以積學敦庸行。爲世通儒。獨溫溫無所試。人多惜之。然卽其所就。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所以嘉惠後學者。非淺鮮也。而世徒以醫知先生。豈真知先生者哉。

例言

一是編爲潛江劉氏本草述而發潛江博極羣書研精蓄萃積三十年始成書中多引東垣丹溪海鏡潔古而於張長沙孫真人略焉故先生專由本經抉發精蘊別錄則主張長沙孫真人爲多補苴罅漏足爲劉氏功臣

一先生底本以朱墨分寫本經元錄今用陰陽文別之復取一覽瞭然一是編引證淵博凡經史子集釋典醫籍泰西域外之書仕司無遺間有不能解者未敢點竄寧在弄真勿失之說

一是編用意已詳自序矣中推贊蓋功者實則虛一言三言往往不已誠如自序所云一若人終不悟者蓋其意厚欲人之能悟也諒者勿怪其費焉

一先生疏證藥味六年始畢其疏證藥味生月分考卷言然後之類者知先生思慮之專且久如此故不以重復爲嫌

一是編係門下二抄錄先生未及訂正三五卷本如藥名之類亦人護之護此類之西醫藥之類皆書生所多參疑今之說才爾程功之此亦字畫新善亦隨時點定

# 本經疏證總目

## 卷一

丹砂 雲母 礬石 消石 芒消 赤消 滑石 禹餘糧 紫石英  
 赤白石脂 菊花 人漫 天薺冬

## 卷二

甘草 地黃 朮 女萎 芫胡 麥蘖冬 獨活 防風

## 卷三

薯蕷 薤白仁 澤瀉 細辛 芎藭 黃連 黃芪

## 卷四

蒲黃 五味子 蛇牀子 茵陳蒿 王不留行 升麻 桂 柏葉實 茯苓

酸棗 燐木 乾漆

## 卷五

雞屢 人尿 欄襪 龍骨 阿膠 雞屎白 雞子黃 雞子白 石蜜  
 杜蠟 文蛤 橘柚 大棗 麻子仁 鮫鱗 冬葵子 瓜蒂 瓜子  
 右上品石十一味 草二十四味 木六味 人三味 獸二味 禽三味 蟲魚三味 果二味 穀二味 菜三味

卷六

雄黃 石膏 凝水石 乾薑 生薑 葛根 栝樓根 栝樓實 苦瓠  
 曾青

卷七

麻黃 通草 芍藥 瞿麥 百合 知母 貝母 黃芩 紫苑  
 蕪荑花 敗醬 紫葳 石葦 白薇 艾

卷八

玉瓜 海藻 防己 紅蘆花 牡丹 白朮 桑根白皮 竹葉 竹筍  
 吳茱萸 槲子 枳實 厚朴 秦皮 山茶萸 紫葳 豬苓

卷九

馬通 羊肉 蓬螻房 鼈甲 鱗鱗 蠶絲 蠶蟲 梅實 大豆黃卷

薤 麥小豆 漚 漚米 小麥 麩 大麥 豆豉 葱 薑

右中品石三味草二十八味木十一味獸二味蟲五味果一味穀八味菜三味

卷十

飲龍肝 鉛丹 代赭石 戎鹽 大鹽 鐵落 下灰 藥水 漆水 甘瀾水  
 麻油湯 泉水 附子 烏頭 天雄 半夏

卷十一

大黃 葶藶 桔梗 旋覆花 藜蘆 射干 蜀漆 甘遂 白蘇  
 大蘗 澤漆 黃芩 牙子 商陸 白頭翁 葶藶 連翹 蘭蘂  
 堯花

卷十二

巴豆 蜀椒 椒目 皂莢 阿膠 梓白皮 礞石 礞石 礞石  
 物藥 水蛭 煆礬 鼠婦 衣魚 新葶 枳仁 杏仁 礞石 礞石  
 礞石

右下品石木十一味草二十二味木六味獸三味蟲六味果三味穀一味

三品藥石二十五味草七十五味木二十三味人三味獸七味禽三味蟲魚十四味果六味穀十一味菜六味凡百七十三味

序曰。予治傷寒論金匱要略。用屬辭比事法。於不合處求其義之所在。沿卻尋竅。往往於古人見解外。別有會心。然每論用藥。則不能稍有異同也。友人楊君種如。本經之學素深。壬辰秋偶因過訪。叩其治本經法。楊君甚稱本草述精傳。本草述者。予蓋曾讀焉。而苦其冗蔓者也。楊君言劉潛江文筆婆瀟。用意甚深。能熟讀之。略其繁蕪。則精博自見。因贈芍藥一味。予爲心醉。歸而朝夕誦之。覺其旨淵然無盡。然微嫌其用力於張長沙孫真人猶少也。因以己意取本經別錄爲經。傷寒論金匱要略千金方外臺秘要爲緯。交互參證。而組織之。務疏明其所以然之故。是年冬。疏證藥六味。求正楊君。楊君深以爲善。但謂似獨爲漢唐時用藥發者。實則後世橫論。悉有精詣。不可廢也。予敬讀焉。思夫古今蓋遠。實哲亞衆。一贊之加。詎謂必無。第大經大法。既已森然。縱繼長增高。恐終未能超軼於規矩準繩外也。爰將仲景所用藥百七十味。先究心焉。凡六易寒暑。克成是編。嗚呼。炎軒二帝。開物成務於前。南陽華原。紹志述事於後。其實博淵。微淺。學後生。詎能洞徹底蘊。願就彼此契合。求其所以同。後先齟齬。求其所以異。期於心有所得。用有所徵。斯已矣。敢曰爲古聖賢闡發義理哉。從子豫春舉於予。於是編討論校錄之力不少。茲欲次第而編就之。爰書其緣起如此。道光十七年首夏。鄒澍序。

編就既定。再四校覆。書中疵異不一。摘其最大而有悖古人體制者四端。謹疏於首。一曰擴改古書以成己意也。楊君種如初旨。欲邀諸同人。將本草述汰蕪存真。各爲刪本。聞日出以相示。互爲印證。以期毫無遺憾。時和其說者。有金君敏求。魏君培之。予則謂劉潛江不全體本經別錄。即及之亦視同海藏東垣。而於金元諸家。無論是非。必欲令成一貫。以是左聲右挽。馴至辭費。若加刪汰。定至轉失本真。何如即其聯合之法。取以聯合本經別錄。傷寒論金匱要略。時後千金外臺。諸君咸謂爲然。遂以此見推。因有是作。篇中述潛江稱。並芟改所餘。職是故耳。要

之灌江及盧氏父子。皆於此中實有所得。誠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故不敢避攪亂古書之妄云。二曰醫論。
 冗濶。不就軌範也。梅勿庵治算學。凡拈一義。必反覆曲折。務推明其故。一若人終不喻者。圍球之外。譬以圓盤。蓋
 靈靈墻陽。馬立錐龍。無不指實。課虛。推闡盡致。因自謂章繁句複。往復碎然。必如此始可自備。以備於古人。予
 於此篇。無論村夫。圖叟。婦孺。咸獲。凡於物理有關。無不詢訪厥由。苦思力索。期於有補。展卷自觀。罕嘗曲喻。誠有
 如勿庵所云者。拘滯固陋。貽誚通方。真不免矣。積者與人言。每高其聲。惟恐聽者不聞也。體其用心。亦真善哉。三
 曰任情馳騁。揮忘矜域也。論藥論方。論病。各有界限。第方以一味出入。而所主週絕。以羅列殊致。而始效略。固不
 從異聞。闡挾。於何明藥之底蘊。病有絲毫變異。頓別陰陽。有寒熱互陳。須嫻機縱。不執兩端。究結。於何難處。方之
 化裁。以是篇中。每緣論藥。竟直論方。并成論病。越畔之思。固難免矣。但果能有益於明哲。亦何嫌引異於類。藥所
 期大雅之裁成。不愧芻蕘之獻納。是則區區之微忱矣。四曰疏密錯出。不歸一律也。古人著書。體制既定。自能首
 尾相稱。決不彼此參差。從未有密則辨析。疎或大綱未舉。相關錯雜。如不出一手者。此編殆不免焉。區區之
 私嘗謂古人之書。苟非經典。吾以為師。不以為法。師者仿其用心。法者摹其指則。明哲之士。倘能以用心知我。篇
 中原頗有指兩。特文字考據。積習未除。一章之中。自爾行所當行。止所當止。及統會全局。反致不能規規繩墨耳。
 卒尚未盡。譬尚補苴。若得同心。證其不謬。尤不能無望也。

大牟夢夢。一旦爽然。至今日。芟夷槎枿。扶摘疵類。自以為昭然矣。焉知後日觀之。不仍為夢夢耶。愛書楚乾之所
 自如左。俾後之悼今。不忘今之悼昔也。

道光壬辰九月始竟。其年多疏證藥九味。

人愛 黃芪 甘草 桔梗 桂 芎藭 芍藥 當歸 牡丹

藜蘆多

乾地黃

虎

黃連

黃芩

知母

麻黃

細辛

芍藥

獨活 防風

乙未春。疏證藥十五味。

紫苑

款冬花

瞿麥

冬葵子

王不留行

連翹

葶藶

敗醬

牙子

澤漆

薊花

大黃

大戟

甘遂

芫花

乙未秋。疏證藥十味。

附子 烏頭

天雄

五味子

半夏

紫葳

射干

商陸

藜蘆

蜀漆

乙未孟冬。疏證藥十一味。

葛根

栝樓根

栝樓實

王瓜

天葵子

防己

通草

白薇

鄴鴛

海藻 石葦

丙申仲春。疏證藥十四味。

粳米

小麥

麴

大麥

麻子

赤小豆

薏苡仁

大豆黃卷

淡豆豉

飴糖

酒

醋

葱

薤

丙申季秋。疏證藥十二味。

乾薑

生薑

百合

薯蕷

橘柚

大棗

蜀椒

椒目

梅實

桃核仁

杏核仁

李根白皮

丙申仲冬。疏證藥十七味。

瓜蒂	瓜子	枳實	厚朴	柏葉實	酸棗仁	山茱萸	吳茱萸	阿膠
桑根白皮	槲木	乾漆	梔子	梓白皮	秦皮	皂莢	巴豆	
丁酉孟春。疏證藥二十二味。								
茯苓	豬苓	竹葉	竹筴	蠶繭	石蜜	露蜂房	鼠婦	衣魚
蛭蠅	蜚蠊	水蛭	塵蟲	鱗蠟	蜘蛛	鼈甲	文蛤	雞屎白
雞子黃	雞子白	龍骨	牡蠣					
丁酉仲春。疏證藥二十一味。								
髮鬢	人尿	豬膽	豬膏	豬膚	羊肉	馬通	阿膠	丹沙
雲母	礬石	消石	朴消	芒消	鉛丹	伏龍肝	水五種	
丁酉季春。疏證藥三十一味。								
滑石	禹餘糧	紫石英	赤白石脂	雄黃	石膏	凝水石	菊花	貝母
升麻	蛇牀子	茵陳蒿	蒲黃	女萎	苦蘆	紫蘆	白薇	代糖石
大鹽	戎鹽	鍛籠下灰	新絳	艾	蒴藶	蘇	葦莖	旋覆花
白頭翁	白前	紅藍花						

# 本經疏證目錄

## 卷一

丹沙	.....	一
雲母	.....	二
礬石	.....	四
滑石	.....	五
朴消	.....	五
芒消	.....	六
滑石	.....	八
禹餘糧	.....	〇
紫石英	.....	二
赤白石脂	.....	三
菊花	.....	四
人灌	.....	五
天靈冬	.....	二一

## 卷二

本經疏證目錄

甘草	.....	二四
地黃	.....	二八
朮	.....	三一
女萎	.....	三六
芫胡	.....	三七
麥藁冬	.....	四一
獨活	.....	四三
防風	.....	四四

## 卷三

薯蕷	.....	四七
慧苡仁	.....	四九
澤瀉	.....	五三
細辛	.....	五五
芍藥	.....	五九
黃連	.....	六二

465181

黃芪.....六七

卷四

蒲黃.....七二

五味子.....七三

蛇牀子.....七八

茵陳蒿.....七九

王不留行.....八〇

升麻.....八一

桂.....八一

柏葉實.....八六

茯苓.....八七

酸棗.....九三

藥木.....九五

乾漆.....九七

卷五

髮髮.....九九

人尿.....一〇〇

鹿鞭.....一〇〇

龍骨.....一〇〇

阿膠.....一〇二

雞屎白.....一〇四

雞子黃.....一〇四

雞子白.....一〇四

石蜜.....一〇六

牡蠣.....一〇八

文蛤.....一一二

橘柚.....一一二

大棗.....一一四

麻子仁.....一一八

飴餅.....一二〇

冬葵子.....一二三

瓜蒂.....一二三

瓜子.....一二五

卷六

雄黃.....二六

石膏.....二七

凝水石.....三〇

乾薑.....三一

生薑.....三一

葛根.....三九

栝樓根.....四三

栝樓實.....四三

苦瓠.....四八

常歸.....四九

卷七

麻黃.....五九

通草.....五九

芍藥.....六一

覆麥.....六五

百合.....六六

知母.....六八

貝母.....七〇

黃芩.....七二

紫苑.....七六

款冬花.....七七

敗醬.....七八

紫漫.....七九

石韋.....八〇

白薇.....八二

艾.....八三

卷八

王瓜.....八四

海藻.....八五

防己.....八七

紅藍花.....八九

牡丹.....九〇

白前.....九三

桑根白皮.....九三

竹葉	一九四
竹筍	一九五
吳茱萸	一九六
梔子	一九八
枳實	二〇一
厚朴	二〇一
桑皮	二〇七
山茱萸	二〇七
紫葳	二〇九
礞石	二一〇

卷九

馬通	二一二
羊肉	二一二
露蜂房	二一三
龜甲	二一五
鱉甲	二一六
鱉血	二一七

麝香	二一七
梅實	二一八
大豆黃卷	二二〇
赤小豆	二二一
酒	二二三
硬米	二二四
小麥	二二五
麴	二二五
大麥	二二五
淡豆豉	二二九
葱	二三二
蘆	二三三
蘇	二三五

卷十

伏龍肝	二三七
鈔丹	二三八
代赭石	二三八

戎鹽	二二九
大鹽	二四〇
煨薑灰	二四二
煨水	二四二
掠水	二四二
甘瀾水	二四二
麻沸湯	二四二
泉水	二四二
井花水	二四二
附子	二四三
烏頭	二四三
天雄	二四三
半夏	二五三
大黃	二六〇
葶藶	二六六

卷十一

楮紙	二六八
龍腦花	二七〇
薤蘆	二七一
射干	二七二
獨活	二七四
甘遂	二七六
白欬	二七七
大戟	二七八
礬石	二七八
薺花	二八〇
牙子	二八一
商陸	二八二
白麝香	二八三
葶藶	二八五
蓮翹	二八五
陸英	二八六
蒴藿	二八六
芫花	二八六

卷十二

巴豆	二八八
蜀椒	二八九
椒目	二八九
皂莢	二九三
阿梨勒	二九四
柞白皮	二九五
豬膽	二九五
豬膏	二九五
獭脂	二九五
蜘蛛	二九七
水蛭	二九八
蛭蟻	二九九
鼠婦	三〇〇
衣魚	三〇一
新絲	三〇二
桃核仁	三〇二

杏核仁	三〇二
甘李根皮	三〇七
蘭	三〇七

# 本經疏證

武進鄒澍撰

## 卷一

上品石十一味草三味

丹沙味甘微寒無毒。主身體五臟百病。養精神。安魂魄。益氣明目。通血脈。止煩滿。消渴。益精神。悅澤人面。殺精魅邪惡鬼。除中惡腹痛。毒氣疥癬諸瘡。久服通神明不老。輕身神仙。能化爲汞。作木名眞朱。光色如雲母。可析者良。生符陵山谷。採無時。一惡磁石畏鹹水。

丹沙生深山石崖間。大地數十丈始見。其苗乃石也。謂之朱沙脉。沙生石上。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子。狀若芙蓉。頂箭。箭連脉者。紫黯若鐵色。而光明。碎之。研。作糖漿。又似雲母片。可析者爲上。其非生於脉上者。多雜土石。卽淘淨亦不如也。（節圖經）

凡藥所以致生。氣於病中。化病氣爲生氣者也。凡用藥取其寒賦之偏。以救人陰陽之偏勝也。是故藥物之性。無不偏者。徐河深曰。藥之用。或取其氣。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質。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地。或取其所成之地。愚謂丹沙則取其質與氣與色爲用者也。質之剛是陰。內含汞則陰氣之寒。陰色純亦剛陽。故其藥爲陽抱陰。陰承陽。稟自先天。不假作爲。人之有生。已前。兩精相搏。卽有神。神依於精。乃有氣。有氣而後有生。有生而後知識。具以成其魂。聖別昭以成其魄。故凡精神失所養。則魂魄遂不安。欲養之安之。則捨陰陽賢相。



抱持密相承接之丹沙而誰取矣。然謂主身體五臟百病。養精神安魂魄。益氣明目。何也。夫固以氣寒。非溫煦生  
生之具。故僅能於身體五臟百病中。養精神安魂魄。益氣明目。若身體五臟百病。其不必養精神安魂魄。益氣  
明目。則不得用丹沙。即精神當養。魂魄當安。氣當益。目當明。而無身體五臟百病者。用丹沙亦無益也。血脈不  
通者。水中之火不繼續也。煩滿消渴者。火中之水失滋澤也。中惡腹痛。陰陽不相保抱。邪得乘間以入。毒氣疥癩  
諸疵。陽不畜陰而反灼陰。惟得藥之陽抱陰。陰涵陽者治之。斯陽不為陰賊。陰不為陽累。諸疾均可已矣。是丹沙  
主治之義也。

丹沙之品甚佳。丹沙之用極博。乃仲景僅於寒氣厥逆赤丸中用之。但得別錄中惡腹痛一端耳。舉凡身體五臟  
百病。養精神安魂魄。益氣明目。諸大用盡遺之。何也。是固古今醫學分合所係。不可不知者也。考班氏藝文志方  
技之別有四。一曰醫經。二曰經方。三曰房中。四曰神僊。太古之醫。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漢興有倉公。咸  
能盡通其旨。迨漢中葉。學重師承。遂判而為四。自是各執一端。鮮能相通。即天縱仲景。於醫慈聖。其所深愷。亦止  
在不求經旨。斯類處方。是明明融治。醫經經方。合為一貫。故於六淫之進退出入。陰陽之盛衰錯互。皆辨析悉錄。  
於房中神僊。則咸闕焉。本經則太古相承。師師口授。該四而一焉者也。故仲景非特於精神魂魄等義。不備細研  
究以示人。即所謂經身益壽不老神僊者。豈復一言述及耶。僅於五臟風寒積聚篇曰。邪入（金匱本是哭字據  
注家改正）使魂魄不安者。血氣少也。血氣少者。屬於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目合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  
魄妄行。是歸結其旨於氣血。但使氣血充盈。精神魂魄自然安帖耳。仲景焉有不知精神魂魄之理哉。其經身益  
壽不老神僊等義。皆不敢強解。違仲景之志也。

養母味甘平。無毒。主身皮死肌。中風寒熱。如在舟車上。除邪氣。安五臟。益子精明。目下  
氣堅。肌續絕。補中。療五勞七傷。虛損少氣。止痢。久服。輕身延年。悅澤不老。耐寒暑。志高

神仙一名靈珠。色多赤。一名靈華。五色具。一名靈英。色多青。一名靈液。色多白。一名靈液。色多黃。一名靈石。色正白。生泰山山谷齊廬山及瑯琊北定山石間。二月采。澤蕪爲之使畏蛇甲及流水。

雲母生於山出處土石間。作片或層。可折。明滑光白者佳。其片有絕大兩條深者尤善。（爾雅）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謂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是已。何以又謂雲出天氣。雨出地氣也。夫非天之氣交於地。地之氣何以得爲雲。非地之氣交於天。天之氣何以得爲雨。是故地之氣交於天。天氣不應。則霧露凝。天之氣交於地。地氣不應。此雲母所以生也。雖然。非天氣不得品益。非地氣不得堅潤。雲母爲物。實兼是二者。而雨不得地氣可乎。夫固曰地氣不應也。若不得地氣。非但不能堅潤。并不得品益。請觀白地。已上無非天氣。充布。其得品益者。本賴日月之光。而已。故當晝夕。有能自品益者乎。故雲母者。天氣既交乎地。適遇晴爽。雲無由升。遂結於下耳。定其質蓋賴得天氣。少地氣多。何則。雖品益而光不能微。其一也。煖之不焦。不遇經時。埋之土中。則百年不腐。又其一也。即以其所治。身皮死肌。不其甚處。則決非一指一節。而而已。乃皆能愈之。其所感者。微所應者。非其驗之一端耶。天氣輕。地氣重。故治重者。必以得天氣多。於此則治中風寒熱。如在車船上。可見其神。情操與不定。定當以得地氣多者。驗之。非其驗之。又一端耶。五臟別論曰。腦髓骨脈。藏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瀉。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故瀉而不藏。今者。儒益統於腦髓之子。精而安藏。而不瀉之。五臟。而非藏於地。能若是乎。蓋天地相維。山川出雲。方其會合之時。陽氣稍盛。則與雨升。陰氣稍盛。則凝而霖。其聚也。必自下而上。層層相疊。以地質而吸天光。其不重。則堅。則凝。則聚。其不微。則滲。則通。光。則故凡肌肉之氣。不與皮毛相決者。其取義爲在中之土氣。自內而外。無不用至。若邪氣勾擾。神識飛騰。其

取義爲使地氣得吸天氣。遂能澄定。若陽不歸陰者。其義爲藉其凝聚。引以還原。若光明不爽。在外取其可析之而去。在內取其充暢而透達。卽是可謂仲景於蜀漆散中。同蜀漆龍骨爲用者。乃取其與龍骨同護神氣。以成蜀漆快吐之功。使痰涎之聚於中者。決去淨盡。而火自依於土。金自吸於土。火者心氣而主神。金者天氣而主魂。神與魂之不成。卽所謂中風寒熱如在舟車上者也。

**礬石味酸寒。無毒。主寒熱洩利。白沃陰蝕。惡瘡。目痛。堅骨齒。除固熱。在骨髓。去鼻中息肉。鍊銅服之。輕身不老。增年。岐伯云。久服傷人骨。能使鐵爲銅。一名羽理。一名羽澤。生河西山谷及隴西武都石門。採無時。甘草爲之使。惡牡蠣。**

礬石初生是石。燔煉則烱沸而成小地。以光瑩如水晶者良。（綱目）

劉涓子云。礬石氣寒。味鹹少而酸澆多。夫是之謂寒寒水之氣味。盡該於酸澆。酸者下之陽。未能達陰也。澆者上之陰。未能和陽也。下之陰。既不得達。上之陽。遂無以利。則礬石者。祇能成其潤下之用矣。何以復云燥哉。夫燥金屬肺。爲陽中之陰。其氣滿而能生腎。與礬石之質色氣味。無不有合焉。夫如是。則其本燥金以成水化。而專歸於下。可知也。第人身陰陽。欲其交。若是不似使陰離於陽乎。夫礬非使陰離於陽。乃使陰離陽邪之化風。以劫液爲痰。而轉耗陰者耳。蓋人身惟寒水爲至陰之氣。而至陽出焉。陰中至陽升於上。以行其化。亦端賴陰精隨之。以資其宜。猶如六淫七情。一有以傷其陰。則陽孤無以行其化。淫而爲風。既以鼓陽爲厲。復以劫陰化痰。於斯時也。不消痰則風仍不靖。不靖風則陽仍不化。惟收陰歸元。俾離於陽。方得使陰有主。不化爲痰。由痰消而風靖。由風靖而陽化。真陽真陰得自相依。以歸其元也。人身至陽。本出於陰中。而此反全至陰於陽中。人身陰陽。以相合而神其分之用。而此反似由離而效其合之用。統參斯義。則礬石主治。可以得其大都矣。以其能歸元陰於初發之

地以格陰化而暢元陽。陽暢則陰可達。陰格則陽得和。陽和則寒熱自已。陰達則洩利自沃。自陰且陰格陽秘。津液充暢。陽更何能蝕陰以生惡瘡哉。目痛者。陰之迫於陽邪也。骨節不堅者。陽邪之滲於陰也。一使陰離於陽邪而皆可已矣。

淫豬腸者。以糞揉之。取其殺涎滑也。隨蒿苳者。以糞拌之。取其劫黏汁也。攪濁水者。糞屑搗之。則滓自澄而下。堅製采燒者。糞汁刷之。則水不滲而之他。凡一切花濁。漬之以糞。則花中苦水盡出。花之色香不損。凡欲木石相連者。熬礬錒之。則搖曳不動。蓋礬之爲物。得火則炸。遇水卽化。得火則炸。故能使火不入水中。爲患。遇水卽化。故能護水使不受火之患。是其質卻健結於陰陽。其功實側重於治水。此其於滯澀則澄而清之。於沈濁則劫而去之。固善於陰中固氣。水中禦火矣。寒熱者。陽迫陰。而陰不爲之下也。洩利自沃者。水不固。被火劫而流也。陰蝕羸瘠者。陰有隙。陽得入而蠶食之也。口者。水之精。齒骨者。水之幹。能使不爲火侵。則痛者自除。搖動者自堅矣。卽是以推仲景之用糞於礬石湯比之。錒木石於礬石丸比之。殺涎滑於侯氏黑散比之。澄濁涼於消石礬石散比之。刷采燒。是知神靈用意。亦只在人情物理間。非必別求奧妙也。

消石味苦辛寒。大寒無毒。主五臟積熱。胃脹閉滯。去蓄結。飲食推陳致新。除邪氣。療五臟十二經脈中百二十疾。暴傷寒腹中大熱止。煩滿消渴利小便。便及瘰蝕瘡。鍊之如膏。久服輕身。天地至神之物。能化成十二種石。一名芒消。生益州山谷及武都隴西羌探無時。一火爲之使惡。苦葠苦菜畏女苑。

朴消味苦辛寒。大寒無毒。主百病。除寒熱邪氣。逐六腑積聚結固留癖。胃中食飲熱結。破留血閉絕。停痰痞滿。推陳致新。能化七十二種石。鍊餌服之。輕身神。仙鍊之白如銀。

能寒能熱能滑能瀉能辛能苦能鹹能酸入地干歲不變色青白者佳黃者傷人赤者殺人一名消石朴生益州山谷有鹹水之陽採無時（畏麥句薑）芒消味辛苦大寒主五臟積聚久熱胃閉除邪氣破留血腹中痰實結搏通經脈利大小便及月水破五淋推陳致新生於朴消（石葦爲之使惡麥句薑）

朴消生斥鹵之地。刮搗煎汁。經宿結成。狀如末鹽。再水煎化。澄去腳。入蘿蔔數枚同煮熟。傾入盆中。經宿則結成白消。如冰如蠟。其在上生細芒如鋒者爲芒消。其生牙如圭角。作六稜縱橫。玲瓏獨微可愛者爲馬牙消。以似白石英。亦謂之英消。二消之底則通名朴消也。其再三以蘿蔔煎煉至去鹹味。爲甜消。置風日中吹去水氣。則輕白如粉。爲風化消。同汁草煎過。鼎罐升煨。則爲元明粉。消石亦產鹵地。秋冬間徧地生。白霜塔去煎煉而成。亦再三煎煮傾盆中。其上亦有芒有牙。其底則通爲消石。惟朴消得水便化。消石得火焰發。斯爲異耳。故朴消謂之水消。消石謂之火消。（綱目）

盧子蘇曰。朴消消石。成生鹵地。假水火二大以爲形質。但勝劣有異。故水火之用迥別。楞嚴云。火騰水降。交發立擊。溼爲巨海。乾爲洲渚。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渚中江河常注。交妄發生。遞相爲種。用是思維。彼水消者。火勢劣水。故火體似癡而水用獨著。彼火消者。水劣火勢。故水體似癡而火用獨著。觀其主治。思過半矣。劉濟江云。朴消消石。水火攸分。然同源於水。同歸於治熱。何歟。夫水消治熱之結。結則多屬血分。所謂陰不降陽不化者也。能行陰中之陽結。則陰降陽自化矣。火消乃治熱之鬱。鬱者多屬氣分。所謂陽不升陰不暢者也。能達陽中之陰鬱。則陽化陰自暢矣。卽就其味辨之。則亦有差異者。水消以鹹勝。御帶微苦。本於鹹而就下。卽以歸火之原也。火消以辛勝。亦有鹹。但大遜於水消。苦則稍加。本於辛以上際。正以達火之用也。火消投之火中。則焰生。

水消則否。入火生焰者。與火同氣也。入火不諧者。水固勝火也。但二物均以消得名。則俱能破壞。閉結。緣天地間生人生物。未有不本於水。火者。生之者。水火化之。又能外水火乎。第各就其孰爲宜。降而行。孰爲宜。升而散。審證察脈。貴有攸當。所謂適事爲故可耳。卽如水消之能。以寒化熱。以鹹化堅。固不徒純陰而已。夫孤陰豈能化陽之結耶。推之火消。亦猶是矣。

凡藥之爲物。有理焉。有情焉。理者物之所鍾。情者物之所向。而適與病機會者也。盧氏劉氏所言。物之理耳。其情則猶有不止如是者。夫火消本經以主五臟積熱。胃脹閉。水消本經以逐六腑積聚。結固留癖。是分明指火消入臟。水消入腑矣。臟藏精而不瀉者也。腑傳化物而不藏者也。藏而不瀉。則所積者皆無形。倘啓敘不以時。而有盛滿之慮。遂仍移於六腑。故其積者惟熱。而能使胃脹閉。曰滌去蓄結飲食。推陳致新。則去胃之脹閉也。胃之脹閉去。五臟積熱自已矣。傳化物而不藏。則所積皆有形。倘輸導不以時。亦有盛滿之患。遂致移於軀體。故其積者。有飲食痰涎血液。皆能固結成癖。曰主百病。除寒熱邪氣。則其移於軀體者也。結固留癖下。軀體百病亦已矣。所以然者。火消性向陽。故解自陰而陽之盛熱。水消性向陰。故逐伏在陽中之實結。然皆卽於物而化物。故能所入無間。所當必攝。此其一也。凡病之虛者。必自陽入陰。實者。多自裏出外。二消原治實之物。妙在一則遇焰輒發。一則逢水卽化。故一能發陽之鬱於陰中。一能化陰之結於陽內。此又其一也。雖然。火非滌物者。水非逐物者。乃本經著兩消去病之功。在火消曰滌。在水消曰逐。何也。夫固不必拘滌以水逐以物矣。蓋滌者。溼詞。如大黃之瀉。滌腸胃。是在腸胃之病。無不瀉滌淨。特彼曰滌。則有動之義。今祇曰滌。則僅滌瀉之而已。以明凡病不受泛治者。不得用也。逐者。單詞。如乾薑之逐風溼痺。山茱萸之逐寒溼痺。地黃之逐血痺。黃芩苦瀉之逐水。白頭翁之逐血。水蛭之逐惡血。皆特指一節。示不他及。則此亦僅能於六腑中去積聚之結固留癖者。以明凡病散而未結者。不得用也。試更參仲景之用二消。消石礬石散之治。非臟中鬱熱耶。大承氣湯調胃承氣湯。芫胡加芒消湯之治。非腑

中結熱耶。大陷胸湯丸木防己去石脅加茯苓芒消湯之治。非腑中留癖耶。是皆其性之所向。微之於理。固不作。體之於情。尤膈合者也。而所謂適與病機會者。則更有精密焉。如芒消豈能治渴。已椒薑黃丸偏加之以治渴。芒消安能止利。小薤胡湯偏加之以止利是也。蓋津液與同癖結。遂不得上潮為渴。去其固癖。正使津液流行。積聚結於中水液流於旁。為下利去其積聚。正所以止其下利耳。又豈有他奇也哉。

亦消想即朴消之赤者。據別錄能殺人。仲景罷甲煎丸用之。且與為君之監甲同用。至十二分。豈以服之最少。不厭其毒耶。抑欲其入血化堅閉結。必不可闕耶。亦無從臆斷其是否矣。

**滑石味甘寒。大寒無毒。主身熱洩瀉。女子乳難。癰閉。利小便。瀉胃中積聚。寒熱。益精氣。通九竅。六腑津液。法留結。止渴。令人利中。久服輕身。耐饑。長年。一名液石。一名共石。一名脫石。一名番石。生赭陽山谷及泰山之陰。或掖北白山。或卷山。採無時。石葦為之使惡。曾青。**

滑石潔白如雪。膩滑如脂。其初出時。柔輒似泥。久漸堅強成石者。以在地中氣熱故也。一切布帛。凡著油汗。卽屏滑石其上。熾熾熾斗中焙之。油汗遂盡。布帛遂能無跡。此與天寒冬之按水泥。縑素同。第天寒冬僅能令縑素柔白。此則無論何色。均堪復故。且一用水。一用火。故天寒冬裕肺腎精氣。此則通六腑九竅津液也。六腑者胃為之長。非胃中積汗。無有內既為洩。為滲。外仍身熱者。藉其外之身熱。為熾斗中熾熾。使滑石者。去其汗。從下竅而出。則利小便。滲胃中積聚寒熱。均在此矣。女人乳為衝脈之所屆。衝脈者。結於陽明。乳難癰閉。陽明衝脈之病。與胃有汗。而小便不利者。同一理也。由是推之。滑石之通化上下。開通津液。除垢存新。端借病勢之身熱。為藥力之功。若身不熱者。恐未必能奏績矣。

本經於藥之去病。不言經用瀉字。惟大黃巴豆滑石則有之。瀉。滲也。排瀉去垢穢也。（釋名釋言語）  
選西京賦薛注）搖也。（左傳三年賈注）放也。（漢書丙吉傳注）散也。（後漢馮衍傳注）若於辭氣間分  
輕重。則瀉練（巴豆）瀉滲（大黃）自應作排瀉觀。若徒云瀉。則動搖放散之謂矣。況瀉練者能偏五臟六腑。  
瀉滲者猶及腸胃。徒瀉則僅去胃中積聚寒熱耳。且開通閉塞（巴豆）推陳致新（大黃）皆實有物堵於其  
間。今若但曰積聚。則尙似有其物者。乃積聚之下。即緊承曰寒熱。是決以有氣無形視之矣。去有氣無形者而命  
之曰瀉。謂非動搖放散之義。可乎。故復足其詞曰。益精氣。明係滓穢去而清光來。斷斷不容與巴豆大黃一往無  
前者同日而語。雖然。胃中積聚寒熱。何由知其不從大便去。而從小便洩也。夫曰積聚。則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寒  
熱已久留。若能從大便去。則亦因洩瀉而病可愈。既洩瀉而仍身熱。尙非必從小便去耶。所以用滑石者。爲滑  
石初如泥而旋堅結。爲以土化金。主肅降者。於土中行肅降。此所謂利小便一也。金性凝氣。其得下流。必從火化。  
滑石初出如泥。正以地中氣燄。今即借積聚寒熱所化之身熱。爲滑石之煖氣。又焉得不氣變柔而下流。道其下  
流。氣已變柔。則必不從大便去。此所謂主身熱洩瀉二也。色白爲金。味甘爲土。氣寒則降。土隨金降。非味歸形。形  
歸氣。氣歸精。而何此所謂益精氣三也。乳者色白味甘。化於血而性寒。恰有合於滑石。非氣歸精。精歸化。而何此  
所謂主女子乳難癰閉四也。然別錄曰。通六腑九竅津液何也。夫通者有無相濟之詞也。觀上文本經之所主洩  
瀉者。有餘於大腸。不足於膀胱。乳難者。有餘於胃。不足於乳。皆津液之變。而不循其常也。使之輸其有餘。以濟不  
足。不謂之通。而何曰令人利中何也。夫瀉於大腸。瀉於膀胱。艱於乳滯。於胃非中之不利耶。通膀胱而小便利。乳  
道利而胃中和。則雖不謂之利中不可。曰通九竅六腑津液。滑石之能也。曰令人利中。滑石之功也。惟其有能。乃  
得建功。

仲景於陽明病。脈浮發熱。渴欲飲水。發身湯中。用滑石。則誠所謂胃中積聚寒熱。身熱口渴。小便利矣。其治他

病不能若是之備也。亦有說以通之歟。夫亦惟細意較量其證。而可得之矣。豬苓湯證。在少陰。即不云有身熱。然曰心煩不得眠。則雖不熱於表。其裏之熱。不可謂不劇。況兼下利而渴。尚非身熱洩瀉耶。風引湯治熱癰。縱無身熱。亦不能謂非熱證。滑石代赭湯與百合同用。夫百合固主邪氣腹脹心痛者。亦焉能因病體之如寒無寒。如熱無熱。而謂既遭攻下。必不得有熱哉。矧皮水。脈浮。附脈。按之沒指。不惡風。其中豈得無熱。中有熱而四肢復厥。其爲熱能不死甚耶。其治小便不利。觀其或合蒲灰。或合亂髮白魚。均非溫熱之品。則必謂無熱所不能矣。大抵仲景之書。詞簡意深。故有反覆推明病候。不出方者。則令人循證以識方。有但出方。不推究病源者。則令人由方以求病。如枳實薤白桂枝湯之與人溲瀉。竝主胸痺。心中痞。留氣結在胸。胸滿脅下逆搶心。則必一虛而一實。茯苓杏仁甘草湯與橘枳生薑湯。竝主胸痺。胸中氣塞短氣。則必一熱而一寒。今均爲小便不利。而上文用栝樓瞿麥丸中有附子。則此之蒲灰散。滑石白魚散。必爲栝樓瞿麥丸之對照無疑矣。況防己茯苓湯所治之皮水。但四肢悉腫動。而蒲灰散所主者。則厥。厥之以厥深熱深之義。其爲熱又何逃焉。百合病變發熱者。百合滑石散主之。既已明明標發熱矣。因其下後僅多代赭一味。則遂不熱。有是理歟。要之滑石非治身熱也。以身熱而神其用耳。故爲標爲渴。皆可以當熱。滑石非止瀉劑也。水氣因小溲利自不入大腸耳。故咳者。亦得以水氣下趨而遂止。明乎此而推廣之。蓋其用有不止於是數端者矣。

禹餘糧味甘寒。平無毒。主欬逆。寒熱煩滿。下赤白血。閉癥瘕。大熱。療小腹痛。結煩疼。鍊

餌服之。不饑。輕身延年。一名白餘糧。生東海池澤及山島中。或池澤中。禹餘糧外以石爲殼。形如鵝鴨卵。中生黃粉如蒲黃。無沙者佳。其極好者乃如牛黃。重重甲錯。甚者紫色。糜糜如

麝香之無復聲。(隱居)

流行坎止。水之性也。然必各當其可。斯爲至順。若流行仍復坎止。坎止不廢流行。卽爲至逆。人身之水至於不順而逆。將胥一身之氣悉引之使逆矣。尙得折之以翼其平哉。夫人身除氣以外。凡若血若津若液。以及腦髓精唾涕泗淚瀉。無非水也。設止一件逆而難馴。猶非大患。苟日引一件。漸漸諸件俱逆。必至正氣反不足以主持。是人尙得食息起居耶。治此者惟使生氣竟與病逆。隨於其中。挽病氣爲生氣。其理較之逆折爲深。其勢較之逆折則順。此本經馮餘糧之主治也。咳逆寒熱者。涕唾痰涎之逆也。煩滿下赤白者。津液之逆也。血閉癥瘕大熱者。血之逆也。涕唾痰涎之逆既已上出。仍復橫溢。津液之逆既已下瀉。仍復中阻。血之逆既已內結。仍復外發。不似水之不廢流行。乃猶坎止耶。治水之道。防土爲先。滲泄爲要。而諸證者。中阻內結。土氣竝未崩潰。下赤白。外大熱。上咳逆。滲洩未嘗無路。又何從防何從滲。而誰知有生於水中。得成爲土之馮餘糧。能深入水中。化水氣爲土氣者耶。夫馮餘糧係水中之石。石中有水。久則乾成黃粉。居於水而不流。生於水而不濡。味甘恰合土德。氣寒能平暴化。其得治因血阻結而轉爲熱。津液阻而更滲瀉。痰涎逆而復橫出。亦何疑哉。

或曰。赤石脂治一源二歧之病。今馮餘糧亦復似之。則赤石脂馮餘糧湯者。以其性相同而疊用之耶。曰。此蓋不然。夫赤石脂綴兩氣之遠。馮餘糧化一氣之盛。其病原心下痞。下利不止。已飲湯藥。繼服瀉心。因復攻下。更與理中。並非雜藥亂投。實亦循規蹈矩。而痞輒如故。洩利難除。則非因痞而利。乃因利而痞。前此紛紛治法。皆因痞而利之劑。故不效也。蓋肺主氣而下絡大腸。大腸主津而上承肺。肺以津而後能降。大腸以氣而後能固。今大腸之津儘下曳。無以上供。則肺氣壅於中。無以下固。其病不在大腸而何在。故曰利在下焦也。赤石脂者。黏肺與大腸之不相順。馮餘糧者。鍾土氣於水中。水中有土。津自上承。津得上承。氣自下固。氣既下固。痞輒自通。利有仍不止者。則上下之氣已聯。特下溜之津。或有不受化者。必使從小便去。而小便不利已久。不能以氣機轉而乍通。故須復利小便。斯微上徹下。無一處隔礙也。可曰以功相似而疊用之耶。

然則小便已陰疹者。猶是水之逆耶。而得用禹餘糧丸何也。夫汗者非他。腎之液也。腎之液入於心。乃爲汗。汗家而重發汗。心氣既非能固。腎亦重遭迫劫。恍惚心亂者。心病。小便已陰疹者。腎病。心腎俱病。詎非津液上引。遂成熱路。尋常就下之道。反不順耶。不謂水氣逆而滯謂矣。然則陰疹不於小便前。乃於小便後何也。夫陰疹於小便前。則爲淋證。是溺已至。膀胱道滯而不得出。猶係腹中有阻。不爲逆也。惟其津液習於上行。偶得下順。旋即掣曳而上。此所以爲痛。此所以爲逆耳。其用禹餘糧於水中。生土以鎮之。猶是既下而復上之意。並不他歧也。故獨用禹。且以爲丸。併其質服之。精之至。專之至。正以表是物之能矣。

**紫石英味甘辛溫無毒。主心腹欬逆邪氣。補不足。女子風寒在子宮。絕孕十年無子。療上氣。心腹痛。寒熱邪氣。結氣。補心氣不足。定驚悸。安魂魄。填下焦。止消渴。除胃中久寒。散癰腫。令人悅澤。久服溫中。輕身延年。生泰山山谷。採無時。**（長石爲之。使得茯苓人。蓬芍藥共療。心中結氣。得天雄。菖蒲共療。霍亂畏扁。青附子不欲。鮑甲黃連麥句薑。）

紫石英其色淡紫不勻。其實明澈如水晶。隨其大小皆五稜。兩頭如箭鏃。（嶺表錄異參衍義）

此所謂以形質與色爲治者。夫石土之剛。金之未成者也。五土數也。明澈晶瑩水光也。石也。而無論大小。咸具五稜。明澈晶瑩。兩端皆銳如箭鏃。則其爲自中土而上至肺金。下抵腎水矣。紫赤黑相兼之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之象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陰者比於不足。陽者比於有餘。而明澈晶瑩。固無與於蘊滿穢濁之處矣。能於心腹欬逆邪氣。間補不足。非入肺而治有餘中不足乎。能於女人絕孕十年間。除子宮風寒。非入腎而治不足中。有餘乎。但其所以然。則當歸其效於溫中。其所以溫中。則爲其味甘氣溫也。他石藥皆悍悍。明澈晶瑩者。必不悍悍。故須久服乃有益耳。雖然。從中宮而上至肺下抵腎。其所過豈無穢匿精華之所。顧遂不能兼治之與。故別錄於上。

則有補心氣不足。定驚悸安魂魄之功。於下則有燥下焦止消渴之功。然亦皆水中有火。火中有水之證也。統而參之。則其理有比於是者。無不可以意融會而用之矣。

青石赤石。白石黑石。脂。味甘平。主黃疸洩利。腸澼膿血。陰蝕下血。赤白邪氣。癰腫瘰癧。惡瘡頭瘍疥癩。久服補髓益氣。肥健不飢。輕身延年。五石脂各隨五色補五臟。生南山之陽山谷中。赤石脂味甘酸辛。大溫無毒。主養心氣。明目益精。療腹痛洩瀉。下利赤白。小便利及癰疽瘡痔。女子崩中漏下。產難胞衣不出。久服補髓好顏色。益智不飢。輕身延年。生濟南射陽及泰山之陰。採無時。惡大黃畏芫花。白石脂味甘酸平。無毒。主養肺氣。厚腸補骨髓。療五臟驚悸不足。心下煩止。腹痛下水。小腸澼熱。澼便膿血。女子崩中漏下。赤白沃排。癰疽瘡痔。久服安心。不飢。輕身長年。生泰山之陰。採無時。得厚朴并米汁飲止。便膿。鷹屎爲之使惡。松脂畏黃芩。

劉涪江述盧子繇之言。謂石中之脂。如骨中之髓。故揭兩石中取之。又必用黏緩唇舌者。以證本經之補髓益氣。以謂髓者精氣所化。氣化所凝。從陰中畜陽爲化。而歸於凝。凝而未離於化。是以取石中精氣。有若凝爲脂者。以對待渙散之氣。不能翕聚而爲病。是不特取意於脂。且取其化脂之氣。能爲渙散之氣。用耳。予謂似此黏帖物。情固已最爲精密。然尙有考索未盡者。則所謂揭兩石中取之也。夫石爲藥物。或卽石取用。或生於石中。或生於石上。或自石而下。或倚石而旁。從未有謂揭兩石中取之者。既已有之。安得不求其故。夫云兩石。則必同根歧。出而相並。云揭其中取之。則必分開兩石。脂卽在其中。若然。則是脂者。卽黏合兩石之膠矣。故其用宜帖切於氣。

之同本異趨。相違而不相決以爲病者。就補髓益氣而言。則髓是氣之凝。氣是髓之釋。假使氣不日凝爲髓。不日釋爲氣。則將髓自髓。氣自氣。不相聯而爲病也。補髓益氣者。補髓卽所以益氣。益氣卽所以補髓也。就他主治而言。曰黃疸洩利。夫黃疸者。溼熱內蘊也。溼熱內蘊而能洩利。宜乎鬱蒸不甚。不得成疸矣。乃竟成疸。則非所蘊之溼熱。欲自表出而不達。欲由裏下而不途。耶。用石脂使之表裏相聯。猶可從一路而去也。曰腸澼膿血。夫腸澼是病在氣。下膿血是病在血。病既兼害其氣血。而不能相并。則治氣必遺其血。治血必遺其氣。縱氣血兼治。而無物以聯絡之。其間終有所格而不相謀。何如使之相并。亦從一路去之爲愈也。其餘若陰蝕而下血。既有赤者。復有白者。邪氣在身而癰腫。既有疽。復有痔。頸有疔。癩。復有疥。瘰。無非同本歧趨。不能歸一之疾。藉此得歸於一處。乃能專力以化之矣。就仲景用石脂四方而言。在赤石脂禹餘糧湯。心下痞硬與下利不止爲歧。用瀉心用下用理中。皆設若罔聞。則以二物成湯。而使并之。設尙不愈。其病已合於一。但利其小便。自能獲效也。在桃花湯。少陰病與小便不利爲歧。下利不止與便膿血亦爲歧。是以非特用赤石脂。且半薑而半末焉。以并其歧中復有歧。而使乾薑糲米化之也。在風引湯。癰癩以引與縱爲歧。熱以起與落爲歧。是以非特用赤石脂。且復以白石脂焉。亦以并其歧中之歧。而仍用乾薑桂枝輩。去其寒。石青寒水石輩。去其熱。且以諸石鐔其浮越也。在烏頭赤石脂丸。心痛與背痛爲歧。則亦并之。而復以烏頭與附子氣本相屬者。溫其內。卽使應於外。通其外。隨使應於中。價椒薑以除其沈痼堅牢也。然則病之同源。而並出爲害者。何止是數端也。夫亦更究其氣味情性矣。石脂悍而燥。惟水與痰與溼則能治之。凡火也燥也風也皆非所宜矣。況其質黏能綴唇舌。則凡不任連綴者得之反足以旬留病邪矣。

△菊花味苦甘平無毒主風頭眩腫痛目欲脫淚出皮膚死肌惡風濕痹癢腰痛去來陶  
陶除胸中煩熱安腸胃利五脈調四肢久服利血氣輕身耐老延年一名鄧花一名日

精一名女節一名女華一名女蔭一名更生一名周盈一名傳延年一名陰成生雍州川澤及田野正月採根三月採葉五月採莖九月採花十一月採實皆陰乾（水枸杞根桑根白皮爲之使）

菊宿根生苗春初即芽。莖有稜。嫩時柔。老則硬。高有至丈餘者。葉緣形如木樨。尖長而香。性喜陰惡水。種須高地。初秋烈日。尤其所畏。九月開花。其色不一。其味亦不一。入藥取色黃白味甘者。花開最久。葉枯不落。花萎不零。

（綱目參詳雅）

菊古作鞠。大戴記夏小正榮鞠。小戴記月令鞠有黃華。釋文鞠本又作菊。鞠窮也。書盤庚中爾惟自鞠自苦。傳又詩南山葛又鞠止傳。菊葛爲其義爲窮。將無以花事之盡耶。則不可爲木芙蓉。秋冬等花言矣。得無以其不結實耶。則不可爲宿根繁生者矣。然則窮果安在。蓋窮於上者必反下。剝固九月之卦。菊正以九月花。過是卽爲復矣。而婆娑剝盡之在上者。縱枯且萎。仍無所謂零與落焉。則謂能使窮於上之風若火自熄。而反其香從之。津液於根柢。而不可斂。此本經主風頭眩腫痛目欲脫。沉出之義也。菊雖宿根重生。然至三月已後。新根既成。舊根遂爛。則謂其因新根堅固枯萎自脫不可斂。此本經主皮膚死肌之義也。菊之苗。烈日暴之則萎。涼水漬之則萎。最喜風爲之疏瀉。溼爲之滋養。則謂能使風與溼之相侵者反成相養不可斂。此本經主惡風癰疽之義也。菊之氣無間莖葉根花。菊之津尤能上通下達。此久服之所以能利血氣而伸其於侯氏。暴散以之爲君。治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則風之窮於外而不歸。與窮於上而不歸者。其旨固不殊也。卽一端而擴充之。其用不可量矣。

人護味甘微寒。微溫無毒。主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療

腸胃中冷。心腹鼓痛。膈音逆滿。霍亂吐逆。調中止消渴。通血脈。破堅積。令人不忘。久服  
輕身延年。一名人銜。一名鬼蓋。一名神草。一名人微。一名土精。一名血淺。如人形者有。  
神生上黨山谷及遼東二月四月八月月上旬採根竹刀刮曝乾無令見風（茯苓爲使  
惡澆疏及葦蕪又云馬蘭爲使惡鹹肉）

人薄養生苗多於溪山背陰近溪澗樹下溼潤處。初生小者三四寸許。一極五葉。四五年後生兩極。尚未有花。或  
至十年後方生三極。年深者生四極。香五葉。中心生一葉。三月四月開花。細小如粟。蓋如絲。紫白色。秋後結子。或  
七八枚。如豆。生青熟紅。白蒸根如人形者有神（附經）

凡物之陰者。喜高燥而惡卑溼。凡物之陽者。惡閉塞而喜陰翳。人薄不生。原限汗下。而生山谷。是其體陰。乃偏生  
於樹下。而不喜風。且是爲陰中之陽。在人身。五臟之家。以轉輸變化爲陽。藏而不洩爲陰。何者。肺主出氣。腎主納  
氣。心主運量。肝主疏泄。此臟氣之變化也。脾運脾氣。心藏神。腎藏精。此臟氣之藏守也。唯人薄爲陰中之陽。  
其力即其性。醇故聚安精神也。魂而轉運之微。歸其大。然人自有生已後。皆賴後天以培先天。精神魂魄。乘  
於先天者也。轉輸變化。得於後天者也。人參運力以氣。能終不能。越後天直入先天。且其色黃。味甘。氣涼。質潤。正  
合中土脾經之德。故首入脾。而直趨於心。次入肺。而消痰行水。次入腎。而作強運氣。次入肝。而謀慮定。精神除目  
明。次入心。而神明固。心開智益。愈信效愈著。皆以先得者尙。久而益精也。

人參之治。則錄以本經除邪氣。一語實譯之。在世俗者。則如茯苓四逆湯。梔蓀煎湯。附子湯。烏梅丸之主治。胸中  
冷也。黃連湯。大建中湯。莊胡桂枝湯。九疝丸之主心。腹脹也。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人參湯之主胸脅逆  
滿也。四逆加人參湯。理中丸之主氣。也。監製黃連湯。黃連湯。人參湯。竹葉石膏湯。大半夏湯。橘皮竹茹湯。麥冬湯。

在無平夏人參九首... 湯之主消渴也... 桂枝湯加湯小此則湯小此則湯加湯... 夫寒時但寒不熱熱時但熱不寒... 以分合言也... 然不寒不熱之發熱惡寒者... 漢湯飲水無表證者... 微惡寒則非偏身惡寒... 汗出濇濇甚... 惟其為陰中之陽故也...

表裏相混難分。莫過於桂枝人參湯證。裏證寒熱難分。莫過於黃連湯證。而嘗用人參。則以中氣不離自立故也。夫中氣者。脾胃也。五味入胃。俱賴脾氣爲之宣布。溫涼寒熱。各馴其性。酸苦辛鹹。各得其歸。今者寒自爲期。熱自結隊。如桂枝人參湯證之外熱內寒。黃連湯證之上熱下寒。各據一所而不相合。若非乾薑甘草之振作中陽。卽繼人參之沖和煦育。何以使之和合耶。夫始不相合。則終必相離。雖有桂枝之驅寒。黃連之泄熱。不得其樞以應環中。仍必寒與熱相攻。正與邪俱盡。潰敗決裂。不死不已矣。理中九下加減法云。腹痛者加人參。今黃連湯證。有腹痛。而桂枝人參湯證。反無。則以再三下後。寒氣內陷。正如霍亂之寒多。而無事別腹之痛與不痛矣。別錄曰。療腸胃中冷。心腹鼓痛。可見腸胃中不冷。雖心腹鼓痛。亦非人參所宜也。

用人參之道。非特表邪不分者不可用。凡表證已罷。內外皆熱。虛實難明者。尤不可用。在傷寒論中。三陽合病。用白虎湯證。及小芫胡湯。胸中煩而不嘔。兩條可按也。夫人參於熱盛而虛者可用。實者不可用。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則非虛矣。故但用白虎。不用人參。煩者邪聚於上。嘔者邪得泄越。邪聚於上而得泄越。不可謂實。邪聚於上不得泄越。烏可謂虛。故用小芫胡湯。必去半夏。人參加栝樓實矣。要之凡用人參。必究病之自表自裏。病自表者。避忌之。如右。其不由表者。若霍亂之寒多用理中丸。腹痛更加之。躡頭身疼。補發熱。無所顧忌。如胸痺之心。中痞無氣。結在胸。胸滿脅下逆搶心。亦絕不懼補益。此仲景深明木經除邪之妙奧。學者可不深體之乎。

辛卯夏初。予治兩人病。一人脾腎本虛。動輒氣逆痰湧而厥。是時偶感寒濕。微熱惡寒。他醫與九味羌活湯。遂厥。厥避後。下利呃逆。煩躁不得眠。予與茯苓四逆湯三劑。後轉爲陽明證。壯熱煩渴。腹滿。得大便秘而解。一人腎亦虛。得風溼相搏。遍身疼痛。證醫與搜風補腎。痛益劇。予與桂枝附子湯二劑。痛已而形候大虛。氣穢相屬。重與理中湯加附子。得大汗而解。問人問此二病。始嘗治表非法致變。其後既得溫通。又何一俾陽明。一從太陽解也。予竊

此即汗後下後之別。從太陽解者。其先本未嘗誤。特調劑未得當耳。故特溫托之力。邪復外越矣。其一本感寒溼。以生地黃本棗子更益其寒。烏能不下利。既已下利。則表邪已從之陷。表邪既陷。焉能復出於表。不傳陽明。如何得解。是本不得用人參。但其人過虛。不藉人參。不能禁附子之辛烈走竄。然所以傳陽明者。實人參有以致之也。不當用之中。有當用焉如此者。

新加白虎湯。加入人參湯。小茈胡湯。桂枝人參湯。半夏瀉心湯。生薑瀉心湯。吳茱萸湯。乾薑黃芩人參湯。理中丸。竹葉石膏湯。證。用有表證。而用人參三兩。甚者加至四兩半。旋覆花代赭石湯。黃連湯。炙甘草湯。附子湯。用人參二兩。茈胡加龍骨牡蠣湯。茈胡桂枝湯。一兩半。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茯苓四逆湯。四逆加入人參湯。一兩。茈胡加龍骨牡蠣湯。及茈胡桂枝湯。以小茈胡之半者。不論其餘皆虛多於邪。用之反少者。少用瀉滯。多用宣通之劑。豈誠有所本耶。是殆不然。邪盛則開解藥亦多。人參若少。則不足以駕馭。此所以多也。在補劑中。止欲其與他物相稱。偏重則必有所避。避謂之宜通可乎。藉人參之宜通。在傷寒論中。莫過於通脈。試觀炙甘草湯。治脈結代。通脈四逆湯。治利止脈不出。四逆加入人參湯。治脈微。皆不尙多。概可知矣。雖然。白通湯。白通加豬膽汁湯。不用人參。則以下利故。下利何以不用人參。則以通脈四逆湯。白通湯。白通加豬膽汁湯。皆陰氣內盛。爲下利格陽於外。爲面赤。是因陰逆而陽衰。較之中陽自衰者有間。故利止旋即加參。若早用人參。正恐其入陰化陰中之陽爲津。如止小茈胡證之湯者。豈不正相反耶。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半夏瀉心湯。嘔者用人參多。欲嘔者用人參少。是人參之治嘔。有長矣。故凡嘔而胸滿者。吳茱萸湯證。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證。嘔而發熱者。小茈胡湯證。胃反嘔吐者。大半夏湯證。皆用人參。抑皆不少。用至三兩。況旋覆代赭湯。生薑瀉心湯。以乾嘔而用。橘皮竹茹湯。以乾嘔而用。吳茱萸湯。以乾嘔而用。何獨甘草瀉心湯證。有乾嘔不用人參。是許氏內臺方甘草瀉心湯中有人參爲不

越矣。喉家不用人參。有表邪方領者。(葛根湯證)寒熱正盛而不渴者。(黃芩加半夏生後湯證)飲在膈上者。(小半夏湯兼芥湯等證)且陽明病及婦人經閉不用人參。惟嘔則用之。(吳茱萸湯乾薑半夏人參丸證)蓋嘔者脾胃虛弱更煩邪氣也。人參色黃氣利味甘。歸經中宮。雖苦故於膈中。去邪氣之必用人參。以此服桂枝湯。去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自當加人參。湯主之。少陰病。身熱。手足寒。骨節疼痛。沈者。附子湯主之。則邪邪熱邪之盛。皆用人參。夫大病後喜睡。久不了了者。目上有窠者。以圓藥溫之。宜埋中丸。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竹葉石膏湯主之。則病後陽虛。皆用人參。矣。蓋惟其氣神和而性燥。則能入陰化陽。故入寒湯。陽中則調。中出陽。入濕熱陰中。則病後定渴也。乃偏執一見者。或以謂肺熱。還加傷肺。則必不可用。或以謂養正邪自除。則無不可用。左右之者。又且出奴使人。無可適從。或者謂其甘。其間謂人參能治虛熱。不能治虛火。仍是模稜之說。豈知在上病之時。如白虎加人參湯。中丸竹葉石膏湯等證。有渴吐及嘔皆動也。在下病之靜者。亦治之。如附子湯證。之不可用也。在上病之靜者。不謂如諸病。皆能治解肌。及結胸。痞氣。飲。飲。飲。是也。(如半夏心腹脹花。皆能治湯等證。以嘔噎而用。)在下病之動者。亦不謂如諸下利。瀉也。(四逆白通赤石脂禹餘糧桃花白頭翁等湯。皆因逆散證。皆不用參。通脈四逆湯下加減云。利止脈不出者。加人參。乃其證也。)惟嘔吐。且病者。多治之。(如四逆加人參。理中吳茱萸湯等證)則以上下不守。胸中實。腹脹。氣。為用。效。不可以上下。而。一概。論。也。

凡論藥之用。有求之本。處。可通。他。處。不可。通。者。有。求。之。傷。宜。可。通。者。不可。通。者。惟。人。參。所。謂。自。動。自。靜。則。無。忌。也。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上。氣。多。寒。多。湯。主。之。胸。中。痞。氣。結。在。胸。滿。者。下。逆。搶。心。人。參。湯。亦。主。之。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沖。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不。可。忍。近。者。大。寒。中。湯。主。之。非。病。在。上。而。動。者。乎。諸。下。利。氣。氣。利。下。利。膿。血。下。利。清。穀。熱。利。下。重。下。利。欲。飲。水。證。非。病。在。下。而。不。靜。者。乎。獨。九。猪。九。治。九。種。心。疼。

其病在上，不可不謂之靜，但所與共者，狼牙巴豆，皆非常用之品，則不得以常情測之。矧其方下注云：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胸痛並冷沖上氣，落馬墜車血疾等，則仍不得不謂之動矣。蓋其用人參，乃偽取虛者，將以補以補，以

探者監之之術也。  
烏梅丸，侯氏黑散，薯蕷丸，竹葉石膏湯，溫經湯，皆有人參，但其伯過伯偏裨，似不得與他方並論。然亦有可言者。烏梅丸中居君藥三之一，侯氏黑散十二之一，薯蕷丸四之一，竹葉石膏湯亦三之一，謂之偏裨可也。溫經湯仍居三之二，謂之偏裨可乎。雖然，其入氣藥中，則和合而生氣，入血藥中，則歸陰而化氣，入風藥中，則隨所至而布氣，終不得謂之偏裨也。且烏梅丸中用寒藥為君，竹葉石膏湯中用寒藥甚多，而溫經湯以熱藥為君，薯蕷丸之補漏錯雜，侯氏黑散之收散並行，非人參則其力不齊，而互相違物者有之矣。

**天薺冬味甘平大寒無毒主諸暴風溼痺強骨髓殺三蟲去伏尸保定肺氣去寒熱養肌膚益氣力利小便冷而能補久服輕身益氣延年不飢一名顯勒生奉高山谷**  
二月三月七月八月採根暴乾一垣衣地黃為之使畏曾青

天薺冬，春生，蔓大如斂股，高至丈餘，葉如荷香，極尖細而疏滑，有逆刺，亦有澀而無刺者。則其葉如絲而細散，其實一物也。夏生細白花，亦有黃色紫色者。秋結黑子，在其根枝旁，人伏後則無花暗結子矣。根白色或黃紫色，圓實如手指長二三寸，大者為勝。一科一二十枚，同根類與百部根相類，洛中出者大葉，蘇軾嶺南出者無花，餘無他異。採根入湯，可以泮練者，白如絨紵。（參博物志圖經）

花實者，草木功能遠就之秋，花為其極盛，實則其收斂也。然種類既繁，稟性自別，而體致遂殊。故有花而不實者，有不花而實者，從未有隨時隨地如天薺冬之當其時則花而實，過其時則不花而實，植於此乃不花而實，植於

彼又花而實者。夫曰入夏開花。屆秋結子。若至伏時。則不花而實。又隨地皆花而實。獨在嶺南則不花而實。夏者陽氣最暢之時。入伏則暢已極而將退矣。百粵近赤道下。陽終歲不藏。為海氣所潤。故雖值酷暑。抵暮亦涼。終不如內地之充暢收藏。各盡其致。則可知是物偏能收功於陽氣最橫。絕無忌憚之所。即使用不及時。陽氣斂退。猶龍不待冠履。急足先趨。不誠其元不已矣。枝葉者。草木獻伎效能之象。枝為行氣之道。葉則性所著見也。故凡物之性潤者。必其枝滑澤而葉柔輭。從未有根本枝葉性適相違。如天薶冬為極柔潤之物。而枝葉不生逆刺。則濕而細散者。夫刺者根橫於中。澀者膚載於外。乃能任其中外之橫且執。不聞其生氣之優游充沛。而乘陽氣之暢以敷榮。以成實焉。則又可知是物非芒消大黃之類。又非甘遂葶藶之瀉。偏能使其滋柔滑澤之氣。流行條暢。無梗不拔。無塞不通。而引其純粹清明。以積精化氣。積氣全生矣。暴風溼偏痺熱之著於體。三蟲伏尸氣之隱於中。既遇此刺。不能凝滯。不能阻之物。涵泳以導化之。著者隨之而行。隱者隨之而散。則百骸順遂。津液充盈。骨髓又烏能不強也。

風溼偏痺之上著一暴字。以及三蟲曰殺。伏尸曰去。最是耐人玩索。夫風溼之中人也。或著於陽。或著於陰。在陽者命曰風。在陰者命曰痺。然風與痺未必中而即發也。蓋待其人陽氣之怒。不肯容邪。欲挾而去之。斯時所中之邪。適亦化熱。將欲猖獗。遂與正交搏而病作焉。邪正交搏之時。正病之暴起也。其能與正相搏。則其勢方盛。其熱方熾。於時不乘其隙。以天薶冬之滑澤通達者。導正氣逐邪氣。馴至末傳寒中。天薶冬遠非所宜用矣。謂之暴。正以明病之久者不可用也。巢元方云。三蟲。虬蟲赤蟲蠅蟲也。虬蟲動則吐清水出。則心痛。貫心則死。赤蟲動則腸鳴。蠅蟲多則為痔。極則為痢。因人疔處。以生癰疽。疥癩疥癩。無所不為。又云。人身自有三尸。諸蟲與人俱生。此蟲忌血。能與鬼靈相通。常接引外邪。為人患害。蓋諸蟲之種。確與人俱生。其得生患繁蕪。多由大氣有阻。溼停熱聚。生類既衆。遂與人為梗。殺之之術。諒非一端。其屬熱搏氣阻。肺腎陰虛者。自當以天薶冬殺之。謂之殺。正以明

爲病之物。有形有生。若既死方藥出者。非所宜矣。巢氏又云。伏尸之病。隱伏在人五臟內。積年不除。未發之時。身體平調。都如無患。若發動則心腹刺痛。脹滿喘急。外裏秘要述蘇遊論曰。傳尸之疾。相剋而生。毒氣內傳。周循五臟。漸就羸瘦。以至於死。其初半臥半起。號爲殭殭。氣急咳嗽。名曰肺癆。骨髓中熱。稱爲骨蒸。或由淋瀝。或由山勞。毒隨其所起。以相剋而傳。各有形證。傳盡則死。夫病之始候。爲肺癆。爲骨蒸。若非屬熱。又將何屬。既肺癆矣。骨蒸矣。復五臟以剋相傳。是亦熱之極潤之極矣。且肺癆肺病。骨蒸腎病。肺腎之熱潤。適合天養冬之治。滋其潤則枯濕去。清其熱則病氣去。謂之去。正以明其病旬留之久。伏而不去。確與風溼偏痺之毒者對照矣。凡此之或久或暫。宜用不宜用。正病機之消息所關。天養冬之情性所在。蓋外感之候。多始傳熱中。未傳寒中。內傷之候。初耗真氣。繼耗真精。天養冬之用。外感不厭其早。內傷不厭其遲。然外感惡寒尚在。內傷陽氣委頓。是又非其所宜。觀傷寒論麻黃升麻之用。天養冬於金一物。天養冬釀酒。及大八風散。小八風散之治拘攣歷節。可以明治暴病之法。觀外裏秘要延年枸杞子煎。崔氏落腎散。古今錄驗通命丸。彭祖丸之治虛勞。可以明治久病之法矣。蓋天養冬之採根入湯。可以滑練。素令潔白也。夫質本非白。滑之未必能白。質本潔白。又烏容滑。蓋惟其質本白。或不純而糙。或被染而汙。方賴滑以復其初。人之身自者。肺也。肌肉也。骨髓也。腸胃也。膀胱也。凡爲火熱燥濕染而爲病。咸可屬天養冬滑之。在肺則別錄所謂保肺氣也。在肌肉及骨。則本經所謂暴風溼痺痺。別錄所謂養肌膚去寒熱也。在腸胃則本經所謂殺三蟲去伏尸也。在膀胱則別錄所謂利小便也。在髓則本經所謂強骨護也。然數者之間。出語各有深意。曰主曰殺曰去曰利。則除病之初也。曰強曰保定曰養。則又不可與除病同觀。夫強云養。能增益而使之強盛。保定云養。僅能使之不耗。養云者。能滋育之。不能使之有爲。蓋天養冬之爲物。質柔潤。性滋膩。惟與腎爲最宜。故於其所主之髓。最能效力。肺爲嬌臟。喜清潤而惡溫燥。則次之。顧能爲之除病而已。以爲補劑。宜斟酌之。

# 卷二

## 上品草八味

甘草味甘平無毒主五臟六腑寒熱邪氣堅筋骨長肌肉倍力金瘡腫（時勇切）解  
 毒溫中下氣煩滿短氣傷臟欬嗽止渴通經脈利血氣解百藥毒為九上之精安和七  
 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久服輕身延年一名蜜甘一名美草一名蜜草一名蔞草生  
 河西川谷積沙山及上郡二月八月除日採根暴乾十日成（尤乾漆苦澁為之使惡  
 遠志反大戟芫花甘遂海藻）

甘草春生苗葉悉如槐高一二尺葉端微尖而縫滿似有白毛七月開紫花似柰冬結實結角如相思角作一  
 本生至熟時角拆子出扁如小畢豆極堅嚼之不破根長者至三四尺纈細不定皮赤色上有橫梁梁下皆細根  
 也（參綱經綱目）

甘草春苗夏葉秋花冬實得四氣之全其色之黃味之甘迥出他黃與甘之上以是協土德和衆氣能無處不到  
 無邪不祛此所謂主五臟六腑寒熱邪氣也土為萬物母凡物無論妍媸美惡莫不生於土及其敗也又莫不歸  
 於土化為生生之氣則所謂能解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千二百種草也人之氣猶物之氣和順者其妍美也  
 急疾者其媸惡也養化急疾為和順經脈自然通調血氣自然滑利於是肌骨堅肌肉長氣力倍矣特甘性緩甘  
 獨其者緩亦彌其凡一身之氣因急疾為患者能調之縱弛而阻滯者非所宜也

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中。凡爲方二百五十。用甘草者。至百二十方。非甘草之主病多。乃諸方必合甘草。始能曲當病情也。凡藥之散者。外而不內。如麻黃桂枝青龍此胡葛根等湯。攻者下而不上。如調胃承氣桃仁承氣大黃甘草等湯。溫者燥而不濡。四逆吳茱萸等湯。清者澀而不和。白虎竹葉石膏等湯。難者衆而不羣。諸瀉心湯烏梅丸等。毒者暴而無制。烏梅湯大黃蠶蟲丸等。若無甘草調劑其間。遂去往而不返。以爲行險僥倖之計。不異於破釜沈舟。可勝而不可不勝。詎誠決勝之道耶。

甘草中黃皮赤。入脾而繫人心。此湯火之說所由來也。湯火之說。在仲景書有二端。一者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少氣。梔子甘草湯主之。一者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夫太陽病懷懷者。宜梔子豉湯。少氣則加甘草。然何以知少氣之不爲虛乎。其說在東垣書。所謂心火急而乘脾者。雖不得爲實。亦不可謂虛。譬如飢極。則胸中熱且饑。欲動作不得。此之謂少氣。其用甘草。豈可謂之補虛。喉嚨少陰直脈所循也。少陰病。僅二三日。即咽痛。明其急疾之至。謂非少陰之熱循直脈之從腎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而上者。不可其用甘草。即可謂之緩中。甘草緩之至。而治急疾之病。著效甚速。故雖實爲緩中補虛。而謂之瀉火也。可。即如別錄所謂溫中下氣。治煩滿短氣也。亦無不可。

或謂甘草解毒。恐卽是和藥性之一端。雖亦有是理。然其中別有精妙。非和藥性所能盡者。如前所謂凡物無倫美惡。入土卽化者。此其一也。金匱要略云。凡諸毒多。是假毒以損元氣。宜煮甘草薤白汁飲之。通治諸藥毒。忠可徐氏謂一線之毒。何能殺人。乃假些微毒氣滲入元氣。反爲毒氣作使。至不可療。所謂星星之火。勢極燎原也。雖然。補元氣之物多矣。必取甘草者。則以上文云。凡煮藥飲汁以解毒。雖云救急。不可熱飲。諸毒病得熱更甚。宜冷飲之。既欲其甘緩元氣之急。又欲其涼不使助毒。合甘草其何從。此又其一矣。予嘗治一人。暑月煩懣。以藥搗鼻不得嚏。因極遂取藥四五錢。匕服之。煩懣益甚。皆不知人。不能語言。蓋以藥中有生兩星。生半夏等物也。予謂

兩晨半夏之毒。須得薑汁乃解。盛暑煩懣。烏可更服薑汁。勢必以甘草解之。但甘草味極甘。少用則毒氣不解。服至一二錢。即不能更多。因以甘草一斤。蒸餅飲之。飲盡而病退。是知孫真人云。甘草解百藥毒。如湯沃雪。不我欺也。

金創之爲病。既傷。則患其血出不止。既合。則患其腫癰爲膿。今日金創腫。則金創之腫而未膿。且非不合者也。千金方治金創。多係血出不止。筋脈不出。故所用多雜黃石。灰。草灰等物。不重甘草。惟金匱要略王不留行散。王不留行。刺繡細葉。桑東南根。皆用十分。甘草獨用十八分。餘皆更少。則其取意正與本經相合矣。甘草所以宜於金創者。蓋鼻病則心火急。疾赴之。當其未合。則迫血妄行。及其既合。則壅結無所泄。於是自腫而膿。自膿而潰。不異於癰疽。其火勢鬱結。反有其甚於癰疽者。故方中雖已有桑皮之絞絕合創。王不留行之黃通血絡者。幸他藥以行經脈。實營衛。又必君之以甘草之甘緩解毒。滲火和中。淺視之。則曰急者制之以緩。其實泄火之功。爲不少矣。金創血病。血病不多用血藥。反以氣藥爲君。則以氣固血之帥。血去氣隨。則陽隨陰。陰爲陽潰而死矣。方下血而用王不留行。則血遂不可止。已成膿而用川椒乾薑。則痛不可忍。不後不先。正當金創腫時。而用是方。此仲景探入本經。非他人所能及者也。

甘草之用生用炙。確有不同。乃兩書百二十方。傷寒論用生甘草者。不及十之一。金匱要略用炙甘草者。亦不及十之一。其有同一方。在傷寒論則炙用。在金匱要略則生用者。是知古書傳訛者多矣。如本經別錄主治。大率除邪氣。治金創解毒。皆宜生用。緩中補虛。止渴宜炙用。消息意會之可矣。炙甘草之任。莫重於復脈湯。其用在通經脈。利血氣。可無論矣。而金匱要略附千金翼方。治虛勞不足。汗出則閉。脈結悸。行動如常。非所謂煩滿短氣乎。又附外臺方。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非所謂傷風咳嗽乎。特脈之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有三。曰代。曰結。曰促。解之者曰脈數而止。謂之促。緩而止。謂之結。止有定時。謂之代。乃炙甘草湯。但始結而不始代促。

其義何居。曰此非甘草不治代促。乃非治代促之湯也。觀論中桂枝去芍藥湯證。脈促胸滿。葛根黃連黃芩湯證。脈促下痢。下後欲解證。脈促不結胸。皆不忘甘草。即可知其行不在甘草矣。

其次則甘草乾薑湯。芍藥甘草湯。一和脾。一和肝。和脾者。安中宮陽氣之拂亂。和肝者。運木職陰氣之凝結。雖係乾薑芍藥之力。然此重彼輕。則又可見中央之病。中央藥主之。乾薑芍藥力雖大。然保泰定功。不能不藉於甘草也。故兩湯之治。曰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兩證拘急。是陽明內結也。與甘草乾薑湯。厥愈足溫。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夫陽結爲厥。陰結爲拘。乾薑能破陰。芍藥能破陽。能愈拘急。厥不能愈。咽乾。止煩躁。此保泰定功之所在矣。夫中者。上下之樞。金匱要略云。勢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上虛不能制下也。此爲肺中冷。甘草乾薑湯以溫之。是由中以益上。制下也。一變而爲理中湯。治上吐下利。是由中以兼制上下矣。再變而爲桂枝人參湯。治外熱內寒。寒不解。是由中以兼制內外矣。又一變而爲四逆湯。治下利清穀。是由中以制下矣。再變而爲通脈四逆湯。治下利而赤。內寒外熱。是由中及下。兼制內外矣。甘草乾薑湯。制上中以及下。能擴充以至外。芍藥甘草湯。則制中下以及外。能擴充以至內。如桂枝湯之治風。黃芩湯之治熱。芍藥甘草附子湯之治寒。莫不連類及者。亦可悟甘草居中安土之大凡矣。

其次則甘草瀉心湯。與半夏瀉心湯。同因甘草分兩重。遂別出方名也。柯韻伯曰。瀉心湯即小芫去芫。加黃連乾薑湯也。小芫胡湯。七味五味。皆可加減。惟此胡甘草。無可加減。以安內攘外。不容儲廢也。其變爲瀉心湯。多由誤下。誤下則內益不安。此瀉心湯中。甘草可加而不可減。所取義矣。而瀉心湯三方。又有來自三陽之別。曰此胡湯。症具。以他藥下之。心下遂滿而不痛者。從少陽來者也。曰汗出解後。心下痞硬。乾噎下利者。從太陽來者也。曰胃反下之。下利日數十行。心下痞硬而滿。乾噎心煩。不得安從。陽明來者也。從太陽少陽來者。用甘草本未嘗輕從。陽明來。既心下痞硬矣。乃以爲病不瘳。而復下之。致痞益甚。其爲胃虛何疑。是知甘草治胃虛之的藥。胃虛

虛用之念重虛無已曰汗後胃虛是外傷氣於心湯加生薑下後胃虛是內損氣故於瀉心湯加甘草是知甘草補胃為補胃中之陰矣

治血瘰用桂枝黃芪五物湯治黃汗用桂枝加黃芪湯去依一脈所治之病大有不同斯可悟素問制方之旨仲景得之為最深矣曰血瘰陽傷微汗曰瀉心後汗小黃芪湯身熱不仁如風痺狀微之虛之所在緊者病之所在不治其病無由復是謂之汗後胃虛方宜急治去其微汗多則分致此桂枝黃芪五物湯分致之桂枝加黃芪湯為多也曰黃汗為病由濕熱鬱已上出下汗汗後身熱如瘰有物在皮中刺者不能食身疼重煩躁小便不利在上汗在下病不為汗後胃虛也一以非尋常之汗也一以非尋常之病也方宜緩則加甘草而減其分數也補血瘰之病則宜急治人官弱風濕痺勞汗自出不時動搖加黃芪湯傷下之候故其治曰宜減引陽氣分脈和緊去則愈則謂之汗下不謬黃芪身熱不仁風小使遲緩為上焦有寒其日多耗能不補病在上故是故南方之相去雖以甘草然其差實存非甘草所能盡者至真要大論曰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論其至所此之謂也王太僕云治上補上方過急則止不能前進下治下緩下方緩慢則滋道路而力又微制急方面氣味薄則力與緩等制緩方面氣味厚則力與急同如是為緩不能緩急不能急厚而不厚薄而不薄則大小非制輕重無度虛實寒熱臟腑紛雜無由致治是知分數不可不定也

乾地黃味甘苦寒無毒主折跌絕筋傷中逐血痹填骨髓長肌肉作湯除寒熱積聚除痹主男子五勞七傷女子傷中胞漏下血破惡血瀉血利大小腸去胃中宿食飽力斷絕補五臟內傷不足通血脈益氣力利耳目生者尤良 生地黃大寒主婦人崩中血不止及產後血上瀉心悶絕傷身胎動下血胎不落墮墜跪折瘀血留血衄鼻吐血皆

搗飲之久服輕身不老一名地隨一名葶一名世生咸陽川澤黃土地者佳二月八月採根陰乾（得麥數冬清酒良惡黃母畏蕪芫）

地黃二月生葉布地似葶前葉上有皺紋而不光高者及尺餘低者三四寸其花似油麻花紅紫色亦有黃花者其實作房如連翹中子甚細沙褐色根如人指色黃（圖經）

虛黃蘭曰地黃本經主治首舉傷中逐血痺即經填骨髓長肌肉續絕筋夫痺者閉而不通也隨其血之不通而爲病如在目則赤在齒則痛在肉則痠在骨則痛在肺則咳在肝則目赤在脾則身熱枯槁而爲燥瀉痿軟沉澀而爲吐衄崩漏血痺頗廣當各以類推之逐者停滯流通者也惟惟潤下功力到時得二便通利以爲外候千金方黑膏用治熱積所成之斑肘後方桴雞蒸汁用治寒積所成之瘤咸從血痺所生耳血中有瘀則骨髓不滿肌肉不長筋脈斷絕均謂傷中若填滿若生長若接續皆成血液之流通者也

劉潛江云地黃之用在本經即首歸其功於血夫血本天一之真陰資中五之土氣以生者也夫萬物莫不資生化於土惟此味之取精於土者最專且醴故種植之地土便焦苦十年後方得轉甜得謂此味不專主中焦之營氣哉（乘雅云種地黃一年其土便苦次年止可種葶藶事二年可種山藥是十年土味方轉甜始可復種地黃否則味苦形瘦不堪入藥矣）夫既資淨氣以化生獨以涼血歸之者何蓋脾統血其爲臟也體柔用升升爲陽血屬陰設其所統之陰不繼不足以柔其體而世用之升者自升於其陽益盛陰益虛馴至其脾爲約輕曰至陽盛則血氣不足此之謂也於斯時也不以得地氣之最精且專者格其所統又何以柔其體而善其後耶第所謂傷中者義又云何夫中者陰陽之會也無陽則陰何由而升無陰則陽無所從而降升降之概生氣生血之源也血乃真陰之化醇陽能化則血何自而痺陰能固則血無緣而漏故凡病於陰不濟陽陽氣不能化血者用地黃則爲實劑即本經所謂逐血痺除寒熱積聚是也凡病於陰不勝陽陽迫血而陰不固者用地黃又爲補劑即別

條所謂治胞滿下血崩中血不止是也。方書治虛勞。有云實熱實極者。均用地黃。既云虛勞矣。又何以云實也。經曰。精氣奪則虛。邪氣盛則實。因精氣之虛。以致邪氣之實。因邪氣之實。益致精氣之虛。故用地黃瀉其實在邪者。即救其虛在精者。如補勞劣之味。乃在其後。是不可悟填骨髓長肌肉療跌折絕筋之義耶。

古人服藥。皆有法律。故爲丸爲散爲湯。當各得其宜而效始著。如本經此條。宜作兩層讀。主傷中。逐血痺。填骨髓。長肌肉。療跌折絕筋。丸散之功也。除寒熱積聚。除痺。湯飲之功也。不然。若羌蔚之可作泄湯。葡萄之可作酒。當歸之煮汁飲。何以皆書於簡末。而此作湯二字。獨聞於中耶。故仲景兩書用地黃者。八方爲丸者三。爲湯者五。炙甘草湯之續絕傷。防己地黃湯。百合地黃湯。之除寒熱積聚。黃土湯。芍藥膠艾湯。之除痺。薯蕷丸之治傷中。長肌肉。大黃虀蟲丸之逐血痺。腎氣丸之填骨髓。俱若合符節。

予嘗治地黃。隨飲先君。隨盡而地黃枵然如故也。暴之令乾。則其實輕虛。剔而破之。則其中脂液已盡。在外層者。懸空包裹。如括囊之殼。其在內者。縱橫牽引。如絲瓜之筋。因是悟地黃之用。在其脂液。能榮養筋骸血絡。乾者枯者。能使之潤澤矣。進乎此。則因乾枯而斷者。得潤澤而仍能續。故地黃之用。不在能通而在能養。蓋經脈筋絡。乾則收引。潤則弛長。是養之即所以續之。本經療跌折絕筋。仲景治脈結代。胥是意也。地黃分數。獨甲於炙甘草湯。而傷寒金匱所主。絕無血病。蓋是湯所主。重在復脈。故亦名復脈湯。脈者源於腎而主於心。心血枯槁。則脈道泣澀。此傷寒論所以脈結代與心動悸並稱。金匱要略又以脈結悸與汗出而悶並述。至肺痿之心。中溫濕液液。凝唾多。則除黃將盡之氣注。陽痿膏覆之殘骸。乃炙甘草湯者非他。即桂枝湯去芍藥。加地黃。麥冬人參阿膠麻仁也。行血之功雖大。列於行氣通養劑中。則黃之地黃之滓。增其殼內格外之脂液耳。然地黃之用。不僅此也。其妙尤在血液被迫。不能不去。乃不蒸其去。而惟生且長之。使夫受病之故者。不留。方生之新者。不去。斯則有病達爲無病。此黃土湯芍藥膠艾湯一治脾不統血。一治肝不藏血。佐使雖殊。用地黃之理則一也。

百合地黃湯、大黃蜜蟲丸、一不用攻寒、而云下大便當如漆、一暴用攻寒、而反不及當下血、於此見緩急輕重之間、又有重義存乎其中、未均之兩證、皆熱在血分也、然百合地黃證之熱散漫、大黃蜜蟲丸之熱結聚、散漫者則欲其去、結聚者僅欲其行、百合地黃湯、生搗地黃、取汁一升、少煎而急飲之、此緩劑急授也、大黃蜜蟲丸、用地黃、止十兩、不及全方十分之一、丸如小豆、酒服五九、日三度、則所服些微、故能行而不能下、此急劑緩授也、緩劑急授、急劑緩授、其意義雖不盡在地黃、然百合地黃湯、用地黃之多、大黃蜜蟲丸、全係攻伐、獨地黃為補劑、則兩方之意義、顯盡由地黃可也。

百合地黃湯、防己地黃湯、二方均是取汁、但一則藥和而地黃浸煮、一則藥峻而地黃久蒸、生者其鋒迅、熟者其力厚、故防己地黃湯、地黃之用在補、百合地黃湯、地黃之用在宜、此義不可不知也、或問腎氣丸之地黃為補、專為宜耶、曰觀仲景以之利小便、則行津液利水道者為宜、崇土氣益精血者為補矣、譬如薯蕷丸、主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既有桂枝、防風、大豆黃卷、苳胡、白薇等在矣、其餘則皆益虛勞諸不足者也。

**本味苦甘溫無毒主風寒濕痺死肌瘰（巨井切）** 疽止汗除熱消食主大風在身面  
風眩頭痛目淚出消痰水逐皮間風水結腫除心下急滿及霍亂吐下不止利腰臍間  
血益津液煖胃消殺嗜食作煎餌久服輕身延年不飢一名山薊一名山薑一名山蓮  
生鄭山山谷漢中南鄭二月三月八月九月採根暴乾（防風地榆為之使）

尤葉葉相對。上有毛。方莖。莖端生花。淡紫黃紅數色。根作極生。（圖經）

尤氣溫。味甘苦而辛。甘能補中。苦能降泄。辛能升散。於人身脾與胃皆具稼穡作甘之德。脾主升舉清陽。胃主通降濁陰。皆稟土而長澤。尤之為物。開花於初夏。結實於伏時。備於溼氣瀰漫之際。顯尤有散有為。確可知其入脾

胃飽內閉中氣外解浮腫寒風寒溼痺死肌癰疽。不得盡謂脾病。而以尤為主。則以溼為脾所主。溼能為患。因脾氣不治。一也。脾主肌肉。介在皮毛筋骨中。痺與癰疽在肌肉內。死肌及疽病在肌肉外。旁病則當取中。二也。筋骨皮毛均非駐溼之所。惟肌肉間為可駐溼。三也。知此則凡瘰癧死肌癰疽之係乎風寒溼者。皆尤主之矣。仲景治風寒溼痺方。多有不用尤者。則用尤者。當必有故矣。瘰癧風寒溼。氣雜至合而成瘰。其風氣勝者。為行痺。寒氣勝者。為疔瘡。溼氣勝者。為著痹。白朮之效。於風勝溼勝者。為最宜。寒勝者。為差。誠何以知之。蓋風勝必煩。溼勝必重。檢金匱要略中治痺諸方。其用尤者。非兼煩。必兼重。如麻黃加朮湯。下云。身煩。身微腫。甘乾茶朮湯。下云。身重。桂枝附子湯。去桂加白朮湯。下云。身體疼煩。甘草附子湯。下云。骨節煩疼。掣痛。或身微腫。甘乾茶朮湯。下云。腹重。如帶五千錢。桂枝芍藥知母湯。下云。肢節疼痛。腳脈如脫。附近效方。朮附湯。下云。頭重。其他若麻黃杏仁薑豉甘草湯。烏頭湯。抵當烏頭桂枝湯。大烏頭煎等方。何嘗不治痛治痺。絕不用朮。雖然。謂朮功擅於風與溼。則可謂於寒有所忌。則不可傷寒少陰篇附子湯。治身體疼。手足寒。骨節痛。不煩不重。亦用白朮。蓋溼流關節。云骨節痛。則未有不兼溼者。矧風溼二者必挾寒始成痺。不然則否。素問之旨。可驗也。

或問理中丸以吐多去朮。乃五苓散。茯苓散。伏苓澤瀉湯。偏有吐而用朮。以下多而還用朮。乃桂枝附子去桂枝加白朮湯。偏以大便硬而用朮。其義何居。夫亦當察其所因也。金匱要略略嘔吐篇云。先嘔卻渴者。此為欲解。先渴卻嘔者。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今云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曰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急與之。思水者。茯苓散主之。曰胃反吐而渴。欲飲水者。茯苓澤瀉湯主之。三證皆有渴。皆欲飲水。而理中丸條則曰。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欲水者。理中丸主之。夫熱多欲水。而用五苓。中仍有朮。寒多不欲水。而用理中。亦不離乎朮。惟因吐多而去之。可見嘔吐之於朮。渴是一大關鍵。必持是定其用否。不然。同為霍亂證。何以五苓散下。不曰吐多去朮耶。即理中丸下。亦

云渴欲得水者。加朮可驗也。雖然。用朮治渴。爲嘔吐者言之耳。朮究非治渴之物也。如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朮湯。口傷寒八九日。風溼相搏。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澀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秘。小便不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獨提不嘔不渴二者。與嘔而渴者。恰相對照。柯韻伯曰。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成痺。故身體煩疼。不能轉側。病只在表者。用桂枝附子湯。驅風散寒。三氣自平。營衛自和。若其人又兼裏氣不和。大便反鞭。小便不利。此非胃家實。乃脾家虛也。蓋脾家實。腐穢當自去。此溼流肌肉。因脾土失職。不能制水。故大便反見燥化。不嘔不渴。是上焦之化源清。故小便自利耳。病本在脾。法當培土以勝溼。故以白朮代桂枝。夫脾虛則溼勝而不運。溼流於內。能使大便不實。溼流於表。更能使大便不滯。脾健則能制水。水在內能使下輸膀胱。而大便實。水在外能使還入胃中。而大便滯。此理中丸所以下多還用朮。而桂枝附子湯。以大便鞭。小便自利。而將朮易桂也。

白朮治眩。非治眩也。治痰與水耳。有痰與水。何以能使人眩。蓋眩者神之動。神依於心。心惡水。水盛則心神搖曳。爲眩。譬如人在舟中能發眩也。雖然人在舟中。未必盡眩。不在舟中。未必不眩。所以眩證不必盡用朮。用朮之飲。證水證亦未必盡眩。夫亦各因乎其人耳。飲證水證之兼眩者。在傷寒論有心下逆滿氣上沖胸起則頭眩之茶。桂朮甘湯證。有汗出不解。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暈。動振欲擗地之真武湯證。在金匱要略有胸脅支滿目眩之苓桂朮甘湯證。有支飲眩冒之澤瀉湯證。有瘦人臍下悸吐涎沫而顛眩之五苓散證。其有飲有水不眩而用朮者。則指不勝屈。其有飲眩而不用朮者亦多。則係證與朮有忌耳。卽如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則以心下痞。故正與理中丸下註云。腹滿者去朮。同一理也。

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夫腎氣動亦不過作賁豚。氣從少腹上沖心耳。賁豚水氣也。土能制水。白朮補土健脾。何不可使爲中流之柱。橫截於中。令水氣不上沖心耶。是蓋不然。夫土能防水。止能防其下洩。不能防其上

湧。下洩者水之性。上湧者非水之性。必有激之使然者。除其激之之源。水自歸壑矣。古之人有治隄者。隨築隨潰。皆緣水從下上湧。則鎔鐵汁灌之。隄乃得成。以桂易朮。正此意耳。苓桂朮甘湯證。有心下逆滿。氣上沖心。脈沉緊。身振振搖。病未嘗不涉腎。而不忘朮。僅因發汗後。臍下悸。用苓桂朮甘湯。旋卽以桑易朮。可見朮之於腎。確有所忌。矧靈亂爲病。既吐且利。正係水土反乘。若更以所忌者。橫梗於中。令病與藥相拒相爭。不至潰敗決裂不止矣。要之桂能降。朮亦能降。特桂之降。能使在下之水氣化。朮止能使在中之水氣化。故五苓散之水。上下兼阻。則不得不桂朮並行。如服桂枝湯。或下之。桂枝證仍在。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用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可見在上之水氣不化。而用桂枝。則反嫌其性兼旁行。不能速下。用白朮茯苓。則徑情直行。扶去其病。而後已。明乎以朮易桂。則以桂易朮者。可瞭然矣。

白朮之止汗除熱。非如桂枝湯之治中風。能止汗除熱也。亦多係風溼相搏之證。發熱汗出。體痛身重者。得白朮而悉蠲耳。夫中風證。有汗出發熱。無身體重痛。傷寒證。有發熱身體重痛。而不汗出。三者相兼。惟風溼有之。故傷寒汗出而渴者。用五苓散。風溼風水身重。汗出惡風者。用防己黃芪湯。風溼相搏。骨節煩疼。汗出短氣者。用甘草附子湯。方中皆有朮。是白朮止汗除熱之明驗也。然仍有汗出而渴。身痛發熱。爲溼溫之候者。又不得用朮。是必驗其惡風惡寒與否。若不惡寒反惡熱者。則朮在所忌矣。

於白朮主治觀之。尤可證溼與水與飲。一源三歧之非妄矣。以仲景書而言。防己黃芪湯。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朮湯。麻黃加朮湯。甘草附子湯。腎著湯。桂枝芍藥知母湯。治溼之劑也。五苓散。真武湯。豬苓散。茯苓澤瀉湯。茯苓戎鹽湯。越婢加朮湯。治水之劑也。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苓桂朮甘湯。外臺茯苓飲。澤瀉湯。治飲之劑也。以本經別錄書。風寒溼痺。死肌癰疽。止汗除熱。是治溼證。逐皮開風水結。腫。是治水證。消痰水除心下急滿。是治飲證。先聖後聖。遙相印合如此。

五苓散理中丸皆有白朮。則白朮就霍亂之兩端。爲必用之物矣。而去朮。更加朮。紛紛無定。統而觀之。其用朮加朮之意。總在使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而已。吐多者。胃病。胃既作吐。則不能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無所受。精於何輸。肺下多者。脾病。脾既下陷。不能循其上朝之職。若非有以扶之。則樞機於何轉。於此見朮能舉脾之陷。不能定胃之逆也。渴者。胃之虛。渴必多飲。飲多則縱使吐逆。亦能波及於脾。脾有所受。而不能舉。則下必更甚。腹滿者。脾實。脾實不能上輸。卽下泄。而不減其滿。勢必由下逆上。自腹及胸。吐更加甚。於此見朮能治脾胃虛。不能治脾胃實也。爲上爲下。爲實爲虛。情勢不同。而既吐且利。則一既吐且利。渴欲飲水。斯朮爲必需。故霍亂篇治法。凡六。爲方亦六。除吐利已止。用桂枝湯和表者。不論外。惟理中五苓二方。有渴欲得水之文。其餘不服。微則厥冷。均是沈寒瀰冷之候。其所用四逆。四逆加人參。通脈四逆加豬膽汁。多不用朮。可見既吐且利。有屬太陰者。有屬少陰者。屬太陰者。朮在可用。不可用之列。在少陰則無用朮之理。故於脈微厥冷二者。最宜著眼。不可以別錄霍亂吐下不止一語。而無所分晰也。

劉潛江曰。朮以除溼益氣爲功。然則凡溼皆可用朮乎。曰否。夫溼當分寒熱。屬於寒者。是陽鬱陰中而不升。屬於熱者。是陰困陽中而不降。陽鬱於陰。是氣之虛。陰困於陽。是氣之實。氣虛卽陽虛。氣實卽陽盛。是虛實皆屬氣。而氣之虛實皆化溼也。夫溼者。地氣也。陽鬱於陰。是地氣因天氣之鬱而不化。陰困於陽。是地氣受天氣之并而不化。皆能爲溼。爲溼者皆陰。陰所以化溼者。皆本於陽不能化。故一虛一實。投治迥殊。虛者補正以益氣。白朮茯苓是也。實者除邪以益氣。連柏梔黃是也。夫氣者水穀所生。後者氣所化。當生而生。當化而化。何溼之有。如氣虛而不能化。補其陽而後自化。氣實而不能化。必先除其所傷之邪。故抑陽則陰化。陰化則液行。液行則溼除。溼除則氣已受益矣。是氣與溼不能相離。而除溼益氣亦不能相離。特益氣除邪。善於瀉事。爲妙耳。是言也。與別錄發熱故煖胃消穀嗜食之行。適相脗合。

靈樞決氣篇。中焦受氣。變化取赤是爲血。尤爲中焦之藥。切之有膏液而色赤。是尤雖氣分補中除溼之劑。又確有功於血分。且治溼治血。初無二理。蓋尤能益津液者。血勝正同溼勝。而脾不能舉其職。則氣之清濁何由別。氣之清濁無所別。則注於何上騰。血於何受氣。世之人動輒稱白朮黃芩安胎聖藥。而疏其義者。不過謂白朮健脾。黃芩泄熱。殊不知健脾泄熱之物。豈特白朮黃芩。夫婦人之病。多半涉血。矧妊娠尤賴血氣之調。方得母子均安。初妊之時。胎元未旺。吸血不多。則下焦血旺。致氣反上逆。是爲惡阻。惡阻則中焦之氣不變赤而爲水。是白朮在所必需矣。血盛能致氣盛。氣盛能生火。黃芩泄氣分之火而不傷血者也。厥後胎氣日充。吸血漸多。血自盤旋而下。氣亦隨之盤旋於下。胎之所吸。乃血之精者。而其餘與氣相搏。能仍化爲水。阻於腰臍之間。故妊娠至五六月時。若有子腫之證。是白朮又爲必需之劑。而無所事黃芩於其間。別錄所謂利腰臍間血者此也。考仲景書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真武湯。附子湯。桂枝芍藥知母湯。薯蕷丸。皆與芍藥同用。皆治胸腹間有水氣。則於婦人妊娠篇之白朮散。與芍藥同用。當歸芍藥散。當歸芍藥散。當歸芍藥散。不可知其爲除水氣而利腰臍間血哉。又仲景每出治法。必先指其所治病。其病因何而致。尙恐後人誤用。又必反覆申明所以然之故。惟此數方。則概之曰。妊娠宜常服。曰。妊娠養胎。曰。婦人腹中諸疾痛。僅於當歸芍藥散。標之曰。婦人懷妊。腹中疝痛。則凡白朮散當歸散。皆有病可服。無病亦可服。總之血分之源不清。則血氣不能和。而附血之溼。血盛之火。皆爲胎前所有之常患。故出此不必甚爲別擇之常方。學者尤當會意而用之也。

**女萎** 味甘平無毒。主中風暴熱。不能動搖。跌筋結肉。諸不足。心腹結氣。虛熱溼毒。腰痛。莖中寒。及口痛。皆爛。淚出。久服去面黑。野好。顏色潤澤。輕身不老。一名癸。一名地節。一名玉竹。一名馬薰。生泰山山谷。及邱陵。立春後採。陰乾（畏鹵鹹）。

萎蕤葉幹強直似箭筈而有節葉狹而長表自莖青三月開青花結圓實其根橫行如荻根及莖節概平直而有鬚穴密宛如冠纓下垂之綬最多脂液至難燥即燥亦柔移根種之極易繁茂（參圖經綱日本草述）

凡有節有液之物皆能通故竹瀝通風火阻經膏瀉通風痰阻竅萎蕤則通風熱阻絡者也原夫氣人身之陽也津唾血液人身之陰也若病邪以漸而來彼此徐徐相引或化爲寒或化爲熱久則自相朋比倘受邪既驟感化甚速則陽之從之也易陰之卽之也難且陰原係液滯骨節之物勢常依巖附險乃適遭中風暴熱陽已與之俱化陰猶倚勢爲梗則陰之阻正足以助熱之熾陽之留正足以戕陰之結兩不相通而均不相下近於之短絡遂痺機械因之廢弛矣又何自能動搖耶妙在萎蕤氣味甘平節節有鬚穴密滑澤不徒使絡中之液能柔熱之暴且可使肌肉間熱能化液之結骨節既通陽施陰化血脈膚腠自爾和暢澹然其汗出於是乎始跌筋結肉者巢氏云人手足邊忽生如豆或如結筋五十相連肌理羸強於肉謂之疣目係風邪搏於肌肉而生此非精與氣相遇遂互結不解而何曰不足明非津與氣之有餘治以萎蕤實與機所云云不殊矣他如津滯而面生粉刺津枯而面不潤澤又何異於是哉

**茈胡味苦平微寒無毒主心腹去腸胃中積氣飲食積聚寒熱邪氣推陳致新除傷寒心下煩熱諸痰熱結實胸中邪逆（一本作氣）五臟間遊氣大腸停積水脹及溼痺拘攣亦可作浴湯久服輕身明目益精一名地蕪一名山菜一名茹草葉一名芸蒿辛香可食生宏農川谷及窰甸二月八月採根暴乾（得茯苓桔梗大黃石膏麻子仁甘草桂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入消石三方寸匕療傷寒寒熱頭痛心下煩滿半夏爲之使惡早莢畏女苑藜蘆）**

芘胡二月生苗。甚香。莖青紫。堅硬。微有細線。葉似竹葉而細緊。七月開黃花。根淡赤色。(圖經)

劉潛江云。經曰。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又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實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瀉。是膽雖爲腑。實不與胃大小腸三焦膀胱。同爲天氣之所生。傳化物而不藏矣。以陽之位。稟陰之體。是以爲陽之少。倡率五腑。根陰達陽。然五腑達陽。其用在瀉。膽達陽。其用在不瀉。恰象春生之氣。首暢萬化。奮決而出。出乎陽。未離乎陰。是以爲半表半裏也。芘胡於仲冬根生白藟於仲春生苗。於仲夏極茂於仲秋成實。隨陽氣始生而萌。至陰氣既平而萎。其香微香。其質柔輒。全有合乎少陽之義。此所以爲半表半裏和解之劑。能助膽行上升生發之氣。爲十一臟所取決矣。然則芘胡既以升陽爲用。將無與於比陰之病歟。曰。陰陽分於動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此胡於仲冬根生白藟。是靜中有動也。識此義。則所云能達陰中之陽者。何止舉陽之達陰而出哉。卽舉陰之包陽而藏者。悉皆托出矣。必陽上微而陰未能須臾與離。用此升舉。乃爲無弊。蓋芘胡非徒暢陽。實能舉陰。非徒能暢陽。以化滯陰。並能俾陽明陰隨。是以心腹腸胃之間。無結不解。無陳不轉。譬之春氣一轉。萬化改觀。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則六氣因鬱而升降之機阻者。將可並用芘胡以轉其樞乎。夫肝膽陽升陰卽隨之者。以脾胃之陰原至於肺也。肺爲陽中少陰。三陰之氣至於陽中之陰自降。陽亦隨之降矣。蓋下之陰裕。必藉陽之先導以爲上際。上之陽裕。亦必資陰之先導以爲下蟠。故三陰之經脈上行。三陽之經脈下行。固有爲之先導者而得通也。其或升降不前。如有窒之者。宜細參其陰陽之虛實以爲主治矣。當導陽而下者。必陽實陰虛者也。當導陰而上者。必陰實陽虛者也。如下之陰不足以納陽。上之陽不足以化陰。則升降之原已戾。可期其升降相因推移氣化乎。卽是思之。則芘胡爲用。必陰氣不紆。致陽氣不達者。乃爲恰對。若陰氣已虛。陽方無依而欲越。更用升陽。是速其斃耳。可乎。故凡元氣下脫。虛火上炎。及陰虛發熱。不因血凝氣阻。爲寒熱者。近此。正如礪煬矣。

仲景著小芫胡湯之效曰。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濺然而汗出解。以是知此胡證。皆由於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氣阻。氣阻則飲停。飲停則生火。火炎則嘔吐。半夏生薑能止吐。獨飲然不能徹熱。黃芩能徹熱。然不能通上焦。能通上焦者。其惟此胡乎。故往來寒熱。為小芫胡主證。而往來寒熱。悉本於上焦不通。蓋惟痰凝氣滯。升降之機始阻。當升不升。則陽慍怒為熱。當降不降。則陰鷙張為寒。治其阻者。固不可無。而伐樹尋根。終必求其致阻之因。以拔其本。則謂非此胡之力不可也。雖然。此胡證仍有不往來寒熱者。何居。柯韻伯曰。此胡為樞機之劑。凡風寒不全在表。未全入裏者。皆可用。夫傷寒則嘔逆。中風則乾嘔。凡傷寒中風。無麻黃桂枝證。但見喜嘔一證。則雖發熱者。便可用此胡湯。不必具往來寒熱也。發熱而嘔。則人參當去。桂枝亦非所宜矣。其目赤耳聾。胸滿而煩者。去參夏加栝實。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去人參加桂。故曰證不必悉具。方亦遂無定品也。愚按嘔固是上焦不通。特仍有不往來寒熱。不嘔。用此胡湯者。亦終有上焦不通形象為據。如心下滿。脅下滿。胸脅滿。脅下鞣滿。心下支結。胸脅滿微結。心下急鬱鬱微煩是也。乃仍有非上焦不通而用此胡。如陽脈滿。陰脈弦。腹中急痛。用小芫胡。少陰病四逆。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洩利下重。用四逆散。則又當揣其義者。夫此胡之通上焦。似乎主降。不知其所以降。實係升之力。蓋肺不得肝膽之陽上輒。則無以使陰下歸。復其升降之常。陽脈滿。陰脈弦。腹中急痛。是陽鬱陰中。陰為陽界。既用小建中湯。調其肝不愈。勢必舉其陽。陰則隨之以轉。此小芫胡在所不得不投矣。欬悸小便不利。不降也。腹中痛洩利下重。不升也。病同一源。或為不升。或為不降。亦可見其為中樞不旋矣。旋其中樞。舍此胡其誰與歸。或謂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人身似之。故陰常上朝。陽常下潛。今責其陽升陰降。得無與此違乎。蓋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不得陽。何以上朝。陽不得陰。何以下潛。特欲其上之陽。與欲其降之陰。此陰陽之蠱也。上朝下潛之陰陽。陰陽之精也。故曰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為固也。又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

觀龍甲煎丸，藥藉九二方，知古人用意深遠，未容淺窺也。夫龍甲煎丸，其意在攻堅，堅去而樞機不轉，則病邪與氣血相滯，必復結於他所爲患。旁藉九其意在補虛，虛復而樞機不轉，則新受之補與宿存之病相搏，必轉結而爲患。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隨之，此其旨矣。南方皆用桂枝，皆用此胡，蓋太陽者，諸陽之長也，少陽者，陰陽之軸也。虛勞癯瘵，病深在內，雖無與於諸陽，然病氣深伏，不使從陽分消，以殺其勢，欲專精舉丸，兼萃攻之，曠日持久，未見其成，猝爲他氣所乘，以致敗者，蓋亦多矣。太陽實統營衛，營衛行於身，日夜共五十周，無間不入，無微不至。太陽既治營衛，經由病所，病必避而趨之，此其時豈不能稍稍帶去病根，積微成著，未見其必無功也。何況少陽能轉陰陽之樞機，使升降各得其所，不更能帶去病邪耶。兩者相較，欲補虛者，通營衛爲長，欲攻堅者，轉樞機爲要。故龍甲煎丸用此胡得君藥十分之五，桂枝得君藥四分之一，薯蕷丸桂枝得君藥三分之一，此胡得君藥六分之一也。

寇宗奭氏極詬世以此胡治勞。季東壁氏又詬寇氏之說，謂爲不足憑。詰難紛紛於此胡之用，略未得其綱領，即其所謂勞，亦無當於古人之旨。仲景之言曰：男子平人脈大爲勞，極虛亦爲勞，夫脈大陰虛也，極虛陽虛也，勞有兩途，陰虛陽虛盡之矣，而可用此胡耶。寇氏之說似矣，然所謂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薯蕷丸主之，中有此胡，此又何說哉。李氏引東垣之言，謂有熱則加，無熱則不加，仲景論勞陰虛至於渴及亡血，虛煩不眠，陽虛至於陰寒，精出，凌削難行，寢急，並不言發熱，其言有涉於熱者，曰手足煩熱止矣，手足煩熱，亦非此胡可治也。夫此胡之爲物，其用在陽爲陰，陽爲陰，陽非不足，陰亦非有餘，故爲之開其癢，解其縛，於是陽得暢，陰亦隨之以和，假使陽乘陰位，陰逼陽淫，而用之，則禍患之來，捷於桴鼓。寇氏之言，未爲誦也。設使陽累於陰，痺俠背行，腸鳴馬刀俠，且寒寒熱，李氏之說，可盡廢乎。卽如寇氏言，苟無實熱，必不得用，既爲虛勞，何得更有實熱。兩家之言，多爲似勞非勞者誤耳。何謂似勞非勞，卽金匱所謂五臟虛熱者也。徐忠可曰：五臟虛熱，當與凡傷於寒，則爲病熱對。

蓋傷寒邪自外來。外來之邪。病在經絡。爲實邪。故此言五臟。以別於表也。曰虛熱。以別於實邪也。謂五臟之虛。爲虛邪所熱。因致血氣滯而不暢。則表裏之間。虛邪作熱。惟虛邪故四時皆有之。唯虛邪不若表邪之傳經更變。故可以一方隨時加減治之。此胡爲半表半裏和解之品。且能暢發少陽生生之氣。四時咸用焉。後人遺遺散等方。此其囑欠也。而謂之勞。則亦失其實矣。

髓甲煎丸用此胡。小胡湯治婦人熱入血室。必以爲此胡亦入血分矣。不知所謂血者。卽前所云能爲陽氣之陰也。仲景曰。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脅下。邪正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臟腑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夫邪高謂其所從來。痛下謂其所當及。高者謂脅下者。謂肝。肝與膽地。逼氣通勢相連屬。故邪氣自募入腑者。必由腑及臟。及臟則病連血分矣。以其源本係血弱氣盡也。雖然少陽之氣振則自能庇護。使邪不相侵。腑且不相侵。又何侵臟之虞。是雖名治血。實則治氣也。癰瘕病皆屬肝。髓甲煎丸攻堅消積。飛走靈動。已略具矣。其拔本塞源。則係於此胡。以是知此胡仍爲氣結用也。曰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癰狀。夫血去則熱隨血行。血止則熱與血結。結之久。則爲癰爲瘕。其暫者亦不過適與相聚。原未根深蒂固也。拔去其邪。熱與誰結。此仲景治癰。不異庖丁解牛。批卻導窺。兩無所傷。不必泥於治血。血分之病。自無不愈矣。

麥蘗冬味甘平微寒無毒。主心腹結氣。傷中傷飽。胃絡血絕。羸瘦短氣。身重目黃。心下支滿。虛勞客熱。口乾燥渴。止嘔吐。愈痿蹙。強陰益精。消穀調中。保神定肺。氣安五臟。令人肥健美。顏色有子。久服輕身不老。不飢。秦名羊非。齊名愛非。楚名馬非。越名羊蒼。一名禹葭。一名禹餘糧。葉如韭。冬夏長。生函谷川谷及堤坂。肥土石間。久廢處。二三月

月八月十月探陰乾（地黃車前爲之使惡寒冬苦瓠畏苦薤青蘗）

麥冬凌冬不彫。葉似莎草。長及尺餘。四月開淡紅花如紅蓼花。實圓而身如青珠根黃白色。有鬚在根。如連珠形（圖經）

人之有生。全恃納穀。穀入於胃。爲之敷布一身。使徧而不拘。常而有制。則藉乎肺。經脈別論曰。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腠。腠精神明。留於四臟。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但胃之爲腑。多氣多血。凡有變動。每患其實。不比於虛。設使胃氣偏盛。所納遂多。轉輸稍不循序。則氣之壅結。所不能免。是心腹結氣。傷中傷飽。所由來也。胃絡脈絕。當以仲景胃氣生熱。其陽則絕爲解。蓋心腹既有結氣。則輸送之機更滯。是以中氣無權。不患傷饑。每爲飽困。由是胃氣益盛。孤陽生熱。漸致脈絡不與心肺相通。則食入不得爲榮。形羸氣短。諸恙叢生。矣。麥冬質柔而韌。色兼黃白。脈絡貫心。恰合胃之形象。其一本開根株繁縟。四旁橫出。自十二至十六之多。則有似夫與他臟脈絡貫注之義。其葉隆冬愈茂。青蔥潤澤。鑑之有光。則其吸土中精氣。上滋羣葉。絕勝他物可知。且其味甘。甘中帶苦。又合從胃至心之妙。是以胃得之。而能輸精上行。自不與他臟斷絕。肺得之。而能敷布四臟。瀉陳五腑。結氣自爾消鎔。脈絡自爾聯續。飲食得爲肌膚。穀神旺而氣隨之充也。是證也。農喜軒岐。唱之於前。仲景思邈。和之於後。既已彰彰顯著矣。乃金元以來。凡遇此者。不曰補中消運。則曰清火洩熱。夢夢者幾五百年。賴香巖葉氏起而明之曰。知饑不能食。胃陰傷也。曰太陰溼土。得陽始運。陽明燥土。得陰乃安。所製益胃陰方。遂與仲景甘藥調之之義。合嗚呼。但知續蠶者。不能參究本經。傷寒金匱。以合之。乃謂能取之。左右逢源。吾不信也。傷寒論金匱要略。用麥冬者。五方惟黃芩丸。藥味多。無以見其功。外於赤甘草湯。可以見其陽中陰虛。脈道涸澀。於竹葉石膏湯。可以見其胃火。傷陰。穀神夫旺。於麥冬湯。可以見其氣因火逆。於溫經湯。可以見其因下焦之實。成上焦之虛。雖然。下焦實。非見乎。掌煇點。

燥不可用也。上氣以於厥因厥不困於少陰厥種者不可用也。虛氣少不氣獲從吐以下種者不可用也。脈非結代微而欲絕者不可用也。蓋冬冬之功在提專胃家陰精潤澤心脈以通脈道以下逆氣以除煩熱者非上焦之證則與之斷不相宜。故脈微欲絕是四逆證。證少氣下利是理中湯證。風痰下氣是小青龍湯證。有瘀血而不熱是下瘀血湯。大黃蟲丸證也。

劉潛江云。寒多四季不彫。然探其根必在夏至之前。是為以至陰致至陽之用。心肺至陽也。不能離至陰以陽不得陰則亢而不能化陰。故虛勞以為要藥。如黃連清心黃芩清肺均不得與於此數何者。其甘苦之味。潤澤之質。由胃至心。使脈氣流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使天氣下降。地氣以生。是豈不連所能任哉。然治虛勞是矣。又以客熱並言何也。蓋下焦陰虛為熱者謂之虛勞。上焦陰虛為熱者謂之客熱。以對待言也。惟是上焦之熱若因陽盛致陰虛者。直攻其陽之盛而陰自復。可以并連之。若因陰虛以致陽亢投之平連則非特不能和其陽之無依。并致絕其陰之化源。豈得不以寒藥冬治之耶。蓋寒藥冬之祛熱不比於苦寒之品。惟以清和之性潤澤之質。能回陰燥。通脈氣。使充陽得依於陰。是所謂散肺伏火也。使逆氣得入於經。是所謂益肺氣也。雖然潤澤者與燥氣對柔膩者與充陽對。若有熱而胃氣有淫瀦。即不可施。即有熱而胃氣居於卑弱。亦不可施。若施之得宜。則所謂強陰益精補心氣不足。保定肺氣者。昔人豈敢我哉。

獨活味甘平微溫無毒。主風寒所擊。金瘡止痛。實豚癩達。音熾。一女子疝瘕。療諸賊風百節痛。風無久新者。久服輕身耐老。一名羌活。一名羌青。一名護羌使者。一名胡王使者。一名獨搖草。此草得風不搖。無風自動。生雍州川谷。或隴西南安。二月八月採根暴乾。脈實為之使。

防風味甘辛溫無毒主大風頭眩痛惡風邪目盲無所見風行周身骨節痛痺煩滿  
 脊痛脊風頭面去來四肢攣急字乳余瘡內瘻久服輕身葉主中風熱汗出一名銅芸  
 一名尚草一名百枝一名辟風一名簡根一名百莖生沙苑川澤及邯鄲瑯琊上蔡二  
 月十月採根葉乾一得澤薺藎本瘵風得當歸芍藥陽起石禹餘糧療婦人子臟風殺  
 附子毒惡乾薑蔓蘿白薇芫花

獨活生苗葉如青麻六月開花作叢或黃或紫結實時葉青黃不等防風葉俱青綠色草深而葉淡似青蒿  
 而短小春初時嫩紫紅色五月開細白花中心攢聚作房實似胡荽子而大根土黃色(圖經)

劉涓子云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素問曰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洩為陰先哲曰非辛無以至天非  
 苦無以至地防風獨活氣味俱薄性浮以升而防風先辛後甘辛勝於甘故其為義本於辛以上行得甘之助  
 中土以轉其散發之用獨活先苦次辛苦多辛少辛後有甘故其為義本於苦以入陰變為辛以上行得甘之助  
 而氣乃暢故防風自上達於周身獨活則自下達於周身夫大風頭眩痛惡風邪目盲無所見是在上之病  
 在上之病其治應降升則一往不返矣後脈痛痺女子疝瘕是在下之病在下之病其治應升降則順流而下矣  
 惟防風其升之能得降之用獨活其降之能得升之用所謂升中有降降中有升是以獨活能透氣於水中而散  
 降之能防風能驅氣於火中而散隔之結上行極而下行極而上斯陰陽得交愈後無餘患也雖然風行周身  
 骨節疼痛及百節痛風非特風病亦必兼濕茲二味者固亦能兼治溼軟蓋風非溼不生溼非風不化譬之盛夏  
 鬱蒸旋起大風鬱蒸者本由風而成大風者亦由鬱蒸而起故獨活能治風然其所治之風是溼化風本於陰者  
 也防風亦能治溼然其所治之溼是風化溼本於陽者也獨活散溼以化風然時與防風合奏散風之功防風祛

風以行淫。然時與獨活爲配。淫之助者。僅以謂風能勝淫。風能燥淫者。亦淺之乎。二味之治。金痛者。經脈以血去而清。四肢者。經脈以淫離而拘。經曰。經脈者。所以行血氣。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夫營行脈中。每患於淫。以爲血病。血病則邪氣。惡血。住留。住留則傷經絡。經絡傷則不能行血氣。營陰陽。故患爲諸痺。其者。且不得濡筋骨。利關節。致骨節酸痛。機關不得屈伸。且拘攣矣。其存痛項強。不可回顧。腰似折。項似拔。又皆由淫。以化風。蓋風降不燥。水能即淫。生淫。淫又化風。獨活。水之陽。以杜淫之根。防風。通中之陰。即除淫以絕風之源。此所以無間。外邪之百節。痛風。及骨節。煩滿。由於風行。身骨。均可分拆。治之矣。獨活。轉陰以達陽。防風。散陽以清陰。轉陰以達陽者。俾陽出陰中。以上際。其升之機。藉於肝。散陽以清陰者。俾陽依陰中。以下蟠。其降之機。繫在肺。故曰。金木者。生成之終始。是獨活之用。在肝。防風之用。在肺。不可言於是見耶。

在上之氣。上主之。在下之氣。下主之。獨活。氣出於下焦。而偏爲肺所主。此其間則有故而獨活。防風。功能因可得其概矣。蓋衛氣者。非他。乃水穀入胃。既已致其精微。淫於五臟矣。其蘊者。更順流下。抵小腸。濟泌別汁。分入大腸。轉輸。復有氣出於外。而上行。其氣最悍。又最疾。頃刻則偏一身。營衛生會。藉既以酒之侵。殺而入。先殺而液出。喻其實矣。其候項。頭面手足。偏身。盡亦。獨不可喻。其慄悍。滑疾耶。是氣有所留住。則隨地皆著。爲疾。衛氣失常。黃帝曰。衛氣之留於腹中。蓄積不行。遂壅不得常所。使人支背。胃中滿。喘呼。逆息。伯高曰。其氣積於胸者。上取之。積於腹者。下取之。今之黃脈。癰瘰。女子疝瘕。非積於下者耶。大風。頭眩。痛惡。風邪。目盲。無所見。非積於上者耶。風寒所擊。金索。潰其一處。諸處。護衛皆疏也。淫其源。使來者自盛。則護衛仍密矣。故其功係之獨活。風行周身。骨節疼痛。煩滿。諸處皆有阻。非一處之病也。若更淫其源。使來者益甚。不更慮其阻。亦益甚耶。故必導其流。使之暢行無阻。其功不得不屬防風矣。更嚴之金匱。要略。侯氏黑散。桂枝芍藥知母湯。養積丸。竹葉湯。之用。防風。千金三黃湯。之用。獨活。其義。不盡可明。故曰。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曰支節疼痛。身體羸贏。腳腫如脫。頭眩短氣。溫

渴欲吐。曰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曰產後中風。發熱面正赤。喘而頭痛。其病皆弛。其本皆虛。虛者宜益。弛者宜張。宜益宜張。則有合乎防風辛甘之陽。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經曰不欲飲食。其病頗急。其本不虛。不虛而急者。宜道逐擊散之。則有合乎獨活之苦辛自陰。及陽矣。大率獨活氣峻。防風氣緩。緩者比於補益。峻者比於攻伐。補劑多自下。及上。防風者偏自上。而至下。是以得為補劑之佐。獨活者偏自下。而及上。是以專為攻劑之佐。體相似。而用不同。職此故耳。

卷三

上品草七味

薯蕷味甘溫平無毒主傷中補虛羸除寒熱邪氣補中益氣力長肌肉主頭面游風頭  
 風眼眩下氣止腰痛補虛勞羸瘦充五臟除煩熱強陰久服耳目聰明輕身不飢延年  
 一名山芋秦楚名玉延鄭越名土藟生嵩高山谷二月八月採根暴乾（紫芝爲之使  
 惡甘遂）

薯蕷春間或以其宿根頭或取其子以黃沙和牛糞作畦種之三月生苗延蔓紫莖綠物而長葉有三尖似白老  
 牛而光厚潤澤五六月開花成穗淡紅色結莢成條莢凡三核合成堅而無仁其子別結於一旁狀似鈴大小不  
 一皮黃肉白其根亦然剖開有滑涎亦有野生者人藥爲勝夏間宜常澆又不得大澆（參閱經綱目）  
 予家有薯蕷一本莖長至三四丈春夏綠葉扶疎屆秋葉實樂樂者有年矣會湖地治室乃掘去之根大如臂拳  
 磚附石至三四尺究未窮其所止蒸而茹之甚甘美因是悟古人所謂種薯蕷者先作地作孔則薯蕷隨孔之大  
 小以爲大小是欲其肥不欲其枯也若野生者隨地下之隙而竄下焉迨年月深久仍能橫竄爲肥人藥取此節  
 以其入土深善附磚石耳其爲物也有皮有筋而筋最勝又皮黃肉白筋能仿其肉之色又可悟其致厚肉之氣  
 於皮以爲之體而合皮一本爲屬主而屬金魚黃則土金相生而合矣（與肉一本爲脾之所主屬土色白亦  
 爲金土相合）之氣致之於筋以爲之用屬者氣之所由行筋者力之所由作氣與力之受益其端皆係於能補

中而肉最厚之物。此不可謂補中益氣力長肌肉乎。或曰。主傷中補虛羸。即補中益氣力也。而本經復言之何故。此蓋當連下句讀。主傷中補虛羸除寒熱邪氣云者。猶云補傷中而致之虛羸除傷中而受之寒熱邪氣也。夫虛必有一處爲先。他處乃連類及之者。邪所湊。雖云其氣必虛。然亦有陰陽之分。五臟六腑之異。譬之水決。定因其地窪下而潰之。乃泛濫及於他所。葦蕒所主之虛之邪。須審定其由傷中傷氣方得無誤。不然傷血及他傷亦能致虛羸成寒熱。又何別焉。別錄所主補虛勞羸瘦充五臟除煩熱。正與本經相印。惟下氣止腰痛強陰三項爲特出。此則以野生者益善下行。最喜攀附石也。至於頭面游風頭風眩眩。唐以來醫家不其用此味。故無從參其底。真然質之仲景治風氣百疾。本經除寒熱邪氣亦可默會其旨矣。

仲景書中凡兩用葦蕒。一爲葦蕒丸。一爲葦蕒九。葦蕒丸。葦蕒丸。脾肺之劑也。腎氣九。肺腎之劑也。觀經脈別論食氣者先歸肝心。乃及於肺。飲氣則先歸脾而亦及於肺。至肺而後布其精。滋其氣。惟不言至於腎。蓋腎固藏精洩濁之總腑也。風氣百疾者。心肝脾之氣懈於朝肺。肺遂不能輸精於皮毛。斯外邪乘而客之。是其責雖在肺。而其咎究在脾。故葦蕒丸以葦蕒補氣。藥爲君。補血藥爲臣。驅風藥爲佐使。少腹有故。小便不調者。沛之氣。忘輸精於皮毛。毛脈不能合精以行氣於肺。斯清濁兩者或泛其源。或塞其流。是其責雖在肺家。輸濁之不肅。而其咎實當歸於腎家。愈受之不咸。故腎氣丸以葦蕒隨地黃。茱萸。牡丹。附子。桂枝。以撥正其愈受之機。又以葦蕒補氣。茯苓。澤瀉。以開通其輸濁之道。曰腎氣丸者。明腎之氣固當留其精而瀉其蘊也。曰葦蕒丸者。明脾之氣固當散其精而歸於肺也。是葦蕒丸。雖謂之脾氣丸也。可。腎氣丸。雖謂之地黃丸也。亦無不可。是皆殺氣殺精不充暢流動之咎也。葦蕒滑多。黏稠色白。其似肉中之脂液耶。不然何以生搗可消熱腫也。其似野所藏之精耶。不然何以能強陰也。凡物功能固莫不由形色性味而發。然能此復能彼。又莫不有一貫之理存乎其間。消肉中熱腫之與強陰。其義非可相直也。何哉。夫腫非一端。而曰熱腫。則固當得陰濟。乃能解矣。矧不在皮膚。不在血脈。不在筋骨。而在



一種尖而殼薄黏牙者，薑苳也。其米青白色，如糯米。一種圓而殼厚堅韌者，若拋子也。但可作數珠，並九十月霜後採，根白色，大如匙柄，糝粘而味甘。（圖經藥綱目）

靈樞經筋篇謂：筋寒則收引，熱則縱弛。與氣通，天論所謂溼熱不攘，大筋軟短，小筋弛長者，不合。蓋筋之爲物，寒則堅勁，堅勁則短縮，熱則軟緩，軟緩則弛長。此爲不挾溼者言也。若挾溼，則大筋橫脹，橫脹則軟短，小筋縱伸，縱伸則弛長。遇溼遂肌，凡物皆然，特能短而不弛，此所以與因寒而縮者異。雖然，寒收熱縱者，理之常也。故其應速大縮小伸者，理之變，其應必遲，何也？則以溼熱不攘，旬見之，蓋因於溼，首如裹，此時尚未挾熱也。溼性最遲，至其化熱，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既已化熱，尚不除而去之，以漸而漬於筋，至筋被溼而脹，則薑苳之，又久矣。玩本經久風溼痹久痺，正與是義相孚。何者？大筋急拘攣，不可屈伸，若知其不緣被寒而收引，乃可更用微寒之薑苳，惟筋急拘攣不能屈伸之屬，於久風溼痺者，方見其不因於寒，以始傳寒中，未傳熱中，原外感之常理耳。雖然，以從容不迫之薑苳，而主筋急拘攣不能屈伸之久風溼痺，得毋貽養癰之咎歟？夫物性亦各有當矣。薑苳作穗結實於插禾之前，而采拔必於穗稻之後，街日溼熱，以成其體，飽吸秋肅，以鍊其質，惟其久而成，是以藥治筋漸而致之病，筋漸之病，決難速愈，又豈得以貽患前之比之？天寒多治暴風溼痺，所謂各行其是，功足相稱者也。夫溼深以燥驅熱以涼斂，服以肅且筋屬於肝，筋病則肝病，肝病者必以肺勝之，是薑苳之色白氣涼性降者，可不謂非肺之象形，惟其象肺，是以又能下氣耳。

劉涓子云：胃爲五臟六腑之海，其清氣上注於肺，以通呼吸，其所以能上注於肺者，實由於脾。脾氣合於腎，以至肺，肺氣合於心，以歸腎，如環無端，乃能運血氣，營陰陽。若胃氣虛，則脾不上升，溼盛化熱，還流於胃，粉之關以傷氣，胃隔充則肺不下降，熱盛生溼，還迫於脾，脾之陰以傷血，傷氣者肺受之，故或阻其氣，爲胸痺偏緩，或損其陰，爲肺痿肺癰，或時其所勝，爲筋急拘攣，傷血者脾受之，故或下陷爲泄，或旁溢爲水，或滲漉經絡，爲久風溼痺，或

滑阻下部爲癰疽疔毒。蓋生於平濕。氣寒味甘。是水土合德。乃結實於盛夏。是潤下之氣。竟就炎上。而探實期於秋末。是熱浮之氣。反歸涼降。有合於胃逆地氣。而後不病於濕之化熱。更合於胃達天氣。而後不病於熱之化濕。舉前證皆能治之。故寇氏曰。脾健則能運化陰陽。脾之不健。多困於濕。蓋政健脾。惟使脾肺腎之氣得暢。使濕不留而已。故去濕即能消熱。所謂陰陽合而氣生。陰陽和而氣行是也。

論者謂益氣除濕和中健脾。蓋政與朮略相似。而不知其有毒釐之差千里之謬也。蓋以云乎氣。則朮溫而薑政微寒以云乎味。則朮甘辛而薑政甘淡。且朮氣味俱厚。薑政氣味俱薄。爲迥不相侔也。此其義蓋見於金匱要略瘰癧陽篇曰。溼家身煩疼。當與麻黃加朮湯。發其汗爲宜。慎勿以火攻之。曰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溼。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可與麻黃杏仁薑政甘草湯。夫身煩疼者。溼而兼寒。一身盡疼者。溼而兼風。寒從陰化。風從陽化。故身煩疼者。屬太陽。發熱日晡所劇者。屬陽明。屬太陽者。宜發汗。屬陽明者。宜清熱。發汗所以洩陽邪。清熱所以折陽邪。質之。以用朮用桂者。爲發汗。薑政則爲清熱矣。雖然。薑政既治風溼。又主筋急拘攣。不能屈伸。彼風溼相搏。骨節疼痛。不得屈伸。風溼相搏。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獨不用薑政何耶。夫適問言之矣。蓋政是治久風溼。非治新風溼。溼者也。然則麻黃杏仁薑政甘草湯。非暴病耶。玩汗出當風。久傷取冷之因。決知其似暴病。實非暴病也。發熱日晡所劇。風與溼勢將化熱。故以薑政合麻黃杏仁甘草。迎其機而奪之。彼風溼相搏者。上既冠以傷寒八九日。已可知其非久病。下出所治之方。或有取乎附子生薑。或有取乎附子桂枝。且俱用朮。其不能雜入薑政決矣。朮與薑政。非相反相惡也。既用此。即不用彼者。無他。朮性急。薑政性緩。合而用之。恐其應速。則嫌於緩。應遲。又偏於躁也。

胸痺緩急者。蓋政附子散主之。注家於緩急二字。或指爲筋之引縱。或指爲痛之休作。殊不知痛僅胸痺中一體。胸痺者不必盡痛。筋之繫頭項手足者。卽爲引縱。未必竟由胸痺。胸痺而並有筋病。亦非引則縱。非縱則引。又未

必乍縱乍引。故注緩急者。當闡明緩急之故。確指緩急之據。然後其證可得而明也。夫胸痺緩急。在素問靈樞。固無及之者。言他證之緩急。則有矣。寒熱驚口。陰踣陽踣。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銳眦。陽氣甚則瞼目。陰氣甚則瞼目。二十九難。陰踣為病。陽緩而陰急。陽踣為病。陰緩而陽急。此可見二踣之緩急繫於目矣。經筋篇。足陽明筋急。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縱不收而為瘡。治之以馬膏。齊其急者。以白酒和桂塗其緩者。以桑鈎鈎之。此可見陽明之緩急繫於口矣。今但曰胸痺。而不言痛。是其無痛可知。曰緩急。則又可知如踣之於目。陽明之於口。有急處有緩處矣。何以知之。巢元方曰。寒氣客於五臟六腑。因虛而發。上衝胸間。則胸痺。甚者肌肉青痺。絞急如刺。不得俛仰。孫真人蓋亦云然。夫陽明之口頰。未必一中於寒。一中於熱。左右並時也。必其寒中於左。遍熱於右。寒中於右。遍熱於左。故一緩一急。同時俱發耳。然則五臟六腑之寒氣。因虛而上衝於胸膈間者。何能不衝於此。遍熱於彼乎。寒衝於左。遍熱於右。則左急而右緩。衝於右。則左緩而右急。附子治急者也。蓋治緩與急者也。使合而治之。不畏治急多治緩少耶。玩方中二味成劑之意。蓋攻固不能驅上衝之寒。而附子補足以助絀逼之熱。故不稍殺其熱。則附子之治寒不專。不稍散其寒。則薑黃之清熱輔。且薑黃原能下氣。附子本以逐寒。寒既自下而上。故下氣之物。不嫌併於逐寒。熱緣被逼而偏駐。故逐寒之物。何妨峻於下。氣因製劑之料。量洵謙為病之根由。即注家之體統含糊。均可於此察之矣。

然則薑黃附子敗醬散之治腸癰。亦有緩急可言耶。夫身甲錯。是急之徵。腹皮急。是急之甚。按之濡。是緩之形。如腫狀是緩之著。蓋溼氣滲血盤踞於內。勢將釀熱成癰。而先格寒於外。故其病為內緩而外急也。夫腹無積聚。是內熱未甚。身無熱。則外寒方猖。正格熱於內。內熱將甚之兆也。故其脈為數。不然。焉有腸內生癰。猶可用附子之理哉。雖然。溼與血踞於腸。終竟內有根。而外無根。無根者易傾。有根者難拔。故附子之追寒破結。僅十七分之二。而清熱去溼之薑黃。既有十分。又益之以敗醬五分。俾解熱毒而鍾生氣於瘡濁垢穢之中。生氣昌。斯瘡濁垢穢

行矣或謂服藥數用附子。脈虛脈緊及用消黃。何故。蓋玩兩條之旨。得病在小腸。小腸者水穀難居。故爲太陽寒水之腑。脈難病在大腸。大腸者有津液而無水。故爲陽明燥金之腑。太陽者多血。少氣。陽明者多氣。多血。氣屬陽。血屬陰。則陽明之易爲燥熱。較之太陽殊矣。然則何以證其爲太陽與陽明。夫身無熱脈數。太陽也。發熱汗自出。小便自調。陽明也。服藥後小便當下。小腸也。服之有膿當下。無膿當下血。大腸也。以燥金之府。最易化熱之區。而所用者消黃。積不可證。以慈苳爲君。附子爲佐者。非欲其入寒水之腑。多血少氣。最難化燥之區耶。慈苳非入小腸之物。小腸有溼熱則用之。此可見其藥入某經某臟某腑之爲鑿矣。

澤瀉味甘鹹寒無毒主風寒溼痹乳難消水蠱五臟益氣力肥健補虛損五勞除五臟痞滿起陰氣止洩精消渴淋瀝逐膀胱三焦停水久服耳目聰明不饑延年輕身面生光能行水上扁鵲云多服病人眼一名水鷲一名及鷲一名芒芋一名鷲生汝南池澤五月八月採根陰乾（畏海蛤文蛤）葉味鹹無毒主大風乳汁不出產難強陰氣久服輕身五月採實味甘無毒主風痺消渴益腎氣強陰補不足除邪溼久服面生光令人無子九月採

澤瀉寒生苗多在淺水中。葉狹而長。似牛舌。獨莖直上。秋時開白花。作囊似穀精草。秋末採根。陰乾（圖經）張隱庵曰。凡水草石草皆屬腎。其性主升。蓋天氣下降。地水之氣上升。自然之理也。凡物之本乎上者性升。本乎下者性降。澤瀉形圓。無下行之性矣。春時發生淺水之中。獨莖直上。秋時白花作囊。腎之肺藥也。易曰。山澤通氣。能行在下之水。隨澤氣而上升。復使在上之水。隨氣通調而下瀉。故名澤瀉。陳修園曰。澤瀉氣寒水之氣也。味甘無毒。土之味也。生於水中而上升。能啓水陰之氣。上滋中土也。五臟主藏陰。

而脾爲五臟之原。一得水精之氣。則能灌溉四方。俾五臟循環受益。不特肥健消水不饑。見本臟之功。而肺得水精之氣而氣益。心得水精之氣而力益。肝得水精之氣而目明。腎得水精之氣而耳聰。且形得水精之氣而全體輕。色得水精之氣而面生光澤。一生得水精之氣而延年。所以然者。久服之功。能行在下之水使之上也。此物形圓一莖直上。無下行之性。故其功效如此。

或曰。澤瀉自古未有。言其上行者。今但據張隱庵陳修園之說。能無畏其杜撰歟。曰。淡滲之物。其能去水。必先上行而後下降。是說起於李瀕湖。非張隱庵陳修園創說也。故夫水飲爲病。除大腹水腫不論外。其小者在。上爲喘。欬。悸。眩。渴。嘔。吐。噦。在下爲腸鳴。泄瀉。小便不利。行水之物。卽仲景所用者。有防己。木通。薤花。芫花。大戟。甘遂。半夏。滑石。葵子。白魚。葶。麩。麥。藶。藶。澤。漆。海。藻。赤。小。豆。薤。苳。仁。文。蛤。莫。不。各。有。所。主。惟。嘔。吐。口。渴。及。悸。眩。者。多。屬。之。伏。苓。豬。苓。澤。瀉。是。皆。淡。滲。之。物。也。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用。澤。瀉。者。六。方。內。與。豬。苓。伏。苓。同。用。者。五。苓。散。豬。苓。湯。與。伏。苓。同。用。者。腎。氣。丸。茯。苓。澤。瀉。湯。不。與。二。苓。同。用。者。祇。牡。蠣。澤。瀉。散。澤。瀉。湯。二。方。而。已。二。方。所。主。之。證。一。曰。病。後。腰。以。下。有。水。氣。一。曰。心。下。有。支。飲。其。人。苦。胃。眩。則。亦。可。知。凡。利。水。者。當。計。其。水。之。生。熱。矣。何。謂。生。熱。夫。已。經。輸。脾。歸。肺。者。熱。水。也。未。經。輸。脾。歸。肺。者。生。水。也。熱。水。已。曾。泌。別。精。養。但。存。水。質。故。直。達。之。使。下。出。可。矣。生。水。者。天。真。未。離。精。華。未。去。故。必。引。之。使。上。而。後。下。乃。不。失。其。常。耳。淡。滲。之。物。皆。行。生。水。者。也。較。之。直。使。下。降。者。不。同。蓋。水。之。生。者。就。其。性。則。歸。聚。趨。海。而。走。極。下。逆。其。性。則。過。艱。在。山。而。反。極。上。從。無。橫。溢。壅。滯。於。中。而。爲。患。者。故。小。便。不。利。嘔。渴。悸。眩。者。多。用。二。苓。澤。瀉。第。更。當。別。其。猛。怯。之。殊。怯。者。依。土。作。祟。則。以。二。苓。得。氣。化。於。中。土。者。治。之。可。也。其。猛。者。則。所。謂。過。類。赴。壑。非。得。澤。瀉。生。於。水。中。得。氣。化。於。水。出。生。氣。以。上。朝。究。復。反。本。還。原。者。不。可。心。下。有。支。飲。是。沿。路。攔。截。生。水。肆。其。威。於。上。所。謂。過。類。者。也。大。病。差。後。腰。以。下。有。水。氣。是。中。無。統。攝。而。陷。窪。者。也。二。者。均。未。經。氣。化。而。停。又。何。能。不。使。先。就。上。而。後。下。趨。哉。其。理。固。如。是。非。張。隱。庵。陳。修。園。所。能。撰。也。且。是。義。也。敷。之。於。本。經。亦。無。有。不。

合者蓋惟其無一瀉生水不化。斯無一瀉熱水不行。遂無一瀉精微不歸於所當歸之形。至得之而氣裕。肝得之而力強。脾得之而肥。腎得之而健。乳得之而肥。耳得之而聰。目得之而明。面得之而生。光莫非精微之奉養。至風寒慳痺得之而解。水得之而消。又莫非津質之流行。日久服能不饑。延年經身行水上。殆非虛語也。

夫水惟化而後能潤。有水氣而仍渴。即可見水之不化。矧渴則飲水。水入口即吐。五苓散之所主也。猶不可見水之不輸脾歸肺耶。是水有生熱之說。不爲謬矣。然五苓散。茯苓澤瀉湯。渴而嘔。豬苓湯。腎氣丸。渴而不嘔。吐。蠲澤瀉散。澤瀉湯。不嘔不渴。此其間又必有故。蓋嘔乃茯苓豬苓所主。非澤瀉所主也。夫嘔爲中焦病。澤瀉水中物。爲下焦藥。是以於此無所關涉。至於渴則中焦病有之。下焦病亦有之。故吐。蠲澤瀉散不渴。何以用括。蓋惟其用括。而後知澤瀉不如茯苓豬苓之能治渴耳。夫澤瀉爲物。不生於深水。而生於淺水。是以知其僅能引水上。不能引津液上。朝不用其苗。而用其根。是以知其力之所始。必起於水中。其苗能出水面。上與天氣相接。是以知其力之所竟。可至於極上。腰以下有水氣。水底之病也。胃眩。極上之病也。舉此兩端。澤瀉之功可明矣。且腎氣云者。能似腎之氣也。腎氣之極上者。開竅於耳。腎氣丸中有上及耳之物否耶。是能上及耳者。澤瀉也。卽此又可以知上行之說爲非無據矣。

細辛味辛溫。無毒。主效逆。頭暈。腦動。百節拘攣。風溼痺癢。死肌。溫中。下氣。破癥。利水道。開胸中。除喉痺。腸風。痢癩。疾下乳結。汗不出。血不行。安五臟。益肝膽。通精氣。久服明目。利九竅。輕身。長年。一名小辛。生華陰山谷。二月八月採根陰乾。曾青棗根爲之使。得當歸芍藥白芷芎藭牡丹藜木甘草共療。婦人得決明。鯉魚膽。青羊肝共療。目痛。惡狼毒。山茱萸。黃芪。畏消石滑石及藜蘆。

細辛藥似小葵柔葉細根直而色紫味極辛（綱目）

細辛色紫紫者赤黑相雜也赤為心色黑為腎色心與腎皆屬少陰兩少陰經皆短而直細辛一枝直上邊細辛  
勁似之少陰者又皆水火相依細辛體雖細味極烈似之故凡風氣寒濕於筋而津液便澀者並  
能曳而出之使相離而不相附則精血津液便澀者復其常氣寒氣自無所容如本經所載主治欲通表  
風寒於於胸中之飲頭痛腦動者風寒依於胸中之絡百節拘攣者風寒依於骨節抽掣之液風寒痺痛死  
肌者風寒依於肌肉中之津推而散之隨地皆有津液有津液處風寒皆能化散故在胸為痺為濕結在喉為  
痺在乳為結在鼻為腫在心為癰癰在小腸為水在氣分為汗不出在血分為血不行此別錄之與本經一貫不  
異者也然須審定風寒果否零亂細碎碎者於津液者宜之若風寒備被一身及與骨節相搏者自有他味為治  
與細辛無預也

細辛能提出依附津液之風寒不能使津液復其常且不能使津液中氣不隨提曳以出故其治效每與五味子  
物重為綱如小青龍湯真武湯厚朴麻黃湯是也若射干麻黃湯則不用乾薑用生薑四逆散小茈胡湯則但用  
乾薑五味子不用細辛蓋水氣與風寒相搏有飲有溼有水隨人異亦隨證異則兼暖者有之兼寒者有之兼  
者有之不可但因其效能同施治也特風寒將化則細辛不可用小茈胡湯證半化半未化者且然何況全化者  
耶四逆散證雖以四逆係之少陰然終外寒內熱故其治效乾薑五味子可用細辛不可用矣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  
無裏證故微發汗也夫以不用細辛為微發汗則用細辛為大發汗矣以無裏證不用細辛則細辛為裏證用矣  
裏證謂何吐利手足厥冷是也細辛非治吐利手足厥冷之物少陰病始得即用之者蓋始得病師脈沉發熱沉  
為在裏病已決在少陰者少踈趾必至吐利手足厥冷故乘其外有發熱用麻黃附子一治其內一治其外然不

得細音。自陰精中提出寒邪。則溫者散。猶未能絲聯編貫。使在內之邪。直從外解也。若至二三日。寒無吐利。手足厥冷。則直是內本虛寒。外被寒邪。互相引動。將入內。故不必細辛之提。與陰寒。但以甘草緩其內入。能得微汗。即便愈矣。然則細辛治吐利。手足厥冷。亦有據歟。是其義在當歸四逆湯。烏梅丸。二證可驗也。特彼二證。是寒邪附於血。此則寒邪附於精耳。然則少陰吐利。四逆證。有用吳茱萸湯者。有用四逆湯者。有用附子湯者。有用白通湯者。有用通脈四逆湯者。皆不兼用細辛。豈其寒非著陰精耶。是又不然。夫諸證皆無外熱。是以不得用細辛。惟通脈四逆湯證有之。又係陽已虛。不可汗者。故雖亦欲通陽。不過至用葱用生薑用桔梗已耳。此則直欲其汗。故與麻黃比而奏功也。然則當歸四逆湯。烏梅丸。亦欲其汗耶。是蓋有說焉。欲其精汗分消。非純欲其從汗愈也。之二症者。雖皆手足厥冷。皆有寒。復有熱。若以四逆湯等溫之。則寒既去而熱遂猖。故當歸四逆湯中。仍有桂枝湯在內。以其寒邪內有所著。用細辛助桂枝。是猶與向者之助麻黃同一理也。若烏梅丸。則烏梅黃連為君。益以黃蘗沉寒。附子細辛。僅得君藥三之一。是其大致為清劑。以餘寒尚有所附。恐其熱去寒生。故以細辛提之。使用以附子乾薑化之。遂寒熱俱消。太和復舊耳。要之藥之功能。非有異。而調處之多方。劑劑之各別。遂使之若有異者。故既不得舍藥性論方。又不容舍方義論藥矣。

金匱桂薑甘棗麻辛附子湯所治之氣。分為寒著於何所耶。然其在內者。曰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盃。其在外者。曰手足逆冷。腹滿脅鳴。身冷骨疼。其脈在寸口曰遲澀。在跌陽曰微澀。則其寒為與胸腹之津液相搏矣。是病也。上則心陽不舒。下則腎陽難達。是故桂枝湯。暢心陽之劑也。麻黃附子細辛湯。鼓腎陽之劑也。二方諸味分數。皆與傷寒論無異。惟細辛則多用一兩。與小青龍湯同。麻黃較之小青龍湯少用一兩。是則其中有故矣。夫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小青龍湯其治在上。則此湯其治在下可知矣。且腎主分布五液於五臟。寒邪之依津液者。雖在上在下不同。然其本莫不根於腎。細辛本入腎。能振散依附津液之邪。安得不重之耶。是證之解也。

仲景著其義曰。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又著其狀曰。服藥後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夫欲其陽回。陰散。諸味所能也。欲其陰陽相得。非細辛不能也。欲其汗出。亦諸味所能也。惟然則聯二方面。重細辛。非無故也。故述病息不得臥。服小青龍湯後。多嘔。口燥。氣從少腹上冲咽喉。面赤熱如醉狀。小便難。時復自汗。於小青龍湯去麻黃芍藥。乾薑半夏細辛。加茯苓治其氣沖。服湯已。沖氣低。反更效。胸滿。則去桂。遠用細辛。乾薑治其飲滿。飲滿止。則當瀉。反不利。且冒而喘。則選用半夏瀉其滿。此亦小青龍加減法也。而其關鍵實在細辛。乾薑。蓋邪之中人。無所依附。則其去必速。焉有綿延遷延如是。推此為邪窟宅。邪為飲兒錢。互相勾留。故其治雖至變端疊出。復加杏仁。加大黃。麻黃桂枝。可不復用。乾薑細辛。豈不可去也。夫小青龍本以飲為主治。以瀉為欲解。致瀉之物。方中無如乾薑者。然乾薑能健飲。不能去附飲之邪。附飲之邪不去。旋使飲已消而邪仍在。亦終不利。此則細辛之功。遠在乾薑之右也。況健以口燥沖氣而然。恐其渴鬱氣逆。則二物。隨即效且物。是二物者。可不急復用耶。故下文云。細辛乾薑為熱藥。服之惡瀉。瀉乃瀉。以此則二物之不可去。尚何疑矣。方以加減而用。益其藥。以入而益其藥。善夫。故與瀉之聯合。細辛乾薑之用。遂無異矣。

風淫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芪湯主之。若其人下有陳寒者。加細辛。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加吳茱萸生薑。又寒濕寒一也。上條加細辛。已足下條既有細辛。又如吳茱萸生薑。吳茱萸生薑。宜益於細辛。蓋上條之物。在上在外者。其下但有熱。則寒加用細辛。引之。外透。其寒自隨。其寒者。宜以透達。若下條其病原在內。在下。細辛本不可加。以素有人寒。非細辛桂枝所能透解。如吳茱萸是。抽散其寒。加生薑是。散桂枝甘藥。使病從外出也。是故上條不加細辛。則治法有上無下。不能保風溼去而寒復。下條者。但得細辛。則治法有下無中。不能保陽已布而寒仍不達。可見細辛定是於下之藥。能向上而下。不能內而外。是下條有細辛。而上條有生薑。乃病機形勢不能不然。非有証考之殊也。故凡要然。爾某藥治某病。不



溫中內寒一名胡窮一名香果其葉名麝蕪生武功川谷斜谷西嶺三月四月採根暴乾（得細辛療金瘡止痛得牡蠣療頭風吐逆白芷爲使）

芎藭清明後宿根生苗分其枝橫埋之則節節生根葉似水芹作叢而葉細七八月開碎白花如蛇牀子花根堅瘦黃黑其形地重實作雀腦狀者佳（參閱經綱目）

凡物之性燥味辛能升發陽氣者必能消耗陰氣惟芎藭透苗出土必至清明已後則其不爲溫和未盛之氣所能鼓動可知既而取枝橫埋土中能節節生根苗則其於盛陽之氣無壅不宜無間不達亦可知至八月每節根下皆結芎藭九月月采之過其時即虛劣則其遇盛陽固無不升發感陰收復能退藏於密又可知且其遇陰而藏者即以供遇陽而發特收采當值退藏方固之時乃得發中有收之益此劉潛江芎藭能達陽於陰中即能實陰於陽中二語所以不可易也雖然人身不止血分爲陰凡物能於陰中達陽者應不止能達血分之陽乃芎藭載入血者何義蓋凡臟氣之本降者不受下陷之累惟其氣本升今不能升斯爲累耳臟氣不升者非肝而何肝不他藏獨處夫血斯與升麻等物升脾中之氣者異矣此芎藭所以入肝臟升血分中陽氣也抑芎藭非專入血也觀本經主寒痺及筋變緩急別錄主諸寒冷氣心腹疼痛中惡卒急腫痛皆非血分之病然陽氣不能禦寒則爲痺陽氣不能運行則爲心腹疼痛以及卒急筋變無非涉肝之病以此類推則芎藭之所主仍不約矣

玩本經別錄芎藭之治可悟氣血必相輔而行也夫氣不乎天者也血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血應不至頭氣應不至足矣乃若雲蓬蓬然膚寸而合不終朝而雨何不出於澤而出於山也抑若泉涓涓然引而匯之遂成江湖何不出於隰而出於山也在人髮爲血餘乃居體之極上目得血而成視又居竅之最

高以是知血不至之處氣亦不至氣不至則客氣乘之此中風入腦頭痛腦中冷動面上游風去來目淚出多涕唾忽忽如醉皆陽氣不至也陽氣不至何又責其血不至則以其用芎藭而知蓋肝爲陰中之陽主升發陽氣故

其脈上入頰頰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頂。血其體也。氣其用也。體以範用。故血至則氣無不至。氣至則頭腦面目何得爲風寒僥耶。然則仲景於頭項強痛。何絕不用芎藭。則以本經別錄之風寒入腦。但頭痛而身不痛。不惡風寒。是知仲景所治。在營衛不專在頭。是可悟芎藭之治。不能統主一身之氣血。不相雜。獨能提發陽氣。陷於血分。斯一隅之與周身所宜著眼矣。

芎藭本經治婦人血閉無子。然則陽陷亦能血閉耶。此非陽陷。乃金匱要略所謂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結氣爲諸病。經水斷絕。至有歷年積血胞門者也。夫陽欲其暢。陰欲其和。不暢不和。雖實而成虛矣。積冷結氣。皆陽不入也。蓋亦未嘗無陽。無陽則死矣。譬之火爲溼物所遏。則煖氣不出。而光耀不彰。撥使焰逆旋。卽溼物轉燥。爲火所熾矣。火猶是火也。人身能行血中之陽者。肝。肝不行陽。則經水絕。用芎藭使肝氣行。積冷自消。月事自下。是別錄所謂溫中內寒者也。

然則厥陰傷寒。何以俱用當歸。不用芎藭。蓋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其常也。咽燥。唾血。口傷爛赤。其變也。觀此則厥陰傷寒。是陽逆血分。非陽陷血分。在上之陽。未嘗不足。故僅用當歸之橫散。不取芎藭之升發。然則少陰有下利膿血證。何以不用芎藭。夫病邪能入陰分。以下焦根柢不足也。是以止宜溫托。不宜升發。如心中煩。不得寐。面赤戴陽。皆少陰所有。是其陽本浮散。更用芎藭。不謂之盛盛不可。卽如太陰之腹滿時痛。亦未始非邪入血分。亦止用芍藥之開。可知三陰皆忌升矣。芎藭當歸芎藭皆去血中之病。觀乎此。又何不可知三物各有所主。斷難混同施用耶。

芎藭仲景用之最少。如侯氏黑散。薑黃丸。黃豚湯。芎歸膠艾湯。當歸芍藥散。當歸散。溫經湯等方。與蘇血藥同用。不足見製方之長。惟白朮散有心下痞痛。倍芎藭一語。可略窺一斑。若夫酸棗仁湯之用芎藭。則可得而論矣。夫曰虛勞。虛煩不得眠。心病也。心屬火。而神火者畏水。神則宜安。用茯苓可矣。更用知母之益水。芎藭之煽火。是

何爲者。然不知心於卦象離中合一陰。外包二陽。陽本有餘。陰本不足。況勞者火炎陰竭之候。故值此者。宜益陰以配陽。不宜泄陽以就陰。然陰被陽隔於中。爲益陰藥所不能及。芎藭者。所以達隔陰之陽。陽舒而母遂。與離中一陰。淡而安神利水。繼之以奏績。是二味者。雖列佐使。實爲此方樞機矣。說者謂知母益水以濟火。芎藭平木以生火。而不知是方直救簡常。無取乎隔二隔三。此仲景所以爲可貴也。

古論胎方。經三月不行者。用芎藭細末。濃煎艾葉湯。空心調服二錢。覺腹內微動。爲有胎。不然是經滯。後人緣是以芎藭動胎。孕婦遂不敢服。豈知仲景用於胎前之微義哉。夫水澄之則清。渣之則濁者。無源浮蓄之水也。大江黃河。一瀉千里。無所爲澄。亦無所爲渣。卒之清濁并流。淤澱俱去者。氣爲之帥也。人身之血。何獨不然。婦人經以月一行爲常。既有身而不月。胎元之吸之者。始寡後多。不能一定。淤澱之患。由是生矣。妊娠篤。十方用芎藭者。四方之中。與當歸同者。惟白朮散獨用芎。且系之曰。心下疼痛。倍加芎藭。良以心脾皆於血。有則血有病則藏之者。固先受殃。肝受其殃。次遂及心及脾。故當歸散管歸芍藥散。白朮散。咸有取於白朮芎藭。豈非以較註氣行。血遂不膠耶。血膠則胎病。血行則胎安。而行者尤當上通下達。故白朮散不用當歸。並倍芎藭。則歸之橫行芎之上行。其功可識。橫行者無輪矣。上行者因行血而除心痛。則向於酸棗仁湯。所謂治心非治肝者。不爲臆說也。

**黃連味苦寒。無毒。主熱氣。目痛。腎傷。泣出。明目。**（御覽引云。主莖傷。大觀本無。）**腸**  
**瀉。腹痛。下痢。婦人陰中腫痛。五臟冷熱。久下洩。游膿血。止消渴。大驚除水。利骨。調胃。厚**  
**腸。益膽。療口瘡。久服令人不忘。**一名**王連**。生巫陽川谷及蜀郡大山。二月八月採。黃  
**芩。龍骨。理石。爲之使。惡菊花。茺花。玄蘆。白鮮。畏藜冬。勝烏頭。解巴豆毒。**

黃連苗高一尺。葉似甘菊。一莖三葉。凌冬不彫。四月開花黃色。六月結實似芹子。色亦黃。根有二種。一種粗而無

毛有珠如鷹爪。堅實。色深黃。一種無牙。有毛而中虛。黃色亦淡。參本國經綱目。徐潤撰曰。苦屬火性者。熱者常理也。黃連至苦而反至寒。則得火之味。與水之性。故能除水火相氣之病。水火相亂者。悍熱是也。是故熱氣目痛。皆傷淚出。目不明。乃悍熱在上。陽勝腹痛下利。乃悍熱在中。婦人陰中腹痛。乃悍熱在下者。悉能除之矣。凡藥能去溼者。必增熱。能除熱者。必不能去溼。惟黃連能以苦燥溼。以寒除熱。一舉而兩得焉。

黃連根株叢延。蔓引相屬。有數百株共一莖者。故名連。其治亦多。蔓延淹久之證。如浸淫疥癩。黃連粉主之。是矣。夫名溼淫。則非初起。暴得之疾。亦非一治可瘳之候。故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從未有新得之病。用黃連者。黃連根黃花黃實黃。皆具土色。四月開花。六月結實。七月根緊。適逢太陰溼土陽明燥金主令時。宜乎爲入脾胃之藥矣。乃仲景諸瀉心湯。以之爲關鍵。何歟。夫仲景溯諸瀉心證之源曰。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結胸稱熱入。痞不稱熱入。可見所入之邪。非陽邪矣。陰邪結於陽位。心下痞硬。非心病而何。心自病不能填土。土遂不運而乾噎。食臭乾嘔。心煩下利矣。腹中雷鳴者。心氣被遏。不能上行。下走腸間也。觀本經枯梗丹參之治可見。夫心之爲體。於卦象離。今被邪逼。則外陽內伐。內陰騰沸。故半夏甘草生薑三瀉心湯。治陰邪之未化者也。大黃黃連附子二瀉心湯。治陰邪之已化者也。陰邪已化。不運心陽。則在內之邪氣。略定。惟在外之邪氣尙阻。則取二黃之泄熱。瀉去其邪。邪去正自安矣。惡寒汗出者。在上之陰邪。繼化。在下之陰氣復逆。故輕取二黃之氣。以瀉熱除穢。重任附子之威。以追逐逆陰。使之異趨。同歸。相成而不相背也。其未化者。陽經胸於陽位。而悉歸於陰分。邪盤踞於清道。而潰泄於下焦。非乾薑半夏生薑之振散陰霾。不足以廓清心之外邪。非人潑黃連之養陰泄熱。不足以安擾心之內訌。然則直謂之補心可也。而曰瀉心何哉。夫稱瀉當循其實。補者益其虛。瀉者泄其實。今者明因邪氣入伐。致心臟內訌。若曰補。則嫌於無邪矣。顧可乎。本經所謂腸胃腹滿

下利者。與此心同。蓋腸澀腹痛下利。多發於夏秋溼熱之交。盛暑之時。心氣發舒。其驗在汗。所謂汗為心液也。當此之時。或由口食寒膩。阻遏其發舒之氣。或由乘風取涼。使汗不得暢於是。火鬱於中。陰凝於外。因遂生溼。溼復生熱。寒熱與溼。輾轉膠固。故後世所製香連瀉連等法。均仿此意為之。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少陰病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二方皆以黃連為君。二證皆發於心。可見黃連為瀉心火之劑。矣。成無己曰。陰不得升。獨治於下。為腹中痛。陽不得降。獨治於上。為胸中熱。欲嘔吐。夫陰之升。其體由腎。其用由肝。陽之降。其源由肺。其責由心。然脾胃為升降之樞。脾提腎肝之氣以升。胃曳心肺之氣而降。故治陰之不上。必兼治脾。治陽之不上。必兼治胃。是於黃連湯。又可參黃連為心胃之劑。嘔吐為胃病。故後世治嘔用黃連。其效最捷。蓋上升皆火之變。見人身之火。惟欲其降。升則為病。即所謂諸嘔吐。酸苦逆沖。上皆屬於火者也。尤在溼日。陽經之寒變為熱。則歸於氣。陰經之寒變為熱。則歸於血。陽經之熱。或有歸於血者。惟陰經之熱。則必不歸於氣。故三陰有熱。結證不用調胃承氣。小承氣。而獨用大承氣。諸下利證不已。必使膿血。是其驗也。心中煩。不得臥。熱證也。至二三日以上。乃心中煩。不得臥。則非始即屬熱矣。始即屬熱。心中煩。不得臥者。為陰虛陰虛。則不得瀉火。今至二三日以上。始見。則為陽盛陽盛。則宜瀉火。然致此陽盛。亦必其陰本虛。故阿膠湯。藥雖于黃。無非救陰之品。瀉火則惟特麥連。而麥止一兩。連乃四兩。此黃連之任。獨冠一方。無可議矣。通二方面觀。又可悟黃連一味。在黃連湯為溫劑。中寒藥。在黃連阿膠湯為補劑。中瀉藥矣。

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肌肉之精。為約束。裹抽筋骨血氣之精。與脈並為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是故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亦脈法於陽。陰陽合攝。而為精明。以是知目疾。非一經之病。黃連所主之目痛。必兼腎傷。泣出。又須識其目痛皆

傷流出。必因於熱氣所爲。乃爲的對之劑。此何以故。如上文所云痛。有因於瞳子者。黑睛者。白眼者。則非矣。皆傷有因於束裏。搐者。泣出。有因風者。寒者。虛者。皆不得用矣。蓋惟傷在胞之內。白睛之外。始爲赤絡之病。泣出。隨眇。始爲溼熱相搏。熱者傷心。赤脈屬心。千金外臺諸方。用黃連爲君者。其所數陳諸病。如火煎之。目熱。皆赤生。亦脈使睛。洗眼湯之。目熱。痛汁出。乳汁煎之。淚出。皆赤。黃連煎之。眼赤。痛除。熱莫不與本經相膠合。仍不外清心。火除溼熱二者而已。

古書略簡而意深。讀之者。慎勿草草。如此條所謂婦人陰中腫痛者是也。夫陰中腫痛。丈夫亦有之。何獨於婦人。卽婦人陰中爲病。亦不止腫痛一端。金匱要略雖無明文。千金外臺所臚列者。如陰蝕。陰疳。陰中爛傷。陰癢痛。陰中有蟲。陰下脫。陰挺。皆不用黃連。而獨於腫痛則用之。大抵陰中之疾。皆始於小便。小便不利。則溼熱生。溼與熱相搏。不得泄。則腫。婦人前陰。又爲血潮汐之常道。於是遂涉血爲痛。理固然矣。黃連非能治腫痛也。陰中腫痛。須用之者。蓋陰中腫痛。必由溼熱。而燥溼之物。多足以助熱。清熱之物。多足以滋溼。惟黃連既能燥溼。又能清熱。他處腫痛。有因風者。有因寒者。有因火者。不必盡由於溼。故本經獨標出婦人也。雖然。丈夫陰中諸疾。亦無不由溼熱。黃連之治。獨標出婦人者。何居。蓋惟丈夫多不涉於血。卽使停溼生熱。且涉及於血。亦宜通利。宜滋清。如導亦等方。而不宜燥。夫甘爲溼化。苦爲燥化。故凡味甘者。雖性燥。亦能藥氣爲溼。味之苦者。縱如黃連之寒。獨不能因燥以激發其火耶。是知黃連之治溼治熱。須分別觀之。溼證之急者。可用。緩者不可用。蓋溼緩者。熱不盛。熱不盛。則惡黃連之氣寒也。熱證之緩者。可用。急者不可用。蓋熱證急者。溼不盛。溼不盛。則惡黃連之性燥矣。又黃連之治血熱。亦宜分別觀之。蓋惟氣分之熱。涉及血者。可用。血分自生熱者。不可用。以血似水。而性主流動。黃連之寒。恐其凝血。而其燥。又恐涸血也。

或問黃連人心清熱燥溼。子旣言之。驚擊矣。獨不思烏梅丸。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任黃連皆重。而所治皆肝病。

乎曰。篇中凡言入某臟某腑者。解釋其義如此耳。非懸醫言之也。試觀本經別錄。止言某藥治某病。而不言入某臟某腑。解之者不推明某病關係某臟某腑。何由知其病之所以然。而仲景亦止以某病屬某經。某方主治某病。並不言某方治何臟何腑之病。譬如太陽病有惡風惡寒。而喘非肺病乎。心憤憤。心惕傷。心中忤。非心病乎。大義之所在。辯論之所及。原不可一途論也。子以烏梅丸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病爲肝病。獨不思厥陰之爲病。氣上撞心。心中疼熱。能不關於心乎。是三方之君黃連。別錄蓋已確然言之矣。曰黃連主五臟冷熱。久下洩澀膿血。是也。夫冷熱天淵。何能久相守而不相入。必也君主之火令不行。斯冷是冷。而熱是熱。冷是冷。熱是熱。斯一身所有津液。每日所增水穀。悉不化爲精純以上騰。而紛紛墜累而下。冷多者爲洩。熱多者爲澀。澀甚者爲膿血。冷輕者爲痰飲。故烏梅丸治久利膿血。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治寒格吐下。白頭翁湯治熱利下重。小陷胸湯治飲滯。停中無不有藉於黃連。其病之輕重高下。係於冷熱孰多孰少。故或配以附子乾薑桂枝。或配以乾薑人參。或配以秦皮黃蘗。或配以瓜樓半夏。不全藉黃連。是可知黃連之治。未必在肝。烏梅丸證。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證。未必不係心矣。雖然五臟冷熱。久下洩澀膿血。一語讀之。當字字較量。觀下利固穀者。與四逆湯下痢便膿血者。與桃花湯。皆不用黃連。又可知洩澀膿血之未久者。及久而但關乎五臟之冷。不關乎五臟之冷熱相兼者。均與黃連不宜矣。

千金方之論消渴口。凡積久飲酒。未有不消渴。大寒凝海。而酒不凍。明酒性酷熱。物無以加。肺失曬曬。酒客耽嗜。不離其口。三焦之後。劑不由己。飲噉無度。咀嚼酢醬。不擇酸鹹。積年長夜。酣飲不解。遂使三焦狂熱。五臟乾燥。木石熱且焦枯。在人何能不渴。外竅秘塞。方述古今錄驗方曰。消渴病有三。一渴而飲水多。小便數。有脂似餅片。甜者。消渴也。二喫食多。不甚渴。小便少。似有油而數者。消中也。三渴飲水不能多。但腿腫腳先瘦。小陰痿弱。數小便者。腎消也。消渴者倍黃連。消中者倍栝蒡。腎消者加芒硝。由千金而言。酒是溼熱相兼之物。因酒致病。必係溼

然為源所宜用黃連也。由外至而。消渴略相似之病。有此三種。消中腎消。黃連不宜。所以別乎。可用黃連之的證也。反覆乎此二書。則庶幾欲用黃連止消渴者。知有別擇矣。

劉濟江云。說者謂黃連能除溼熱。即是厚腸胃。然黃芩亦除溼熱。何以不然。蓋黃連性燥。故人心而燥。即寓味苦。氣寒中。足陽明胃。手陽明大腸。皆屬燥金。同氣相求。是即厚之意也。惟黃連苦寒。而燥。黃芩雖苦寒而不燥矣。是以不得以厚腸胃屬之。愚謂別錄謂黃連調胃厚腸。不得混而稱之曰厚腸胃也。夫腸胃中皆有脂膜。一遺包裹。其內所以護導滓穢。使下行者。若有溼熱混於其間。則脂膜消鎔。隨滓穢而下。古人謂之腸澼。後人目為痢。亦曰腸垢。胃體廣大。容垢納污。雖有所留。亦未必剝去。脂膜故但和其中之所有。透際自不受傷。故曰調。腸勢曲折盤旋。惟其曲折盤旋之處。更為溼氣留聚。溼阻熱益生。熱阻脂膜益消。去其所阻。則消燼之源絕。而溼者厚矣。故曰厚。凡人所食之物。不論青黑。白赤。至胃悉變。而黃不得謂不象黃連之色。又人之臟腑。有獨治一處者。有兩相連屬者。從無似大腸之於小腸。小腸之於胃。胃之於咽。噎。三腑相通。徹上徹下。連屬無隔。如此者。不得謂不像黃連之形。是黃連之調胃厚腸。原廣有恣義。不必隘之以同氣相求一語也。惟苦寒而燥一語。實足貫徹黃連功能。如膽中清之腑。為溼熱所擾。則其中不清。故曰益膽水。溼流關節而生熱。則骨節不利。故曰除水利骨。是在用之者。意會焉可已。

黃芪味甘微溫。無毒。主癰疽。久敗瘡。排膿。止痛。大風癩疾。五痔。鼠瘻。補虛。小兒百病。婦人子臟風邪。氣逐。五臟間惡血。補丈夫虛損。五勞。羸瘦。止渴。腹痛。洩利。益氣。利陰氣。生白水者。冷補其蒸。葉療渴及筋。癰腫。疔瘡。一名戴椹。一名戴椹。一名獨椹。一名菱草。一名蜀脂。一名百本。生蜀郡山谷。白水。漢中。二月十月。採陰乾。惡龜甲。

黃芪十月種子如種菜法。獨莖而生。枝幹去地二三尺。葉扶疏似槐葉而微尖小。又似莖葉而稍闊大。青白色。開黃紫花。大如桃花。結小尖角。長寸許。根長二三尺。柔韌如絲。皮褐色。內層白。中心黃。緊實如筋。筴者良。(參圖經綱目)

黃芪根莖皆旁無歧。互獨上。獨下。其根中央黃。次層白。外層褐。顯然三層界畫分明。又其味甘。其氣微溫。直入中土。而行三焦。故能內補中氣。則本經所謂補虛。別錄所謂補次。夫虛損五癆。羸瘦益氣。也能中行營氣。則本經所謂主癰疽。久敗瘡。排膿止痛。大風癩疾。別錄所謂逐五臟間惡血。也能下行衛氣。則本經所謂五痔。鼠瘦。別錄所謂婦人子臟風邪。氣腹痛。洩利也。癰疽。癰。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不通。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為熱。熱勝則肉腐。為膿。素問風論。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散於分肉。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脹。有瘍。衛氣有所凝。故肉有不仁。營氣熱。腠不清。故使鼻柱壞而色敗。名曰癰。風生。氣通天論。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歷歷明徵。莫非營衛之病。而營衛所以屬三焦。三焦所以屬中土者。蓋樞營衛生會。篇上焦出於胃上口。貫膈並咽。布胸中。以發呼吸。而行營衛。是為中氣。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泌糟粕。蒸津液。上注於肺。乃化為營血。是為營氣。下焦別迴腸。瀉泌別汁。注於膀胱。是為衛氣。三者皆本於水穀。是三焦為營衛之本。脾胃之蒸腐變化。又為三焦之本。黃芪一源三派。游三焦之根。利營衛之氣。故凡營衛間阻滯。無不盡通。所謂源清流自潔者也。

黃芪別錄云。利陰氣者。何謂也。不說即前之行營氣。歟。抑即逐五臟間惡血。歟。行營氣。逐惡血。固亦是利陰氣。而利陰氣。決非僅行營氣。逐惡血也。素問生氣通天論。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為固也。陰不勝陽。則脈流薄疾。並乃狂。陽不勝陰。則五臟氣爭。九竅不通。亟數也。精藏於陰。雖湛然常靜。然為命火所溫。養氣。遂蒸變而出。是氣亟起。即陽之衛外為固者也。故曰衛出下焦。而衛陽之升。實本於衛陰之降。黃芪這蒸腐之水穀。使歸下焦。

即還反生衛與並出於上。上者謂氣也。自氣。謂氣也。與並安和。是故發不勝陽者。非其氣所發。乃陽不勝陰則陽不上。而五臟氣。陰不下。而九竅不通。蓋氣之發實本於陽。而陽之發實本於陰。故陰發以黃芪一味。治小便不通耳。李東垣云。內傷者。上焦陽氣下陷。為虛熱。非黃芪不可。劉宗素云。治。氣發。有熱。尿血不止者。於黃芪丸中用黃芪。固下焦之衛。然後地黃。麥冬。始得合而奏清熱之功。亦藉其升陽以達表。而水府之熱。乃以投清寒而除。是可知於陽氣下陷之益。蓋湯不得正其治於上。斯陰不能顯其化於下。旨哉。矣。

仲景傷寒論。絕不用黃芪。即如汗出。陽亡。但與黃芪之強。衛固。其相宜。亦終不及何也。蓋陽加於陰。謂之汗。其係衛陽盛。蒸逼於陰。陰氣。濕。為汗者。用黃芪。則既使發於外。充不受陽蒸。逼。又能使衛陽不蒸。逼於陰。可矣。若傷寒汗多。陽亡。則陰氣。濕。陽外。濕。必以附子。振其陽。陰始。汗乃得止。與黃芪之止汗。處相反也。然亦有兼兩藥。如芪附湯者。則又別有故焉。夫陽被。陰。亡。虛。因。不待言矣。然。陰。而。陽。亦。非。循。常。度。者。也。不。得。謂。之。充。格。但。傷。寒。則。有。外。感。陰。邪。相。雜。雜。病。則。無。換。陰。邪。者。自。宜。外。感。之。內。治。好。究。故。內。感。湯。若。用。黃。芪。謂。之。閉。門。逐。賊。無。陰。邪。者。乃。陽。先。起。而。陰。繼。之。故。其。湯。若。用。黃。芪。是。救。焚。救。急。也。故。其。用。黃。芪。其。特。以。因。外。感。情。以。和。陰。使。不。迫。於。陽。仲。景。治。傷。寒。不。用。黃。芪。蓋。實。在。此。其。後。人。止。汗。者。方。如。當。歸。六。黃。湯。黃。芪。延。中。湯。玉。展。風。散。亦。莫。不。做。此。為。法。特。陰。陽。屈。伸。之。理。既。別。佐。使。自。不。同。耳。

愚嘗謂。汗。飲。水。者。相。似。而。實。不。同。故。金。匱。略。分。為。二。篇。蓋。汗。者。液。也。液。者。陰。之。氣。也。飲。者。貯。於。器。中。者。也。水。者。律。攝。四。射。者。也。是。故。水。飲。有。質。而。汗。無。質。然。有。質。者。由。生。而。化。無。質。者。由。化。而。生。化。之。生。者。務。之。其。始。固。有。別。矣。然。汗。病。篇。云。風。溼。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水。氣。篇。云。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水。與。汗。不。伴。防。已。黃。芪。湯。之。治。不。覺。其。差。何。居。上。風。故。水。而。該。上。溼。從。風。而。類。上。為。病。者。不。同。受。病。者。無。以。異。防。已。黃。芪。湯。自。宜。守。中。黃。芪。行。外。防。已。除。病。甘。草。調。劑。其。分。數。調。劑。居。二。守。中。居。三。除。病。居。四。行。外。居。五。

所以然者。土主人身之肌肉屬脾。黃芪與白朮皆脾藥也。用此以自本而行標。用此以標而防本。病正在以。自宜治標者三。治本者二。然但知守而不知戰。則病何由去。此驅病之防已。所以分乎其中矣。若之風溼風水之爲病。動病也。虛靜而芪動。故芪任重。朮任輕。防已黃芪之爲劑。汗劑也。黃芪能行而不能養。故芪之任非特重於朮。且更以薑棗佐之。蓋防已驅逐水溼。水溼勢必下行。下行過之。仍恐土弱。且煩病既在表。不如發之。使近從表出。爲愈也。

風溼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皮水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發熱者。防已茯苓湯主之。以是知黃芪非止汗者。特能行營衛中氣。營衛中氣行。邪氣遂無以留。則汗自止。其何以言之。夫水氣在皮膚中。則從汗出。爲便。今去薑棗與朮。加桂枝茯苓。則不欲其發於汗。欲其發於小便矣。本不汗出。且欲水氣從小便解。而仍用黃芪。何以黃芪爲止汗耶。雖然。兩方雖皆用黃芪。其旨終不同也。防已黃芪湯證。病本向外。則乘勢壯營衛之氣。使水溼從標而解。是用以厚表氣。故分發甲於一方。防已茯苓湯證。病不向外。則通其水道。從本而解。是用以利陰氣。故分數退居茯苓下。與桂枝並防已黃芪湯中。焦之劑。防已茯苓湯下焦之劑。從本從標。猶只在太陽膀胱。此異而同者也。或言四肢屬脾。肌肉亦屬脾。四肢最動。與身重病者。本於脾。治法乃從太陽何也。夫太陽乘寒水之氣。水者剋土。故病見於脾。非脾自病也。脾自病。則防已黃芪湯應朮多於芪。防已茯苓湯不應去朮矣。兩方視芪重而朮輕。以芪行脾之標。朮崇脾之本。是以知風水皮水。乃脾之標病。非脾之本病也。黃芪非能降也。亦非能升也。營衛者。水穀之氣。三焦受氣於水穀。四支稟氣於三焦。營衛微則三焦無氣。四支失養。由是精微不化於上。陰濁獨注於下。金匱云。營氣不通。衛不獨行。營衛俱微。三焦無所御。四支斷絕。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出。脛冷。假令發熱。使爲歷節。若不發熱。腰以上汗出。下無汗。腰腹強痛。如有物在皮中狀。身珍重。小便不利。此爲黃汗。歷節。烏頭湯主之。黃汗。桂枝加黃芪湯主之。兩者病皆在下。並治以黃芪。則似黃芪能降。乃

其汗出並在上體。又似黃芪能升。殊不知黃芪專通營衛二氣。升而後降。降而後升。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升即降之源。降即升之根。凡病營衛不通。上下兩截者。惟此能使之不滯於一偏。此即非升非降之謂也。黃芪非止汗也。亦非發汗也。止汗如所謂營衛和。汗自止是矣。發汗如證黃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脈浮。當以汗解。宜桂枝加黃芪湯。夫脈浮爲病在營衛。既以桂枝湯和營衛矣。又加黃芪者。何蓋桂枝能逐營衛中邪。不能益營衛中氣。能通營衛之流。不能濟營衛之源。病暫者治其流。則已。病緩者必追其源。是故發汗仍有桂枝湯在。其用黃芪。非助發汗也。防已茯苓湯證。曰水氣在皮膚中。桂枝加黃芪湯證。曰如有物在皮中狀是皮膚中病。黃芪皆治之矣。陽明病。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何以不用。按此當辨其病根何在。皮水黃汗。病本在外。脾胃中氣。無所堵塞。若陽明病。係胃家實。是內實外虛。彼用黃芪。是治內虛外實。與此適相反。不可用也。



五味子味酸溫無毒主益氣致逆上氣勞傷虛損不足強陰益男子精冷五臟除風  
生陰中肌一名會及一名去及生齊山山谷天代郡八月採實陰乾（從容爲之使惡  
恭楚勝鳥頭）

五味子不初引亦漫於草木其長六七尺葉光圓似杏葉三四月開黃白花結蓮花狀七月成實紫端作房  
如落葵子大如藥子生青熟紅紫中有核似豬腎以根種者當年即旺若二月種子須六年乃旺（參齊本圖經  
綱目）

劉涓子云五味之皮肉初酸後甘甘中酸多其核光澤後苦少苦多然俱帶鹹味大約五味成其之中酸爲勝  
在火之而生苗於春開花於夏之結實於秋是發於火而成於金也氣香成於金酸味乃勝是肺燥  
於肝也結實於肝因燥熱而苦燥燥乃合肺以發腎是其三陰之氣收之以降陰亦隨之氣依味至腎腎  
年結實者此本經主治所以首益氣即應以升泄上氣也爾所云勞傷補不足益陰益精者何蓋腎者主受五  
臟六腑之精而藏之結水統五臟六腑之氣而主之腎氣散上際於肺而流於心歸於腎蓋以一氣自爲升降者  
然若六淫之精自以爲散之我若夫其氣而不結之則元氣漸在散以日虛虛則元氣還其本源以日結五  
味子能收諸氣入腎入心以爲五臟六腑之精實者而散之於陰陽諸氣大發曰氣結精化而氣又曰精食氣  
氣中則必其氣散而結之之氣散矣曰五味子治法何以舉其然者用之曰得中之陰氣以能降爲主在熱者  
用芩歸手散寒者散寒在寒者散寒少利子散散其陰而收陰在味子之用固是有其用其用邪以轉陽能不  
實於陰之義於其間耶以能回陽中有陰其氣固之氣上而降者也玉字奉曰人知氣調其陽而已然知五運  
所主之氣極本氣變動而分陰陽者也爾所云氣何獨不然故凡治時之病如寒如燥如濕如風如陽中陰降之

本更審病機之所生。其爲外淫爲內傷。或由陽而傷陰。或由陰而傷陽。適其所因以爲治。如陽邪傷陰。此圓的治矣。然陽邪方熾而遽收。不長鋼其邪乎。陰邪傷陽者。此固不宜矣。然陰邪已除。乃陽氣因解散而虛。不當寓收陰於益陽中。使陽有所依乎。是五味子之用。在識其機。審其勢。當其時。又何寒熱之當分矣。

問傷寒論中。凡遇欬。總加五味子乾薑。豈不嫌其表裏無別耶。曰。經云。脾氣散精。上歸於肺。是故欬雖肺病。其源實主於脾。惟脾家所散上歸之精不濟。則肺家通調水道之令不肅。後人治欬。但知潤肺消痰。殊不知潤肺則肺愈不清。消痰則僅能治脾。於留肺者究無益也。乾薑溫脾。肺是治欬之來路。來路清則欬之源絕矣。五味使肺氣下歸於腎。是開欬之去路。去路清則氣肅降矣。合兩物而言。則爲一開一闔。當開而闔。是爲關門逐賊。當闔而開。則恐津液消亡。故小青龍湯。小茈胡湯。真武湯。四逆散之兼欬者。皆用之不嫌其表裏無別也。

五味子所治之證。傷寒僅言欬逆。金匱要略則兼言上氣。如射干麻黃湯之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小青龍加石膏湯之肺脹。欬逆上氣。煩躁而喘也。夫傷寒有傷寒之關鍵。無論其爲太陽少陽少陰。凡欬者均可加入五味子。乾薑。雜證自有雜證之體裁。即欬而脈浮。厚朴麻黃湯主之一語。已通概全。齊大旨。試觀金匱要略中有脈沉而用五味子者否。蓋五味子原只能收陽中之陰氣。餘則皆非所宜。故收陰中之陽氣者。必以附子乾薑收陰氣者。必以地黃阿膠收陽中之陽氣者。必以阻骨牡蠣。傷寒爲陽病則傷陽中之陰氣爲最易。故不必審其脈之爲浮爲沉。如真武湯病之脈必沉無疑也。雜證者或起於陽。或發於陰。則五味子之用。須審脈浮。斷斷不容孟浪。蓋雜證之起於陽者。多灼陰。起於陰者。多消陽。灼陰而更以五味收其陰。則陰遂竭。消陽之陰。更以五味收之。是誠認賊作子矣。故射干麻黃湯。厚朴麻黃湯。桂苓五味甘草湯。諸證。皆爲上焦陽病。皆有停飲。則當執脈浮不渴爲據。而後五味可用。其義見於桂苓五味甘草加乾薑細辛湯下。曰。細辛乾薑爲熱藥。服之當遂渴。渴反止者。爲支飲也。此則與服小青龍湯已渴者。爲寒去欲解。服小茈胡湯已渴者。爲屬陽明。同條共貫。無傷寒雜證之分也已。要

之小者而渴而水必不于氣厚甘麻黃湯證不。氣故。氣不足為用五味。惟脈浮不渴。乃目所在耳。

或曰。子育欬逆上氣而不渴。為用五味子。的據頗似近理。特千金方治消渴。偏有用五味子者。其說遂不可通矣。曰千金方論消渴。其源有四。一曰渴利。後人謂之上消。二曰內消。後人謂之中消。三曰強中。四曰消渴。此二種後人謂之下消。五味子之用。在強中者一方。曰治腎氣不足。消渴小便多。腰痛。增損腎瀝湯。在消渴者二方。曰治虛勞。無不效。骨填煎。曰治虛熱。四肢羸乏。渴熱不止。消渴補虛茯苓散。渴利內消者。絕不用及。亦可以知與治欬逆之在上者。風馬牛不相及矣。夫欬逆在上。當防其有邪有火。若在下之火。正欲其引上焦陽中之陰以相濟。奈何與在上者。視同一例耶。

閱本經五味子。主治而後知古今之治病。大相懸絕也。古人治病。每於實病中求虛。虛病中求實。實病中求虛。如傷寒論所載是也。病機錯雜。邪氣方盛之時。纔見一種虛象。便即人參白朮阿膠地黃。放膽用之。虛病中求實。如金匱要略所載是也。五勞虛極羸瘦。乃主以大黃蠶蟲丸。且美其稱曰緩中補虛。今人治病。則不然。見實治實。見虛治虛。自以為得之矣。而補之。卒不能稱吾意之所出。此無他。未能確切研究於農軒仲景耳。孫真人極深研幾於農軒仲景者也。今以千金方數之。與本經仲景。其符合乃爾。何也。蓋五味子之治欬逆上氣。治欬逆上氣之當益氣者也。其治勞傷羸瘦。治勞傷羸瘦之當補不足者也。故其所列諸方。如治上氣欬逆方。以蘇子麻黃細辛生薑半夏諸溫散之物。恐其不催散陽中之邪。驅陽中之飲。並傷陽中之陰。用五味子以保之矣。治氣上不得臥。神虧方。雜五味子於橘皮生薑紫蘇中。其命意亦同。安食下氣理胸脅。並治客熱人參湯。則人參黃芪甘草大棗。以益氣。當歸芍藥。以和血。溫者如乾薑桂心。半夏。涼者如麥冬。利者如茯苓。下者如枳實。誠恐其補不勝。涼不勝。溫。故用五味子於中。使復不傷。正。溫不劫。津。則補自得。力耳。此不與寧慶大棗瀉肺湯之上氣者異耶。至

補下劑中有治男子風虛勞損兼肺氣方之用五味子。溫補劑中有治內勞少氣寒疝與急腹中噤逆腰痛填骨萬金煎之用五味子。調補劑中有通治百病虛癆羸乏生髓丸之用五味子。鎮攝劑中有補氣賦氣白石黃丸之用五味子。其他如治男子五勞七傷之人參湯。治男子五勞六極之內補散。治諸勞百病之腎氣散。又有治男子五勞七傷八風十二痹方。補丈夫一切病。不能具述。要之治五勞六極七傷虛損。治諸虛勞百損。無比黃散丸。治男子女人虛損勞絕。頭目眩。骨節痠疼。飲食減少。羸瘦百病。大黃散丸者。指不勝屈。莫不各有五味子。可見於大黃散丸之虛勞者。異矣。引而伸之。類類而長之。其廣大乃爾。宜本經可以兩言解之也。

強陰者。人多作益陰解。惟陳修園謂能治陰痿。是益男子精。強陰。謂女子不足於血。男子不足於精。故益男子精。最非是。夫不曰益陰氣。而曰強陰。則為強宗筋無疑。若謂男子之精。猶女子之血。則未聞女子血有特益之物。或曰。然則女子之精。與男子何以異。古人雖未及此。泰西家則言之矣。其略曰。質具之德。一西人稱精曰質。其有二絡。由周身大血絡。吸以歸腎。及舉丸。女人與男子無異。特女子舉丸在腹內。則距腎之最近。故其絡短。男子舉丸垂腹下。則距腎遠。故其絡長。質具者。非吸引血絡之時。即既成而藏之也。蓋吸取歸腎以後所行之絡。皺而曲折。以練成絡。短則益皺。而曲折加甚。故質具易於備辦。其自舉丸以上。以及於陰。則為激發之絡。帶質具至於陰。為傳生之用。女人之陰。絡於內。其形圓大。中空。男子之陰。出於上。其道擠緊。故激發之絡。益有短長。猛怯之殊。質具之體。遂有溫燥緩急之異。此其言未經先哲道。無可質。其是非。第以本經五味子主強陰。益男子精明。其無與於女人。而言則亦有可通者。蓋五味子之鹹。貫於酸。苦甘辛之中。則為自上而下。由肺歸腎。無疑者。既以其皮肉之甘酸鹹。為斂五臟之氣。歸腎。其核遂以苦發之。以辛竄之。甚有常於激發之義。其僅能強陰。益男子精。無與於婦人。以婦人無取乎苦辛激發也。世所常用。壓取酒。或汁者。曰榨。沸水。或火曰煎。榨以長圓木桶。於端鑿一孔。嵌竹管。承之以養。盛其精粕。置桶中。施蓋於上。取可入桶為度。以巨木杠。垂石壓蓋。而擠之。則擠

自竹筍出空存其音矣。說亦用其木為筍為。其中其為籥。一。位於其首者。之一。下承以  
鐵管。自桶底舞環而上。垂及桶口。遂為一別以籥管。接於桶上。漸窄。高倍於桶。而止。其用之也。亦以  
巨木。杠長三倍於桶者。中懸兩柞。正如籥筒之分。柞端纏以布。纜及籥筒之口。而稍粉。滿水於桶。旋淺旋增。杠之  
兩端。數十人持之。將杠一提。則籥筒水滿。隨卽一抑。則竹人筒。水由舞環。激出於上。隨提隨抑。則水下。漉如驟雨。  
且加甚焉。其水之上。撥高者。可及五丈。巖巖。薄壁。幾遇卽傾。由是觀之。實具之體。其始固同。待至擠緊。激發之處。  
所經之途。既殊。則其性。有不能不異者。故千金雜補方。皆益腎者。方凡三十首。用五味者十六方。其男子。女人。並  
提者。無一焉。則西人之言。或亦能得其情矣。

千金用五味子之最難解者。無如吐血。血門之治。噫。止。唾。血。方。膀胱虛。實。門之治。膀胱虛。冷。不。欲。飲。食。而。黑。如。炭。腰  
脇。疼。痛。方。水。腫。門之治。虛。滿。通。身。厥。利。三。焦。通。水。道。發。散。然。亦。可。補。釋。而。得。其。旨。者。也。夫。胃。虛。客。氣。上。逆。則。爲  
噫。噫。非。重。病。也。且。既。止。何。復。唾。血。耶。可。見。其。不。當。止。而。止。矣。夫。非。重。病。又。止。後。復。唾。血。則。噫。已。除。惟。唾。血。現。在。不  
必。以。噫。止。冠。於。唾。血。之。上。矣。窺。其。所。用。方。蓋。方。胃。虛。客。氣。上。逆。之。時。適。值。肺。家。下。降。之。力。正。雄。強。壓。客。氣。使。不。得  
上。上。下。相。爭。則。非。特。傷。氣。兼。且。傷。血。矣。治。噫。止。唾。血。方。卽。厚。朴。麻。黃。湯。去。細。辛。以。生。薑。易。乾。薑。也。彼。治。脈。浮。欲。逆。  
是。肺。脹。而。氣。上。湧。今。治。噫。止。吐。血。是。肺。脹。而。氣。下。墜。上。湧。故。益。細。辛。使。之。透。達。無。餘。下。墜。故。以。生。薑。易。乾。薑。欲。其  
橫。散。不。欲。其。守。中。又。噫。止。唾。血。方。中。有。一。越。婢。半。夏。湯。僅。少。大。棗。甘。草。二。味。越。婢。半。夏。湯。治。肺。脹。之。劑。也。是以。知  
其。病。由。肺。脹。而。起。矣。黑。水。色。也。黑。而。至。於。面。其。勢。既。不。亞。過。賴。在。山。況。如。炭。又。黑。之。乎。其。尚。能。欲。飲。食。耶。雖然。面  
黑。如。炭。不。欲。飲。食。何。以。知。其。爲。膀胱。虛。冷。則。以。腰。脇。疼。痛。故。夫。腰。者。腎。之。都。膀胱。者。腎。之。府。腎。與。膀胱。蓋。所。謂。陰  
陽。表。裏。上。下。雌。雄。相。應。者。也。焉。有。膀胱。病。若。此。腎。之。都。會。不。震。驚。戰。傷。哉。然。腎。因。屬。水。何。以。而。黑。如。炭。腰。脇。疼  
痛。尙。非。腎。病。而。爲。膀胱。病。夫。亦。以。陰。主。氣。假。使。腎。家。水。氣。泛。濫。若。是。則。必。徧。身。浮。腫。四。肢。厥。逆。矣。又。何。能

僅僅不欲飲食。腰脇疼痛。今僅不欲飲食。腰脇疼痛。是以知為膀胱虛冷。水氣騰湧耳。治形者應以實。實則宜溫。宜通。治氣者應以虛。虛則導之。使歸而已。磁石白石。黃連。厚朴。家水氣歸白。此茯苓是導脾家水氣歸。然歸而氣無所行。又必變生別故。故以黃芪使由下焦入衛。福行於一身。猶恐其既歸。歸小便而盡洩也。故以五味子杜仲監之。使當行者。行當留者。留是則病機治法。全以氣常用學。者可以獨無窮之。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故三焦為病。七級膀胱。膀胱不利為癃。不約為遺溺。遺溺通身。膀胱不利之咎也。故利膀胱必利三焦。赤小豆。茯苓。澤瀉。利三焦之藥也。葶藶。大瀉。狼毒。通三焦之藥也。桂心。乾薑。椒目。溫三焦之藥也。人參。甘草。和。三焦之藥也。防風。女鈞。元參。解利三焦之藥也。然有利有通。有溫。有和。有解。利。遂使三焦之氣。往而不返。故必有以措之。而後不當往者能返也。是故五味子攝上焦之藥也。白朮攝中焦之藥也。從容攝下焦之藥也。統三焦之藥。之以治氣。法治血之用。五味子。恐氣搖而血益無所依也。恐收氣者。屈氣之用。五味子。欲其復出於所當行之路也。欲於滯陰中。收陰之用。五味子。懼其傾盡底裏。邪盡而元氣亦隨之盡也。三方皆用五味子。而五味子皆非在寒。然益可見五味子監制成方之妙矣。

**蛇牀子** 味辛 辛 甘 平 無毒 主 婦人陰中腫痛 男子陰痿 溼癢 除痹 氣利關節 癩癧 惡瘡 溫中 下氣 令婦人子 噉熱 男子強陰 久服 輕身好顏色 令人有子 一名蛇粟 一名蛇米 一名虺狀 一名思益 一名緇毒 一名棗棘 一名墻廩 生臨淄川谷及田野 五月採 實陰乾 (惡牡丹巴豆黃母)

蛇牀 三月於下溼地生 莖高三三尺 葉青碎作莖 似高枝 每枝上有花頭百餘 結同一顆如碎米 攢簇似馬芹類 四五月乃開花 白色似繖子狀 子兩片合成黃褐色 有細稜如黍米 至輕虛 (圖經參綱目)

處子難曰蛇與蛇來蛇牀者以蛇屬陰風於其下且喜食之也。蛇性氣寒，獨居隱僻，宜風木善行數變之體用。與蛇牀功用不相合，設非氣性相似，誰得爲其所嗜耶？男子陰痿溼痿，婦人陰中腫痛，正厥陰隱僻之地，氣陷不通所致。蛇牀宜大風力，鼓舞生陽。則前陰疏洩，痼疾自如，並可伸癰癩之氣，逆於臟與關節之壅閉不開，真堪作把捉陰陽之良劑也。

徐洄溪曰：蛇牀生陰溼卑下之地，而芬芳燥烈，不受陰溼之氣，故入於人身，亦能於下焦溼氣所歸之處，逐邪而補正也。

六氣惟溼最塞滯，惟風最迅疾。蛇牀子生陰溼地而得芬芳燥烈之性味，是爲於溼中鍾風化，能於溼中行風化。則向所謂溼者已隨風氣鼓盪而化津化液矣。男子之陰痿溼痿，婦人之陰中腫痛，何能不已耶？至於肌肉中溼化而癢氣除，骨節中溼化而關節利，膚腠中溼化而惡瘡已，皆一以貫之。無事更求他藥也。惟治癰癩一節，則似正病乎風，而更助以風藥者，殊不知風因痰生，人因風病，若變因痰而生之風，如溼中所鍾風化，能鼓盪溼氣，化津化液，則此痰此風，早將變爲飭氣，流行之生氣，尙何癰癩之足慮，以是知化病氣爲生氣，原非臆說也。

茵陳蒿味苦平微寒無毒，主風溼寒熱邪氣，熱結實疸，通身發黃，小便不利，除頭熱，去伏瘕，久服輕身益氣，耐老面白悅。長年白兔食之，仙生泰山及邱陵坡岸上五月及立秋採陰乾。

茵陳二月因膏苗而生，其莖如艾，葉如淡色青蒿而背白，葉歧緊細而扁，九月開細花，黃色，結實大如艾子。

（綱目）  
風溼寒熱邪氣新感者也。熱素有者也。新感之邪爲素有之熱，結成黃疸。此證已所謂因陳矣，故傷寒金匱二書。

藥若無疽不茵蘆菴然梔子葉皮湯證有外熱而無裏熱麻黃連翹赤小豆湯證有裏熱而無外熱小建中湯證小便自利小芫胡湯證腹痛而嘔小半夏湯證小便色不變而嘔桂枝加黃芪湯證脈浮梔子大黃湯證心中懊憹消石礬石散證額上黑目瞤發熱則內外有熱但頭汗出黃蘗而還腹滿小便不利白濁為茵蘆湯證矣第腹滿之治在大黃內熱之治在梔子惟外復有熱但頭汗出小便不利始為因陳的治其所以能治此者豈不為新葉因陳幹而生清芬所以解鬱熱苦寒可以洩停滯耶蓋陳幹本能降熱利水復加以葉之如絲如繩結然於暑溼蒸逼之時先草木而生後草木而服不必能發散而清芳揚溢氣暢不斂則新成者遂不得不解自是汗出不止於頭矣故曰發熱汗出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

**王不留行味苦甘平無毒主金瘡止血逐痛出刺除風痺內塞止心煩暴衄癰疽惡瘡**  
**達乳婦人難產久服輕身耐老增壽生泰山山谷二月八月採**

王不留行多生麥地中苗高一二尺三四月開小花如鏗鈴狀紅白色結實如燈籠草子殼有五稜殼內包一實大如豆實內細子大如蒜子生白熟黑圓如細珠（綱目）

王不留行多生麥地且其成實適與麥熟同時故每雜於麥中凡麥中有此則麩不能純白故須檢去之檢之之法繁露凡令歌側傾麥其上以手撫之則粉粉自下以其形渾圓也凡物之渾圓者皆轉旋極速而不滯王不留行名義大率亦不外此人身則流無滯者血也觀本經別錄取治金瘡血出鼻衄仍治婦人難產可見其能使諸血不旁流逆出其當順流而下者又能使之無所留滯內而隨道外而經脈無不如其則癰疽惡瘡癰乳皆緣血已順流自然輕則解散重則分消矣血流於脈風阻之為風痺內塞血不流暢血中之氣內薄為心煩能治之者亦緣由血分通順故並克取效也仲景用治金瘡義蓋本此後人仿此義用之治淋亦大有見解

升麻味甘苦平微寒無毒主解百毒殺百精老物殃鬼辟瘟疫瘴氣邪氣蠱毒入口皆吐出中惡腹痛時氣毒癘頭痛寒熱風腫諸毒喉痛口疔久服不天輕身長年一名周麻生益州山谷二月八月採根日乾

升麻春生苗高三尺以來葉似麻黃葉並青色四五月著花似粟穗白色六月以後結實黑色根如薔根多巖外紫黑內白緊實者佳（圖經綱目）

中惡腹痛毒之在下者也時氣毒癘頭痛寒熱風腫諸毒毒之在中者也喉痛口瘡毒之在上者也升麻所以能解如許多毒者蓋以其根內白外黑紫葉皆青復花白實黑是為金實水中水從木升仍發越金氣以歸功於暢水也水者何嚴厲之寒氣也金者何收肅之熱氣也以嚴厲之寒包收肅之熱陽欲達而被陰束是所以為毒也使隨木升而暢發焉是即所謂解毒矣觀所臟諸證雖得之不同其源為病不一其狀歸結其旨均熱收於中寒束於外在外者固是病在內者亦未始非病譬如傷寒中風雖亦係外寒內熱然惟外寒是病內熱乃身中陽氣故時氣及頭痛寒熱皆與傷寒中風相近而治此不治彼則可以知之矣

杜桂味辛溫無毒主上氣欬逆結氣喉痺吐吸心痛脅風脅痛溫筋通脈止煩出汗利關節補中益氣久服通神輕身不老生南海山谷

杜桂味辛溫無毒主百病養精神和顏色為諸藥先聘通使久服輕身不老面生光華媚好常如童子生交阯桂林山谷巖崖間無骨正圓如竹立秋採

本經桂有兩種有杜桂有簡桂諸家論之紛如愚謂皆有所未確蓋古人采藥必以其地必按其時決不以非法

之物施用。乃後世專嚶嚶於此。不知古人每以形似名物。按箇大竹也。桂之本根。去心而留皮者象之。今所謂肉桂是也。牡對牝而言。門之軸所藉以開闔者曰門牡。備桂去心而卷似牝。則桂之尖但去麤皮而不去心者。象牡矣。今所謂桂枝是也。仲景書用桂而不云枝者二處。一桂枝加桂湯。一理中丸。去朮加桂。一主臍下悸。一主臍下築。皆在下之病。東垣曰。氣之薄者。桂枝也。氣之厚者。桂肉也。氣薄則發泄。桂枝上行而發表。氣厚則發熱。桂肉下行而補腎。此天地親上親下之道也。劉潛江曰。親下者趨陰也。以消陰翳而發陽光。親上者歸陽也。以達陽壅而行陰化。又曰。氣之厚者親下。即走裏而入陰分。凡在裏之陰滯而陽不足者。皆可治也。氣之薄者親上。即走表而入陽分。凡在表之陽壅而陰不和者。皆可治也。則桂枝桂肉之用。豈不彰明較著哉。

凡藥須究其體用。桂枝色赤。條理縱橫。宛如經脈系絡。色赤屬心。縱橫通脈絡。故能利關節。溫經通脈。此其體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味厚則泄。氣厚則發熱。辛以散結。甘可補虛。故能調和腠理。下氣散逆。止痛除煩。此其用也。蓋其用之之道有六。曰和營。曰通陽。曰利水。曰下氣。曰行瘀。曰補中。其功之最大。施之最廣。無如桂枝湯。則和營其首功也。夫風傷於外。理遏衛氣。衛中之陽與奔逆相逐。不得不就近曳營氣為助。是以營氣弱。衛氣強。當此之時。又安能不調和營氣。使散陽氣之鬱遏。通邪氣之相迷耶。桂枝湯。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二越婢一湯。桂枝加芍藥湯。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桂枝加附子湯。桂枝去芍藥湯。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葛根湯。葛根加半夏湯。麻黃湯。大青龙湯。小青龙湯。桂枝新加湯。芫胡桂枝湯。芫胡桂枝乾薑湯。桂枝人參湯。桂枝附子湯。甘草附子湯。桂枝加芍藥湯。當歸四逆湯。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半夏散及湯。瓜蒌桂枝湯。麻黃加朮湯。侯氏黑散。風引湯。古今錄驗續命湯。白虎加桂湯。黃芪桂枝五物湯。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葦蕪丸。小青龙加石膏湯。千金桂枝去芍藥加卓萎湯。厚朴七物湯。黃芪芍藥桂枝酒湯。桂枝加黃芪湯。外臺黃芩湯。竹葉湯。小芫胡去人參加

桂湯。心爲乘陽之主。體陰用陽。其陽之依陰。如魚之附水。其陰之依陽。如鳥之附木。若人之心。不爲位之  
 乃不飛越。故凡有風寒。汗之下之火之。或不得法。則爲倖爲煩。爲又手。心爲起臥不安。於是。以桂枝引其歸路。  
 而率龍骨牡蠣介屬潛之也。桂枝甘草湯。芫胡加龍骨牡蠣湯。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散。連湯。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炙甘草湯。防己地黃湯。桂枝芍藥知母湯。四逆散。水者火之對。水不行。由  
 於火不化。是故飲入於胃。由脾肺升而降於三焦。膀胱不升者。心之火用不宜也。不降者。三焦膀胱之火用不重  
 也。桂枝能於陰中宜陽。故水道不利。爲癰非一。或當滲利。或當澀利。或當燥燥。或當決寒。惟決寒者不用桂枝。餘  
 則多藉其宜化。有汗出則病愈者。有小便利則病愈者。皆桂枝導引之功也。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茯苓桂  
 枝白朮甘草湯。五苓散。茯苓甘草湯。木防己湯。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消湯。防己茯苓湯。茵陳  
 五苓散。茯苓澤瀉湯。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桂枝加桂湯。理中丸。若夫亦能入血。辛能散結。氣  
 分之結散。則當降者自降。桃核承氣湯。烏梅丸。澤漆湯。桂枝生薑枳實湯。烏頭桂枝湯。桂枝五味  
 甘草湯。蜘蛛散。竹皮大丸。枳實薤白桂枝湯。四逆散。防己黃芪湯。桂枝五味甘草湯。桂枝五味  
 辛湯。血分之結散。則當行者自行。皆自然而然。非可勉強者。鱉甲煎丸。桂枝芍藥湯。土瓜根散。  
 更補中一節。尤屬難精妙。而功廣博。蓋凡中氣之虛。有自饒而成者。有爲他藥剋制而成者。自饒者。參朮芪草所  
 主。非桂枝可施。惟土爲木困。因氣弱而血滯。因血滯而氣愈弱。者必通血而氣始調。氣既調而脈能旺。小建中  
 湯。黃連湯。黃芪建中湯。桂枝薑棗麻辛附子湯。千金內補當歸建中湯。此其所由。又非直一補氣可  
 概也。

愚謂。古人用藥之意。於加減。固尤爲親切。今計兩書中。除桂枝加桂湯。理中丸。已具論外。其餘小芫胡以不獨  
 外。有微熱加。四逆散以悍加。防己黃芪湯以上氣加。其和營通陽下氣之功。已顯然無可疑矣。若夫服桂枝湯。或

下之仍顯項強。奮發熱。無汗。心下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湯去芍。加茯苓白朮湯上之。服桂枝湯五味甘草湯後。沖氣低。反更欬。胸滿者。桂枝湯去芍。加杏仁。乾薑以治其欬。滿二條。前一條。老遵明。未能。而六之後一條。沖氣低。亦去之。彭為。解。殊不。能。者。滿。與。兩。條。皆。有。胸。滿。也。且。病。之。互。相。牽。屬。者。必。并。力。解。其。一。而。則。所。留。一。面。自。能。所。依。不。能。為。六。也。其。條。之。是。也。水。飲。也。是。水。飲。為。邪。之。根。故。去。其。飲。邪。遂。無。所。容。後。條。之。上。氣。也。支。飲。也。是。上。氣。由。支。飲。而。發。故。但。宜。其。飲。上。氣。可。不。論。矣。可。見。治。病。用。藥。貴。子。審。其。前。後。緩。急。經。服。何。劑。不。得。執。一。藥。之。氣。味。功。能。而。遂。用。之。若。二。病。者。非。忌。桂。枝。實。用。桂。枝。後。縱。其。不。得。更。用。故。不。用。也。

或問桂枝與白虎。寒熱天淵。安可兼用。且論中詳諱以表不解。禁用白虎。既可兼用。則何不如此。而必待表解。邪曰表不解。不可與白虎。條。上文言脈浮發熱。無汗。乃麻黃證。非特不得用白虎。且不得用桂枝矣。白虎證者。脈大也。汗出也。煩渴欲飲水也。三者不兼。即非是。今云其脈即平身無寒。但熱時。或言非白虎證。亦未必可用桂枝。特既與白虎。則三者必具。再加骨節疼痛之表。則無寒不得用。此胡有汗不得用麻黃。熱證多又不得用附子。不用桂枝和營通絡。而難用哉。且古人於病有分部。非如後世多以陰陽五行生剋為言。傷寒。傷寒用藥之例。溫證有溫證用藥之例。蓋傷寒。白表入裏。故有一毫未入。則有一毫未化之寒。即不可與全入者。並論。溫證。自內出外。裏既全熱。但有骨節疼痛。一種表證。即不得全認為熱。而單用白虎。則兼用桂枝。使之盡化。又何不可耶。是白虎加桂枝湯之用桂枝。不過和營。並無甚深妙義也。

水氣不化之因甚多。利水之物亦甚多。當審其何因。觀其所用何藥。而後藥之功能可見也。統觀兩書中。凡確有湯。茵陳蒿湯。梔子豉皮湯。真武湯。澤瀉湯。己椒藶黃丸。小半夏加茯苓湯。十棗湯。栝蒌瞿麥丸。蒲灰散。滑石白魚散。茯苓戎鹽湯。葵子茯苓湯。大黃甘遂湯等方。莫不利水者。不用桂枝。則或由熱阻。或由血阻。故也。桂枝之利水。乃水為寒結而不化。故用以化之。使率利水之劑以下降耳。是故水氣不行。用桂枝者。多兼表證。如五苓散。茯苓

苓甘草湯等是也。及桂枝湯加桂湯等。桂枝湯甘草芍藥湯等是也。上第一苓桂朮湯本防已湯等是也。振（苓桂朮湯防已茯苓湯等是也）等候。不如是概不足與也。以是知用桂枝者仍用其和營通陽下氣非用其利水也。

攻療之方。不皆用桂枝。淺言之則云療因寒阻則用。因熱阻則不用。殊不知有不然者。觀傷寒攻療僅三方。除抵當湯抵當丸。品味相同外。其一則桃仁承氣湯也。桃仁承氣湯證。諄諄以表證未罷爲不可用。抵當湯。反有表證仍在之文。則可知因寒而用。爲不然矣。夫抵當湯丸似峻而實不峻。桃仁承氣似不峻而實峻。何者。水蛭蠱蟲。究爲血肉之品。較之芒消桂枝。反有去邪不傷正之能。故金匱要略諸方。凡瘀血之涉於虛者。皆不用桂枝。如大黃蠱蟲丸。下瘀血湯。可驗也。其桂枝茯苓丸之有癥。溫經湯之因瘀生熱。皆非虛證。蓋惟之餘。故能成形。且生火也。桃仁承氣證云。血自下。下者愈。桂枝茯苓丸證云。妊娠血不止者。癥不去也。土瓜根散證云。少腹滿痛。經一月再見。以此知非特血盛乃能結。惟其血盛。乃能既結而仍行。此桂枝專破血。雖行而結自若者也。

或問酒客不喜甘。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則嘔吐者。不可用桂枝湯矣。又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又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乃五苓散證。烏梅丸證。桂枝芍藥知母湯證。茯苓澤瀉湯證。皆有嘔吐。皆用桂枝何故。夫用藥當審病之大端。大端當用。則不得顧小小禁忌。猶之大端不當用。不得以小小利益。濫用之也。大端不當用。如前之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證。桂枝五味甘草去桂加乾薑細辛湯證。不以桂枝和營下氣之能。牽掣宜飲專登之力是也。大端當用。如桂枝湯證。桂枝芍藥知母湯證。不當因其鼻鳴乾嘔。溫溫欲吐。而忘其和營通經之大力是也。若夫位居佐使。則自有主持是方者。爲之藥其暇而用其長。此烏梅丸所以用桂枝也。五苓散證。茯苓澤瀉湯證亦然。二方淡滲多而甘緩少。又豈能使吐膿血哉。且金匱要略嘔吐篇。已發凡起例於前矣。曰先嘔卻渴者。此爲欲解。先渴卻嘔者。爲水停心下。嘔家本渴。若有支飲。則得溫藥反不渴。於此見藥隨時用。雖不可犯。

其所忌。不可守禁忌而失事機。又不可不明君臣佐使間有去短從長之妙矣。

柏實味甘平無毒主驚悸安五臟益氣除風溼痹療恍惚虛損吸吸歷節腰中重痛益血止汗久服令人潤澤美色耳目聰明不飢不老輕身延年生秦山山谷柏葉尤良柏葉味苦微溫無毒主吐血衄血崩血崩中赤白輕身益氣令人耐寒暑去溼痺止飢四時各依方面採陰乾（杜蠟桂瓜子爲之使畏菊花羊躑諸石及麩麩）

柏爲百木之長其樹鬱直其皮薄其質膩三月開花其花稠瑛八月結子其實成球狀如小鈴霜後四裂中有數子大如麥粒芬香可愛其葉扁圓尖銳不一然皆西指（秦國經綱目）

劉涓子云凡木皆向陽柏獨西指是木氣與金氣媾夫金木者生成之終始木稟春生金稟秋成人之肝肺應之肝合乎肺而化則陰生而血之化源格於是陰降陽隨所謂金之降不窮則木之升亦不窮也肺合乎肝而化則陽生而氣之化源格於是陽升陰隨所謂木之升下窮則金之降亦不窮也其升降有窮皆由於不相合以爲化耳柏之爲物陽合陰而化陰由化而生於是陰自降陽自隨其功不同於苦寒之直折故於逆順之血類能治之然其實與藥主治又有不同何也夫藥之四時不易者木已化於金爲收降之氣故味苦而性燥至實之花於春成於秋雖東金氣亦厚於木之生氣係爲養僅合於金而未化於金爲沖和之氣故味甘而性潤苦燥者象火甘潤者象水甘潤即享於苦燥之中所謂血源於水而成於火血源於水而成於火正藉金以爲用也惟木能融於金而後金能和於火俾真水之液因鼓燭以化血爲於是養聚益心血諸藥遂無違此者是即別錄所謂益血而本經定驚悸安五臟諸功皆於是矣抑即繼之以益氣者何蓋心雖也中之血既益則外之氣自充心氣充肺乃得貫心脈而行呼吸此所謂益氣也肝和於肺而心血生肝即合於肺之陰輸血以歸血海肺和於心而心氣

吸藥中重者也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觀於磁之引鐵拍之西指其氣固然有非人力所能強者攝其故則曰磁為鐵母則拍之西指獨不似子之向母乎西為金方人之身則金者肺肺則主朝百脈行治節者也凡血得歸源自不溢為吐衄

與利拍集之治吐血衄血利脈蓋欲血受肺之節制分布諸經俾不溢耳故金匱於拍葉滿著吐血不止句以見血之不歸源也雖然煩喘氣火之向心肺也乃竹皮丸丸主婦人乳後中虛煩喘逆者以此而加拍實拍實非結於拍葉聞者耶何以拍葉能合血內指拍實又能蒸氣西指也曰是誠有故焉夫實之於葉射葉之於西氣之與血射葉之與實也請試以人喻人之向母本無時或已迨有子其心遂有所分注拍之實始而色青久而色金黃則乃木與金相煉而生者也氣之與血亦互相比此相半婦人乳後中虛煩喘逆則血虛而氣亂四射矣射於心則煩射於肺則喘治之以拍實者掩其西指之氣使其深潤而化血耳然則拍葉以何定為入血耶夫縱橫縱而而不比逆經練有緒而不紊亂任虛何所而終向肺則非經絡而何經絡中之所有又非血而何是拍葉之治血脈會其意兼取其平本惟其實三月已開花延至八月乃結則又有可深思者蓋凡花者木之精神具沛發榮於外者也實者氣之凝結纏繞於內者也八月為金氣昌沛之時木氣已榮者感之乃得煉而成實故其為用或在金木不燥之候其性又潤金木燥而生潤則亦惟血耳血之元既調氣自流轉受益五臟各得安和病發驚駭者其本在肝以血不歸肺也風燥深者入皮肉筋骨必其間血脈氣機不咸血脈氣機成則凡善於陰者必出陽善於陽者必出表是以他風淫寒治之有何不解散者哉

茯苓味甘平無毒主胸脅逆氣憂鬱邪惡悸心下結痛寒熱煩滿欬逆口焦舌乾利小便止消渴好睡大腹淋瀝腸中痰水水腫淋結開胸府調臟氣伐腎邪長陰益氣力

保神守中久服安魂養神不飢延年一名茯菟其有抱根者名伏神伏神不主辟不祥  
 療風眩風虛五勞口乾止驚悸多悲怒者忘開心益智安魂魄養精神生泰山山谷大  
 松下二月八月採陰乾（燕蘭爲之使得甘草防風芍藥紫石英麥冬其療五臟惡  
 白截畏牡蒙地榆雄黃秦光龜甲）

茯苓出於樹根下在土底作塊大者至數斤似人形及龜鳥者佳皮黑肉有赤白等色如黃草花實或云是多年  
 於樹流人土中變成或云假松氣於本根上至今人誤法山中古松入爲人斬伐其枯折樣積不生長葉者爲伏  
 苓據見之即於四面丈餘地內以鐵頭鏟刺地如有茯苓則雖固不可拔於是掘土取之其極大者茯苓亦大皆  
 自作塊不附著根上其抱根而生者爲伏神然則假氣而生者其說勝矣（圖經）

劉涓子云茯苓本古松靈氣滲結成形虛子孫謂其精美不發於枝葉故旋生氣吸伏於踵一若真人之息則俱  
 視爲利澤殆有未然蓋松之凌冬不彫非以其稟真陽之性耶乃其氣入土久而積伏者是其實成於陰氣變於  
 陽也陶隱居曰性無妨地理地中三十年積色理無異不可見其堅貞哉第淡滲之物俱先上行而後下降其說  
 雖非始於李瀕湖也前乎此者有謂味淡爲天之陽陽當上行氣薄爲陽中之陰陰主下降後乎此者有謂參天  
 之陽迴返而團結於陰其義爲陽有餘而下遠於陰故其氣專專則從清陽以化濁陰又爲陽有餘而下合於陰  
 故其氣和和則引至陰以歸至陽其說皆精確不磨可證瀕湖不妄矣且甘先入脾淡主養胃是其功在中土而  
 升清陽就其升陽即以爲濁濁之用故在上焦而益氣同驅痰在下焦而同導水同健脾胃不以其爲升即升  
 致降固未可徒以下瀉視之此本經主胸膈逆氣心下積痛寒熱煩滿欬逆之義也至其主憂驚邪恐悸非治  
 心平主口乾舌焦利小便非治腎平則但謂其升清降濁似尙未盡悉其物之理與其治之能者夫清濁本之陰

陰陽非於水火。水火之升降。心內陰外陽。而位於腎內陽外陰。而位於心。茯苓之用。此因陰中吸陽以歸陰。又能於陽中引陰以歸陽。是故在上者陰宅陽宅。則火有所主。而下交於水中之火。自從地氣而蒸騰。在下者陽宅陰宅。則水有所主。而上交於火。火外之水。自從天氣而發育。是所謂神足則氣充。氣充而精盈。精盈而氣固。靈志驚邪。恐悸口乾舌焦。又何自爲患哉。故其升降降濁。特從陽吸陰。由陰歸陽之餘事耳。至若伏神人士較淺。故止能入心。以得陽厚。得陽中之陰不厚也。

大凡物之生。必陰陽相抱。若茯苓則水土之陰交於正陽而生者也。其攝於陽。則有氣無質。其鍾於陰。則有質無氣。故能於無形中煉有形。有形中吸無形。無形中煉有形。則上焦之以氣化陰也。有形中吸無形。則下焦之從陰引陽也。上焦之氣能化陰。則所謂浮淺去而清光來。結者自開。逆者自降矣。下焦之陰能引陽。則所謂字泰定而天光發。焦者自蘇。乾者自澤矣。雖樞決氣篇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展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爲氣。於此見若燥者燥。若霜凝者凝。兩皆非氣之正。故夫氣以潤而行。水以氣而運。水停即氣阻。氣阻則水淤。茯苓者。純以氣爲用。故其消滅以水爲事。觀於仲景書。其顯然可識者。如隨氣之阻而宣水（茯苓甘草湯）隨水之淤而化氣（五苓散）氣以水而逆。則冠以導水而下。氣隨之（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水以氣而湧。則首以下氣而導水爲佐（桂枝五味甘草及諸加減湯）水與氣並湧於上。則從旁洩而虛傷無過（茯苓杏仁甘草湯）茯苓戎鹽湯）茯苓澤瀉湯）氣與水偕溢於外。則從內挽而防脫其陽（防己茯苓湯）氣外耗則水內迫。故爲君於膀胱之劑（茯苓四逆湯）氣下阻則水中停。故見功於妊娠之劑（桂枝茯苓丸）妻子伏苓散）凡此皆起陰以從陽。布陽以化陰。使清者條洩。濁者自然退藏。或從下行。或從外透。是用茯苓之旨。在補不在洩。茯苓之用。在洩不在補矣。

四逆散證。小便不利者。加茯苓。理中丸證。悸者。加茯苓。夫水不下行。則必上壅。原屬一貫。茯苓色白象肺。綠水十

之陰。吸陽氣而成。故其治為自上及下。直濟其源。非開導而使之洩也。然則小此胡湯證。心下悸。小便不利。黃芩加茯苓。小青龍湯證。小便不利。少腹滿者。去麻黃。加茯苓。其去黃芩何耶。其去麻黃又何耶。黃芩本治因熱生瀉。麻黃亦治因水阻氣滯。氣也。水質也。以瀉而能便。心下悸。小便不利。則有形矣。又豈得以黃芩治之。易以茯苓直下其已化之水。非迫瀉其未化以前溼熱也。麻黃治水。就其在。上。橫開。以驅之。令水滿於少腹。自當破其在下。引停滯水氣。並從小便而出。是皆因勢而導之。其雖然。諸證自有本源。水氣特且條目。其惟真武湯證。則以水氣為正病。乃曰小便利者去茯苓。設小便利。尚有水氣為病者。設蓋真武證。正病固係水氣。但水氣之所發。不止在直道中。觀其內自腹外及四肢。上為嘔。則小便不利者。亦其未病。其是證。正病在坎中之陽。不能鑽竅水氣。非水道不利致病也。若仍用茯苓。助於橫溢。上逆者。無以足。以耗直道之津液。故去之。此以是推之。茯苓之化氣導水。止能在直道中矣。然則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病似不惟在中道。非茯苓主治也。胡為一主以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一主以木防己去石升。加茯苓芒消湯。此病固不惟在中道。病之根。卻據於中道。致使應證之方。宜效而不效。故即就其原治之方。增入披根之物。根安。既動。枝葉自搖也。

用茯苓方。桂苓五味。桂加薑辛。半夏湯。腎氣丸。栝蒌薤白。皆治渴。小半夏。加茯苓湯。豬苓散。茯苓澤瀉湯。五苓散。豬苓湯。皆治渴而兼嘔。正合本經所謂口焦舌乾。利小便矣。乃茯苓甘草湯。乾甘草朮湯。則指明不渴。乃服何物。夫水與飲本係兩端。其大本大源處。仲景未嘗不分之極。屬如痰飲水氣之不同篇是也。豈支流之所及。則仲景每混稱之。如痰飲篇之水。在心。水在肺是也。蓋能排臟腑肌膈之謂水。懸於一處。客於一隅。之謂飲。水是已化之飲。飲是未化之水。茯苓能化。故能治飲。非以治水。而飲之所存。或留於中。或據於外。留於中者。能渴能嘔。據於外者。不能渴。不能嘔。茯苓之行直道。則治留於中者。故兼嘔兼渴者。皆錄焉。他若雖在直道。而不在中。如厥

而心下悸則病在上不在中矣。眩以下為病。胸中如盤五千錢則病在下不在中矣。所以然者水在。原足以謂  
眩。水在下原無妨於中焦轉化。惟其有時在中。礙脾之轉。斯得錫肺之化。不能轉不得化。於何而不渴。渴則引  
水自救。水溢而化機仍窒。於何能不嘔。嘔則渴本足證所波及。非茯苓所的主也。若夫本經所謂日晡五乾。則當  
於諸補益方參之。如腎氣丸治男子消渴。小便反多。是用桂附熱藥下焦直行不化之水。使茯苓守於中以化之  
也。如韓泰仁湯治虛煩不得眠。是用知母益下焦之水。使杏仁啓而上之。亦使茯苓守於中以化之也。試觀茯苓  
四逆湯。附子湯。未嘗有水。亦並無渴。其用茯苓。又可以為疑乎。夫二湯所主之候。皆係陰藥陽微。故振其陽可愈。  
然徒振其陽。恐致求直反曲。陽雖轉而陰液消亡。故用茯苓以轉陽綱而化陰。又恐茯苓不足獨當其任。故益以  
人參於陰中。化津者為之。賤於此見。茯苓不特能使陰隨陽化。並能使陽藥不至相陰。陰藥不至抑陽。其轉旋之  
妙。有非他物所能並者。

卒嘔吐。心下痞。胸間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眩能止嘔吐。又能開痞滿。而欲其行水。則恐非所擅也。  
能行水而止眩悸者。其惟茯苓乎。茯苓桂枝甘湯。於子茯苓散。皆以茯苓治眩。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茯苓甘草  
湯。理中丸。皆以茯苓治悸。即太陽病發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墜地者。其武湯主  
之。方中茯苓之任亦甚重。宜茯苓為眩悸之主劑矣。乃桂枝甘草湯。小建中湯。炙甘草湯。四逆散之治悸。皆賴桂  
枝。半夏麻黃丸之治悸。又賴半夏何哉。夫悸之用桂枝與用茯苓。有心中心下之分。其說見於結胸。其用半夏與  
用茯苓。又有胸間膈下之異。其說見於半夏。惟其治眩。則澤瀉湯之因心下支飲而冒眩。葵子茯苓散之妊娠水  
氣身重。小便不利。漉漉惡寒。起即頭眩。兩者均係水氣。一仗澤瀉。一仗茯苓。其義自靡有別。然身重小便不利。自  
當屬之心下。有支飲。自當屬之上。則茯苓澤瀉之治眩。又顯係上卜之別矣。於此見悸與眩之別。極在心已下  
者。皆為茯苓所宜。又可證茯苓之性。為由脾及肺。而本經於憂恐驚邪恐悸之下。著心下結痛一語。非無故矣。

實脈衝氣盡水氣之所為耶。則不可為不用茯苓者解矣。實脈衝氣非水氣之所為耶。則不可為用茯苓者解矣。或曰：實脈衝氣即別錄所謂腎邪者也。腎邪之動有挾水者。有不挾水者。挾水者用茯苓。不挾水者不用茯苓。此言是也。而嫌未推其所以然之故。發汗後其人脈下悸者。欲作實脈。茯苓枝甘草大棗湯主之。此用茯苓者也。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實脈。與桂枝加桂湯。此不用茯苓者也。發汗後動水。燒鍼後不動水。其所以然安在。夫發汗動水。難經四十九難所謂腎主五液。人心為汗者也。燒鍼不動水。金匱要略所謂從驚恐得之者也。病者洩心。故茯苓不可用。桂枝不可用。靈樞五色篇曰：腎寒心。心先病。腎為應是也。若夫衝氣。則所謂傷寒者。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發汗則動經。身為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青龍湯下之。多哕。口噤。脈沉。尺脈微。手足厥逆。氣從少腹上衝胸咽。手足厥。其面翕熱如醉狀。因復下流。股小便難。時復自汗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其氣衝。亦俱用茯苓桂枝。第在吐後下後。則因中虛。致水氣上逆。故需此之堵。即汗後。則水氣先動。衝氣隨之。故需五味之降。攝然病終由腎。則證證加減。祇可去桂枝。不可去茯苓。而兩證之標。其所以用茯苓者。仍不離乎悸眩。是悸眩究係用茯苓之用。且矣。

非水飲用茯苓。其亦非輕者。尤不可不察也。夫茯苓之用。在氣水轉化之矣。故補劑中用之。使脾交於肺。葶藶丸。風劑中用之。使陰從陽化。侯氏黑散。上焦用之。則化陽歸陰。酸棗仁湯。下焦用之。則從陰引陽。

（腎氣丸）警諸邪傳之遞接。遞往之解。非是不足以濟道路之窮。聯遠近之跡也。其顯然可異者。尚有在上。有氣在下。主血之能。以胸痹。胸中氣塞。短氣。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曰：婦人咽中如有炙糖。半夏厚朴湯主之。兩者脾氣俱已上行。而肺為之阻。一則礙其直道。故升降不斂。一則礙其橫絡。故呼吸不利。病異方異。用意並異。茯苓之轉升為降。則曰：婦人宿有癥瘕。經斷未及三月。得漏下不止。胎動在臍上。桂枝茯苓丸主之。曰：婦人懷妊。腹中疝痛。當歸芍藥散主之。兩者心肺俱已下行。而肝為之阻。一則滯氣凝血。隔胎元之吸引。故當停反補。

則流痰宿飲混差胎之陰血故雖動不瀉然其毒之固阻爲難而又無不同其在胃之功則所謂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在胃之功則所謂水精四布五經流注行絡通治者其功實附於治水而人身之經絡惟氣血爲之運行血自

有營氣之流轉氣則賴津液以行故也

酸棗味酸平無毒主心腹寒熱邪結氣聚四肢酸疼溼痺煩心不得眠臍上下痛血轉久洩虛汗煩渴補中益肝氣堅筋骨助陰氣令人肥健久服安五臟輕身延年生河東川澤八月採實陰乾四十日成（惡防己）

酸棗即棘也。生坡坂城隍則小。生平地則易大。小者名棘多刺。大則刺少。其木高及三尺。便開花結子。大者至數丈。徑圍一二尺。木心赤色。理極堅細。皮亦細韌。交似蛇鱗。莖葉俱青。花似棗。八月結實。圓小而味酸。核微圓。仁稍長而扁。（參圖經拾遺）

古來於大棗酸棗棘刺棗仁紛紛聚訟。或以爲酸棗即大棗之酸者。或以爲酸棗亦大木。或以爲酸棗能醒睡。或以爲酸棗仁治不眠。殊不知皆是也。而皆非也。夫喬生曰。棗生曰棘。是一類二種。設使棗生亦不得不爲棘。棘即養而大之。終不得爲棗。如橘年久則葉生刺而變爲枳。不開根得培植。亦可變爲橘。物類之性固如是耳。試以本經大棗主治與酸棗主治較之。惟其喬生則氣生厚。惟其叢生遂氣力薄。厚則甘薄則酸。陰陽應象大論云。辛甘爲陽。酸苦爲陰。又曰。味薄則泄。厚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故大棗主心腹邪氣。是提其中而使之外。酸棗主心腹寒熱邪結氣聚。是疏其中而導之外。泄大棗主四肢重。是助其無氣。使其轉接之間。阻礙不生。酸棗主四肢攣痺。是鼓其無氣。使其轉接之間。留滯解散。惟其力厚。則既助十二經之行。仍能他氣內轉。故復補少氣。少津液。身中不足。力薄則鼓其無氣。使外遂。遂不能復歸。故衛氣行於陽。不得入於陰。此胸臆居謂也。

之能醒睡不為無故矣。由此觀之。本經酸棗主治。是酸棗之功能。非酸棗仁之功能。酸棗仁自能醒睡。酸棗仁自治不眠。故本經於酸棗氣味上。並不著仁字。而隱居亦不言嗽其仁。可見別錄主治。乃酸棗仁之主治。即其味甘而不酸可證也。杏為心果。其仁入肺而宣氣。桃為肺果。其仁入肝而宣血。則酸棗為脾果。其仁入腎而宣水。決矣。雖然。棗仁用酸棗之仁。不用大棗之仁。何也。蓋大棗補而仁則洩。酸棗洩而仁則補。別錄云。陳棗核中仁味苦。燔之主腹疝邪氣。酸棗仁則甘。以是酸棗仁之用。廣於大棗仁矣。煩心不得睡。水不上濟於心也。脾上下痛。水不宜而傳於所治也。血轉久洩者。肝無所藉而不藏。虛汗煩渴者。心無所資而不潤。水氣能涌。木得潤而筋骨遂堅。筋骨堅而陰氣有所守。陰氣有所守。則陽亦充於外。而肌肉豐氣力優矣。

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虛煩不得眠。酸棗仁湯主之。同是心煩。同是不寐。兩方無一味之同。豈不得臥不得眠。有異耶。抑心中煩與虛煩固不同耶。夫寐謚也。靜謚無聲也。釋名。眠猶眠也。後漢書馮衍傳注。玉篇。眠。眠同。混也。混混無知也。釋名。臥猶息也。後漢書隗囂傳注。僦也。廣雅釋詁。是寐者能臥而未必安。眠者且能熟寐而無知。不得臥。則或起或寤。並不能安於牀席矣。於此見虛煩不得眠。雖亦靜謚。但時多擾亂也。心中煩。不得臥。則常多擾亂。且不得靜謚矣。夫寐係心與腎相交。能靜謚而時多擾亂。乃腎之陰不繼。不能常濟於心。常多擾亂。而不得靜謚。乃邪火熾盛。縱有腎陰相濟。不給其熾。況一為傷寒。本係急疾之病。且少陰病。僅在二三日以上。其急疾抑又可想。一為虛勞。則本緩病。虛謚。故其治法。湯火滋陰。相去霄壤。一以阿膠雞子黃安心定血。而外並主以苦燥之芩連。開陰之芍藥。一以酸棗仁茯苓。水上游。而外更益以甘潤之知母。開陽之芍藥。豈可同日語哉。故後世用酸棗仁諸方。始終只治不睡。並無他歧相攝。乃立異者。或以為生用能醒睡。是奉合陶隱居之說。以簡要濟衆。一方為據。不知其方用酸棗仁止一兩。用蠟茶至二兩。且以生薑汁塗炙。是以茶醒睡。用酸棗仁為反佐。若據此為醒睡之典。則麻黃湯中有治中風自汗之桂枝。亦可謂為止汗耶。或以為酸棗仁

治不寐乃治邪結氣聚之不眠。其本經之文。且謂未有散邪結氣聚之物。而能安寢者。不思仲景用酸棗仁湯。明明苦虛勞虛煩不得眠之語。虛煩不得眠。猶可目為邪結氣聚耶。虛勞亦豈邪結氣聚可成者耶。縱邪結氣聚亦可成虛勞。則此不得眠。且將與梔子豉湯證相比矣。若謂衛氣不得歸臟。又與半夏秫米湯相比矣。仲景又何別用酸棗仁湯為哉。

**藥木味苦寒無毒主五臟腸胃中結熱實疽腸痔止洩痢女子漏下赤白陰傷蝕瘡療驚氣在皮間肌膚熱赤起日熱赤痛口瘡久服通神一名檀桓生漢中山谷及永昌**

(惡乾漆)

藥樹高數丈。葉似吳茱萸。亦如紫椴。經冬不彫。皮外白裏深黃色。緊而厚至二三分。其根結塊如松下茯苓。(蜀本圖經)

凡草木之根成球結塊者。其氣必向下。縱苦寒而不洩。凡物之苦寒不洩者。其性必燥。能搜剔隱伏之熱。藥木根結如茯苓。皮色鮮黃。味苦氣寒性燥。故其為治。能便在內之伏熱解。而肌肉九竅之病盡除。第本經主治所謂五臟腸胃中結熱者。當作五臟之熱結於腸胃中解。若謂五臟腸胃中結熱。獨能治之。則藥之功。似宜更廣。所治之證。必不若是之狹矣。惟其所主腸痔洩利女子漏下赤白陰傷蝕瘡。均係九竅。斯不可謂九竅不和。乃腸胃之所生病耶。劉潛江云。腎之陰氣不足。則熱自結於胃。胃熱結熱。則溼土之陰氣。無從施化。而還病於溼。此由腎及胃之徵。率是誰之。則腸胃因五臟熱結而病於溼。熱者不少矣。惟獨在腎。況腸痔洩利女子漏下赤白陰傷蝕瘡。何一非挾溼為病。不僅是熱耶。特本經所主腎下竅之病。且俱屬溼。別錄所主則上竅之病。俱不屬溼。何哉。夫溼本下溜。火則上出。溼病於下。與火相合。但火能升。津不能升。故病於九竅之下者。多涉溼。病於九竅之上者。多聯燥。

理固宜然。無足怪也。第五臟之閒。病速心與肝者必雜血。速脾與腎者溼尤劇耳。變之治解溼熱之爲病於腸胃。則其源之自五臟來者能清其流之及九竅者皆能緣其色黃固入胃氣寒能勝熱性燥可已溼也。至驚氣在皮間肌膚熱赤則肝家之氣已入肌肉而化熱。尙未凝津液之流行致化溼也。故尤能治之則氣之來自五臟。至於胃而熱甚生溼爲更可信矣。

或曰子治本經證以仲景大抵欲明藥之所以用也。譬如變皮。仲景以梔子梔皮湯治黃疸。用之於身黃發熱者。則似變皮於黃疸不離發熱以爲治矣。乃大黃消石湯中用之則不必以發熱也。其以白頭翁湯治下利用之於熱利下重者則似變皮於下利亦不離發熱以爲治矣。烏梅丸中亦用之。又不必以發熱矣。又何從確然指其所以哉。予謂黃疸與下利之候甚多。而表裏寒熱錯雜其孰多孰少不可不辨也。凡黃疸之屬寒者不論舉其屬表屬熱者言之則麻黃連軀赤小豆湯證其標見於太陽。小朮胡湯證其標見於少陽。梔子大黃湯茵陳蒿湯大黃消石湯梔子梔皮湯證其標皆見於陽明。陽明者有在經在腑之分。發熱便燥汗出皆經證也。腹滿小便不利皆腑證也。梔子大黃湯證經多而腑少。茵陳蒿湯證有腑而無經。梔子梔皮湯證有經而無腑。大黃消石湯證經少而腑多。試於梔子梔皮湯證以黃疸爲裏。則發熱爲表。於大黃消石湯證以腹滿小便不利爲裏。則汗出爲表。是汗出爲表和則發熱爲裏。而變皮之用正在表裏之間。溼熱聚於肌肉是胃中結熱爲疸者也。下利之所屬尤多。然白頭翁湯烏梅丸證只在厥陰一經。厥陰尤寒熱錯雜之所。則寒與熱之多少尙可循其數以證之也。其厥逆無脈汗出身冷純屬寒者無論若輩煩兼嘔吐大脈數譌語欲飲水則屬熱矣。試以脈大脈數煩且嘔者爲寒熱參半。則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之寒差輕。烏梅丸之寒差重。若以湯證欲飲水爲純乎熱。則白頭翁湯之熱比於虛。小承氣湯之熱比於實。下利之虛者寒熱參半。其寒多而參用溫者皆用梔皮。則變皮之用正在五臟間。有以和其熱。使其熱不移於腸胃。而口要之九竅之病無不本於腸胃。腸胃之熱有不係五臟所移者。則非變

皮所主。統觀黃疽下痢二證之用。藥皮者。皆比於虛。則藥之治熱。必虛而後。按者始務當耳。

乾漆味辛溫無毒。有毒主絕傷補中續筋骨填髓腦安五臟五緩六急風寒溼痺瘰癧  
嗽消瘀血痞結腰痛女子疝瘕利小腸去蠹蟲生漆去長蟲久服輕身耐老生漢中川  
谷夏全後採乾之（半夏爲之使畏雞子又忌油脂）

漆樹如柿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若生李六七月以剛斧斫其皮開釘竹筒其中水之汁滴則成漆在  
筒子內乾者黑如礬堅若鐵石者佳（圖經參綱目）

漆木液也。雖出自皮而上自巔抄下及根。參徹內徹外之液。無乎不具。且其質黏。其狀若水。斷者得之。可續。離者  
得之能合。又必著於物。方有以施其用。此主絕傷補中續筋骨填髓腦取其形以爲治也。一處既動。全身悉赴。行  
而不留如此。又何慮其五臟不安。或緩或急。致成風寒溼痺哉。此則取其意以爲治也。形質者物之體。氣味者物  
之用。漆爲木液。已具木水之體。體之有益於人身。本經主治已盡之矣。而其味辛氣溫。又有合於金火之用。夫金  
者既成物而難壞。必得乎火方能改焉。此洪範所謂從革者也。惟其實似水而味辛。故得爲難成難敗之液。惟其  
質似水而味辛。流行以趨於火而從革。不又似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者耶。故其爲物。就溫燥處則蕩漾而常  
似水。就寒溼處則凝結而堅如石。不又似血之遇熱則行。遇寒則凝耶。此仲景於大黃蜜丸取以治乾血爲得  
其用之神矣。雖然。信斯言也。則本經用其質處。應是乾漆。仲景用其虛神。應是生漆。乃俱用乾漆何哉。夫用物之  
道。亦取其生機而已。漆非乾不得妙。不妙則有毒。能害臟腑。如人聞生漆氣則生瘡。而居乾漆室中未聞有生瘡  
者。惟其炮製之當。斯能避害而獲利。其機既勁。氣血自從。何得經經爲穿擊之見耶。且漆亦何嘗終乾。既爲末而  
入於胃。亦隨諸藥爲滓穢。惟其氣其味。流轉於臟腑筋骨間。以成其填補運化之功耳。然則乾漆通血。宜隨熱藥

以爲治。大黃鹽豉丸中均係寒藥。豈不畏其遇寒則凝耶。夫熱自在人身。故藥得用寒。豈使因寒而以熱治。則條之功。效未見。藥之爲害已深。譬如解何嘗不是寒物。倘若遇之。竟化爲水。不復能凝。此又何故。特物性之相制。有如是耳。說者或謂解外剛內柔。其黃應月盈虧。爲藥分水之管。故能助木火之用。或謂此子溫帶四寒。寒能剋溫。鹹爲辛子。子從母化。則氣氣自解。或謂解能逐前條之氣化。何自爲之以。豈然豈其然乎。

卷五

上品人三味獸二味禽三味蟲魚三味果二味穀二味菜三味

髮髮味苦溫小寒無毒主五癰關格不通利小便水道療小兒癩大人瘰仍自還神化合雞子黃煎之消爲水療小兒驚熱 亂髮微溫主欬嗽五淋大小便不通小兒驚癇止血鼻衄燒之吹肉立已

髮髮乃髮下髮亂髮乃梳櫛下髮（綱目）

髮以血生。血由火成。心者屬火而主血。以髮還生其血。以血還養其心。此之謂仍自還。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本輸篇）下連膀胱。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靈蘭秘典論）水火合德而化氣。此之謂神化。所以能利小便水道也。腎之華在髮（六節藏象論）水出高原。髮者血之餘。水者血之類（滑瀉論注）涕唾淚溺皆同源於腎。一涸則無不涸。一通則無不通。所以主五癰關格不通也。小兒之驚。責在心氣之怯。大人之瘰。責在脈絡之空。咳嗽者心失養而火上炎。鼻衄者血爲火挾以上出。燒爲灰迎血至而吹之。亦可謂仍自還神化者矣。雖然。血與水既爲同類。乃髮遇血則止之。遇水則通之。何也。蓋血與水同源於肺。其精者爲心火蒸。逼而赤。遂統於脾。藏於肝。則謂之血。以其行於陰也。其凝者下三焦歸小腸膀胱。則謂之水。以其行於陽也。倘心火不精。蒸變無由。盡出於陽。水道何能不淤。血亦何能不少。此髮之用。謂之血源。溶而水自通。倘心火蒸。逼水液。化血四出。水道何能不涸。血又何能不溢。此髮之用。謂之水道。利而血自止。仲景於豬脊髮煎。所以榮血而利水。於滑石烏魚散。所以通水而和血。用髮則一命意自殊。非與本經同條共貫。不能如此隨手更化也。

### 人尿瘞寒熱頭疼溫氣童男者尤良

李瀕湖謂人尿入胃輸脾歸肺。下通水道。入膀胱。皆其舊路。據此則能利水已矣。何以能瘞寒熱頭痛溫氣也。蓋中焦者營衛所會。卽水道之化源也。水道化源滯阻。營衛之交。營病卽惡寒。衛病卽發熱矣。頭痛由乎溫氣。既忌散。又無從清。則導水下行之法。卽降火下洩之法。仲景於脈微下利。與白通湯。應利止脈旺。乃反厥逆。無脈乾嘔而煩。則上有浮陽。能合溫劑而生火。下陽愈虛。浮陽愈猶矣。下焦之陰方逆。猶可稍用寒涼以助之耶。其加此於白通湯中。亦治頭痛溫氣煩耳。後人擴充其旨。用治血因火逆。亦可謂善體古人者。

**婦人提襠主陰易病當陰上割取燒末服方寸匕童女提襠佳若女患陽易卽須男子提也**（本草拾遺）

女病新差。男與合而染之。謂之陰易。男病新差。女與合而染之。謂之陽易。其證身體重。少氣。少腹裏急。或引陰中拘攣。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膝脛拘急。病似甚重。何以用燒襠散卽可愈耶。不知始病者。既愈本無甚大邪。不過餘熱未清。而染病者。係無病之人。乃緣精氣洩後。熱由虛入。擾於精道。致阻礙小便。小便既阻。熱遂上行。而有陰中拘攣等候。其身重少氣。少腹裏急等事。苟非強壯之人。房室後常有之。不出半日愈矣。以燒襠散者。病從是來。卽使之從是去也。或曰條中並不言小便不利。此何以增之。蓋溺管卽是精竅。若交接纒已。小便隨通。其熱原得乘之而洩。其得熱上沖胸。必係小便反爲熱氣所阻。否則方下何以特注小便卽利句。且曰陰頭微腫則愈。豈非以來路作去路之證乎。於此見人身服物常着何處者。卽與何處之氣相吸引。推而廣之。蓋有無限妙用於他物矣。

**龜骨味甘平微寒無毒主心腹鬼疰精物老魅欬逆洩利膿血女子漏下瘕瘕堅結小**

兒熱氣驚癇瘵心腹煩滿四肢痿枯汗出夜臥自驚志怒伏氣在心下不得喘息腸癰  
內疽陰蝕止汗縮小便溺血養精神定魂魄安五臟白龍骨療惡寐洩精小便洩精齒  
主小兒大人驚癇癱疾狂走心下結氣不能喘息諸瘧殺精物小兒五驚十二癇身熱  
不可近大人骨間寒熱又殺蠱毒（得人葢牛黃良畏石膏）角主驚癇癱瘵身熱如  
火腹中堅及熱洩久服輕身通神明延年生晉地川谷及泰山巖水岸土穴中死龍處  
採無時（畏乾漆蜀椒理石）

論龍骨者紛紛異辭彼此辨詰予則謂均不足信何者龍龍骨即古誠有是事其骨亦決難入藥乃國經復證  
以北夢瑣言謂龍實有死者若必待龍死乃得其骨則千百年罕觀之物矣蛇骨之說似屬可信然龍之骨豈誠  
如麋鹿之角蛇之皮蟹之蟹耶角可蛇皮可蛇蟹可蛇骨又焉可蛇骨凡骨必其中有空隙今之龍骨無有也是  
誠龍之骨耶不知龍純氣之物秋冬則隨地皆蟄是故濱海之區龍蟄水底無水之地龍蟄土中至春蟄則  
出土上蟄其所伏處土遂黏填似石而形龍人得之謂爲龍骨其理平實又何異焉或者疑雨爲陰謂龍能行  
雨必與陰爲類不知龍陽物也其能噴火因陽之性而雨則陽之所化是故龍噴氣成雲必於上而不於下其安  
隱風伏則不於上而於下亦可見陽之用雖在升陽之體則宜伏使龍骨固盛陽伏而息焉之窟宅也其本體是  
土土爲萬物生長收藏之所本若爲龍所蟄於土則更爲水火發效起伏之所由欲其者能起而發之發其者  
能斂而伏之此其用之神在耳他物可比擬者其在於人火離於土而不歸則驚癇癱瘵水離於土而不凝則洩  
多洩利陰不附土而陽遂之則遺精滑血陽不附土而陰隨之則汗出身熱心下伏氣瘧瘵堅結蟄而不能與也

夜臥自驚。恚怒。逆。轉。而。不。能。熟。也。種。種。患。恙。一。皆。恃。夫。龍。骨。以。療。之。則。其。取。義。於。土。之。能。發。斂。水。火。又。何。疑。焉。彼。謂。妄。狂。易。汗。出。煩。渴。之。不。用。龍。骨。正。以。盛。陽。之。結。根。於。土。也。下。劑。圍。穀。裏。外。熱。之。不。用。龍。骨。正。以。陰。水。之。汨。夫。土。也。因。是。知。龍。骨。之。用。因。為。水。火。不。依。土。設。然。又。必。水。速。土。而。有。火。之。相。迫。火。速。土。而。有。水。之。相。尾。者。乃。為。恰。合。也。

**阿膠味甘平微溫無毒主心腹內崩勞極瀝瀝如瘰狀腰腹痛四肢酸疼女子下血安胎丈夫小腹痛虛勞瘵瘦陰氣不足腳酸不能久立養肝氣久服輕身益氣一名傳致膠生東平郡煮牛皮作之出東阿（畏大黃得火良）**

諸家論阿膠者。於阿非水黑臟皮津液言之。類多中竅。但以合之本經別錄主治。傷寒金匱功能。殊有不盡符者。予則謂阿膠能濟血之源。潔水之流。何則。夫不因經產。非關六淫。而生血之所。氣潰敗以不繼。血奔溢以難止。內則五臟之氣不凝。外則經絡之血不榮。所謂心腹內崩勞極瀝瀝如瘰狀者。則仗其取肺所主之皮。腎所主之水。以火煎熬。融治成膠。恰有合於臚中火金水相媾生血之義。寒其源而暢其流。內以充臟腑。外以行脈絡也。痰與飲皆為水屬。血亦水屬。水非熱不濁。非挽亦不濁。水濁於中。則浮停於四畔。及窪坎不流之處。所謂腰痛四肢瘵疼者。則仗其取氣。蒸津液之皮。假水火烹煉成膠。膠成之後。隨亦水消火熄。恰有合於澄水使清。各歸其所。俾外廓之氣。悉會於中。中宮之津。得行四末。流激則源自清。外安則內自定也。云安胎。則定係婦人。治女子下血。為婦人安胎。亦疏其源以裕其流。云丈夫。則無與並稚。童稚天真。小腹無因火痛者。故惟治丈夫小腹痛。亦潔其流。以通其源耳。其虛勞瘵瘦。陰氣不足。即心腹內崩所致。腳酸不能久立。即腰腹痛四肢酸疼之互文也。肝藏血。血衰則肝寒之氣。失所戀而耗散。血復則氣得所養而充旺矣。

千金寶來甘草湯之治口。虛勞不足汗出而閉。外臺來甘草湯之治口。涎睡多。心中溫溫液液。皆胸中津不流也。黃連阿膠湯證。無溼在中。何以用芩連。黃土湯證。無溼在中。何以用白朮附子。甘草黃土。統是觀之。阿膠固欲其澄水使清。歟抑亦不止於是也。津液在中。寒滯不化。則非激射外洩。必咳逆外吐。溶化血之源。俾有去路。則藥者自消。尙何激射咳逆之有。名曰導液。實以益血。一舉而兩利存焉矣。火燔於上。有溼不足以濟之。是以徒見火之燎原。不見溼之停伏。在今日。不過煩擾難安。而包日下利膿血。卽鍾於是矣。溼鬱於上。有火不足以宣之。是以徒見溼之下溜。而無火之熾照。在今日。不過便後下血。而他日土崩瓦解。已兆於是矣。阿膠隨芩連。是化陰以濟陽。隨朮附。是和陽以存陰。名曰益血。實以導液。亦一舉而兩利存焉者也。若夫邪氣牢固。劫氣血而結痰。則用厚朴烏扇半夏桂枝行氣。而使人參防其太濫。用紫葳牡丹桃仁蠶蟲通血。而使阿膠挽其過當。麻瘦過甚。氣血空而風氣襲之。則用薯蕷白朮甘草益氣。以人參率之。用地黃芍藥芍藥當歸和血。以阿膠導之。此鼈甲煎丸薯蕷丸之任阿膠。亦不爲輕矣。

陽明病。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利。少陰病。下利。咳而嘔渴。心煩不得眠。皆用豬苓湯。其中有阿膠。當以何者。爲用阿膠確證。兩者所患絕異。惟渴則均有之。得毋緣渴而用之歟。殆非也。夫五苓散無阿膠。亦能治渴。陽明病。豬苓湯證。有怵惕煩躁不得眠。少陰病。又有心煩不得眠。再證之以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用阿膠。則阿膠當爲不得眠設矣。然太陽病。虛煩不得眠。梔子豉湯證。有火無陰。酸棗仁湯。皆不用阿膠。何也。夫固曰阿膠治有津液有水溼不能化血之候。梔子豉湯證。有火無陰。酸棗仁湯。皆不用阿膠。何也。夫固曰阿膠血歸於肝。血以精清。不歸肝者。有之。血爲火擾。不歸肝者。有之。若阿膠所主。則有化血之物。停而不化。反致無血。歸肝者也。譬如豬苓湯證。有發熱溫經湯證。鼻卽發熱。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證。亦應有熱。鼈甲煎丸證。寒熱不止。則發熱亦可。謂應用阿膠之證耶。溫經湯證。至脣口乾燥。且不言渴。黃連阿膠湯證。至用芩連。亦不言渴。夫甘

草湯疊用滋補。併不言渴。渴者非用阿膠之據也。

血是水之淳。水是血之清。血雖欲其流。不欲其洩。水但欲其澤。不欲其停。經脈別論所謂欲人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此其源也。所謂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決氣篇所謂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此其分源也。故血之病多在洩。洩則不流。化源反竭。水之病多在停。停則不澤。反能生火。水停而生火。則猪苓湯。黃連阿膠湯。炙甘草湯。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溫經湯。皆其治也。血不流而化源竭。若芍藥膠艾湯所治之胞阻。蠶甲煎丸所治之癥母。溫經湯所治之少腹瘀血。大黃甘遂湯所治之血室瘀血。一似用阿膠行血者。殊不知惟其流。是以生生不已。惟其生。是以畜洩有常。能不安行。惟其妄行。是以畜洩無常。而有癆。惟其有癆。是以不流而化源反不繼。阿膠者。取千里伏流。不潰不決之濟水。熬統護血肉之皮。以成皮者肺之合。火者心之合。水者腎之合。三合相聚。不正似血之化源乎。化源已續。斯癆自行。癆者行則決洩自止。猶可謂之行血乎。雖然。療之爲癆。有非阿膠所能通者。何則。如傷寒之畜血。虛勞之乾血。產後之瘀血。帶下之少腹痛。所以不用阿膠者。良以阿膠止能澀血之源。倘中焦無汁可化。則非其所能任。他如因熱邪而畜者。熱邪去而畜自行。因合空而留者。逐其所留。道自無阻。本無藉於阿膠耳。玩大黃甘遂湯證。水與血俱結。溫經湯證。已下利數十日。仍入暮晝熱。種種耗陰之候。乃僅辟口乾燥。能終不渴。可知阿膠之用。屬陰不虧而不化血者。不治血之化源。獨也。

**雞屎白微寒。主消渴。傷寒。寒熱。破石淋。及轉筋。利小便。止遺溺。滅癥。痕。癰。子。主除熱。火瘡。癩。瘡。可作虎魄。神物。卵白微寒。療日熱。赤痛。除心下伏熱。止煩滿。欬逆。小兒下洩。婦人產難。胞衣不出。醴漬之一宿。療黃疽。破大煩熱。**

小便非因火煎熬。不能成沙石。手足非因寒收引。不得爲轉筋。二病之本。猶霄壤。其可以一物治之耶。夫石淋轉

筋之流也。其源則有消渴傷寒之別。然則以傷寒而論。消渴是厥陰病。不得有寒熱。寒熱是少陽病。縱渴亦不得爲消二者本自難並。此文蓋有朱黑誤書之名。非謂渴至通筋全係本經。但係別經方有生理可尋。義致可疏也。夫淋者小便如粟。小腹脹急。痛引臍中。轉筋者其人臂胸直。脈上下行微弦。病者消渴可兼有傷寒。寒熱亦可兼有也。飲水多小便亦多。謂之消渴。水入不能化陰而已。渴是必其氣橫。氣橫則氣不得下而爲淋。或筋腫脹。手足難以屈伸。傷寒陰陽相爭。謂之寒熱。爭而得汗。其氣乃洩。倘不得汗。亦遂橫溢。小便爲澀。或挾有溼。則成轉筋。治之以難尿白者。澀有小便。故無澀。養無小便。其養多澀。然未有乾澀。澀出者。澀養。食精則便稀。食麤則便乾。尿白則得於乾者少。得於稀者多。惟其原消。堅初者爲稀。是以能使本稀而結成堅。初者化小便之如粟者。既化則橫溢者自順。水道自通。非特有淋可破。即轉筋亦並可已矣。雖然。飲水多而小便澀。不出三五日。不感水腫。必爲洩瀉。傷寒寒熱如不得汗。必至傳經。豈能待而施治。殊不知下文云。利小便止遺溺。蓋惟遺溺故小便不利。惟小便不利。乃轉筋。止遺溺原以利小便。利小便適以止遺溺。向之不利。不洩瀉。不傳經者。正以其遺溺。今之破石淋及轉筋者。正以其小便利耳。不然。則素問腹中論所謂鼓脹者。既心腹滿矣。何以復能且食耶。故惟清氣能升濁氣。乃降。且則清明之時。心腹雖滿。清氣藉此。猶能升舉。舉則濁陰用事。清必愈增。故能且食不能舉食也。難食精則升降靈。遂藉濁瀉陰而有自食。難則橫脹。濁遂裏清。而自不可見。不用其濁。乃用其清。原欲使其直達。直達正以救橫。直達在內。結成如石者。猶可消。則消在外之癥瘕。又何難之與有。

嘗見難所抱卵未成而斃者。謂其殼觀之。毛骨已具。則自無有腹。未全則黃尚存。是他日之乘揚。奪者皆白。飲味遺育者皆黃。是白爲主陽。黃爲其陰。宜乎自性溫黃性涼矣。乃自微寒黃微溫何耶。雖然。白爲毛骨。黃爲腹臟。凡卵皆然。非特難也。白微寒黃微溫。則難。乃如是耳。蔣漢房先生云。難之仰。要不一。其冠上至厚。廣大。下則短小。雙垂。其鳴先發。雙短小聲。繼則高朗且長。所以然者。其一陰居下。浸長。二陽在上。反衰。休故體質與衆鳥同。乘春

不如衆鳥之健。以陰方生之力厚也。夫然則卵黃非溫。以氣厚故。卵白非涼。以氣退而將散故。於此見黃有涵養孕育之功。自有解散浮陽之效。熱火灼爛瘡者。外有所傷。內火奔而赴之。兩火相湊。乃久爛難痊。癩瘡者在內凝固之陰。爲在外浮陽引動。且前且卻也。雞子之用。分而言之。則黃能固其內。白能清其外。合而言之。黃與白本同一氣。原相和洽。內不助外。則外之浮陽自蹇舉飛越。外不牽內。則內之神魂自安定凝固矣。再折而言之。則白之主目熱赤痛。心下伏熱煩滿。咳逆及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何莫非內固而外不靖。黃之主心中煩不得臥。百合病吐後。腹水不凝。何莫非外靖而中不安哉。白主小兒下洩者。因火而洩。恃血肉渾淪之氣。清以解之。使其無苦寒清洩之傷也。主婦人產難胞衣不出者。卵殼之內有膜。雖既出則膜亦即離殼而出也。

**石蜜味甘平無毒微溫主心腹邪氣諸驚癇瘥安五臟諸不足益氣補中止癩解毒除瘻病和百藥養脾氣除心煩食飲不下止腸澼肌中疼痛口瘡明目耳日久服強志輕身不饑不老延年神仙一名石飴生武都山谷河源山及諸山石中色白如膏者良**

蜂居山谷。蜜結石巖者。名石蜜。其居叢林。結樹木上者。名木蜜。皆以色白如膏者佳。若人家作局收養。割取者。爲家蜜。最勝。春分節後。蜂採花心之粉。置之兩脾而歸。醞釀成蜜。從上下垂。不着邊際。其厚若指。故曰蜜脾。如遇牡丹蘭蕙之粉。或負於背。或載於首。歸以供王。蜂王所居層疊如臺。有君臣之義。寒冬無花。深藏桶內。以蜜爲食。春後花朝。後復出采花也。（參本草崇原）

蜜之質如稠漿。其遇隙則下之。其脾從上下垂。四旁及下皆無所著。又具決不可停之勢。乃片片相比。雖不相連屬。而厚薄短長。整齊光潔。絕不下溜。推其用當爲固護腸中之陰。各安其分。不使洩降矣。顧此猶爲蜜之未去蠟者。言耳。考蠟之用。本經主下利膿血。補中續絕。傷金瘡。不饑耐老。是其固津液之流。大都在蠟。蠟與蜜既已煉

使相離則蜜之用以其形體象。旁無倚著。爲能益氣補中。以其潤澤豐腴。凝定充滿。爲能安五臟諸不足。釀蜜之所。風雨不能傷。蛛之釀蜜。雖常若擾攘。卒不亂其行。卽有震而驚之。響而懼之者。亦旋亂旋定。此所以於心腹邪氣。諸驚癩瘰。中安五臟諸不足也。止痛解毒者。甘醇之功。除衆病。和百藥。則緩中之效耳。第甘受和白受采。蜜甘蠟淡。釀於一處。煉而別之。則甘者自甘。淡者自淡。不知爲蜜不受和耶。抑蠟不受和耶。是誠有至理。當切究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辛甘爲陽。酸苦爲陰。鹹爲陰。淡爲陽。統而論之。則甘與淡皆陽。析而言之。則淡之陽勝於甘。所謂白受采也。是故蠟之用多在六腑。其辟穀止利俱有大驗。蜜則主入五臟。其潤澤滑利。亦有殊功。雖然。初成之蜜。未始不甘。既煉之蠟。遂無甘味。則爲蠟不受和無感矣。惟其受和。故性寬緩。能益能和。故性專一。能止能瀉也。別錄蜜主腸澼。仲景猪膚湯。甘遂半夏湯。皆以治下利。則蜜者信可主下利歟。然不可爲蜜煎導法言矣。蜜煎導法之滑潤大便。非假借也。則蜜者信可滑潤腸胃歟。然又不可爲治下利之理中丸言矣。蓋仲景之用蜜。旨雖甚廣。其要實在蜜煎導法中。所謂泔液內竭是也。夫津會於胸。液著於骨。在胸之津盡。搏於飲。則飲去而津亦亡。故遷飲劑中。馭之以蜜。使飲去而津不大傷也。大陷胸丸。甘遂半夏湯。在胸之津爲陰所羈。則熇其陰而津必耗。故溫中之劑。和之以蜜。使陰見睨而津不耗也。理中丸。薯蕷丸。邪痺於液。或爲骨節屈伸不利。或爲牽引結急。欲開其痺。轉恐闔其液。則以蜜監之。使痺開而液無所與。烏頭湯。大烏頭煎。血液屬也。痺而不行。而欲開之。亦宜蜜之監。使瘀去而新留。大黃蠶蟲丸。下瘀血湯。若夫腸澼。亦惟久利。腸胃液澇。滯轉難通之一端耳。又豈能泛主諸利。不然。則猪膚湯。甘草粉蜜湯。僅猪膚甘草一味之別。且止心煩心痛之不甚異。並無下利之同。又可以爲典據耶。是實者能治津液不足之心煩心痛。卽本經所謂安五臟諸不足者。諸驚癩瘰。卽可於是而測其用矣。

仲景諸法。有和蜜入藥。化蜜入藥。化藥入蜜。化蜜入水。四者之殊。和蜜入藥者。洩藥得之緩其洩。毒藥得之緩其

毒熱藥得之和其燥。寒藥得之和其烈。補藥得之俾留戀而不速行。散藥得之俾行徐而不盡量。如兩書諸以蜜爲丸者是也。化蜜入藥者。或固護其陰液。或滑澤其途徑。或資其芳香潤中以啓脾胃。或假其至甘以化陰火。如兩書諸藥成更化入蜜者是也。若夫化藥入蜜。惟烏頭湯大烏頭煎二方神矣。蓋藥之過燥。使化爲潤。則無燔灼之虞。藥之過健。使化爲緩。則無孟浪之患。以形而論。正似骨節屈伸洩澤之液。以用而論。則能驅風寒溼雜合而成之瘡。不然。豈非治瘡治疔之物。何用之而不爽耶。至化蜜入水。惟大半夏湯爲然。則更神矣。夫化蜜入水。欲水之不油激也。揚之欲其水縱上湧仍就下也。以多水煎消其五之四。欲其純化爲氣以嘔枯澤槁也。故用治胃反胃反者。巢氏所謂營衛俱虛。血氣不足。停水積飲在胃。皖則臍冷。臍冷則脾不磨。脾不磨則宿穀不化。其氣逆而搏。故食已卽吐。名爲胃反。因知胃反非欲不成。化蜜入水。揚之二百四十遍。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二升半。皆所以治飲者也。

牡蠣味鹹平微寒無毒主傷寒熱溫瘧濕瀉驚悸怒氣除拘緩鼠瘻女子帶下赤白除留熱在關節營衛虛熱去來不定煩滿止汗心痛氣結止渴除老血澀大小腸止大小便療洩精痿痺欬嗽心脅下痞熱久服強骨節殺邪鬼延年一名蠣蛤一名牡蛤生東海池澤採無時（貫母爲之使得甘草牽藤遠志蛇牀良惡麻黃吳茱萸辛夷）

牡蠣殼水沫之依於面南石上而成。其首向東。有牡無牝。始生如拳。四面漸長。能至數丈。巖巖如山。磯磯如房。房中有肉。大者如馬蹄。小者如指面。潮來房開。潮退房合。時納小蟲以充腹。剔去肉。用其殼。煮曬家取而煨之。以其灰泥釜。云耐火火不破漏。（參隱居圖經綱目）

劉潛江云。牡蠣。水結成。塊然不動。無情者也。然潮漲則開。潮落則合。極似有情者。何以故。宜伯樂謂。此云。開則之運。大氣擊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故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是以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晦。消於朏晦。日爲陰精。水之所生。日爲陽氣。水之所從。故奔潮之期。月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一晦一明。再潮再汐。月經於天。水緣於下。進退消息。相爲生成。斯天地之至信也。牡蠣之結。緣水沫爲消所薄。而依於石。因是漸漸生長。假無成。有幻泡作。因潮而生。斯情繫於潮。其與潮爲吐納也。固宜。夫水陰中之陽。潮則陽之動也。迎其漲。則開以納之。是召乎陽以歸陰也。迨其退。則合以布之。是化其陰以清陽也。惟其召陽歸陰。故陰得陽以化。惟其化陰以它陽。故陽由陰而清。愚謂人之生。本於水。水之所以滋。既一身。則流滯者。又端賴夫火。假使水不納火。則汪洋而無統攝。火不入水。則燔熾而無結構。水火之相離。合。陰陽之相激。薄。必休作有時。消長有度。如傷寒之寒熱溫瘧。濕瀉。寒潮。水之候。驚。怒。氣者。氣之散。而不收。悲者。氣之憤。而難達。怒者。氣之欲。達。而不得。暢。傷寒。寒熱。溫瘧。濕瀉。寒潮。水之候。驚。怒。氣。象。潮。漲。之。形。以。牡。蠣。迎。而。納。之。消。而。息。之。是。知。牡。蠣。非。治。傷。寒。寒。熱。溫。瘧。濕。瀉。也。治。傷。寒。寒。熱。溫。瘧。濕。瀉。中。之。驚。悲。怒。氣。耳。潮。漲。似。緩。潮。落。似。拘。牡。蠣。者。偏。能。於。緩。時。納。物。果。腹。以。濟。拘。時。之。飢。則。其。除。拘。緩。之。義。可。識。矣。聚。沫。而。成。塊。礫。即。鍾。生。氣。於。塊。礫。中。比。之。聚。痰。而。生。瘰。遂。致。瘰。中。血。脈。不。行。動。者。正。相。反。也。使。其。中。吐。納。生。氣。鼠。瘻。自。消。亦。實。理。之。所。在。耳。婦。人。帶。下。有。胎。產。乳。字。等。故。不。比。女。子。一。皆。由。經。水。不。調。但。使。天。癸。應。時。如。潮。之。起。落。不。爽。又。何。赤。白。帶。下。足。慮。耶。主。傷。寒。寒。熱。溫。瘧。濕。瀉。驚。悲。怒。氣。所。謂。化。陰。以。清。陽。也。除。拘。緩。鼠。瘻。則。所。謂。召。陽。以。歸。陰。也。傷。寒。金。匱。兩。書。用。龍。骨。者。七。方。用。牡。蠣。者。十。二。方。龍。骨。牡。蠣。同。用。者。五。方。用。龍。骨。不。用。牡。蠣。者。二。方。用。牡。蠣。不。用。龍。骨。者。七。方。夫。不。參。其。同。用。不。足。知。其。相。聯。之。奧。妙。不。參。其。獨。用。不。足。顯。其。主。治。之。功。能。欲。參。其。獨。用。之。最。親。切。有。味。者。在。外。厥。莫。如。蜀。漆。散。牡。蠣。湯。之。並。治。牡。瘻。在。內。傷。莫。如。天。雄。散。之。治。虛。勞。白。朮。散。之。養。胎。氣。夫。瘻。之。發。必。

由癡固於中。痰則水爲火搏而成者也。邪火搏痰。身中之火與俱。斯外達無從。雖表間但虛寒多。而不知正虛熱盛也。故仗蜀漆吐去痰涎。以剷其根。以蠶母龍骨使陽返於土。邪達於外。當留者留。當去者去。倘若外更東寒。毛竅凍阻。則必用麻黃甘草大開其外。以散其寒。然蜀漆之吐。僅使陽從土達。雲母龍骨引陽使還土而已。麻黃則使陽從水達。故當易以牡蠣。使當返水之陽歸水中。而不得用龍骨矣。以是知龍骨之用。在火不歸土而搏水。牡蠣之用。在陽不歸陰而化氣也。人之精氣。稟於有生之先。既已損削。必賴後天方能生長。以故天雄於至陰中壯陽。白朮於渾溼中助氣。苟徒倚以入腎。適足以耗陰。乃欲其生氣生精。無是理也。用龍骨是斂二物之氣入脾。使脾充而氣旺。氣旺而精生矣。妊娠者。鍾陰於下。吸陽於上。故每經信乍阻。胎元尙稚。吸取不多。則陰陽交阻於土。爲胸痛嘔渴。亦者見此。未免用清殊。不知削其陽正以傷其胎耳。豈若膏藜於血中出其不合盛之陽。白朮於中宮扶其不合衰之土。蜀椒以降陽氣下歸。牡蠣以召入陰中之爲愈乎。於是又知龍骨之引火歸土。可藉以化氣生精。牡蠣之召陽歸陰。可藉以平陽秘陰矣。

龍骨牡蠣聯用之證。曰驚狂。曰煩躁。似二物多爲驚與煩設矣。而所因不必盡同。何也。蓋驚怖火邪。皆從驚發得之。故太陽傷寒加溫鍼必驚。少陽吐下則悸而驚。是知驚者不必寒山崩於前。見聞駭於驟也。隨證可致。隨處異源。善哉素問舉痛論曰。心無所依。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數言括盡驚之狀。是則心無所依。神無所歸。慮無所定。即可謂之驚。豈必別有他故也。然曰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謂之亡陽。治以救逆。豈救逆揚遂可與四逆比耶。夫心也神也。慮也。皆陽之作用也。無所歸。無所定。是陽不守舍矣。非陽亡而何。雖然。陽之亡有別。以發汗而致者。先動其陰。後動其陽。故陽動而陰逆。催止陰之逆。陽氣乃得奠安。以驚而致者。先動其陽。僅與動其陰。故陽雖動而陰不逆。則安其陽。召使歸陰。自弭帖矣。是故脈浮更遭火迫。以致亡陽。迥非發汗多或重發汗可比。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又豈可與四逆同日語哉。然此可爲太陽溫鍼少陽吐下者言耳。若虛

勞之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中風之風引湯。其可以爲說耶。夫桂枝加龍骨牡蠣之證。目脈。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動者陽之越。微緊者陰之結。惟其陽不歸陰。是以陰氣爲結。惟其陰愈結。斯陽愈不歸。土者生陰之源。水者元陽之配。土不攝陽。水不攝陰。則陽之無所依。無所歸。無所定。與因驚者不異矣。和其外之陽。使受攝於內。冀其陽之窟。使吸引於外。一轉移間。安內護外。強幹弱枝之義備焉。經不因驚與因驚之證。無有不合矣。若夫風引湯之除熱癰滿。仍緣邪鬱生驚。因驚而甚。其與此胡加龍骨牡蠣湯。黍銖不爽者也。大率龍骨牡蠣。推挽空懸之陰陽。與他發斂著物之陰陽者異。故桂枝此胡水氣湯。無不可會合成劑。而攝陽以歸土。據陰以召陽。實有聯絡相應之妙。此所以治內傷治外感。均可隨地奏功。無顧此失彼之隔閡也。

小芫胡湯。芫胡桂枝乾薑湯。以胸脅滿結。而用牡蠣。所謂主傷寒寒熱溫瘧。瀉中驚。悲怒氣者。然驚悲怒氣。所以爲胸脅滿結。何故。夫當潮盛漲之時。其氣正如怒而不洩。惟其怒而不洩。斯噴沫聚泡。湧於水上。乃遂不與水化。而隨水激蕩。倘適與崖石相著。日久遂成有生之物。以與水相吞吐。人之陰盛漲而寒。陽盛漲而熱。其騰舉風發之時。豈無怒氣當先。如噴沫如聚泡者。其混處寒熱中者。仍隨寒熱爲聚散。其適著於突與之區。則遂凝結不散。而滿且硬矣。治之以牡蠣。是欲致生氣於其間。使仍與寒熱相化而俱消也。然則腰已下水氣。百合病。渴不已。亦豈噴沫聚泡所可擬耶。是則不然。是皆病在下。而其源在上。牡蠣澤瀉散證。水畜於下。上焦之氣不能爲之化。故類葶藶厚蘘。以從上下降。澤瀉水瀉。以啓水中清氣上行。括蕤牡蠣。則一以上濟其清。一以下召其濁。而使之化耳。况括蕤牡蠣散證。原係百合病。既歷久變渴。又彌久不差。則爲上已化而下不化。用括蕤生上之陰。以和其濁。用牡蠣爲下之蘘籩。吸已化之陽。使下歸而化陰。濟上之亢。通下之道。俾溺時得快。然百合病。遂淨盡無餘。又何不可。惟侯氏黑散之治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是陽氣困於內。而浮越於四末。既以桂朮細辛乾薑振作其中陽矣。召四末之陽。使歸於內者。惟耶。則牡蠣之用。可知矣。因是識召陽歸陰。非止一端。凡上爲陽。則下爲陰。

外為陽則內為陰。均可以是以推之者也。

文蛤味鹹平無毒主惡瘡蝕五痔欬逆胸痹腰痛脅急鼠痿大孔出血尚中漏下生東海表有文取無時

文蛤即海蛤之有文理者。大者圓三寸。小者圓五六分。即今吳人所食花蛤也。其形一頭大一頭小。殼有花斑。  
（參唐本草溪筆談）夏小正季秋之月。雀入於海為蛤。安氏曰。一名青螺。錫人嘉慶中。有夏時考。雀羽蟲也。羽蟲屬火。火炎上。故鳥上飛。易為入海。而為蛤。蓋九月火伏於戌。十月純陰。金水之令。故羽蟲或之而化也。蛤屬水。水性下。故下潛。秋冬水勝火。雀為蛤。象火之伏於水也。又雖為火。為雉為蚌。雀雉之類。蛤蚌之內。雀皆離之變化也。因而思傷寒論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浸之。若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熱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非火厄於水。而何。金匱要略云。此後以欲得水。而食冷。致風濕緊。頭痛者。非火之溺於水。而何。惟其火在水中。而病。故以火入水中。而生者。治之。然定於水者。怨水。怨水則火與水未相濟也。故直以是藥。水中之火。仍暢茂得生。而可已。溺於水者。喜水。喜水則火與水漸相濟。安於甘。甘者。石膏湯。加薑棗以清發之。乃能已也。惡瘡者。火為津液所聚。五痔者。至陰之處。為火所伏。生動其火。正欲其得出於水也。胸夫咳逆。胸痺腰痛。脅急。鼠痿。皆附此矣。夫血亦水屬也。假使火得入其中。而迫之。為致男子為大孔出血。女子為崩中。漏下。亦必令火有生氣。乃能不與血為患也。

橘柚味辛溫無毒主胸中癢熱逆氣利水殺下氣止嘔欬除膀胱留熱停水五淋利小便主脾不能消穀氣衝胸中吐逆霍亂止洩去寸白久服去臭下氣通神輕身長年一名橘皮生南山川谷生江南十月採

橘樹高丈許。其性直。枝葉不相妨。又畏霜。其皮若水。水氣上。能散鬱。故生是者為最佳。枝多刺。其葉兩頭尖。綠青色。面大寸餘。長二寸許。四月著小白花。其香結實。至冬黃熟。包中有籽。相向。橫斷。實中有核。圓白而微尖。種類不一。以不接而種成者為上。參事類合璧。嘉祐雜志。文昌雜錄。

張隱庵曰。橘實形圓。色黃。臭香。肉甘。脾之果也。其皮氣味苦辛。性主溫散。筋脈似絡脈。皮形似肌肉。棕脈如毛孔。乃從脾胃六絡外出於肌肉毛孔之藥也。若中宮濁氣留聚。則駁氣成形。而為癩熱。通氣則橘皮能通胃絡之氣。出於肌腠。而中之留聚自通。若脾不能為胃散精布氣。則水穀之氣。遂有壅滯而不利。橘皮著肉之屬。宛如脾胃相連之絡。藉其芳辛。苦以通達之。水穀自利矣。

劉潘江云。橘皮味苦辛。適均而氣溫。若但據其苦洩辛散溫行。以為與他行滯氣之物等。則誤矣。本經於此獨取其利水穀。夫後天之氣。即水穀氣。合於真氣。以充身者也。水穀利。則水穀之氣暢茂。而真氣得其助。盧氏謂上焦開發。宜五穀味。薰膚充身。滑毛若髮。諸之。橘皮有歸夫氣。生化於脾肺。本以流行為無病。寒熱升降。或每常度。皆能滯著為病。橘皮則無間寒熱。升降補瀉之劑。皆得合之以乘機。而水穀之氣。所以充於身者。亦能盡其常矣。愚按。二家論橘皮之所以然。善矣。特張氏僅及胸中氣。而未盡癩熱。過三字之義。夫癩則有形熱。則非寒。過則上沖。必盡此三義。胸中癩熱。逆氣方確切也。癩之為病。借氣聚以成形。依物象而成質。迫氣散物消。則形質亦隨而消散。故仲景書有所謂因癩者。有所謂癩癩者。有所謂癩癩者。皆其物在上。以癩字足之。此則癩在熱上。亦可見因氣聚而成癩。因癩停而生熱。與中寒多食大便不通之固癩。陽明篇。寒熱。蓋月不罷之癩。癩病篇。跌陽脈。腹中痛之癩。癩。水氣篇。為不同矣。大率癩之在下者。多依寒。在中者。多依熱。故固癩必大寒。初起。便後。癩寒。癩癩下之方。胸滿短氣。而癩癩為寒熱。難止。與癩熱之在上者。多因熱。而其病為通氣者。又自不同也。因熱而癩。則其治在熱。因癩癩而熱。則其治自應在氣。氣散則非特熱解。即通氣亦隨以平。不然。味辛性溫之物。

又世治熱治逆者耶。觀仲景於橘皮僅用以治胸中氣塞短氣（橘枳生薑湯）若乾嘔、嘔手足厥（橘皮湯）若嘔逆（橘皮竹茹湯）而不以治痰治熱亦良。以煎熱由氣積而成。其苦象白仍在氣。但得氣通且平。即痰之與熱又何所容哉。

大棗味甘平無毒。心腹邪氣。安中養脾。助十二經。平胃氣。通九竅。補少氣。少津液。身中不足。大驚。四肢重。和百藥。補中益氣。強力除煩。開瘕。心下懸。腸澼。久服。輕身。長年不饑。神仙一名乾棗。一名美棗。八月採。暴乾。葉覆麻黃。能令出汗。生河東。平澤（殺烏頭毒）

棗木赤心有刺。四月生小葉。朱熹光澤。其地須牛馬屐踐令堅實。荒穢則生蘗膏棗矣。五月開小花。白色。微奇時。大窠方人。以竹枝擊其枝間。振去其花。花繁則不成實。六月結實。色青白。至八月全紅。則滅而落之。以暴乾者為上。正月一日日出時。反背。班駁推之。名曰嫁棗。不推則花而無實。研則子萎而落（參齊民要術綱目）

大棗木紅生刺。實熟必丹。詎非全棗。火德而味甘性緩。臭香。又純平屬土。以是為以火生土之物。夫火之生土。故以凡火遺物。便令灰燼成土類哉。亦良以氣相類耳。蓋棗本聯木火之德。成合火土之用者也。夫以味甘性緩。臭香之物。皆無火氣。運用其間。則能滯物。而不能動物。惟有火氣運用。則以補中。遂能托心腹之邪。以安中。遂能行十二經之氣。以平胃。遂能通九竅之出精矣。是河也。寒邪害人中氣。不足以逐之。緣少氣也（桂枝湯小芫胡湯之類）。熱邪害人中氣。不足以逐之。緣少津液也（黃芩湯越婢湯之類）。脈結代。心動悸。十二經之氣不足也。火逆上氣。胸膈不利。津液不足。而胃氣不平。九竅不和也（炙甘草湯麥冬湯）推安中之極功。能使氣之亂者收。則除大驚矣。推助十二經之極功。能使經氣壅代者無留滯。則除四肢重矣。入散劑以安中養脾平胃。入

補劑以助無氣際邪氣則謂之和百藥也。甘草之爲百藥者。或以百藥之稱。或曰。火土相合。則土燥而非生物之土矣。曰。此則言火土之相燥。而非相合也。曰。火之最盛。地土之最盛。而土潤澤者。大雨時行。偏燥。曰。午北降。與地對衝時。其時也。萬物暢茂。草木森蔚。可謂土燥不生。萬物乎。素肉厚。含津。津液聚結於肉。不能轉泌。而外生。如他物可壓。而取汁也。不似土之潤耶。即投於火而燥之。則液隨火消。而成燥。不似薄膏之凝在熱中耶。而其時之氣。雲龍升降也。風雷激盪也。以意思而愈伸。不似藥之質滯膩。而性疏通耶。則別錄所謂益氣強力。除煩悶。心下懸者。亦已得其最奧之旨矣。賜謂者。津液敗而流。不聚結土中也。故亦能治之。

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用藥者五十八方。其不用薑同用者。十一方而已。大率薑與棗。聯爲和營衛之主劑。薑以主衛。棗以主營。故四十七方中。其受桂枝湯節制者二十四。受小芩胡湯節制者六。所以然者。桂枝小芩胡。俱調和營衛之劑也。桂枝湯治邪之軒輕於營。小芩胡湯治邪之出入於營衛。曰。病常自汗出者。此爲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濡。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爾。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非邪之軒輕耶。曰。本芩胡證。反下之。芩胡證仍在者。復與芩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必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非邪之出入耶。邪之軒輕。彼此輕重之謂也。邪之出入。則無彼此輕重。第不能禦而阻之。任其欲來。則求欲往。則往。解。其可同用薑棗何也。蓋營者榮。榮也。衛者捍衛也。榮者者非能禦而阻之。故其禦而阻之。不致捍衛者。而謹禦。病常自汗出者。視其外似衛盛而營虛。究其實則營和而衛疎。故再進一步。則曰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則加生薑矣。蒸蒸而振者。淺窺之似營強而能託深。搗之則衛壯而能振。故再退一步。則曰營下。痿痺。則去大薑矣。是何也。以邪在營衛之間。固欲其出。不欲其入也。然薑來之和營衛。薑優而薑劣。則又非夫。觀夫不同薑用之方。若當歸四逆湯。茯苓桂枝甘草大薑湯。同薑用之方。若炙甘草湯。橘皮竹茹湯。皆用薑。較之芩胡桂枝爲重。則以能安中故爾。夫中不安。則營爲能和。衛爲能振。且衛之振。正以營和之力。此實用薑棗之界。薑棗之安中。和營衛。不可見耶。果如是。則與薑同用之十七方。

不受桂芫節制者。遂無與於營衛。此蓋有二焉。皆有涉於營衛。一者營衛之氣爲邪阻於外。欲開而出之。又恐其散之猛也。則麻黃劑中。加用之以防其太過。《大青龍麻黃連翹赤小豆越婢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文蛤等方》。一者營衛之氣爲邪阻於內。欲補而達之。又恐其補之壅也。則人參劑中。加用之以助其不及。《生薑瀉心旋覆代赭梔枳橘皮竹茹炙甘草等方》。防之於外者。欲其力勻稱。故分數仍桂枝芫胡之法。助之於內者。欲其和真之力優。而後外達能。故棗重於薑。此實用薑棗之權輿。棗之功能。尤於是足見者也。其他雖麻黃之在麻理。芍藥之在腹內。似誠無與於營衛矣。而欲排而出之。調而達之。則仍不能不藉營衛之運行。《排膿小建中等方》。可曰用薑棗者。無涉於營衛哉。然則離證論棗。當無涉於營衛矣。豈知轉有以帖切於營氣者。棗之爲木肌理賦。體質堅嫩。宜爲至靜之物矣。乃令節元辰。偏宜於片椎擊之。非至靜偏喜動耶。其花青白幽深繁茂。星布宜爲至密之物矣。乃開放綻時。偏宜於竹振而落之。非至密偏喜疏耶。故其實皮寬肉厚。味甘性緩氣平。俱應乎靜。偏能主病之動者。營之爲氣亦靜矣。然其自中焦受氣。變赤以來自於胸中。行手太陽。以次而手陽明足陽明。遞至手足厥陰。復轉於手太陽。流行於轉。內偏臟腑。外徹骨節。無一息暫停。可謂與靜而喜動有合否。其不宜薑。不宜麥。類恰當其可。倘逆盛則寒。爲癰腫。溢爲吐衄。厥爲崩漏。甚至結爲痰癥。滯爲癰脹。可謂與密而喜疏有合否。津液之爲物。周徹上下。偏敷內外。實與營氣通連。是故崩漏吐衄。或至盈盆成桶而未止。人之血不若是之多也。其所以然者。則曳津液皆爲血耳。人之汗出。或至衣被透淫。接連時日而未止。人之津液不若是之多也。其所以然者。則曳血皆爲津液耳。夫棗配薑而論。則治血者也。離薑而論。則治津液者也。何也。夫血主於心。津液繫於腹。棗固主心腹不正之氣者也。欲其外行。恐其太洩。越則以棗輔散發之物。使循經由動。循行時達。無一往無前之決裂。欲其內守。恐其太凝滯。則以棗輔補益之品。使展布源陳。不遺不滯。無壅滯泛濫之積弊。此棗之所以爲棗。與他藥中補益之藥不同者也。雖然。棗之爲藥。其功遂盡於此哉。上吐下利。倉皇奔迫。得此則守其津液之外馳。

（半夏瀉心湯甘草瀉心湯）水飲滯滯。考宜峻逐。得此則抑寒性之太過。固元氣之遺餘。（十棗湯厚樸大棗瀉肺湯）水不化津液不澤。下氣上逆。得此則緩其迫促。調其沖激。（苓桂甘棗湯麥冬湯）邪氣內積。欲越不達。欲洩不利。得此則馴其急躁。消其衝突。（黃連湯黃芩湯）其他聯補藥散藥之不和。（藜蘆丸）通病情治法之相梗。（附子粳米湯）具涵育性情之標韻。（甘麥大棗湯）其功偉矣。即反而溯其所以治營衛津血之故。又豈有他致哉。

小芫胡湯證。若脅下痞癢者。去大棗。加牡蠣。甘草瀉心湯。生薑瀉心湯。旋覆花代赭石湯證。皆心下痞癢。而用大棗。何也。夫本經固曰主心腹邪氣。不曰主脅下邪氣。正可見本經字字不苟。仲景赫赫入癡耳。且主心腹邪氣者。豈謂泛主心腹間邪停氣滯哉。必心腹間因邪氣而中不安。脾失養。方是大棗所主。今三證之痞癢。特於甘草瀉心條注云。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癢。是豈特於安中養脾有合。不又於平胃氣有合耶。然則痞癢與痞滿何別。小芫胡證。多有脅下痞。脅下滿。而不去大棗者。又何故。夫痞滿。陽邪也。痞癢。陰邪也。是故大黃黃連瀉心湯之痞。曰按之濡。生薑甘草兩瀉心湯之痞。曰痞癢。胸中。陽位也。脅下。陰位也。陰邪踞陽位。自必以體陰性動者。輔正以祛邪。陰邪踞陰位。則當以體陽性靜者治之矣。（牡蠣有牡片而無牡片是為純陽而其體質如石又為陰）若夫陽邪踞陰位。則猶之乎陰邪踞陽位也。是故脅下痞。脅下滿。非以棗治之也。特不如脅下痞癢之忌棗耳。棗之治自在中。本經之訓可案也。然則火逆上氣。非氣之有餘耶。懸飲內痛。非津液之有餘耶。而麥冬湯。十棗湯。偏用大棗。何也。夫氣不下。歸而上逆。津液不宜布而懸結。猶得為有餘哉。惟其不足。故至是耳。且此兩者。猶有不同處。未可一律論也。麥冬湯是養脾氣不足。平胃氣上逆。欲使其由營氣而流轉一身。十棗湯是用藥過峻。恐不特洩去其飲。將盡人之津液。胥洩之。故以棗約束營氣而存津液也。物之性豈拘拘於一偏。明者用之。自當任材器使。而不局不滯。斯可矣。

金匱要略曰。病有實脈。有吐膿。有驚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從驚發得之。據本經大驚宜無不可用矣。而不必悉用何哉。夫經固言之矣。曰身中不足大驚。不可截去身中不足。僅以大驚二字概之也。其有非身中本不足而用者。必緣誤治。其義只在傷寒論曰。少陽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是故此胡加龍骨牡蠣湯。下後證也。桂枝加桂湯。發汗及燒鍼後證也。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發汗後證也。實脈湯證。則未經誤治。故獨不用棗。若夫千金風虛驚悸二十三方用棗十一方。其方有用獨活細辛羌活白蘇皮銀屑大黃石薺蜀椒荊蒱防己鐵精麻黃者。即不用棗。於此見棗之治驚。但治實中之虛。虛中之虛。而虛中有實者。則其所不能任。若實中之實。又所不待言矣。

麻子味甘平無毒主補中益氣中風汗出逐水利小便破積血復脈乳婦產後餘疾  
長髮可爲沐藥久服肥健不老神仙九月採入土者損人生泰山川谷（畏牡蠣白薇  
惡茯苓）

麻子一類二種。斑黑者實饒而皮縷麤惡。名曰苴。白色者無實而皮縷細密。名曰臬。其花謂之物。宜黃菟白。宜以採實供蠶豆實及作油。臬以剝皮析縷作布。皆欲得良田。不用故墟。夏至前布種出大科。長三四尺。莖方有稜。葉狹而長如益母草。一莖七葉或九葉。宜以流水澆之。無流水而用井水。則宜曝之以殺其寒。六月放物。隨即結實。若欲採實。即宜拔去白花者。否則子不成實。實有殼極難去。當以帛包置沸湯中。浸至冷出之。垂井中一夜。勿令着水。次日日中暴乾。就新瓦上接去殼。簸揚取仁。則粒粒皆完。（參齊民要術禮疏綱目）

劉涪江謂爾雅翼實麥黃種臬。臬黃種麥。是麻生於木火正旺之時。成於金水方饒之日。故麻子仁之爲用。能於木火無殺中生。金水柔滋之化。即能於金水滂沛中。成木火通明之功。唯其金水克諸水火迭化。是以中土升清。

降濁之機括不愆。一身皆受其益。本經謂其補中益氣。久服肥健。由此是誠能揭麻仁功用之要。洩糞經與變之秘矣。特別錄所載破積血復脈。乳產餘疾。沐髮長潤。功能多半在血。謂皆由於氣充血。乃調容或有未盡然者。夫中焦受氣爲血。決氣竊不認矣。不可爲心主血之驗乎。心爲丁火。丁交壬水。而化爲木。不可爲益乙肝之氣之證乎。乙肝受益。下交去腸。而化爲金。以行其柔滋之氣。而通降者不滯。是即血能行氣之源。仲景製麻仁丸治脾約取裁之所在矣。決氣竊又曰。土焦開竅爲氣。氣不主於肺乎。肺爲辛金。下交丙火。而化爲水。不可爲益發腎之血之證乎。發腎受益。上交戊土。而化君火。以行其明爽發越之氣。而升者不滯。是即氣能調血之源。仲景製炙甘草湯以復脈取法之所在矣。惟丁壬能化木。則肝木滯。其所藏之血。自行而不積。產乳自無餘疾。唯辛丙能化水。則腎水強。其所藏之水。自不至因氣乖而腫。因氣阻而滯。寒矣。治風先治血。緣血不行。招風取中者。尤宜仗澤血液之物。髮乃血之餘。緣血不榮心而枯短者。尤當用復血脈之劑。此別錄宜開藥物之詳。確能補本經之未備者也。

麻仁與地黃皆最能拔地力。一齊是要術所謂種苴欲得良用不用故墟是也。一故亦最能生陰津。其相比入炙甘草湯。則以地黃善宜陰津於陰分。麻仁善宜陰津於陽分也。其在麻仁丸。與芍藥同用。則以芍藥善破陰結。布陽氣。麻仁善行陽滯。布陰氣也。人陰人陽者。物之生理。所謂性也。破結行滯。宜布陰陽者。物之能事。所謂情也。性之與情。猶與馬相輔而行。是何也。麻仁丸中有小承氣湯。即不用麻仁芍藥杏仁。不患其大便不通。炙甘草湯有人參麥冬地黃。即不用麻仁。不患其脈不復。然復脈通便是二方作用之一端。不能會二病之全屬。故麻仁在炙甘草湯爲人參麥冬地黃之先聲。以其氣鍾於至陽。易入上焦。引亢陽爲生陽。人參繼之。爲鼓元氣之輔。麥冬繼之。以生胃脈之絕。地黃繼之。以行脈中之血也。其在麻仁丸。又爲小承氣湯之後勁。以枳實厚朴銳而人氣。大黃芍藥破而通血。皆舉機疾馳。絕無停軌。治胃實之不大便有餘。治脾約之大便難不足。非得杏仁之調降。麻仁之

滑澤。脾必暫展而復約也。此是物之性。若其性則極柔之物。稟生氣於至陽。原係物之常理。第麻仁不備屬陰。以其有雌有雄。雄之用在皮。雌之用在實。若概以根實升降之義。則其能伸陽於中。充陰於外。無疑矣。若夫種宜須雜以某。及當開花。又將稟拔。是其初則能令陰陽相守。繼則能令陰津長裕。無疑矣。其葉之數。不以四。不以六。唯七之少陽。九之老陽。是其用之所在。譬之於人體。氣偏陰者嗜溫。精氣偏陽者嗜涼。稟陽剛者其作為爽直。稟陰柔者其作為廉靜。以是知麻仁為物。其秉賦雖陰。功效悉在陽矣。至其殼之堅韌難去。須先迫之以熱。乃再激之以寒。後復暴而乾之。按而去之。易易耳。不又可知其所謂柔者。必伏剛中。其所謂剛者。必寒熱交和而後化耶。善體物者宜識之。

### 飴糖味甘微溫主補虛乏止渴去血

飴。凡穀之黏者。皆可為之。漬過蒸熟。每一石。用大麥蘖一斗八升。和水磨汁。傾入其中。少許即生飴。如蜜而稀。色如膠。所謂膠飴是也。其稍乾者謂之飴。其熟令乾。饒。漆而色白者謂之饒。

盧芷圖曰。粟米作飴。宛似水穀入胃。隨糜作汁。出入未定之時也。可以澄飲。可以成血。然甘能緩中。投之不當。反致滯滯。

陶隱居云。酒與糖並米麥所為。而品分中上。良緣糖以和潤而饒。酒以驅亂而劣。愚謂麴蘖皆麥所為。然麴先層粉而後釀造。為拗折其生氣。蘖浸令生芽。而後磨粉。為引動其生機。然皆令消米質使成液也。酒釀久方成。糖片時便就。久釀者性反迅。速成者性反緩。何歟。夫拗折者鬱滯久而性益狃。生發者萌旋達而氣已暢。故酒為緩物之報使。糖實急劑之柔佐也。然虛煩虛痞。虛脈虛滿。俱有確證。可指其籠統言之者。有虛勞虛損。虛羸虛弱。能知燥熱之為勞。傳變之為損。疴瘕之為羸。疲鞭之為弱。則乏之為乏。亦可擬議得之。夫行而無資。謂之乏。人身之行。者非氣血而何夫。反正為乏。非氣血之當行不行。而何人身一天地也。曠故納新。環周不休。氣之道也。十二經

脈。上下大絡血之道也。其資皆於脾。則虛者不可謂非脾氣不給矣。脾氣不給。參茸皆能助之。此獨何難於飴糖。夫補虛之已下。遂繼之以止渴。去血則黃虛者。皆與渴無干。且此能去溼。不能滋燥。茂能充外。不能充內。參茸能充內。且滋燥矣。又與血無干。以是見此虛此乏。斷非參茸所能補矣。雖然。虛乏而氣不能行。且渴者固多。又何以知有當去不去之血。夫仲景用飴糖。多在建中湯。建中湯證。多有腹痛。此血當行不行之驗也。是故飴糖非能去瘀血也。能治血當行不行爲腹痛者耳。故傷寒論金匱要略。用建中處甚多。然止云治腹痛。不云下瘀血。

或謂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則治腹痛者。芍藥之功。非飴糖之力也。此誠有辨焉。何則。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小建中湯主之。虛勞裏急。諸不足。黃芪建中湯主之。婦人產後。虛羸不足。腹中刺痛。吸吸少氣。或苦少腹中急。摩痛引腰背。內補當歸建中湯主之。婦人腹中痛。小建中湯主之。是知桂枝加芍藥湯所主。是滿痛。小建中湯所主。是急痛矣。桂枝加芍藥湯。卽小建中湯少飴糖耳。下後邪氣內傳。爲滿痛。是實。虛勞產後。腹痛。是虛。僅飴糖一味之轉移。治證遂虛實不侔。猶不可見。飴糖善補虛乏耶。桂枝湯在傷寒所治證多矣。茲則吸吸少氣也。咽乾口燥也。裏急腹痛也。腹中刺痛也。少腹急摩也。皆非桂枝湯所曾治。以是知卽飴糖之功矣。蓋土滯以木而疏。土虛以木而困。故少氣咽乾口燥。是脾乏。穀氣裏急。腹痛。乃肝氣侮脾。飴糖之柔潤芳甘。正合脾家土德。而卽以緩肝之急。以肝固脾極之本。虛乏之所從來也。是故桂枝加芍藥湯。無飴糖卽不名建中。桂枝加黃芪湯。不加芍藥。不用飴糖。卽不名黃芪建中。而蜀椒乾薑人參。協以飴糖。卽名大建中。是知建中。固以飴糖得名耳。然則其所謂大小者。究何義耶。夫以藥合勢。分大小。則小建中。用芍藥。桂枝。甘草。薑。得十五兩。又益大棗十二枚。大建中。用人參。乾薑。僅五兩。止益以蜀椒二合。乃同用飴糖一升。則飴糖在大建中。獨多而勢合。在小建中。獨

均而勢分。此一說也。若以力專力薄分大小。則辛甘爲陽。酸苦爲陰。大建中純用甘辛。則力厚氣專。小建中兼用酸苦。則力敵氣薄。此又一說也。總之兩建中皆以飴糖爲君。君性而臣從命。則爲大。君卑而臣擅命。則爲小。此實大小得名之確指歟。而飴糖之所以尊於此。益可做悟矣。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解此者。謂緣飲水多。乃心下悸。故悸皆爲飲水使。心殊不思。小建中湯所治之悸。亦可以水飲言乎。故夫悸有心中自動者。心液虛也。有他處動而連及心者。水飲也。而水與飲。又復有別。則以下焦外連衛氣。其地曠蕩。水飲居之。則能上衝外薄。渺無涯際。故爲水上焦之約束。水飲若在。終不能肆。故僅爲飲積之傷寒論所謂傷寒厥而心下悸者。當先治水。宜服茯苓甘草湯。卻治其厥。不爾。水漬人胃。必作利。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是上焦之悸也。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是下焦之悸也。兩者一曰心下悸。一曰臍下悸。皆係他處連及之文。故均爲水飲。至傷寒二。曰。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傷寒脈結代。心動悸者。炙甘草湯主之。不曰心下悸。而直曰心中。固可知爲心之虛矣。蓋心之用。在陽而體屬陰。故其取象。係於兩陽外麗。一陰內守之難。自動之悸。爲內陰欲出而陽不安。連及之悸。爲外陰內侵而陽不安。同爲陽不安。而驗於自動與連及。猶不豁然可視耶。但炙甘草之悸。與小建中之悸。又何以異也。夫曰脈結代。心動悸。是陽之躓。曰心中悸而煩。是陽之盛。陽躓者。當滑澤其道。路陽盛者。當開闢其途。徑滑澤其道。則地黃麥冬之功。開闢其途。徑則重用芍藥之力。而其能使陰陽兼而相入。在炙甘草湯。則麻仁阿膠。在小建中湯。則膠飴之爲功大矣。麻仁阿膠。能使水定而火凝。飴糖則能使火靜而水生。此則煩與不煩。爲炙甘草湯。小建中湯。界養者也。然觀於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用桂枝甘草湯。可以知心液虛之故。卽可以知炙甘草小建中皆用桂枝甘草之故。特彼以汗後液隨汗洩。此不注明治後。且獨標二。三。日。可見爲心液自虛耳。

冬葵子味甘寒無毒主五臟六腑寒熱羸瘦五癰利小便療婦人乳難內閉久服堅骨  
長肌肉輕身延年生少室山十二月採之（黃芩爲之使）葵根味甘寒無毒主惡  
疥療淋利小便解蜀椒毒葉爲百菜主其心傷人

盧並園曰葵有冬葵冬葵字從葵從冬皆屬於腎其子易生用治胎產自然入神其花向日而傾有返  
顧衛根之義觀其能通小便又能治多溺蓋可見矣（外臺秘要治中日夜溺七八升用冬葵根五斤水五斗煮  
三斗每日平旦服二升）本經主五臟六腑寒熱羸瘦五癰蓋寒熱雖欲其通然過通則五臟六腑之氣不藏能  
致肌肉羸瘦水氣雖欲其藏然過藏則潮道泣瀉能致小溲閉塞葵性滑澀既能使藏者通返顧衛根使能通者  
藏若病屬久藏而發者如淋如帶如痘疹如死胎如丹石毒如消渴如癰腫沒頭如腸癰胃疝如肉腫怪瘻皆有  
奇效第有風疾宿病天行癘後曾被犬傷者忌之世人但知其能發宿疾不知其能使宿疾不留免他日卒中之  
虞正其功耳

凡物之生各有至理葵多子性滑多子者歸腎性滑者利竅又其花向日而傾返顧其本故仲景於妊娠有水氣  
小便不利頭眩用葵子茯苓散夫他物利水徑情直行豈復返顧則當防其導胎下墜且小便不利在極下頭眩  
在極上滿能聯絡爲一一味之用具此兩義其精有如此者至別錄所主婦人乳內閉腫痛亦取其滑以開閉其  
色白衛根仍不外返顧血海之義擴而充之其功蓋不止是二者而已

瓜蒌味甘苦有毒主大水身面四肢浮腫下水殺蠱毒欬逆上氣及食諸果病在胸臆  
中皆吐下之去鼻中息肉療黃疸生高小平澤七月七日採陰乾

甜瓜仲春種之積院大如斗納瓜子四枚大豆三枚瓜既出土生數葉則摘去豆以初生瘦弱須假豆扶以出土

若豆長又恐攝瓜也。地須多鋤。則子繞引蔓延生長。或以丈計。葉大數寸。五六月開黃花。六七月瓜熟。形色不一。用瓜帶瓠。而短色青綠者良。收子須拌鹽藏方不死。（參齊民要術綱目）

盧子蘇曰。瓜象實在巖巖間也。帶瓜之縹蔓處也。性偏蔓延。未繁於本。故少延輒腐。爾雅云。其紹蔕。疏云。縹本。曰紹形。小曰蔕。故近本之瓜常小。近末之瓜轉大也。凡實之吮抽津液。惟瓜稱最。而吮抽之概惟帶。是以瓜帶具備。下炭土之用。乃帶味苦而瓜本甘。以見中樞之所以別於上下內外。誠涌洩之宜劑通劑也。

劉澹江曰。瓜以二月下種。蔓延而生。是由風水以達水花。於五六月其色黃。是柔火氣以致土。乃吐花即有帶。帶味苦實即結於帶上。而味甘。是又為達水氣以至土。其所以含甘而獨用苦者。正以苦能達甘之用也。甘之用云何。蓋不止達水以至土。更先能達水以至火也。故帶之苦其氣本於火。瓜之寒其氣暢於水。觀其末大本小。可知厚孕於水氣。火原在水中。至夏而火擊達。火之畢達。正水之畢達也。夫土之甘本備四氣。而以水火為用。至於水火畢達。則土之用乃得際於極上。胃氣之至於肺。以布四臟皆由此也。即是以思。則其療痞證之功。如火能達。則風與熱之為患者俱散。水能達。則溼與寒之為患者俱散。水火既達。土亦自達矣。何況溼熱黃疸。其病原在土之體。又何不達之有哉。

觀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鞅。氣上沖咽喉不得息者。此為胸有寒也。當吐之。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皆瓜蒂散主之。太陽病中暈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日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宜一物瓜蒂湯。則知瓜蒂之治胸中實矣。觀少陰病飲食入口即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當溫之。則知雖胸中實。但兼乾嘔。遂不可用矣。觀胸上諸實。胸中鬱鬱而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反有涎唾。下利日十餘行。其脈反遲。寸口脈微滑。此可吐之。吐之利即止。則知雖喜按下利。但胸中實而痛。即可用矣。觀太陽病當

惡寒不惡寒。關上脈細數。爲吐之過。則知凡胸中未痞。鞭者。皆不可吐矣。所以然者。瓜蒂屬火。爲土防水之門。關乃抽吮土氣之物。非抽吮水氣之物。故主吸地中滋潤以益瓜。凡栽瓜者。必使其蔓不著田。藤若田。藤燥則蒂反。渴瓜中脂液以救蔓。田。藤有水。則蔓爛蒂落。此瓜蒂之僅能抽吮寒氣熱氣。溼氣。而於水飲則忌之。於土之燥者。益忌之。是吐後腹中飢。口不能食。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所由見也。然則宿食在上者。宜吐之。則非寒熱溼而與水飲同爲有形之物矣。此又當作何解。夫吐水多係虛證。吐食多係實證。以土著水則溼。非若他物之著土。但去其物。土猶夫故者比也。

瓜蒂卽瓜子。唐本注稱其主腹內結聚。破潰膿血。最爲腸胃脾內寒要藥。駁之金匱治腹裏膿血之膿。千金治嘔吐膿血之肺癰。若合符節。蓋瓜之中。裹大津液爲瓢。子卽依於瓢內。瓢奔潰爛。子終不因之爛。則其能於腐敗之中。自全生氣。卽善於氣血腐敗之中。全人生氣矣。子嘗傲是。意用治痰之濃厚色黃者。多有有效。由是推之。其可用處亦不少矣。

# 卷六

## 中品石三味草七味

雄黃味苦甘平寒大溫有毒主寒熱鼠瘻惡瘡疽痔死肌癩疥蟲匿瘡目痛鼻中息肉及絕筋破骨百節中大風積聚癰氣中惡腹痛鬼疰殺精物惡鬼邪氣百蟲毒勝五兵殺諸蛇虺毒解蠶蘆毒悅澤人面鍊食之輕身神仙御服之皆飛入人腦中勝鬼神延年益壽保中不飢得銅可作金一名黃食石生武都山谷燉煌之陽採無時

石爲徒土化金雄黃尤鬆脆易解是質僅似金土性未除且成塊時赤如雞冠有光輝時既研爲末則黃如鶉喙黯淡無華其能解土中浮火著於皮膚者何疑凡土中之火必悍與熱久相醱釀乃成故得以雄黃剛土性寒治之而其味辛辛生皮毛故僅能主其在外者即土中管結之火非所能治也觀金匱面赤斑斑如錦文者名曰陽毒則用之善面目青者名曰陰毒則去之可殺雄黃能治中土之火著於外者又即可證陽毒陰毒爲由土中醱熱醱釀而成矣即雄黃善殺蛇蛇獨非土中醱熱醱釀以成者乎巢元方云鼠瘻者由飲食不擇毒物所化入於筋髓出於脈精留脈內不去使人寒熱又非由內及外久蓄而成者耶言惡瘡疽痔死肌而不及癰者以癰裏大膿血憤快而出不得爲死肌也死肌不必盡由惡瘡疽痔不必盡爲死肌惟由惡瘡疽痔而爲死肌者方是由中及外久蓄而成之毒乃得以雄黃去之也若有蟲蝕肌雖亦溼熱所化由內至外第既在外而內無他患則取此外治毒而殺之斯已矣

石膏味辛甘微寒大寒無毒主中風寒熱心下逆氣驚喘口乾舌焦不能惠腹中堅痛除邪鬼產乳金瘡除時氣頭痛身熱三焦大熱皮膚熱腸胃中隔氣解肌發汗止消渴煩逆腹脹暴氣喘息咽熱亦可作浴湯一名細石細理白澤者良黃者令人淋生齊山山谷及齊盧山魯蒙山採無時（雞子爲之使惡莽草馬目毒公）

石膏生於石中大塊作層如壓扁米糕每層厚數寸色白潔淨細文短密如束絨正如凝成白蠟鬆軟易碎燒之即白爛如粉（綱目）

凡物重則應堅滯則應黏辛則多竅寒則多膩石有體質最重光明潤澤乃隨擊即解紛紛是散而絲絲縱列無一縷橫陳故其性主解橫溢之熱邪也蓋惟其寒方足以化邪熱之充斥惟其平方足以通上下之道路惟其厚方足以聯津液之灌輸惟其重方足以攝浮起之亢陽譬之游於酷烈萬物喘息灌屬不敢自保惟清隨乍動而降乃行而化隨爽潔於是欣欣然始有生之樂焉人病中風而至心下逆氣驚喘口乾舌焦不能息者何以異是病寒熱而至心下逆氣驚喘口乾舌焦不能息者又何以異是別錄之治暴氣喘咽熱即本經所謂心下逆氣驚喘也止消渴煩逆即本經所謂口乾舌焦不能息也身熱三焦大熱皮膚熱解肌發汗又所以明熱之散漫充斥也惟本經之腹中堅痛別錄之腸胃中結氣及腹脹似熱不儀散漫矣夫熱邪既盛內外相連久延不解焉能不一與氣結故暫時散漫遂脹滿而堅痛然曰腹中堅痛曰結氣腹脹明其尚未與津液相結猶可解以石膏也若不待解肌發汗而汗自出腹中滿痛小便自利則其熱已與津液相結猶可解以石膏也心下有水氣肺脹咳上氣而喘脈浮者小青龍湯證也多一煩躁則爲小青龍加石膏湯證數之以大青龍湯之不汗出而煩躁白虎湯之大煩渴不解竹皮大丸之中虛煩亂是石膏爲煩證矣但傷寒金匱用石膏者十一方

此纔得其四。其不煩而用者。何多也。夫陰氣偏少。陽氣暴勝。外有所挾。內有所虧。或聚於胃。或犯於心。乃爲煩。煩之由來不一。本非石膏所主。化其暴勝之陽。解其在胃之聚。非治煩也。越婢加半夏湯候曰。肺脹咳而上氣。其人喘。目如脫狀。小青龍加石膏湯候曰。肺脹咳而上氣。煩躁而喘。木防己湯候曰。脇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麻杏甘膏湯候曰。汗出而喘。無大熱。是石膏者。爲喘而設歟。夫喘有虛有實。虛者無論。實者必邪聚於氣。軒舉不降。然邪又有不同。茲四喘者。皆熱盛於中。氣被逼於上。則石膏所主。乃化其在中之熱。氣自得下。非治喘也。然則石膏氣寒而形津潤。本經以主口乾舌焦不能息。宜乎必治渴矣。乃傷寒金匱兩書用石膏方。並不言渴。越婢湯治風水。並證明不渴。白虎湯之治渴者。必加人參。其不加人參證。亦並不言渴。豈石膏之治熱。必熱而不渴者。乃爲恰當乎。是可知石膏止能治六淫所化之熱矣。故仲景用石膏者。十一方。同麻黃用者。六方。同大黃用者。一方。同防己用者。一方。同桂枝白薇用者。一方。同人參用者。僅二方。而一方可同可不同。惟竹葉石膏湯。卻必與人參同用。是石膏之治熱。乃或因風鼓蕩而生之熱。或因水因飲蒸激而生之熱。或因寒所化之熱。原與陰虛生熱者無干。其本經所謂口乾舌焦。乃心下逆氣驚喘之餘波。故下更著不能息爲句。蓋心下既有逆氣。而遇驚輒甚。則其口張不翕。涎得不乾不焦。然又當驗其能息否。能息則口尚有餘時。乾與焦亦有間時矣。他如竹葉石膏證之欲吐。竹皮大丸之嘔逆。皆適與用石膏相值。亦可知爲熱致虛。因虛氣逆解。熱氣自平。氣平嘔吐自止。非石膏能治嘔治吐矣。

說者謂麻黃得石膏。則發散不猛。此言雖不經見。然以麻杏甘膏湯之汗出而喘。越婢湯之續自汗出證之。則不可謂無據矣。麻黃爲用。所以從陰通陽。然陽厄於陰。其源不一。有因寒凝。有因熱壅。故其佐之者。不用桂枝。則加石膏。桂枝文理有縱有橫。石膏則有縱無橫。縱者象經。橫者象絡。經絡並通。與及經不及絡者。其優柔猛烈。自是不同。况因寒者。所謂體著燔炭。汗出而散。（從丹溪章句）固其所當然也。因熱者。乃陽邪而陰不與交。欲使陰

交於陽。非洩熱不可。第徒洩其熱。正恐陰反肆而迫陽。故一面任有膏洩熱。隨手任麻黃通陰。使陰之鬱勃者。隨陽而洩。柔和者。與陰相交。是以石膏協麻黃。非特小膏。惟加石膏湯。厚朴麻黃湯。越婢加朮湯。越婢加半夏湯。文蛤湯。其禁忌較之大青龍湯。麻黃湯為弛。即如所謂麻杏甘膏湯。越婢湯者。並有汗亦治之。可見其汗乃盛陽之加於陰。非陰陽交和而成。亦非營弱衛強而有矣。矧證之以千金用越婢加朮湯。治肉極熱。則身發津脫。腠理開。汗大洩。顧何謂耶。夫亦以熱盛於中。內不與陰和。而外迫逐津液。與痿所論者無異。特恐通其陰而陰遂逆。故凡寒惡風者。即於湯中加附子耳。尚不可信麻黃石膏並用。可治汗出耶。然則桂枝二越婢一證。謂之無陽者。又當作何解。夫發熱者。太陽之標。惡寒者。太陽之本。熱多寒少。標盛本微矣。而脈反微弱。則非因陽不足。乃表陽內伏也。表陽之所以內伏。正為其本寒將盡。無事與相拒於外耳。故曰無陽。然陽者津液之所從化。汗之所由出也。不洩其標熱。而從陰中通其內伏之陽。表氣於何而和。營衛於何而調。故取桂枝之二以解外。取越婢之一以通中。此其義也。

風寒搏熱。用麻黃石膏洩熱通陽。既知之矣。水飲與熱。其不相入。正同冰炭。何亦能合為患耶。不知寒與熱。猶本異而末同。水與熱。更本同而末異。何也。夫寒在人身。被陽氣激而化熱。既化則一於熱。不更為寒。水則本屬太陽。厥能凝然。是以寒既化熱。熱已而寒無存。水中挾熱。熱去而水尚在。其同用麻黃。在寒化之熱。止欲其通陽。在水挾之熱。更欲其去水矣。雖然。水與飲固自分。且同為水。復有近表近裏之分。曰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此比於大青龍者也。故麻黃分數多。曰吐後渴欲得水而食飲者。文蛤湯主之。兼主微風。脈緊頭痛。此比於麻杏甘膏者也。故麻黃分數少。曰裏水。越婢加朮湯主之。此則比於麻黃附子甘草湯矣。以其是水與熱。而非寒。故不用附子。而用白朮石膏。是二證近表。一證近裏。既彰彰然矣。若夫飲。則非如水之無時。岸可隨處橫溢也。則必著臟腑而後為患。曰咳而上氣。此為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

主之。此著於上者也。曰。隔間支飲。其人嗜滿。心下痞堅。面色黎黑。其脈沉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者。木防已湯主之。此著於中者也。著於上者。比於表。故用麻黃。著於中者。比於裏。故不用麻黃。石膏則皆不可闕者也。然服木防已湯。虛者即愈。實者復發。則去石膏。加茯苓芒消。夫曰實。乃去石膏。不去人參。似其助實反在石膏矣。然隔間支飲。則嗜滿色黑。固其宜也。其關節只在心下痞堅。脈沉緊。二者痞猶可以桂枝下之。堅則非芒消不爲功矣。痞由於飲。積可專以防已通之。飲而至堅。則非兼用茯苓不爲功矣。其用人參石膏。取義原與白虎加入參同。欲其洩熱生津。爲已病數十日曾經吐下也。屢經剝削。繼得和羹。自然立能應手。然終以痞堅而脈沉緊。非剝削已極之徵。第初投之能獲效。必飲中之熱得清而解。其再發也。縱有熱亦殺於前。况經再與前方不愈。則病雖不去。而熱未必復留矣。故於前方去石膏。加茯苓芒消。不去人參者。一則尙緣剝削之餘。一則所以駁防已芒消之暴也。

**凝水石** 味辛甘寒 大寒無毒 主身熱腹中積聚邪氣 皮中如火燒煩滿 水飲之除時氣 熱盛五藏伏熱 胃中熱煩滿 止渴水腫 小便瘕久服不飢 一名白水石 一名寒水石 一名凌水 石色如雲母 可析者良 鹽之精也 生常山山谷 又中水縣及邯鄲 (解巴豆毒 畏地榆)

凝水石生於鹵地積鹽之下。精液滲入土中。年久至泉結而成石。大塊有齒稜如馬牙消。清瑩如水晶。亦有帶青黑色者。皆至暑月回潤。入水浸久亦化。(綱目)

水必死而後鹹。借土爲倚伏。則生氣復著矣。其有受烹於火日結爲鹽者。性遠轉溫。其有纒經烹煉自滲入地得成晶。凝如石者。歲久火退。既未接乎黃泉。尙鍾氣於膏壤。以形體論則金也。然其源本水。其所屬亦水。故雖伏土

中遇水能化。陶隱居云。未浴水中。夏月可使爲冰。是其陰凝之甚。皮膚之原純乎寒化。似非他物能開而其味乃辛。則仍能外達皮毛。非僅寒中一節已也。身熱腹中積聚邪氣。是內爲本外爲標。皮中如火燒煩滿。是外爲本內爲標。均可以是化水飲之者。蓋是物之生原。皆徹水土標本。當其爲水之死。固已背陰向陽。迨與土化。蒸煉爲鹽。則轉而溫。乃不肯保其溫。復溜於下。以變爲寒。仍與水化而味猶辛。則其假散而聯爲聚。卽聚而復爲散。昭然矣。身熱皮中如火燒散也。腹中積聚邪氣煩滿聚也。聚而能散。則在內者釋散而終不能聚。則在外者已。又何必究其爲標與本哉。風引湯入此於中。以治外熱內滿。亦可見其滿之不僅爲實而熱則已。造其極。故與大黃石膏滑石伍。以勝外熱而內之滿。終不能廢乾薑桂枝矣。

**乾薑味辛溫大熱無毒主胸滿欬逆上氣溫中止血出汗逐風溼痺腸澼下痢寒冷腹痛中惡霍亂脹滿風邪諸毒皮膚間結氣止唾血生者尤夏生薑味辛微溫主傷寒頭痛鼻寒欬逆上氣止嘔吐久服去臭氣通神明生健爲川谷及荊州揚州九月採（秦椒爲之使殺半夏芫菁毒惡黃連黃芩天鼠糞）**

薑宜取隴沙地。四月取母灌種之。五月生苗。如初生嫩蘆。高二三尺。葉如竹。兩兩對生。辛香可愛。秋社前後。新芽頗長。如列指狀。色黃尖紫。謂之紫薑。亦曰子薑。采食無筋。自此以漸充壯。霜後則老。謂之宿薑。卽母薑也。薑惡溼。潮。又畏日畏熱。凡秋熱則無薑。故六月間須作茅屋蓋之。（參齊民要術圖經綱目）

作乾薑法。取白淨聚結者。水漉三日。去皮。置長流水中六日。更刮去皮。曬乾。置瓷缸中。曬三日乃成。（弘景）物之燥者不惡溼。爲恃其氣足以禦之也。物之溼者不畏熱。爲假其氣足以助之也。薑則偏生沙燥之地。厭惡溼潮。且復畏日。葦爲蓋茅棚以避酷溼。又曰秋熱則無薑。是何故哉。蓋四時遞運。六氣流遷。百物生長收藏其間。拈

一物而歸審之。似者氣依物爲轉旋。究其實理。則何物非因氣觸動也耶。薑以中夏發生。是感火氣以動矣。故其性溫。乃旋交溼令。而薑枝葉長茂。根株橫溢。是感土氣以昌盛矣。故其色黃。於是金經一氣以培以充。迨交燥令。而氣乃全。用乃具。故其味辛。統而計之。則火者其稟土者其體。金者其用。實而屬之。則其火性於土中。宜土用於金內。薑之能事盡矣。蓋土者脾也胃也。以厚德載物。而敷布一身。金者肺也。大腸也。以節宣諸氣。而泌清洩濁。假使中宮清氣阻遏。而不至肺。則氣滯於上。胸滿咳逆。上氣之病生。濁氣扞格。而不至大腸。則氣滯於下。腸澀下利之患作。原其所以阻遏扞格者。非他。則以中土無火。故使土用乖。而金不效。其節宣之職。火之所以生土。土之所以生金。考厥機械。端在是也。雖然。肺爲嬌臟。既惡痰涎之裏。尤畏炎躁之燥。與薑之性。誠有醋肖者矣。獨肺喜清。庸薑非致清肅者也。以謂土之生金。其機在是。不更有說乎。夫仲景曰。太過可怪。不及亦然。論脈也。臟氣何獨不爾。薑之用。前固曰。緣火不生土。土遂不生金。此中土之火不及也。設土中之火太過。豈能保其不礙生金乎。病果如是。原非薑所能治矣。薑有生者乾者之別。前人謂薑之皮涼。故留皮者辛溫。差誠止能散發是已。而猶有未盡者。薑桂之性。老而彌辣。乾薑受氣足。是則上達肺。下通大腸。外及皮毛。中鎮湧逆。生薑受氣微。微則僅能由中及上。故止散外感。止嘔吐耳。不然。乾薑所主。本經謂其逐風痺。痺。別錄謂其治皮膚間結氣。其病成在皮毛肌肉間。此何說耶。

以五味乾薑治咳。於五味子條。詳言之矣。猶有未盡。則用五味。不用乾薑也。乾薑分數不等也。用五味。不用乾薑。其旨在射干麻黃湯。咳而上氣。喉中水雞聲。是痰非飲。與水寒觀小青龍湯。小青龍加石膏湯。真武湯。皆曰心下水。若甘五味。請加乾薑法。又皆隸於痰飲。則可見乾薑所治。爲在中之水飲。非在上之痰矣。至其分數之不等。是愈下則愈少。愈上則愈多。故用一兩者。止真武湯。二兩則小茈胡湯。厚朴麻黃湯。若甘五味。加薑辛半夏湯。餘則盡用三兩矣。雖然。真武湯本不用乾薑。豈不因方中有生薑乎。小青龍若甘五味。請劑。其寒水之不化。正在

胸中合之本經乾薑主治咳逆上氣。前冠胸滿二字。爲不虛說矣。猶不可知。從爲脾肺藥耶。或問傷寒病之莫急者也。傷寒至陽亡陰逆。尤病傷寒之莫急者也。仲景用乾薑於乾薑附子湯。茯苓四逆湯。白通湯。真武湯。四逆湯。皆用之。至少反於非傷寒之大建中湯。甘乾苓朮湯。用之最多。何也。曰此正仲景神明不測處也。夫病根有深淺。用法有機勢。得其間。則批郤導窅。力不傷鋒。當其銳。則高城深池。守猶難固。人傷於寒。則爲病熱。是固陰傷陽也。乃不勝治法之素。致陽越陰搏焉。豈誠陽之虛陰之盛耶。故曰脈微。曰下利。曰煩躁。曰頭眩。身瞤。其陽之衰也。驟陰之橫也。飄忽而無所附。固不得僅用乾薑。必並以附子。但乾薑既得附子。一主其中。一主其下一主守。一主走。若輕軍。若熟路。風行雷動。所當必推。所擊必散。陰散斯陽歸。陽歸斯病已。又何恃乎用之重。重則不懼有後患耶。此其義見於論中。所謂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者也。夫既用四逆治裏矣。仍有桂枝治表在後。設使用薑附重。則向所未攻之表證。能保其不變爲裏證耶。惟傷寒少陰病。下利圜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者。陽已浮於外。陰已逆於內。各自樹勢。兩不相下。故仲景於通脈四逆湯。附子仍依四逆之數。乾薑倍焉。何則。其勢相侔。其鋒相敵。病既植根中氣之虛。而中寒自非倍其數不可。是仲景於回陽逐陰。又非輕用薑者比矣。若夫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不可觸近。大建中湯證。身憊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勞軛汗出。表裏冷溼。久則腰已下冷。痛腹重如帶五千錢。甘乾苓朮湯證。其沉寒痼冷。一在於中。一在於下。一動而循。一靜而動。動者四出剝掠。其勢向上爲多。凡向上者難防。其中必有陽。實中必有虛。則既不得用附子爲尾。遂之師。靜者僻居一處。食飲二便尙綱節制。然汗出至衣裏溼。其寒不衰。是雖用附子攻衝之。亦決不能驟解。故大建中湯治動。乃鎮以靜。而抑之使平。是俟候啜糜於梁。甘乾苓朮湯治靜。乃撫其循。良銷其梗化。是姬公慈頤於洛。纒之前後諸方。皆從溫中起見。而擊爲台。則宜銳不宜多。耐積積。則宜圍不宜攻。

權衡其輕重。稽核其利鈍。而治法可推。推治法之委婉曲折。而方義可識。識方義之絲絲縷縷。而乾薑之用。瞭然如在心目間矣。

然則白通四逆等方。其於溫中兼之乎。是殆非也。夫諸方注意。大半在於溫下。故其所主證。下利及嘔吐且利者居多。則取法實繫本經之溫中腸澼下利。別錄之霍亂特附子以走下。乾薑以守中。有薑無附。難收斬將奪旗之功。有附無薑。難取堅壁不動之效。是乾薑之治在溫中。非諸方之治在溫中也。大建中湯。甘乾苓朮湯。注意在溫中矣。乃一則藥協蜀椒。一則證原腰冷。是其微旨。仍不盡在中也。微旨盡在中者。其惟理中湯乎。理中湯所主。在傷寒論曰。嘔吐且利。寒多不欲飲水。在金匱要略曰。胸痺。心中痞留氣結在胸。胸滿脅下逆搶心。一者由中而潰決。四出一者由上下而并湧於中。惟其中無所守。是以外者能內。內者能外。內外可以易位。生死不可逆判乎。方中參甘氣味柔和。能羈內出外入之駛。不能制內出外人之令。白朮剛乎參甘。能制其出人矣。猶不能不令出入。惟乾薑味辛氣溫。能令外不敢入。性守不走。能令內不敢出。蓋惟中虛。是以客氣得人。惟中寒。是以不能逐而使出。故理中補虛。即其制出之權。其驅寒即其制入之威。於是加以桂枝。則治內寒外熱。內虛外實。心下痞硬。利下不止。表裏不解。桂枝人參湯證。難以暑預及諸補散。則治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暑預丸證。間以半夏而去。朮草。則治妊娠嘔吐不止。乾薑人參半夏丸證。增以旋覆花代赭石。半夏大棗而去。朮。則治心下痞硬。噎氣不除。旋覆花代赭石湯證。莫非分理中之半。特薑爲卻寒散滿之長城。即對待以寒涼。如半夏瀉心湯。生薑瀉心湯。甘草瀉心湯。黃連湯。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按而察之。猶有理中之參草乾薑在其中。而特乾薑不淺矣。

太陽病。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吐血不止者。柏葉湯主之。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痢金瘡。王不留行散主之。婦人陷經。漏下。黑不解。膠薑湯主之。大云因不發汗。則知苟發汗。必不動血。云不止不解。

則知有以止之解之而不應。云膿血則與純血有間。云下血則與鮮赤自別。云病令瘡則因去血而病。非因病而去血。蓋失治者。其咎爲養癰貽患。故病甚於此。能轉攻於彼。誤治者。其咎爲無益有損。故非以已之適以激之。而血之爲物。遇寒則凝。遇熱則散。搏於陽則得火之色。搏於陰則得水之色。推是而言。則凡病乎血。用薑以止之者。莫不有確據可尋也。其在於經。則榮衛生會。皆有營血無汗。奪汗無血之文。脈要精微論。有肺脈搏堅而長。當病唾血之文。邪氣臟腑病形篇。有肺脈微急。爲肺寒熱。忘情咳唾血之文。脈解篇。有少陰所謂咳則有血者。爲陽脈傷。陽氣未盛於上。而脈滿。滿則咳。故血見於鼻之文。陰陽別論。有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之文。此皆可以薑治者也。其在千金。則凡婦人崩漏之少腹弦急。或苦絞痛。慎大草散。五臟空虛。失色黃瘦。增損馮餘糧丸。腰背痛。四肢沉重。大牛角中人散。虜鼠少氣。治崩中下血方。者。已上在四卷。吐血之胸中塞痛。治吐血中塞痛方。上氣面如土色。柏葉湯。胸腹煩滿。疹痛。乾地黃丸。者。已上在十二卷。血利之腹痛。龍骨丸。五內絞切痛。治熱毒下黑血方。亦滯下血。連月不瘳。白頭翁湯。瘋驚癡死。伏苓湯。赤白利。黃連湯。者。已上在十五卷下。並用乾薑。其諸病之發寒熱者。嘔吐者。並用生薑。則薑之止血。可以循類而求。按證以施。又何疑於辛溫也哉。

生者尤良句。總於主治之末。其意甚混。豈以凡治胸滿咳逆上氣等病。均生者優於乾者耶。則何不直名之曰生薑。而標其曰曰乾薑也。抑以生者不便致遠。久藏薑非隨地皆產。故概之曰乾薑。可爲不乖薑處法耶。則孔子曰。不撤薑食。常可爲說。是隨處皆產也。愚意生者有生者之功能。乾者著乾者之實效。仲景於生薑薑心湯中。生薑乾薑並用。真武湯。有生薑。又可加入乾薑。以是知本經乾薑主治。當分作兩截讀。曰乾薑味辛溫。主胸滿咳逆上氣。溫中止血。爲一截。出汗逐風。溼痺腸澼下利。生者尤良。爲一截。以是合之。仲景之用生薑。凡桂枝小茈胡餅加減法。皆所謂出汗。桂枝附子湯。白朮附子湯。桂枝芍藥知母湯。桂枝黃芪五物湯。抵當烏頭桂枝湯。皆所謂逐風。

澤瀉。惟腸澼下利無明文。然桂枝湯證。小此胡湯證。多有兼下利者。萬知其不指此耶。推而類之。則別錄之風邪諸毒傷寒頭痛鼻塞。即桂枝湯之用。其桂枝麻黃各半湯。治身癢。白朮附子湯。治風溼相搏。初服其人如痺。繼而如冒。又豈非去皮廣開結氣耶。

仲景之用生薑。即承本經出汗之旨。固矣。特傷寒論用生薑方。凡三十有五。而協燻者。至二十有九。金匱要略用生薑方。除經見傷寒論者。猶三十有二。其協燻者。亦二十有八。統而計之。其不同燻用者。僅十之三。生薑大棗之相比。淺而言之。則薑甘蜜辛。所謂辛甘發散是已。殊不知薑之主心腹邪氣。通九竅。助十二經。補少氣。則其注意不在甘緩。蠶辛之馳也。宜明五氣。篇曰。辛走氣。氣病毋多食辛。凡邪中於表。必表氣之虛也。但知去邪。不知燻正。邪去正傷。致生他患者。不少矣。矣如隨動即撫之愈耶。且即蠶之功用而論。亦已可知。守中有走。薑之生者。雖散。遠乾則能守矣。是不可謂走中之守乎。故凡汗後表邪裏邪未解者。多不忘薑。如厚朴生薑甘草半夏夏人參湯證。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證。茯苓甘草湯證。皆曾有汗。甚至新加湯。且加重焉。又可見薑之不純乎散。協燻尤能治汗後虛邪。勢將入裏者矣。玩生者。尤良句。以見無生薑。處出汗。亦可任乾薑。即乾薑亦可出汗。意其於通行經絡中。寓走中有守守中有走之義。又何疑哉。

近世論乾薑生薑者。多曉曉辨於去皮留皮之別。予嘗取生薑刮去皮。暴而乾之。則但存其筋。無所為薑矣。因是知薑非在地中至極老。不足為乾薑。不去皮。不漬不醃。亦不足為乾薑。蓋凡暴物之道。難碎者易乾。易碎者難乾。以其有老嫩之殊也。卒甲厚者易乾。卒甲薄者難乾。以皮受燥。則引在內之津潤以滋之也。若薑惟皮與筋為有形。其肉則遇水能化。故搗薑和水。去皮筋澄之。可以成粉。是乾薑所以必去皮。必漬水。必齎醃。乃得暴乾。而肉仍如故也。是生薑之走。乾薑之守。係於老與嫩。不係於去皮留皮。其去皮留皮。係於使之任暴。不係於使之守使之走矣。蓋嘗細咀兩薑。乾者與生者。不特味有厚薄。即氣亦有厚薄。陰陽應象人論曰。味厚則洩。薄則通。

氣薄則發洩。厚則發熱。惟其發且通。斯能去。惟其洩且熱。斯能守。非洩何以能除胸滿。咳逆。上氣。非熱何以能溫中止。血非發何以能出汗。非通何以能透風溼痺。此生薑乾薑之分矣。特本經不言薑治嘔。而別錄以治嘔屬之。生薑。仲景於嘔。則或以乾薑。或以生薑。是豈無故。蓋嘗檢仲景兩書。乾薑治嘔者。一十六方。生薑治嘔方。亦僅與之相埒。何以見治嘔必係生薑。但注不嘔。而用乾薑者。有乾薑附子湯。此胡桂枝乾薑湯等方。生薑則無之。以嘔而加生薑者。有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梔子生薑散。武湯。通脈四逆湯。理中丸等方。乾薑則無之。此足見乾薑之治嘔。為兼及他證。而用生薑。則專治嘔。其嘔而不用生薑。則因與他證忌。夫亦以生薑得夏氣多。故功主橫散。乾薑得秋氣多。則功兼收斂。橫散則上逆無力。收斂則氣不四馳。然薑之體性。究係橫生。則非特能禁其上。能禁其下。並能禁其既上且下。此生薑瀉心湯。武湯。所以乾薑生薑並用。為一定不易矣。

用生薑最重。莫如生薑半夏湯。及當歸生薑羊肉湯之寒多者。皆至一斤。夫胸中似嘔不嘔。似嘔不嘔。似嘔不嘔。微心中憤憤。然無奈。係寒邪挾飲。逼迫氣分。或寒疝腹痛。或脅痛裏急。或產後腹中疼痛。係寒邪乘虛逼血分。氣分者。心肺為主。故病在上。血分者。肝脾為主。故病在下。飲為有形。故絞取有形之汁。少煎而使其銳。虛乃無形。故速質合煎。多煮而欲其緩。是又一用藥法例。可概衆藥。不特施之生薑者也。其次莫如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皆至八兩。夫發汗後。腹脹滿。是脾家津氣不宣。手足厥寒。脈細欲絕。內有久寒。是肝家陰邪欲逆。蓋既因發汗而增病矣。乃復重用生薑。生薑非散劑耶。陰邪橫及四肢。於理宜行薑附。乃僅用生薑吳茱萸。生薑吳茱萸。豈能代乾薑附子耶。原人身不外陰陽。邪氣亦不外陰陽。病發於陽者。必審於胸中。胸中以肺為都會。肺者體陽用陰。故受寒發熱。仍不能不畏寒。麻黃湯宜達肺氣。邪既得行。脫肺氣宜達。脾不與之。灌輸相續。肺逆不能節宣。諸氣。脾家津液橫溢不升。用生薑者。豈非令繼參甘之益氣。厚朴之下氣。就其橫以運津液。盡餘邪耶。病發於陰者。必審於腹中。腹中以肝為都會。肝者體陰用陽。故難因內有久寒。至手足厥逆。脈細

欲絕。仍不能無消渴。與心中疼熱。吳茱萸降在上之熱。以就下。生薑散在下之寒。而使之橫達。不然。熱就上。爲嘔吐。膿血寒。就下。爲下利。厥寒。豈四逆輩。皆生陽於腎中。可比耶。是生薑在上。可以止逆。在下。可以挽瀉。在中。又可以定傾。類。行津液。一皆取其橫散之功。

於吳茱萸湯。重用生薑。可以知生薑能治肝病。於桂枝黃芪五物湯。重用生薑。可以知生薑又能治腎病。何者。吳茱萸湯。陽在上。而陰在下。食穀欲嘔。吐利乾嘔。吐涎沫。頭痛。嘔而胸滿。則陽盡在中。不能安於中。且欲上出矣。手足厥逆。煩躁欲死。則僅能達於中。不得達於外矣。所以致此者。非在下。除邪搏之。而何。然據於中。而不越於上。洩於外。可知其陰自肝。而不自腎矣。吳茱萸湯。首吳茱萸。是導陽下達。然僅導陽下達。而不剿撫其陰。則陽雖下。陰仍得與之敵。是故垂棄。所以撫定其陰。生薑則能使陰邪橫散。不與陽爲敵者也。然則生薑非治肝。乃散自肝。上引之陰邪耳。桂枝黃芪五物湯。證則爲陰外。裏而在內之陽。不振。身體不仁。如風痺狀。陰邪也。寸口關上微。陽不攝也。惟尺中小緊。方知受邪之所。在下。而不在上。中。桂枝黃芪五物湯。卽和營衛。驅風寒之桂枝湯。以受邪不在中。而在中氣之衝於外者。故易甘草以黃芪。以不頭項強痛。身體不仁。則邪非上入。而爲橫束。故倍生薑。倍生薑。是不欲其上行下達。欲其橫散也。然則生薑非治腎。乃達在外之陰邪束縛。使腎陽外布耳。於此見凡係陰邪搏陽。當使陰橫散。陽乃通暢者。生薑皆能主之。無論在下在上。但在上。則任之輕。在下。則用之重。蓋可關某藥入某經之不廣矣。

金匱附方千金內補當歸建中湯。若無生薑。以乾薑代之。是生薑乾薑可混用也。千金治心實熱半夏瀉心湯。客熱以生薑代乾薑。治小兒利生金牛黃湯。嫌兒熱者。用生薑代乾薑。是生薑乾薑不可混用也。由諸條觀之。則調中可混用。解外不可混用。傷寒論小訶胡湯。咳者去生薑。加乾薑。生薑瀉心湯。乾薑生薑並用。真武湯。下利者加乾薑。金匱要略以薑夏爲劑。用生薑者。名小半夏湯。生薑半夏湯。用乾薑者。名半夏乾薑散。是乾薑生薑之條理。

明斷者也。當歸四逆湯證。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加生薑。理中丸。寒者更加乾薑。厚朴七物湯。寒者加生薑。當歸生薑羊肉湯。寒者多者。更加生薑。千金治婦人虛損。甘草丸。胸中冷者。增乾薑。治諸風。金芽酒。冷加乾薑。肝臟門。巴戟天酒。腹中冷加乾薑。先惠冷者。亦加乾薑。腎臟門五補丸。冷加乾薑。是乾薑生薑之不明斷者也。由諸條觀之。曰寒者多用生薑。曰冷者多用乾薑。寒與冷古今無異。黏以憑意度之。則散者曰寒。著物者曰冷。總而釋之。則乾薑可代生薑。生薑不可代乾薑。其故何也。夫調可常也。守可常也。散不可常也。走不可常也。暖者多用生薑。閱亦用乾薑。咳則必用乾薑。竟不得用生薑。蓋咳為肺病。肺主斂。不主散也。

乾薑本經別錄。不言炮用。仲景則僅用於甘草乾薑湯。蓋其厥逆咽乾煩躁吐逆。及頭眩。多涕唾。小便數。諸證。皆上虛不能制下。但用乾薑。尚嫌其橫溢而肺益虛。故必炮用之。較小茈胡以咳。而用乾薑。易生薑者。更進一籌矣。况生者味辛。炮者味苦。辛通而苦降。所以抑其性使下也。生者色黃白。炮者色黑。所以別自肺及脾及腎也。此之謂以上制下。後人每每擴充用之。善夫劉潛江之言曰。乾薑有生用炮用之異。生用者。蓋金之性。以全火之用。炮用者。存火之體。以全金之性。蓋氣者。火之靈。生於火而統於金。故生者。金之氣。暢。火之用。乃暢。炮者。火之體。守。金之氣。乃存。抑其能引血藥。入氣分而生血也。夫心陽中之太陽也。肺陽中之少陰也。心中原有水。腎中原有氣。肺得腎氣之上至者。下降入心。火中之水。得此如紅爐點化。合於胃中之鼓搥。其血乃成。所以炮用者。斂金之性。歸火之用。使火中之水。藉母氣而生化耳。至止唾血。利血。而炮用者。蓋火從水化。使浮陽不僨。以守中者。入涼血劑中。使寒不凝。血乃和耳。故曰生者熱而猶散。炮者熱而善守也。炮薑又有黑不黑之殊。不黑者。治血分虛寒。而無熱。若產後血虛發熱之類。黑者。治中氣虛。而化熱以傷血。如唾血。利血之類。然治化熱傷血者。須同童子。小便炮為宜。

**薑根味甘平無毒主消渴身大熱嘔吐諸瘧起陰氣解諸毒療傷寒中風頭痛解肌發**

表出汗開腠理療金瘡止痛脅風痛 生根汁大寒療消渴傷寒壯熱 葛藟主下痢  
 十歲以上 葉主金瘡止血 花主消渴一名雞齊根一名鹿雀一名黃斤生汝山川  
 谷五月採根暴乾（殺野葛巴豆百藥毒）

葛存生苗引蔓延長至數丈紫色而有細刺。三尖如楓葉而青背淡。七月著花成穗。紫葉相綴紅紫色。似豇豆花。結莢如小黃豆莢亦有毛。其子綠色扁如蠶梅子核。生嚼腥氣。深秋采之。本經所謂葛藟是也。根形大如手臂外繫內自有至七八尺者。以入土深者為良。（參閱經綱目）

葛與栝蘘士瓜同入土深而引蔓長。為使中氣上達之物。但二物結實聚而成瓜。葛則散而成藟。是其功能。遂有專與溥之分。又二物得酸苦捕洩之陰。葛得辛甘發散之陽。是其力之所至。有人內人外之別。又二物之實似心。味苦亦應乎心。是其量僅及胸中。葛則根自氣平味辛。無一不似肺。是其量可及肺。至心者通血脈。故彼二物有滑澤徑道之功。至肺者開皮毛。故葛有散發腠理之效。本經三物主治均以滑澤為首。推其根概。概可想見矣。特三物皆自下而上。乃葛則散發陽邪。而曰起陰氣。二物能潤滑枯槁。反不曰起陰氣。何哉。蓋陽以引陽。陰以引陰。陰主形。陽主氣。脾為陰。胃為陽。故二物者。止能引脾家有形之津液。不能引胃家無形之氣。且陰宜升。陽宜降。胃氣之升。不能自至於肺。必因於脾乃能至也。是其由胃入脾。遂與脾陰以至肺。陰陽並至。津氣兼升。故本經特書其功曰起陰氣。不可誣也。身大熱者。胃稅之陽鬱遏不能宣走。嘔吐者。胃氣不由於脾。自逆於肺。諸瘴者。脾陰不得胃陽沖養而閉塞也。凡諸毒物中人多假人元氣作使而猖獗。（說見甘草）胃家正多氣之鄉。能助毒者莫此為便。亦莫此為甚。提開胃氣。使由正道交於脾肺。毒勢又焉能不孤。毒勢孤。正氣行。又何患其不解耶。諸瘴諸毒皆宜活看。譬如某物主寒瘧。瘴某物主風痺。某物主禁葛藟。某物主鳩鳥毒。則為特指之詞。此則凡瘴凡毒皆

可兼他藥以治之云。

劉濟江云。六微旨大論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至真要大論曰。陽明不從標本。從乎中。從乎中者。以中氣爲化也。蓋燥氣爲陽明之本。陽明爲燥氣之標。然卻不從燥。而從太陰之溼土。以化。故曰從中也。葛根之用。卽本經起陰氣一語。正合於從太陰之溼土。以行其化。提胃中鬱熱。鼓舞其陽。從以上行。觀其首主消渴。可知矣。太陰陽明論曰。脾主爲胃行其津液。陰陽別論曰。所謂陽者。胃脘之陽。然陽必根於陰。故起陰氣。卽達胃陽。能達胃陽。則胃之鬱熱散。而頭面肌肉腠理之表。凡因胃陽不暢。勻留不散者。均無不由汗解矣。其止脊風痛。又似能治肝者。蓋陰氣之起。因與厥陰風木無異。第達胃脘之陽。則木氣亦暢。故治脊下風氣作痛者。用之。卽由於慈傷煩。備致肝抑鬱而脊痛者。亦同諸藥用之。則知其能發上氣。以達木氣。極有妙理。豈徒在驅風以論其功哉。

葛根之用。妙在非徒加栝蘘。但退陰津。亦非徒加升麻。但升陽氣。而能兼擅二者之長。故太陽陽明合病。曰下利者。一葛根湯證。太陽被下。利遂不止。脈促喘汗者。一葛根苓連湯證。成用之。蓋兩者之利。爲陽盛於外。不與陰交。陰遂不固而下溜。起其陰氣。使與陽決得曳以上行。則非但使利止。並能使陽之趨於外者。隨胃陽鼓舞而散矣。又太陽病。項背強。凡無汗惡風者。一葛根湯證。太陽病。項背強。凡反汗出惡風者。亦成用之。一桂枝加葛根湯證。斯二者。又良以攪萬物。莫疾乎風。燥萬物。莫熯乎火。風不兼火。能疼痛不能索強。火不兼風。能惡熱不能惡風。惟其風挾火威。火乘風勢。經絡之間。陰液被耗。所謂骨節屈伸澀澀者。遂不能如其常矣。然病之大體。究係太陽中風。本應項強。凡凡然卽項強之尤者。只此一端。萌芽是火。又何能舍其大體。但顧此微末哉。能鼓正陽驅逐邪風。又妙能曳帶陰精。滲滋燥火者。舍葛根其誰與歸。其有汗無汗。則委麻黃之去取可耳。雖然。葛根湯亦治瘧理之項背強。凡者。反不用葛根。何故。夫栝蘘桂枝湯所治之項背強。凡是柔型也。以羶之蠶。過於德有風寒者。故用藥遂較送一層。常用葛根湯者。降而用栝蘘桂枝湯。若過葛根湯一層。卽係大承氣湯。夫剛至

者胸滿口噤臥不著席。腳蹙急。齟齬是也。今葛根湯所治之瘧。無汗。且小便少。既不得外達。又不得下洩。其勢不能不聚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氣既衝胸。其去胸滿有幾。既已口噤。其去齟齬又有幾。所爭者臥不著席。腳蹙急。一聞耳。何況氣既上衝。其脚已將蹙急。口既噤不得語。其勢亦將臥不著席耶。故曰欲作剛瘧。欲作云者。猶言將成未成也。是葛根之解陽邪。即所以免根朴之破洩。其起陰氣。即所以免消黃之淋瀝。名曰開發。實所以存陰。可見機勢不同。治法遂表裏殊異。爭此一線機勢。使裏解化為表解。豈非暗保元氣哉。或謂瘧病古人皆作挾濕。蓋則以爲挾燥。得無戾歟。考謂瘧挾濕。始於孫真人。然驗之金匱要略。則不容有濕。其論瘧病之源三條。一曰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溼。一曰風病下之則瘧。復發汗。必拘急。一曰瘧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瘧。三者何處可攙入溼耶。要之挾溼自有挾溼之瘧。解仲景書。則不必闢入溼耳。

或曰黃豚湯治氣上衝。竹葉湯治喘。方中皆有葛根。適與治瘧病之氣上衝胸者合。且葛根氣平主降。向謂鼓胃陽洩脾陰。得毋猶有疵乎。曰論方甚難。但舉方中一味而論尤難。何則。一方所主之病。不止一端。所用之藥。不止一味。欲以一味牽合一端。雖亦往往而符。然有求之他處。卒不可通者。如子之所問。謂黃豚湯證。竹葉湯證。正有合於葛根湯所治之瘧。則極有至理。若以其有上氣有喘。遂目葛根爲降氣之劑。則斷斷然不可矣。黃豚湯之證。曰黃豚。氣上衝胸。腹痛往來寒熱。竹葉湯之證。曰產後中風。發熱面正赤。喘而頭痛。若項強。則附子用大者。是一則氣上衝胸。一則面赤（瘧病頭熱面赤曰赤）項強。皆深有合於瘧矣。而處方之旨。則不然。夫往來寒熱。芫胡證也。氣上衝胸。則可見腸胃中無結。不必用芫胡。腹痛。則知其血分必有結。而當比用芍藥當歸芍藥。又腹痛去背痛無幾。則大棗宜去。雖不言心煩與否。然用李根皮之止煩逆。則又可知其必煩人。參亦當去矣。夫如是。則適可謂葛根代芫胡爲一方主哉。殊不知黃豚本氣上衝之候。用芫胡更疏土氣。則上衝之氣道愈空。適足以增其熱。用葛根則胃陽振而能遏其衝。脾陰順而不助其熱。辛甘能散。寒熱自除。肺氣通調。衝逆自定。此其不可同日

諸者也。中風發熱。喘而頭痛。桂枝湯也。若而發熱。則爲下虛。遂不可用芍藥。而宜加附子。又陽不護。屈於下。而蟻於上。則不能不以竹葉清之。桔梗開之。如火之既熾。焰不能復返於薪也。然既有先聲。必有踵至。陽之離根而上者。未必遽因附子。遂猝然止也。故用防風。使之隨衛氣外達而行。一身藉其發散。即藉其捍護。用人參。使安輯中氣。內顧根本。藉爲腹心。即藉爲禦侮。夫如是。葛根又協桂枝爲一方偏主矣。乃孰知桂枝之止逆解肌。僅僅行血脈。以和津液。其起脾陰。滋肺氣。俾治節不失其常。而降令流通。灌溉無缺者。又豈得以葛根與桂枝並列而言哉。是葛根烏得爲降。特脾既散精上歸於肺。肺又何能不和調四臟。瀉陳六腑耶。然則雖謂之降。亦無不可。

檳榔根味苦寒無毒。主清渴。身熱煩滿。大熱補虛。安中絕續。傷除腸胃中痢熱。入瘧身面黃。唇乾口燥。短氣通月水。止小便利。一名地樓。一名果羸。一名天瓜。一名澤姑。實名黃瓜。主胸痺。悅澤人面。莖葉療中熱。傷暑生宏。農川谷及山陰地。入土深者。良生。鹵地者有毒。二月八月採根。暴乾三十日成。枸杞爲之使。惡乾薑。畏芋。藤。乾漆。反烏頭。

栝蒌三四月生苗引蔓。葉如甜瓜葉。而擊作叉。背而俱有白毛。六七月開花。似壺盧花。淺黃色。實結花下。大如拳。生時碧如瓜。至九月黃熟。則如熟柿。內結重囊。子扁。攢囊囊中。殼褐色。仁綠色。多脂。作青氣。根直下生。入土深者。愈良。年久者至長數尺。大數圍。秋深掘者。有粉。夏月掘得。便多筋絡。無粉。不堪用。(秦國經綱目)

盧正國曰。本經栝蒌主治。不分栝實。別錄推廣實。主胸痺。悅澤人面。遠有栝實之分。故圖經別出天花。結。主癰滿。消渴。夫煩滿。消渴。胸痺。皆胸病也。釋名云。消渴者。腎氣不周於胸也。經云。煩滿。胸痛引背。胸痺也。病名雖異。因證則同。但所治雖分。經重耳。腎氣不周於胸中。於腎爲絕傷。於胸中爲不安爲虛。則能使胸中腎氣得周者。於外爲

除煩消渴。陶隱居於內爲安中補虛。續絕傷。又豈有二哉。

腹子蘇曰。氣味苦。能治火熱。體質瀟灑。能治燥渴。故或因液燥渴。致熱結聚。或因熱結聚。致液燥渴。而身熱煩渴。遂成消渴者。悉宜用之。胸中者。熱搏則煩滿。筋絡者。燥渴則斷絕。熱搏者。熱卻則中安。燥渴者。潤則連。究之。細熱潤燥。皆滋液之功。故安中續絕傷。必歸本於補虛矣。根實功用。稍有異同。實主鬱遏不能分解。根主消渴。失於容平。靡不以熱爲因。燥爲證。類天花瑞雪之名。則思過半矣。

張隱庵謂草木之根。其性上行。實則性復下降。栝蘘莖。結實之時。根粉盡消。結實既成。根復生粉。是以根能啓陰氣。上滋實能導痰賦下降。此言最是得理。愚謂凡物之根。麥。骨。肉。渾成。即可使揭而開。亦不過如蓬志黃芪。續斷等物。肉是肉。骨是骨耳。未有如栝蘘根。沙而搗之。則肉盡成粉。所餘但存筋脈者。此之謂散實。實爲聚實。凡瓜。瓠之屬。既已結子成熟後。或外皮成殼。子留於中。外內皆燥。其有脂液難燥者。又多連積及殼。自內潰爛而出。未有如栝蘘實之外皮成殼。內結重囊。子攢聚於其間。而脂液附焉者。此之謂無形附於有形。散實。實爲聚實。性復主升。故能使津液上潮。主燥渴之煩渴。無形附於有形。性復主降。故能瀉瘕者下溜。主黏膩之結滯。下者能上。上者還下。如環無端。造物之妙。於斯極矣。

栝蘘根入土最深。且能久在土中。生氣不竭。故歲歲引蔓。發葉開花成實。而味苦性寒。恰有合於脾臟之德。而能爲效其用。其止渴也。則所謂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者也。腸胃蓄積於脾。脾陰效用。則腸胃中積熱。又烏能留。黃疸者。脾津熱約而不流。以致蒸餾而成者也。脾熱既解。疸亦何能不除。短氣。肺陰虛也。小便過利。肺火盛也。衝脈練於陽明。爲月水所從降。若因脾胃陰虛。而血涸。或因熱結而不流。得此涼潤之劑。自然潤者滋。結者解。不通者轉。而能通。別錄之治。固與本經理無二致矣。

栝蘘根實。諸本草家咸謂功用略同。稍有差別。愚則謂其大相逕庭。何也。栝蘘根主升。實主降。前且言之詳矣。夫

升即滿補降即滿瀉。故仲景用芩芍治痛阻治逆搶然一下藥也。根則專治瀉。凡陰虛火燥腎瀉液不相交濟者咸用之。此不可爲一瀉之驗乎。甚者同一小芩胡湯證煩者加黃芩人參。渴者加枳實加人參。夫人參之爲物和緩沖融。表未解者不用。裏未虛者不用。乃一則與之爲伍。一則不與之爲伍。亦可以得其物之情矣。五常政大論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故同一物也。升則爲陽。降則爲陰。陽則主生。陰則主殺。雖然此亦以性寒者言耳。若氣味溫和。又不當作如是論矣。

雖然栝蒌實非能治實也。亦不治虛。觀仲景之用栝蒌實。在小陷胸湯曰。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在栝蒌蘆白白酒湯曰。喘息噎膈。胸背痛。短氣。而其脈一則曰浮滑。一則曰寸口沉遲。關上小緊數。是皆陰中有陽。且踞於陽位者也。夫胸背痛。較按之方痛則甚。痺則較結爲輕。咳嗽喘息是其勢爲上沖。而居於心下。按之纒痛。似反靜而不動。此其機總緣氣與飲相阻。寒與熱相糾。熱甚於寒者。其束縛反急而爲結。寒甚於熱者。其蔽纏自盛而爲痺。是故結胸之病伏胸痺之病散伏者。宜開散者宜行。故一則佐以連夏之逐飲洩熱。一則佐以雍酒之滑利通陽。栝蒌實之裏無形攢聚有形。使之滑潤而下。則同能使之下。自是治實之方。僅能使之下。不能使其必通。又非純乎治實之道矣。何以知不能使之必通。蓋有停飲痛甚。至不得臥。卽當加半夏。若氣胸滿。脅下逆搶心。則仍加枳朴桂枝。若竟能通。又何必如是哉。是知栝蒌實之治。大旨在火與痰結於陽位。不純乎虛亦不純乎實者。皆能裏之而下。此其擅長矣。

栝蒌根亦非能治虛也。觀小青龍湯。小芩胡湯。此胡桂枝乾薑湯中。用之皆不過以渴不得用半夏而爲之代耳。半夏非治虛者也。雖然渴不得用半夏。何物不可用。乃處處代以栝蒌根。蓋胸中者清虛之府。中氣之所貯。中氣者精明純粹。不寒不熱不溼不燥。不受纖羸之侵者也。體中受邪。胸中焉能毫無所犯。其所犯者。非燥卽熱。非溼卽燥。寒且溼之動。爲嘔爲噦。熱且燥之動。爲煩爲渴。兩者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能相入也。是故嘔噦用半夏。

以此逆使寒與濕不與中氣久滯而難解。煩燥者用栝蘘根以滋液使熱與燥不與中氣相燥而難解。所以栝蘘根與半夏雖非相畏相忌相忌而始終不相並。此其旨在傷寒論金匱要略中可釋釋而知者也。曰服小青龍湯已。獨者寒去欲解也。曰服小茈胡湯已。獨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曰麻家湯為欲解。其有支飲者。縱得熱藥不渴。以是知半夏栝蘘根功用實相反而適相向也。其所以不得為相劑者。則以是物雖曰滋液。亦僅能解脾家陰津。曰潤。不能飽腎家陰液。以其人土能深。皮黃肉白。且其肉聚則成塊。散則成粉。種種不離土象。是為能益液而不能泄其源。又烏得為補。然則附湯之配藥。何不取泄腎之物。而辨其源。而取乎僅解脾陰者也。夫煩渴之煎。燥中氣。其望陰液之滋。蓋不啻歲旱之望雲霓也。若待解腎陰滋之。其何能及。且凡物之取給於近者。易成亦易消。遠者難待亦難解。假使胸中僅為無形之燥熱所燥。遠泄有形之腎陰救之。燥熱既熄。汪洋之水。繼至。不慮其熱。燥熱已。寒病復起耶。

若是則栝蘘根枝湯得毋亦與此問耶。栝蘘根枝湯與小青龍湯。小茈胡湯。同有表邪。同宜解外。同有裏熱。其有不同者。小青龍小茈胡證。皆未經親治。栝蘘根枝湯證。則因親治而致。一也。太陽病證。脈反沉遲。為陽證見陰脈。非小青龍小茈胡所有二也。雖然。篇中但言太陽證。備並不提及親治。陽證見陰脈。其病已危。乃用從容不迫之桂枝湯。此互文以見意也。篇中首述病狀。旋訂病源。纒纒可斷。其述病源。不曰感受何邪。而曰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虛。曰風病下之則瘳。復發汗。必拘急。曰寒家難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瘳。歷敘三條。總因汗下。其非感觸即得。亦復何言。特虛者方經汗下。內則陰液暴脫。外仍經絡壅滯。以云乎陰液暴脫。且見陰脈。則外證不得仍備太陽。今太陽證仍備。且項背強几几然。則沉為陽不入交於陰。遲為脈道泣澀不前矣。夫陽欲入陰而陰不承。則陰與陽為能交。則陰何自而化。陽何自而生。太陽證備。還治以怡太陽之法。陰不承陽。則必取生陰之速者。以益上中之液。使得與陽交。生陰之速。益上中之液者。舍栝蘘根其誰取耶。是知栝蘘根枝湯之用栝蘘。蓋使獨當一

而其任較之小青龍小建中以渴而去半夏加入者爲格重。蓋陰在內爲陽之守。陽在外爲陰之使。明乎此。則將作剛寒之用葛根湯。以起陰而洩陽。既作剛寒之用大承氣。以存陰而承陽。一以貫之矣。

用栝蒌根最索解不得者。無如栝蒌牡蠣散。蓋百合病不成內傷。又非徒外感。絕無五臟宛熱八風五痺之實候。只在病人意中轉轉不適。又不能明言其所以然。及從其草蛇灰綫處。跡而尋之。其理似亦有可窮者。夫欲臥不得臥。欲行不得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欲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等。全在不可捉摸處。口苦小便赤。其脈微數。則在有形跡處。及至一月不解。而變成渴。則形跡遂大著。何況以百合湯洗之。而仍不瘳。則病氣爲胸中之陰。無可疑者。雖然。僅曰渴。不曰欲飲水。且不煩不熱。究竟病本無駐足處。僅偶之一端。爲得所依藉耳。於此見昔之百脈一宗。悉致其病者。今則上焦已化。而在下者。尙未化也。上焦已化。百脈之病已蠲其半。百合遂無所用之。而下焦之未化者。不得不選用牡蠣使之召陽歸陰。而其主腦尤在治上焦之已化者。故方中配以從陽化陰之栝蒌根。兩物等分。標名則升栝蒌於牡蠣之上。爲一方之統攝也。是方也。最無意味之中。意味萃焉。由是思之。則栝蒌根之用。不得僅以治外感煩渴一端目之矣。

其次牡蠣澤瀉散之用栝蒌根。亦甚不易解。以栝蒌根多爲渴用。牡蠣澤瀉散證。則並不言渴也。雖然。此有說焉。栝蒌根麥丸。則渴而用栝蒌根矣。又何以用附子。此固當與牡蠣澤瀉散對待而觀者也。夫牡蠣澤瀉散之證曰。從腰已下有水氣。栝蒌根麥丸之效曰。腹中溫。爲知腰者在後。腹者在前後者。陽氣所由升。前者陰氣所由降。若爲水氣所隔。則當升者不升。當降者不降。陽不升。則下焦熱。上仍不渴。陰不降。則上焦化熱。下則仍寒。譬之冬月嚴寒。陽氣伏於下。則井中水溫。出井則冷。夏月酷暑。陰氣伏於內。則井中水冷。出井則溫。故牡蠣澤瀉散證不渴。而比較寒洩。栝蒌根麥丸證雖渴。而終用溫暖。其並用栝蒌根。一則以助上之陰。爲寒洩。隨藥守氣。俾得有恆不恐。一則以安上之擾。使溫煖藥下趨。俾無反顧之憂。於栝蒌根麥丸。其功在正面。在正面故其名居一方之

性而不愧於牡蠣澤瀉散。其功在根抵。在根抵故不居其名而无闻。於此又可見枯藁根之爲物。既能臘上焦熱之渴。又能臘下焦真熱之不渴。謂之能益陰津。可謂之能補真陰。亦無不可。

苦蘘味苦寒無毒。主心腹結氣。癥瘕積聚。瘧濁有餘。瀝逐水。除癰腫。補中明目。止淚。養肝膽。氣安五臟。定志益精。利九竅。除伏熱。腸澀止渴。醒酒。小便黃赤。療惡瘡。下部腫。平胃氣。令人嗜食。輕身。一名水槐。一名苦蘘。一名地槐。一名菟槐。一名驕槐。一名白莖。一名虎麻。一名岑莖。一名祿白。一名陵郎。生汝南山谷及田野。三月八月十月採根。暴乾。玄蘘爲之。使惡貫母漏蘘。兔絲反藜蘘。

苦參根黃色。長五七寸。大兩指許。三五莖並生。苗高三四尺。葉碎青色。極似槐。春生冬彫。花黃白色。七八月結角。子生角內。凡二三粒。如小豆而堅。〔圖經綱目〕

苦參能止溺有餘瀝。又能止淚。則是收攝水氣之物。何以又曰逐水。蓋苦參爲物。本乎土而受疏於木者也。惟本乎土。故根色黃。而三五並生。受疏於木。故莖幹獨而色青。與脾土之氣結於中。而爲患於他處不一者。但得肝膽之氣疏而逐之。使攝歸脾土。所當輸洩之道。其理毫無以異。是所謂以收攝爲流通者也。人身之屬水者。血以流通經脈。津以榮養諸竅。液以滑澤骨節。溼以薰膚充身。假使血被火結。而成癥瘕。津被火結。而爲積聚。液被火結。而爲癰腫。溼被火結。而爲黃疸。其咎皆在土之不能防水。苦參味苦氣寒。正除火之附於水者。且復借肝之疏。成土之防。而爲水之治。故美其功曰補中。非補中也。去中土所生之患。則中已受益也。然則苦參究竟爲利水乎。爲攝水乎。夫苦參非利水。亦非攝水。而正與利水攝水同。使水不爲患於他處。是功同攝。使水歸脾統領。復其輸瀉之常。是功同利。在仲景書溼熱生蟲者。苦參湯洗之。亦係攝水之效。妊娠小便難。當歸貫母苦參丸主之。則利水

之效矣。

當歸味甘辛溫大溫無毒主效逆上氣溫瘧寒熱洗洗在皮膚中婦人漏下絕子諸惡瘡瘍金瘡煮飲之溫中止痛除客血內寒中風痙汗不出溼痺中惡客氣虛冷補五臟生肌肉一名乾歸生隴西川谷二月八月採根陰乾（惡菌茹畏葛蒲海藻牡蒙）

當歸春生苗。綠葉有三瓣。七八月開花。似薔薇。淺紫色。根黑黃色。以肉厚而不枯者為勝。（圖經）

凡用并草。其發芽放葉時。可悟其力之所始。其吐花結實時。可知其力之所竟。以一歲配五臟。則冬腎。春肝。夏心。長夏脾。秋肺。以五臟配軀體。則肺皮毛。心血脈。脾肌肉。肝筋。腎骨。當歸發芽於仲春。開花於仲秋。其功始於肝。終於肺。始於肝。終於肺。其物應升而反降者。則以體者其性。氣味者其用。當歸體滑潤。故不能升。氣厚為陽。味薄為陰。中之陽。陰足以撓陽。用不能遠。故遂展轉。率祇能上。至於肺。外達於皮毛。其專入血分。則以肝。脾。血。脾。統血。心。主血。皆在所部之內。又其體滑潤。象血之質。花嬌紅。象血之色。故其為用。一言以蔽之曰。治陽氣。躓於血。分。盡之矣。陽氣。躓於上。焦。血分。則呼吸。迫促。為咳。逆上。氣。陽邪。躓於營。衛。血分。則經脈。爭道。寒熱。洗洗。在皮膚。中。陽氣。躓於下。焦。血分。則血海。不安。漏下。絕子。中風。小惡。客氣。虛冷。皆氣。為血。擄之所致也。衝。脈。上行。主血。以時。下。常。歸之。氣。升。體。降。似之。故。治。逆。氣。裏。急。帶。脈。之。性。不。升。不。降。橫。束。一。身。當。歸。之。體。用。相。撞。祇。能。橫。行。者。似。之。故。治。腰。溶。溶。如。坐。水。中。

劉潛江曰。當歸味甘次苦次辛。又復甘苦為火而屬心。歸於血之所主矣。苦而有辛。是金火相合以孕水也。火因金而和於水則氣化。金孕水而親於火則血生。其始甘者。所謂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也。其終仍甘者。所謂中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泌精和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乃化為血是也。肺合於心而氣化。為血脈之所由。

始肺合於脾而血化為經脈之所由通故血所不足處即有血之生氣以裕之調之血所乖阻處即有血之化氣以和之行之既能養血又能和血行血隨所引而莫不各歸其所當歸新血也實得古聖命名之微義於是物之體性備矣而其用亦不外乎是血血所不足則氣衰而盾之行其氣而且裕之調之則血生矣血性常流而平阻即氣為之也和之行之則氣不為血礙矣氣通利而血流行則各歸其所當歸之謂也

少陽之往來寒熱蓋如索問論痰所謂陰并陽則熱陽并陰則寒者庶幾是矣厥陰之厥深熱深其亦猶此乎而不知非也夫仲景治少陽一於和解故熱去寒亦解寒解熱亦除厥陰之治則有溫有清以是知熱退寒則勝寒退熱則熱也然退舍之際寒熱何所取耶夫氣陽血陰陽不勝陰則寒現於氣分陰不勝陽則熱現於血分夫然故治寒必仍照氣血分之熱此當歸四逆湯以當歸為君也治熱必仍照氣血分之寒此白頭翁湯以白頭翁為君也凡藥能於氣分中開陰氣者多能於血分中開陽氣者少故厥陰篇列六方用當歸者至四而四方藥以治厥則當歸能開血分所鬱之陽氣可知矣胡厥陰熱證之極致曰口傷爛亦曰下利膿血曰必發癰腫無不關乎血分他如赤小豆當歸散之目亦如鳩眼陽毒陰毒之喉痛亦與此類耳然當歸之短不可不知也為梅丸中有當歸而主久利則以退在備神也麻黃升麻湯中有當歸則與他物權均力俾也他凡大便不調者究與清潤之物不相能此則所宜深計也

古人有治風先治血之論豈漫然血藥足以當之蓋必擇其用藥散者用之風乃能解則芍藥當歸其物也芍藥治風陷於血當歸治風躓於血欲血中之風上行而散者宜芍藥欲血中之風旁行而散者宜當歸以風性喜升喜流故也然仲景治風不用二物即至厥陰亦僅用歸不用芍藥則以二物能治纏留之風不能治馳蕩之風風靡陽邪其曠也止能揚血使沸騰不能入於血其緩也方乘開抵縛入之其至厥陰厥陰性本升血分有熱正慮其升為喉痺為口傷爛亦得復用芍藥要知當歸四逆湯為梅丸麻黃升麻等方用當歸亦止補其托出血

分即繼以他藥推送使解不令委以驅除之任即如桂枝附子湯白朮附子湯甘草附子湯證至骨節煩疼掣痛不能屈伸邪亦未始不及血分特以風本無濕濕忌滑瀉故遂瀉之不用則治血之心非特不可漫瀉即便宜於血分之物如芍如歸倘不得浪用概可見矣侯氏黑散治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兼預丸主之消風先治血之權機蓋在乎此菊花防風細辛桂枝是侯氏黑散中驅逐風邪物也桂枝防風黃芩芫胡白朮是兼預丸中驅逐風邪物也其侯氏黑散之芍藥黃芩丸之地黃芍藥芍藥是與當歸並駕齊力者也而菊花兼預分數多至十倍參此甘草亦不曾倍從明明以之督率衆品駕馭羣才若泥先治血一貫使以血藥爲其則豈復成方耶即如黃豚湯芍藥芍藥用以治氣上沖胸腹痛往來寒熱似乎其旨在和血祛風矣不知祛風自有生萬生道不過因其氣上沖必飲邪滯新厥陰風木之感故臣以半夏甘草之濕飲緩中仍取芍藥與芍藥解血分以和肝實乃偏裨之音不可與他物並論也雖然氣機既已上沖風木勢難自屈設不以芍之開結隨之解散芍之升發使不倖成煽虐則散者雖散沖者自沖不至元氣竭盡不止此藥用之憲所在不可不知者也

本經當歸治諸惡瘡爲金瘡別錄主濕中止痛皆得爲陽蹻血中乃金匱要略治肺癰之葶藶大棗瀉肺湯栝樓湯白朮葶藶湯瀉癰之瀉芍附子敗醬散大黃牡丹皮湯淋瀝瘡之排膿散排膿湯金瘡之主不留行散腹滿痛之附子粳米湯厚朴三物湯大芫胡湯大建中湯大黃附子湯大烏頭煎皆置不用於此可見仲景之用藥批郤導窾悉中肯綮之妙也夫氣阻血中必有致阻之內知其由遂拔其本審其源若從血中通其阻因出其被阻之氣是循流逐末之計夫氣上而不下則阻於上下而不上則阻於下寒而不宣則阻於中外而不內則阻於外上者下之而下者上之寒者宣之外者泄之又何暇待常歸且痛多屬寒寒者陰氣更投滑潤之物徒足以洩陽光致下利如當歸生薑羊肉湯亦未嘗不用又何嘗不以之爲行耶於此觀之當歸於陽蹻血分未與血相得者能治

之已與血相得而成臟者非其所司也。本經云云。始附於陽。隨血分之痛。能治之。陰氣結而痛者亦非其所司也。

常歸能治血中無形之氣不能治有形之氣。故經脈之已成。臟者。癥瘕之已成。形者。古人皆不用。獨於胎產諸方用之最多。則以胎元固血分中所歸之陽氣也。特既已成。形則月事不行。月事不行。則氣滯於血者非一端矣。檢胎產諸方。用常歸者六方。其與他物並駕齊驅爲領袖者。當歸黃芩苦參丸。常歸散一方。其肩隨他物爲督率者。芍藥艾湯。常歸芍藥散。溫經湯三方。其所主者。若氣因血滯爲胞阻。爲疝痛。熱因血鬱。爲便難。氣阻於血而生熱。無非血分中無形之害。是以氣行血即安。惟常歸生薑羊肉湯之治男子寒疝腹中痛。脅痛。寒急。婦人產後腹中疼痛。全似陰寒結於血分。特疝痛與急痛有別。脅痛寒急又與腹痛寒急相殊。以是知爲氣阻血中。乃氣之虛非氣之實也。

卷七

中品草十五味

麻黃味苦溫微溫無毒主中風傷寒頭痛溫瘧發表出汗去邪熱氣止欬逆上氣除寒熱破癥堅積聚五臟邪氣緩急風脅痛字乳餘疾止好睡通腠理疎傷寒頭痛解肌洩邪惡氣消赤黑斑毒不可多服令人虛一名卑相一名龍沙一名卑鹽生晉地及河東立秋採莖陰乾令青（厚朴爲之使惡辛夷石車）

麻黃春生苗至五月長及一尺梢上有黃花結實如百合瓣而小又似烏莢子味甜外皮紅裏仁黑根皮黃赤色長者近尺餘（圖經）

麻黃之實中黑外赤其莖宛似脈絡骨節中央赤外黃白實者先天華者後天先天者物之性其義爲由腎及心後天者物之用其義爲由心及脾肺由腎及心所謂腎主五液入心爲汗也由心及脾肺所以分布心陽外至骨節肌肉皮毛使其間留滯無不傾囊出也故裁此物之地冬不積雪爲其能伸陽氣於至陰中不爲盛寒所凝耳夫與天之寒聲相應氣相求者於地爲水於人身爲精血津液故天寒則地中之水皆凝爲冰而不流人身亦然精被寒凝則陽氣沸騰鼓蕩於外爲傷寒溫瘧邪熱在表而無汗汗液被寒則其齒凝聚爲水而其中之氣奔逆上迫爲欬逆上氣血被寒則脈絡不通爲癥堅積聚麻黃氣味輕薄能徹上徹下徹內徹外故在裏則使精血津液流通在表則使骨節肌肉毛竅不閉在上則欬逆頭痛皆除在下則癥堅積聚悉破也

背人泥於傷寒脈法篇脈浮而緊一節。遂謂寒必傷營。風僅中衛。所以傷寒無汗。中風汗出二語。以為麻黃桂枝二湯方柄。至大小青龍二湯。則既不可練之。痲傷營。又不容難之風傷衛。遂別立風寒兩傷營衛一門。以為鼎峙。殊不知風則傷衛。寒則傷營。仲景之旨也。風寒兩傷營衛。非仲景之旨也。夫寒非風何以能及人之身。風非寒何以能中人之衛。是風與寒寒與風。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柯韻伯曰。太陽中風。脈浮緊。不汗出而煩躁。陽明中風。脈弦浮大。不得汗。合而觀之。不得以無汗為非中風矣。太陽病。或未發熱。或已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其名曰傷寒。而未嘗言無汗。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此不冠以傷寒。亦不言惡寒。又傷寒脈浮。自汗出。微惡寒。合而觀之。不得以有汗為非傷寒矣。今人但據桂枝證之自汗。不究傷寒亦有自汗者。但以麻黃證之無汗。不究中風最多無汗者。謂傷寒脈浮緊。中風脈浮緩。不知傷寒亦有浮緩。中風亦有浮緊者。仲景之論。變動不居。後人偏為分疆畫界。致使執滯難通。傷寒中風之說。拘則麻黃桂枝之用。混何如無汗。不得用桂枝。有汗不得用麻黃。直捷了當也。善夫劉潛江之論麻黃桂枝二湯也。曰麻黃既以主氣名。然寒傷營者用之。營則屬血也。桂枝既以主血名。然風傷衛者用之。衛則屬氣也。營在脈中。傷之則邪入深。是世止營病。且並衛病矣。故麻黃湯驅營中之邪。使之發越。自衛而出。衛在脈外。傷之則邪入猶淺。然風邪干陽。陽氣不固。必由衛不與營和。斯汗出耳。故桂枝湯散表外之邪。引衛氣與營氣諧和。雖然麻黃何以能由營通衛。本經謂麻黃苦溫。夫苦為在地之陰。是發於陰。出於陽矣。猶助以杏仁之疏衛。乃能遂其由陰達陽之用。桂枝何以能由衛和營。本經謂桂辛熱。夫辛為在天之陽。是發於陽。入於陰矣。且助以芍之通營。乃能遂其由陽和陰之用。蓋風寒既傷於外。營衛本皆形戾。特傷之重者。無汗。無汗則以麻黃從陰中達陽。營氣乃通。傷之輕者。有汗。有汗則以桂枝從陽中召陰。衛氣乃和。謂桂枝不入營。麻黃不由衛。可乎。夫寒著人。則水氣鬱。水氣鬱。則由衛及營。其害有不僅至營而止者。非如麻黃之氣味輕揚。出入無間。能使在地之水不凝。出地之陽亦不寒者。何以使血

脈利營氣通耶。是營衛之義不可不明。麻黃桂枝之用。證不必泥。於在經法篇所謂脈浮而脈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營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者。不爲虛設矣。

或謂麻黃治外寒固矣。然必謂外寒與身中水氣相應爲病。則不有佐使用寒藥者乎。曰。凡用麻黃以寒藥爲佐。使者。大青龍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越婢湯。古今錄驗續命湯。文蛤湯。皆用石膏。麻黃升麻湯。用知母石膏黃芩。桂枝芍藥知母湯。用知母千金三黃湯。用黃芩。然大青龍湯。古今錄驗續命湯。千金三黃湯。治風寒。越婢湯。治風水。文蛤湯。治水氣。桂枝芍藥知母湯。治風溼。仍係外寒水氣交關爲害。惟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麻黃升麻湯。外寒未盡。裏已化熱。絕不與水氣相干。但一則曰汗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一則曰大下後。手足厥冷。咽乾不利。吐膿血。利不止。則皆已服他藥。夫已服他藥。何以知其發病時。不係外寒與身中水氣爲病耶。且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冠以不可更行桂枝湯。麻黃升麻湯。冠以傷寒。則其始爲外寒無疑矣。而服藥後。既已變證。仍不離乎傷寒中風。此最當著眼者也。

有汗不得用麻黃。斯言信矣。然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越婢湯。二證。皆有汗出。汗出更用麻黃。獨不畏其亡陽耶。雖然。汗多亡陽。爲佐使用溫藥者。再耳。夫寒邪外著。熱氣騰湧。原因身中陰氣。厚而不與陽交。故麻黃青龍等湯。純在使陰交於陽。陽氣既和。遂和於外。著之陰寒爲汗。越婢之過。則陽機外泄。陰部內寒。此汗多亡陽之謂矣。茲二證。病既已有汗。陽猶甚盛。不與陰和。故或遲陽於外。爲汗。或遲陰於上。爲喘。或陽鬱不宜。爲風水。或阻氣於上。爲肺脹。故曰汗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曰風水。惡風。一身悉風。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曰然。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曰千金。用越婢加朮。治內極熱。身腫。汗脈。腫。汗大。此風氣下焦。脚氣可見。皆陰與陽。皆不能勝陽。陽結。乘兩陰。散漫陽上。薄而陰不下。如是。而不用麻黃。發其陽。陽終不能。不用石膏。挽陽。陰隨終不

龍歸故兩方者非特用麻黃比多服（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且倍用麻黃（越婢湯）然終以陰陽不能相交刻刻虛其陰勝陽負故越婢湯下云惡風者加附子一枚其中仍有麻黃三兩可見雖發其陽決其陽仍不忘夫亡陽矣

然則大青龍湯用石膏倍麻黃義莫比於此否曰大青龍湯與越婢湯對待固可以知表氣疏密與小青龍湯對待尤可以知裏氣虛實夫麻黃由表實而用麻黃則裏實者表瀰實用麻黃至六兩已矣乃大青龍之不汗出與越婢之續自汗出固可同日而語與夫皮毛者肺之合肺主衛衛者一身極外之捍衛也故表氣實者不聚於營衛皮毛即聚於肺心者覆於肺下表邪既聚於肺心氣無從發舒故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主之如盛寒之邪聚於皮毛營衛雖至一身悉脹在內之心氣猶可發舒故無大熱續自汗出者越婢湯主之聚於上則欲其通於營衛為汗外洩耳若在營衛皮毛為肺則不必桂枝之通非麻杏仁之降此大青龍越婢之殊也若小青龍寒水之化聚於中與大青龍之聚於上又適相對照蓋聚於上能束縛胸中之陽為內熱聚於中則使損胸中之陽為內寒內熱則煩躁內寒則喘欬嘔喘煩躁故佐以石膏內寒故佐以細辛乾薑然熱比於實寒比於虛實者治宜急急者倍麻黃不急恐石膏增寒於內虛者治宜緩緩者半麻黃不緩恐麻黃細辛亡陽於外此又小青龍大青龍所攸分也

中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此之謂風寒兩傷營衛主持是說者非一人柯韻伯尤在淫非之今之說又與柯氏尤氏所說者異不合大青龍兩條比類而疏通之則是說終為無據矣大青龍扼要為寒水之化聚於上寒水之化有風甚於寒者有寒甚於風者風性急疾故脈緊急絞轉寒性凝重故脈宛轉不暢風甚者內使亦凝則不汗出而煩躁寒甚者陣蔽亦甚則身不疼而但重尤其類風甚者能內為實熱寒甚者能外為虛脈其源同則其治亦同而其趨向少有不同則其變必不能同故急治之急治之故用麻黃至六兩也柯氏之說善矣然於下條必增

入發熱惡寒無汗煩躁句其理始可通。若氏之說亦甚然。然但疏加石不及倍麻黃於大青龍意。終未爲就。貼今之說又避卻無少陰證句亦未爲全譬也。夫少陰證非他煩躁是也。煩躁非少陰證也。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者煩躁。脈數急者爲傳。是煩躁爲太陽證矣。夫曰煩躁爲傳煩躁乃多見於少陰。當是以知煩躁者實太陽少陰兩經接界證也。是上下兩條者皆鍼鋒相對。無少滲漏。上條冠以太陽中風乃脈浮緊。發熱惡寒不汗出而煩躁。則與太陽中風應脈桂枝湯者。下條冠以傷寒乃脈浮緩身不疼但重。比乍有輕時。又與太陽傷寒應用麻黃湯者。惟其病屬麻黃證見桂枝病屬桂枝證見麻黃。斯合兩方爲一方矣。中風證不應煩躁而煩躁。是風性養生熱。而虛乎將入少陰。故不得不以石膏從陰通陽。從陽引陰。截於中道。使從太陽解。然不倍麻黃則散發無力。恐陰既通陽隨陰化。熱證未已。寒證復起。是適以膏之也。傷寒證應煩躁而不煩躁。是寒性善凝滯。故身重而將入太陰。不得不倍麻黃以發其凝滯。然不加石膏則陰無所守。恐陽邪散。陰亦隨之。以竭。是適以殺之矣。觀乎金匱要略之論飲曰。飲水流注於四肢。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曰。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亦可思身重之所以矣。

麻黃非特治表也。凡裏病可使從表分消者皆用之。如小續命湯葛根湯之治風。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子甘草湯之治寒。麻黃加朮湯。麻黃杏仁薤白甘草湯之治滯。麻黃連翹赤小豆湯。麻黃醇酒湯之治黃。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二越婢一湯。牡蠣湯之治寒熱。則精有表證。有表證者用麻黃。本經所謂發汗去邪熱除寒熱也。若烏頭湯之治風。射干麻黃湯厚朴麻黃湯之治妨。甘草麻黃湯文蛤湯之治亦。則無表證矣。無表證而用麻黃。則本經所謂止欬逆上氣破癥聚積聚者。然所謂從表分消者。謂何曰。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曰。欬而脈浮。是病聚於肺。肺者皮毛之合。從皮毛而洩之。所以分消肺病也。曰。裏水。曰。吐後渴欲得水。脈緊頭痛。是病仍在。上及皮毛。與風寒不殊矣。惟心下悸一證。絕不見可用麻黃。蹤跡。主以半夏麻黃丸。其義最爲難釋。蓋悸者

水飲枝心氣發熱因應半夏之治然用麻黃通心不用桂枝者則以桂枝僅能通血脈不能發舒心陽然究  
病輕藥重不宜急治故止服如小豆者三九日三服以漸去之於此見用麻黃仍欲使之和緩有如此者

凡用麻黃發汗治熱逆者可知其治熱者治心者除半夏麻黃丸外更有可證者乎然傷寒金匱除此却無明文  
而在千金外者亦可考也千金治心熱滿煩悶驚恐安心散調心洩熱治心脈厥大寸口小腸熱齒齲麻黃

湯(十三卷)外寒刺緊寒心勞實熱好笑無度自汗四肢煩熱止煩下氣麻黃湯調緊寒脈極熱傷風損脈為  
心風心風狀多汗無滋潤消虛熱止汗麻黃湯(十六卷)范汪療心腹積聚寒中痺痛又心胸滿背下急繞

胸滿通命丸(十二卷)皆以麻黃為君則麻黃之通心陽散煩海可見矣然則在腎獨無用麻黃者乎是亦有  
之金匱曰病脈節不得屈伸疼痛為頭湯主之千金有治腎勞熱陰囊生瘡麻黃根粉方亦有治精梅五臟六腑

俱損傷虛熱偏身煩疼骨中痠痛煩悶方(十九卷)外寒有刺緊寒勞熱四肢腫急少腹滿痛顏色黑黃關格  
不通薑甲湯(十六卷)皆有麻黃則麻黃之於腎蓋治氣閉精凝虛熱內作之證矣且過者功之對也用麻黃

脈逆在肺則有脈逆射內關在心則有叉手自心口心下悸欲得按在腎則有肘下悸然其過而稽其功則前  
所論麻黃下能通腎氣而日能發心液為汗度除肺家欬逆上氣者為不虛矣

本經謂麻黃除寒熱仲景亦有用麻黃治寒熱之方而治寒熱主劑實為芫胡是則芫胡所治寒熱與麻黃所治  
寒熱當必有別矣傷寒論曰太陽病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一日二三度發脈微而惡寒面有熱色

身重宜桂枝麻黃各半湯曰服桂枝湯後形如瘧日再發者宜桂枝二麻黃一湯曰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  
脈微弱者宜桂枝二越婢一湯夫芫胡所主之寒熱曰往來寒熱休作有時則與麻黃所主之寒熱一日二三度

發日再發者有別矣且此則曰惡寒小芫胡證則曰外有微熱可見寒熱彼此皆有休時惟芫胡證則不惡寒但  
自熱然麻黃證則無熱而但惡寒如此則兩證之異昭然無可疑矣

通草味辛甘平無毒主去惡蟲除脾胃熱通利九竅血脈關節令人不忘療疔疔常  
欲眠心煩嘔吐音聲瘵耳聾散癰腫諸結不消及金瘡惡瘡鼠瘻膝折臍鼻息肉墮胎  
去三蟲一名附支一名丁翁生石城山谷及山陽正月採枝陰乾

木通蔓生葉幹大者徑三寸葉有細孔兩頭皆通合一頭吹則氣出彼頭每節有二三枝枝頭有五葉類鑽石  
草又似芍藥二葉相對夏秋開紫花亦有白花者結實如小木瓜長三四寸核黑瓤白食之甘美其莖亦有紫白  
二色紫者皮厚味辛白者皮薄味淡實一物也（參唐本圖經綱目）

張隱庵曰防己木通皆屬空通蔓草防己取用在下之根則其性自下而上從內而外木通取用在上之莖則其  
性自上而下自外而內此根升梢降一定不易之理後人用之利小便須知小便之利亦必上而後下外而後內  
也

劉涓子云木通之用世類知其通水道本經所載主治一若悉主於血無與乎水者殊不知決氣竅口中無受氣  
是爲血則水乃血之母血乃水之精源同派別者也且本經所載木通主治竅之素問靈樞如所謂九竅爲水注  
之氣者竅爲血之府者竅爲水穀之精氣和調於五臟流陳於六腑乃能入於脈者經脈所以行血氣營陰陽濡  
筋骨利關節者並未言水血分清然則脈其源治水即能治血治血即能治水矣矧又黃津液已行營衛大通精  
粕以水傳下一昔水穀入胃已後荷津液未行營衛未通其糟粕不能下者蓋胃中水穀之精氣上注於肺肺泌  
其清中之清者歸於心以生血脈營一身泌其清中之濁者仍歸於胃以輸降於小腸膀胱試取本經首言除脾  
胃寒熱次及通利九竅血脈關節則知木通於肺胃之交真能爲之承接疏瀉使其氣化通血化利者即其竅小  
孔中通兩頭貫徹不有合於主脈之心化血之包絡乎不又有合於自胃而小腸自小腸而膀胱絕無阻隔乎誠

使氣化通。血化利。清者升。濁者降。則在上之竅。自無礙神明之游行。在下之竅。自能濟精粕之輸瀉。則所謂通利九竅。血脈關節者。與通利水道。又豈有別耶。是本經舉其全。後世祇得其一節耳。抑後人多謂木通瀉小腸者何。夫心主血脈。而合小腸。小腸者心臟傳化之腑也。故先哲有云。小腸通利。則胸膈血散。膈中血聚。則小腸壅滯。是則血脈通利。即其通利小腸之本。小腸通利。正其通利血脈之功也。以是細參之。但在下則陽生陰中。在上則陰生陽中。其機無二。上而火中之水在小腸者。既和而能化。則在下水中之火屬膀胱者。亦應之而能化。其機亦無二也。但不可謂其專司小腸。無與於膀胱。又不可謂其既入小腸。又入膀胱也。特病因於膀胱者。不得專主此耳。

然則仲景當歸四逆湯之用木通也。爲利水道設乎。爲通血脈設乎。蓋古人之用藥也。宜於此不宜於彼者。勿用。與他物不相和洽者。勿用。功不爾就者。勿用。夫惟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豈無陰邪水飲阻隔陽氣而然。且非水與寒勾。不用細辛。卽桂枝亦導飲下氣之物。其與茯苓澤瀉同用者。不僅一處也。特化氣化血。各有攸分。手足厥寒。脈細欲絕。氣息之微極矣。斯時苟助陽壯氣。用附子乾薑等劑。原不妨劑茯苓澤瀉於其間。使生者生。化者化。乃推其源。不由氣之不煦。而由血之不濡。則當歸四逆湯者。既不能助陽壯氣。反用茯苓澤瀉以化其氣。爲水而通利焉。可不謂重虛其虛乎。是茯苓澤瀉於此。雖宜於通利。不宜於氣息之微。與細辛桂枝洽。不與當歸芍藥洽。昭然矣。然則通脈之物。不有人溲麥門冬乎。夫惟血脈之行。固以氣。亦有血不濡而氣不行者。故古人於經脈流通。每比之風與水。用乾薑附子以振陽。猶之熱盛而風生也。用當歸芍藥桂枝以生脈。猶之決渠以通道也。人溲之通脈。爲鼓其寒。無論已。麥門冬之通脈。雖亦比於滑澤水道。然究協於土之焦枯而不通。終未洽乎源之不濡而不達。故溲血之源。非理心之用。不可欲通心之用於十二經十五絡。非直探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亦之。不可欲探其本。合木通其源。且人溲麥門冬。能使其流。不能分其源也。能使其來。不能竟其委也。則所謂功克

兩就者其又合木通而空屬耶。

芍藥味苦酸平微寒有小毒主邪氣腹痛除血痺破堅積寒熱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氣通順血脈緩中散惡血逐賊血去水氣利膀胱大小腸消癰腫時行寒熱中惡腹痛腰痛一名白朮一名餘容一名梨食一名解介一名誕生中岳川谷及邱陵二月八月採根暴乾（雷丸爲使惡石斛芒硝畏硝石繁甲小薊反藜蘆）

芍藥十月生芽正月乃長出土色紅漸大漸轉而青作纒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一二尺夏初開花其色不一。結子入藥用根。（參圖經綱目）

芍藥十月生芽三月放花破陰寒凝滯而出乘陽氣全盛而榮故能破陰凝而陽和蓋陰氣結則陽不能入陰結破則陽氣布將是有陽和之功又因破陰凝而成也。特其味苦酸苦者能降不能開故凡陰濁之結於上非開無以致其力者惡之酸則能破能收故凡陰結既破不欲其大泄降者宜之此則所宜分別者也。統計兩書用芍藥者六十四方其功在合桂枝以破營分之結合山草以破腸胃之結合附子以破下焦之結其餘合利水藥則利水合通癰藥則通癰其體陰則既破而又有容納之善其用陽則能布而無燥烈之虞雖必合他藥始能成其功實非非他藥所能兼者世之人徒知其能收而不知其收實破而不泄之功也。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陽之汗以天地之兩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張子正蒙云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陽在外不得入則周旋不合而爲風是故營陰結於內衛陽不得入則蓄毒惡寒浙浙惡風禽禽發熱營與衛周旋不合則鼻鳴乾嘔營與衛相持而終不相合則汗出矣與桂枝湯芍藥持枝一破陰一通陽且佐以生薑解其周旋不合之難使以甘棗緩其相持之勢得微似有汗麻證遂止此實和營布陽之功斷斷非酸收汗

之謂也。蓋用陽藥以破陰結。則有便厥咽乾。脈暴急之虞。使通陽氣。不破陰結。則有汗多亡陽之虞。茲則芍藥之功。能非他所克代矣。

芍藥之任。莫重於小建中湯。其所治滑煩。若悸。若寒。若腹滿痛。爲陰氣結無疑。惟其治黃。則有不可解者。蓋小便自利。即不能發黃。仲景固言之矣。今云小便自利。何以得成黃耶。用小建中。夫是以知芍藥能入脾開結也。胃能納受。脾能輸泄。水穀之道。一若無恙。乃病於黃。則獨爲脾病矣。黃者水穀之精。鬱於中而變見於外也。小便不利爲黃。是水穀之氣。皆不化。水穀之氣。皆不化。是陰陽互結。陰陽互結者。其不得用芍藥審矣。今小便自利而爲黃。是水氣化。穀氣不化。水氣化而穀氣不化。是陰結而陽不布。食入於陰。不長氣於陽。與溼熱成黃。蓋有虛實之判矣。夫如是。滿得不用建中。滿得不重芍藥。抑非特此也。虛勞筋之。衄。失。精。四。肢。痠。疼。咽。乾。口。燥。似皆桂枝芍藥所宜。而不知皆由陰氣結。陽不得入。故浮游四射耳。陰氣入。則浮火歸元矣。非芍藥之功哉。仲景於是篇。著一小建中湯證。於虛勞篇。著一大黃廬蘇丸證。可見實證中有虛。虛證中有實。學者最宜體察也。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同一滿也。而芍藥有去取之殊。何哉。芍藥之用在滿。不在滿亦以滿爲陽痛爲陰耳。夫然。故建中芍藥最重。當歸芍藥散尤重。職是故也。且皮有分部。脈有經紀。焉得上下無別乎。胸中者陽之府。天氣主之。腹中者陰之府。地氣主之。結於上者多屬陽。結於下者多屬陰。腎之腸胃中燥結。則用承氣。心下燥結。則用陷胸。承氣用硝黃。陷胸亦用硝黃。然必兼劉飲（如甘遂葶藶之類）故腹中滿痛。多用芍藥（如腹滿篇中大柴胡湯。抵當烏頭桂枝湯是也）心下滿痛。則在所不用（如胸痺篇之桂枝生薑枳實湯。烏頭赤石脂丸。九痛丸等是也）宜忘之旨。概可見矣。抑滿者氣之盛也。陽氣盛於陽位。則滿。陰氣盛於陰位。亦滿。其見於內者。有上下之分。陽盛則脈促。陰盛則脈弦。據滿部位。按脈象。別痛否。則芍藥常用不常用。豈不瞭如指掌哉。

小此胡湯通脈四逆湯防己黃芪湯皆以腹痛加芍藥前言不爲謬矣桂枝加芍藥湯脾約麻仁丸則似用芍藥爲下藥者蓋因陰結而地道不行得此即可通降故也乃真武湯則以下利去之甘遂半夏湯則以下利用之何哉夫用芍藥以開結爾甘遂半夏湯證曰脈伏其人利反快利而能快留飲欲去何必更用芍藥甘遂唯心下續堅滿則開結行水在所必須矣真武湯何獨不然既利而水氣行腹痛止則不必用芍藥若病而腹痛不止則芍藥尚在必用此可意會而得者也大陰篇云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夫不曰不可用而曰宜減之則因陰結而腹痛因腹痛而下痢不得不用芍藥者在此潔古製芍藥湯治病爲有所本矣

脈得肝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火邪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二證迥乎不同二湯相異僅芍藥一味其同其異必能別之而後芍藥之用可著也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脈極虛芤遲爲清穀亡血失精太陽病以火熨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開血名爲火邪其問亡血也其異少腹弦急也亡血之因甚多此則陰不交陽陽氣四射逼血外出急變則亡陽緩變則勞瘵治此之法當審其陰何以不與陽交若少腹弦急則陰結也其不由陰結者必因驚怖陽氣上出陰氣下流也陰氣下流復用芍藥是爲更虛其虛必至陰氣亦益迫逐陽氣陽氣無所駐足披除外亡不爲牡蠣龍骨而收不爲桂枝生薑而通不爲甘草大棗而緩矣其由陰結者則以陽不得入也若用芍藥陰結既破陽氣遂布陰陽和調氣日生而血自益諸證遂不作矣夫豈非一味之效繁耶

天道下濟而光明是故陽欲其下地道卑而上行是故陰欲其升陽不下濟則旁出四射陰不上行則鬱塞重阻然有陽不交陰者有陰不交陽者陽不交陰陰遂寒注法當引陽就陰四逆吳茱萸湯證是也陰不交陽陽遂旁出法當破陰而陽附子真武等證是也是於用芍藥不用芍藥可以窺其際焉不用芍藥者由陽氣自離窠宅可無論矣用芍藥者又有水與藥之分水性流動故散射四出氣性鬱凝故定止不發動故或效或利或嘔則應之

以生薑使迫透四出之邪不動。故身轉疼。手足寒。竹節痛。則應之以人瀉。使居中而解。侮自鹿附子之溫。以布陽光消陰。驅伏邪之通利。以開其出路。而賴芍藥開通凝結。則同蓋陰不開。陽不入。反足以助滯。趨者有之矣。詎非此一味爲之樞機耶。

芍藥能開陰結。溼痺之竹節疼。煩掣痛。水氣之聚水成病。獨非陰結耶。皆不用何也。蓋芍藥外能開營分之結。不能解筋骨間結。內能開下焦肝脾腎之結。不能開上焦心肺之結也。何以故。夫外而營分。內而肝脾腎。皆血所常流行。宿止者也。芍藥璀璨之色。散郁之氣。與血中之氣相宜。不與水穀之氣爲伍。則能治血分之陰氣結。不能治鬱滯水穀之陰氣結。故溼痺水氣。雖爲陰結。非芍藥所能開也。然則血瘀豈非陰結之尤者。而有有用不用。其義何居。蓋芍藥能治血之定。不能治血之動。桂枝龍骨牡蠣湯。桂枝救逆湯。柏葉湯。黃土湯。赤小豆常歸散。瀉心湯。旋覆花湯。雖爲血分之病。乃因陽氣逼逐而然。不關陰結故不用。能治血中氣結。不能治血結。桃仁承氣湯。抵當湯。九下瘀血湯。大黃甘遂湯。礬石丸。紅藍花酒等證。皆爲血結非血中之氣結。故不用。辨此之法。氣主煦之。血主濡之。不濡爲血病。不煦爲氣病。是以芍藥所主之血證。多拘急腹痛也。

太陰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胃氣弱易動故也。夫芍藥豈大黃之儔歟。殊不知芍藥開陰結。大黃開陽結。品物迥殊。開胃和中。則同。故以相提並論耳。曰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曰以小承氣湯少與。微和之。是視大黃不甚重也。曰若厥愈足溫者。重與芍藥甘草湯。曰防已黃芪湯證。胃中不和者。加芍藥。是視芍藥不爲輕矣。曰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其寒熱虛實之機。用大黃芍藥之義。不昭昭然若發蒙乎。然則芍藥甘草附子湯。芍藥附子湯。芍藥附子湯。孰爲主。蓋兩物功齊力侔者也。芍藥甘草得桂枝湯之半。蓋太陽未盡之風邪。附子芍藥得真武湯之半。抑少陰方興之水氣。太陽病熱邪未除。將合少陽者。於芍藥甘草湯中加黃芩。寒熱未除。將入少陰者。於芍藥甘草湯中加附

子以此言之。則發縱指不著。為學其附于黃芽。不過語淺得獸之方耳。

覆麥味苦辛寒無毒主關格諸癰結小便不通出刺決癰腫明目去醫破胎墮子下閉  
血養腎氣逐膀胱邪逆止霍亂長毛髮一名巨句麥一名大菊一名大蘭生泰山川谷  
立秋採實陰乾（葇草牡丹為之使惡螺蛸）

覆麥苗高一尺。葉尖小。青色。似地膚葉。又似初生竹葉。葉纖細有節。梢間開花。大如錢。紅紫粉白數色。根紫黑色。形如細蔓菁。子頗似麥。用其莖殼。（參閱經綱目）

凡花色理爛。味苦氣寒者。大都為火化。覆麥花開午月。亦適得火令之正。但用其莖殼。不用其實。是宜治火腑之病矣。乃其實凡至乾燥。則迷出不留。故物之不常留者。皆能決而去之。小腸多血。為泌別水穀之腑。其所存留。不過漸血與渣水耳。此本經主治所以首關格諸癰結。小便不通。而以破胎墮子。下閉血為殿也。肉中之刺。及癰腫。目中之醫。皆非所宜留者。遇此能不奔迫悉去耶。至別錄勝膀胱邪逆霍亂。仍是留水停留為害。至養腎氣。長毛髮。兩語則別有意義。蓋無留水攪混。則腎水油滑。腎水油滑。則精氣充強。古人謂腎下生屬水。用權生屬木。髮上生屬火。覆麥本從火化。而花色燥爛。是亦同氣相求之意耳。

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脈浮發熱。微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小便不利。有水氣。其人若渴。栝蠆覆麥丸主之。夫均用利水。則皆有水氣可知。且同為小便不利。而渴。其用藥殊異。乃爾。何也。然此固有傷寒雜證之分。亦即此可見。豬苓湯。能治動而不化之水。覆麥則能治停而不行之水矣。夫五苓散證。其上有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之源。可見係胃乾求助於水。水不行而為患。病自寒來。仍不能離辛甘發散之。豬苓湯證。其上有陽明病。脈浮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之源。可見亦係胃熱飲水而停。特

以陽明屬燥金。不比太陽寒水之化。故辛甘不用。改參入鹹味。薄瀉以除熱也。栝實瀉心丸證。因佩水停為患。特其方下注云。以腹中溫為知。又可見其為本寒標熱矣。本寒標熱。用辛甘則嫌於助熱。用鹹瀉又嫌其助寒。故別出清上溫下之法。以粳麥茯苓二味。扶作病之由。此固難與前兩證並言者也。以是知水之動而不定者。非藥所能治矣。

百合味甘平無毒。主邪氣。腹脹心痛。利大小便。補中益氣。除浮腫。臃脹痞滿。寒熱通身疼痛。及乳難喉痺。止涕淚。一名重箱。一名磨羅。一名中逢花。一名強根。生荊州川谷。二月八月採根暴乾。

百合根如大匙。色白。數十百片相裹。以其瓣種之。三月生苗。高二三尺。一莖直上。四向生葉。似短竹葉。色青。近莖處嫩紫。至四五月。莖端開白花。長五寸。六出。垂紅蓋。結實似馬兜鈴。此有數種。惟白花者入藥。《參圖經綱目》於邪氣腹脹心痛之候。能利其大小便。以愈之。似為通利之物矣。何以復能補中益氣耶。不知惟於通利中能補中益氣。方足為百合。而其用可明也。夫百合之根。味甘色白。是土金合德也。其葉四指。其花六出。是金水相生也。花葉者。凡物發舒之氣。根莖者。凡物復命之源。今發舒者四指六出而外射。復命者十百相攢而內抱。故曰百合。百者推數之極也。小使者化於肺而出於膀胱。金水之相接也。大使者化於胃而出於大腸。土金之相接也。設使陽不化陰。大小便不利焉。其治固無與於百合矣。若陰不濟陽。雖化而不能出。則百合其誰與歸。然須審定其滴滴歸源之故。未可謂大小便不利。凡緣陰不濟陽者。皆可用百合也。且大便不通。則氣阻於下而腹脹。小便不通。則飲停於上而心痛者。比比也。豈遂盡可以百合治之乎。雖然。大腸燥熱。大便不通。則小便必利。膀胱不化。小便不利。則大便必溏。故夫大小便俱不通。既腹脹復心痛者。方得為土不生金。金不化水。於是而百合遂為確然。

不可見之物矣。引土氣以就金。導金氣而下注。茯苓、澤瀉之功偉矣。而無與於大便。土鬱解之。金鬱洩之。大黃芒硝積實厚朴之能事盡矣。而無與於小便。若大戟芫花甘遂葶藶能大小便俱通矣。而不能補中益氣。能補中益氣。復大小便俱通。吾知無與百合並者矣。何則。根莖其體也。花葉其用也。其用外出。其體內抱。以是知其所通利者邪氣。而正氣仍不失內顧也。雖然。吾猶有說焉。凡通降之物。直行者多。此則橫行。何也。蓋其葉四指而不昂。其花六出而下垂。其根千百相攢而橫疊。善夫經脈別論之論小便曰。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是知水氣自肺抵膀胱。元非一線直行者也。

然則百合病治法。輾轉不離百合。論中不言有邪氣何耶。夫此固不待言有邪而可喻者也。傷寒論凡言太陽病吐之後。下之後。發汗後。則甚多。未有吐之後下之後。發汗後更加一者字之例。曰吐之後者。下之後者。發汗後者。可見其病發於汗吐下後矣。倘不有邪。何以施汗吐下耶。玩百合知母湯。可以見汗則傷氣。邪搏於氣分。為消渴熱中也。玩百合代赭湯。可以見下則傷血。邪搏於邪分。為血脈中熱也。玩百合雞子湯。可以見吐則傷上。邪擾於心。為煩憤不寐也。玩百合地黃湯。可以見不經吐下發汗。則係百脈一宗。悉致其病。無氣血上下之偏矣。所謂百脈一宗者何。平人氣象論曰。胃之大絡名曰虛里。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為脈宗氣。是最近於心。乃著邪焉。是以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欲臥不得臥。欲行不得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欲。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皆心中輾轉不適之狀。口苦小便數。身形如和。其脈微數。皆心中熱鬱氣愧之徵。以此例之。邪氣腹滿心痛。蓋有若合符節者。而治法始終不外百合。則以心本不任受邪。心而竟為邪擾。則不責將之謀慮不善。即責相之治節不行。今邪阻於上而不下行。為肺之主肅降。無能遵矣。故欲徵其愈期。亟宜驗其小便。凡溺時必肺氣下導。小便乃出。今氣拄於頭。即欲下行。上先有故。則肺形之軒舉不垂。氣之支結不降。亦又何疑。乃頭中之不適。復分三等。其最甚者。至氣上拄而為痛。其次則不痛而漸漸然。又其次則因小便通而快然。即此驗其軒舉支結之淺深微。

甚。既瞭然如指掌矣。况合之以百合地黄湯下云。大便當如漆。百合滑石散下云。微利者止服。熱則除。則百合之能利大小便。又豈有殊於本經之旨哉。要之百合病之邪是餘邪。以其多在發汗吐下後也。百合所治之邪是虛邪。以其利大小便。仍不失返顧根本也。百合之性。從橫行而下行。以其形也。百合之用。能使痰涎別於津液。以其瀆之則白沫自出也。即別錄所謂除浮腫臃脹痞滿寒熱通身疼痛乳難喉痹。何莫非邪阻肺氣。能橫不能下。止涕淚。又莫非津液能上不能下耶。百合之能事盡矣。

**知母味苦寒無毒。主消渴熱中除邪氣。肢體浮腫下水補不足。益氣療傷寒久瘧煩熱。**  
脅下邪氣。膈中惡及風汗內疽。多服令人洩。一名蜆（音岐）母。一名蓮母。一名野蓼。一名地蓮。一名水蓮。一名水淫。一名貨母。一名螺（音匙又音提）母。一名女雷。一名女理。一名兒草。一名鹿列。一名非逢。一名兒踵。一名東根。一名水須。一名沈燔。一名薄（杜舍切）臣禹錫等謹按唐本一名昌文。生河內川谷。二月八月採根暴乾。

知母形如菖蒲而柔潤。葉至難死。掘出隨生。四月開青花如韭花。八月結實。參隱居圖經。

陶隱居云。知母形似菖蒲根白色。葉至難死。掘出隨生。須枯燥乃已。則其具金之色。乘至陰之性。與土極相挾者。惟其具金質而與土挾。故陰氣有餘。遂能生水。此其入肺腎胃二臟一腑。爲不可易矣。劉潛江云。味甘而苦。苦復兼辛。雖苦居其勝。然以甘始。以辛終。且其四月花。則氣暢於火。八月實。則氣孕於金。是不謂其入肺胃氣分不可也。子按主消渴。此其入肺也。熱中。此其入胃也。夫然故陽明火劑太陰。夫熱煩渴者。在所必需。第消渴之病。小便少者。古人謂之消渴。小便多者。謂之渴利。消渴者。多用知母。而兼行水渴利者。多不用知母。而兼溫通。蓋小便少者。多由胃熱。胃熱則下焦反無陽。不能化水。小便多者。多由腎熱。腎熱則吸引水精直達於下。攝其氣府。爲其

實爲至速矣。兩者審證之權衡。用藥之精理也。

知母能益陰。清熱止渴。人所共知。其能下水。則以古人用者甚罕。後學多不明其故。蓋水能爲患。正以火用不宜也。火用不宜。更用知母。是以水濟水。益增泛濫矣。不知病變之極。難以常理論也。夫人之所恃以爲生者。曰氣血。所以播遷鼓舞。使氣血互相生化者。曰陰陽。陰陽之徵兆。曰水火。無火則水汪洋四射。無水則火熾石流。金者。其常也。然不有火。盛水反不流者乎。每土潤溽暑大雨時行之際。溝澮多盈。及清風戒寒。水遂以涸。夫人豈無因熱而渴。因渴而引飲。因飲多水不化而腫者。故千金外臺兩書。用知母治水。氣各一方。千金曰。有人患水腫腹大。其堅如石。四肢細少。勞苦足胫。卽腫。少飲食便氣急。此終身之疾。服利下藥不瘥者。宜服此藥。微除風溼。利小便。消水穀。歲久服之。乃可得力。瘥後可常服。其所用藥。則加知母於五苓散中。更增鬼箭羽并淺獨活。秦羌海藻也。外臺曰。古今錄驗澤漆湯。療寒熱當風。飲多暴腫。身如吹。脈浮數者。其所用藥。則澤瀉知母。海藻。茯苓。丹澤。秦羌。詩已。確芥。大黃。通草。木香也。其曰。除風溼利小便。曰。療寒熱當風。飲多暴腫。可見本經所著下水之效。見於除肢體浮腫。而知母所治之肢體浮腫。乃邪氣肢體浮腫。非泛常肢體浮腫比矣。正以寒熱外盛。邪火內著。渴而引飲。火氣不能化水。水遂泛濫四射。治以知母。是泄其火。使不作渴。引飲水遂無繼。蓄者旋消。由此言之。仍是治渴。非治水也。

於此見凡腫在一處。他處反消瘦者。多是邪氣勾留水火相阻之候。不特千金方水腫腹大。四肢細。卽金匱要略中桂枝芍藥知母湯。治身體尪羸。腳腫如脫。亦其一也。金匱方邪氣水火交阻於下。千金方邪氣水火交阻於中。阻於下者。非發散不爲功。阻於中者。非滲利何由泄。此千金方所以用五苓散。金匱方所以用麻黃附子防風。然其本則均爲水火交阻。故其用桂枝知母卽同也。桂枝治水之阻。知母治火之阻。於此遂可見矣。

或問寒熱者氣。水火者質也。氣有相阻。兩不相下者矣。實則原相制也。兩者相值。不火潤水。卽水滅火。未有能相

守不相賊者。今日水火交阻。得無於理有不可通乎。曰氣者質之帥也。氣至質則隨之。是故暴病之所至者。氣久病之所至則質。且人身之氣本欲其相制相劑。則兩相守而不相離。故曰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今者一則腹脹堅大如石。而四肢細。一則身體尪羸而腳腫。蓋病有標本。一處有病。則一身之氣赴而救之。故本既病。延及於標。然本者其力必厚。既能爲患於一處。復足以浮游四出。騷擾他處。如茲二證者。火之力尙優。游水之力僅足以相距。且欲卻焉。則但治其水。不治其火。病烏能已。不然。古人治病。最不肯誅伐無過。既爲水病。水病者惟土勝火。勝乃能愈。又安可投助陰之知母耶。二方知母分數。在金匱方居第二等。則以頭眩短氣。溫溫欲吐。背火爲患也。在千金方居第三等。則少勞苦足脛。卽腫爲水。稍能自立於此。見長沙原心相印。有如此者。

**貝母味辛苦平微寒無毒主傷寒煩熱淋瀝邪氣疝瘕瘰癧乳癰金瘡風寒瘰癧腹中結實心下滿洗洗惡風寒目眩項直欬嗽上氣止煩熱渴出汗安五臟利骨髓一名空草一名藥實一名苦花一名苦菜一名商草一名勤母生晉地十月採根暴乾（厚朴白薇爲之使惡桃仁畏秦芫礬石莽草反烏頭）**

貝母二月生苗。葉隨苗出。莖細青色。葉亦青。似蕎麥。七月開花。碧綠色。形如鼓子花。斜懸向下。上有紅脈。有子在根下。內心外瓣。瓣形如聚貝。黃白色。四方連累相著。而有分解。苗枯則根亦不佳（圖經）

劉潛江云。貝母八月採取。其受金氣之專。其味苦勝辛微辛。在苦後。是苦合於氣之微寒。以歸於辛。皆二陰至肺之處也。況其色白象金乎。第苦合微寒。是在地之陰也。若能達至於在天之陽。以治肺。則當參其葉隨苗出之義。而體其但有直透更無滯留矣。但有直透。能開熱之結。更無滯留。能達肺之觀。此言也。與說詩者謂。瘰癧瘰癧之疾。合以瀟氣。瘰癧固屬於肺也。但予有說焉。陽性開後。陰性凝聚。陰聚之陽。且散之。今云在天之陽。不得在地之

陰乃結熱而成，則容或有不然者。况本經所論主治均屬陽爲陰鬱之候耶。是皆誤於以貝母爲其根，而違卻其附根以生，連累相著，且有分解一屏矣。故以其葉隨苗出，證其性之速而無滯留，則可以爲能從地而直透於天，則不可。若謂苗自此透，其性必升，則附子亦附根而生，苗自此出，且其味辛性溫，氣復雄健絕倫，遂可謂升之至者乎。若謂藥物入胃，必耕升始能及上，則性降者入胃，能不藉胃氣宣發，遂可直從胃降乎。試思傷寒煩熱，滯滯邪氣，痛癢喉痹，乳癰金瘡風癩，何一非陰結而陽不舒散，故皆當得陰鬱散而陽乃伸。此夫人能知者矣。故予以片膏決之曰：貝母善橫解心胸鬱結之疾，何者，卽物言物，則貝母固心微而瓣厚，心在中而舞在旁，此所謂橫解也。貝母固附根而生，連累相著，且有分解，以其入肺，故能治附肺而結之氣，此所以不曰肺而曰心胸也。夫鬱積也（詩：晨風鬱彼北林傳）聚也（漢書揚雄傳注）滯也（左昭二十九年：鬱湮不有注）結束也（釋名釋委容）縛也（文選西京賦：置羅之所，羈紮注）謂收斂之也（曲禮上：德車結旌注）無與有形，馮得爲積，爲聚爲滯，無與於陰，何者，爲束爲縛爲之收斂，且心胸間陽之都會也，陽縱盛，無所謂鬱與結，比之腸胃間陰，雖盛祇能痛能洩，不得爲鬱結，理正同也。故腸胃中善病陽鬱，鬱則成塊，梗，心中善病陰鬱，鬱則聚，凝，是故貝母者，治凝唾之藥也。惟心胸間聚凝唾，斯陰不下降，而傷寒有煩熱淋瀝之候，咽隘間聚凝唾，斯有邪氣鬱結上逆，而有喉痹之候，不化血歸衝，而有乳癰之候，痛癢者凝唾，自心胸阻任脈之行也。風癩者凝唾，聚心胸衝脈，不得陰以灌溉也。惟金瘡則無與於凝唾，然而出既多，陰覆而無以續，氣聚而不及化，則反鬱結於心胸間，爲凝爲唾者有之矣。主以貝母使之速化，化則能變而赤也。或曰凝唾二字，在金匱要略則曰多唾口燥，在千金方則曰凝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而說文玉篇廣韻皆謂爲口液，則金匱千金所指，當在口中之液，又烏得聚心胸間，縱使聚心胸間矣。其與痰飲水氣何異，而金匱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癰痰飲，兼不用貝母，何也。曰口之液，固生於口中，卽貯於口中者，歎抑亦分夫輸脾歸肺之津，而上以滋於口者也。生於口而卽貯口，決無之理，則其生也

捨心胸間通在何處。惟其不隨氣以熏膚充身澤毛。不為液以注於骨。使骨節屈伸潤澤。不為津使腠理發洩汗出。津液不凝為赤。而入營中以周行經脈。此所以為陰鬱。此所以為陽不化耳。痰飲水氣則與是異。蓋皆劫水之未化者為之。其被火燥而稠者謂之痰。其遇濕則停而稀者謂之飲。其漫無拘束而隨處洋溢者謂之水。氣與涎雖已為肺化而不宜布者。自遇不相伴。如之何可以肺痿痰飲等篇之治。概貝母之用耶。未化之水宜化。故其治法近外則熱者寒即溫。稍下則利。已化之水宜分。恐因其滓濁而遂及其精微。此貝母之開解鬱結。正以使其清者歸清濁者歸濁。清而不留。濁去而不倒。清試證以白散之治。是識其清者不使巴豆劫燥無餘也。當歸貝母苦瀉丸之治。是分其濁者隨苦瀉而洩入於下也。

黃芩味苦平大寒無毒。主諸熱。黃疸腸澼洩痢逐水。下血閉惡瘡。疸蝕火瘍瘰癧熱胃中熱。小腹絞痛。消穀利小腸。女子血閉淋露。下血小兒腹痛。一名腐腸。一名空腸。一名內虛。一名黃文。一名經芥。一名妬婦。其子主腸澼膿血。生秭歸川谷及宛旬。三月三日採根陰乾。得厚朴黃連止腹痛。得五味子牡蠣牡蠣令人有子。得黃芪白斂赤小豆療鼠瘻。山茱萸龍骨為之。使惡惡實畏丹沙牡丹蓂蘆。

黃芩苗長尺餘。葉幹蘆如箸。葉從地四面作叢生。類紫草葉。細長青色。兩兩相對。六月開紫花。根長四五寸。色青黃。老則中空。一團經。

徐涇溪曰。金之正色白而非黃。但白為受色之地。乃無色之色耳。故凡物之屬金者。往往借土之色以為色。即五金亦以黃金為貴。子肖其母也。草木至秋。成實則黃落。故諸花實中。凡色黃耐久者。皆得金氣為多。愚按人之臟腑中空者。惟肺與腸胃。黃芩中空色黃。恰有合於金與土之德。其生苗布葉。開花成實。皆當陽盛之時。則其性



當歸散）溼熱阻中者與黃連爲綱（半夏瀉心湯、甘草瀉心湯、生薑瀉心湯、葛根黃芩黃連湯、乾薑黃芩黃連人溼湯）以柴胡能開氣分之結，不能洩氣分之熱，芍藥能開血分之結，不能清迫血之熱，黃連能治溼生之熱，不能治熱生之溼，解之解關，但去其關者，未平其致關之怒，關終未已也。故黃芩協柴胡能清氣分之熱，協芍藥能洩迫血之熱，協黃連能解熱生之溼也。

小柴胡證，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夫腹中痛，未必非氣血之結，而心下悸，小便不利，亦何以決，知其非氣熱而生之水。且本經明言黃芩能逐水，別錄明言黃芩能除小腹絞痛，利小腸，而遽去之，何耶？殊不知治腹滿痛，腹痛繞臍痛，少腹疝痛，有可用寒藥者，惟腹中痛者，必無中熱之理。仲景是以於厥陰篇，特標其旨曰：腹中痛，若轉氣下趨少腹者，此欲自利也。其他如真武湯之腹痛，小便不利，小建中湯之腹中急痛，附子粳米湯之腹中寒氣，雷鳴切痛，當歸生薑羊肉湯之腹中痛，及脅痛裏急，抵當烏頭桂枝湯之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致痛雖殊，治痛亦異，用溫藥則同。以是知腹痛下一中字，則與凡痛有別。用黃芩諸方，必無此矣。彼小腹絞痛者，乃熱氣迫血，血結少腹而痛，與蠶甲煎丸大黃蠶蟲丸王不留行散之用黃芩不殊也。小便不利，原不必忌黃芩，小便不利而心下悸，則不容更用黃芩，何則？仲景云：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彼雖論血結，此亦可借以喻氣結。曰：飲水多而心下悸，則非熱阻所化之水矣。熱阻所化之水，可以黃芩逐，飲水而停蓄者，其可以黃芩逐之耶？蓋水氣凌心爲悸，必寒水乃然。若熱化之水氣，則脾家上升，瀾灑之氣，中焦變化取赤之汁，終日周流於腹中，而稟命於心君，若均能致悸，則無病人有不悸時耶？李瀕湖言有人素多酒慾，少腹絞痛不可忍，小便如淋，諸藥不效，偶用黃芩木通甘草三味煎服遂止。王海藏言有人因盧服附子藥多，病小便闕，服芩連藥而愈。大抵黃芩之用，凡氣分有餘，挾熱攻衝他所者，乃爲的對。若他所自病，不係熱氣攻衝者，則不可服。服之必益虛其氣，他所之病，反足以攻衝於氣矣。

或問黃芩湯治何等證。其證腹痛與否。若腹痛何以用黃芩。若腹不痛何以用芍藥。曰。其證身熱。不惡風。亦不惡熱。或下痢。或嘔。腹則不痛。蓋芍藥甘草大棗桂枝湯。葛藥也。以不惡風。故不用葛藥。黃芩甘草大棗小柴胡湯。裏一藥也。以不住來寒熱。故不用柴胡。以其常熱。故不用人參。若不嘔。則並不用半夏。至芍藥。則並不因腹痛而用。以桂枝湯證。原無腹痛也。亦不心下痞硬。以不去大棗也。夫芍藥甘草湯。治傷寒汗出。誤服桂枝湯後。足脛拘急。已見其能破陽邪於陰分矣。加以黃芩。不益可見陽分之熱。甚盛。攻於陰分。爲利。非陰中自有欲陽之結耶。仲景於厥陰篇云。傷寒脈遲。與黃芩湯。除其熱。腹中則冷。不能食。可知黃芩湯證之脈。必數。黃芩所治之熱。必自裏達外。不治但在表分之熱矣。黃芩治自裏達外之熱。千金歷有明文。芍藥湯治產後虛熱頭痛。若通身發熱者。加黃芩。慎火草散治崩中漏下。赤白青黑腐臭。不可近。熱多者。加知母。黃芩。道人深師增損腎濕湯。治風虛勞損。挾毒脚弱。疼痛下焦。虛冷胸中有熱。其熱多者。加黃芩。又可知陰虛氣盛。熱自內出者。黃芩亦能治之。而不但治感觸所化。雜中達外之熱矣。李瀨湖自緣感冒。欬既久。且犯戒。遂病骨蒸發熱。膚如火燎。每日吐痰盈碗。暑月煩渴。飲食既廢。脈浮洪。偏服柴胡。麥冬。荆瀝諸藥。月餘益劇。皆以爲必死。其尊人以謂李東垣治肺熱如火燎。煩躁引飲。甚甚者。宜一味黃芩。以瀉肺經氣分之火。遂按方用黃芩一兩煎服。次日身熱盡退。痰嗽皆愈。於此益可知黃芩所治。必肺經氣分之熱。肺經氣分之熱。必在甚於夜也。黃芩本經主黃疸。腸澼。洩利。金匱要略及傷寒論。發黃證。皆不用。洩利證。兩書除諸瀉心湯外。亦絕不用。今以千金方參合而考之。亦頗有意義可尋也。千金治黃方。凡有黃芩者。多云一身面目悉黃。金匱要略中所載。有身體盡黃者。有額上黑者。有面青目黑者。可知道證非一。身面目悉黃者。不可用矣。千金治熱利。冷利。疳澤利。小兒利。用黃芩方。多有壯熱一語。可知洩利無熱者。不可用矣。大抵氣主充周。無處不到。凡病有彼此不相侔者。必非氣分之病。黃芩主氣分之熱。於此不可以相證乎。千金治小兒核腫。壯熱育實方。及治小兒熱毒入膀胱中。忽患小便不通。欲小便則澀痛不出。出少如血。須臾復

出地膚子湯。治小兒落牀墮地。如有瘀血腹中。陰陰寒熱。不肯乳哺。但啼哭叫喚。蒲黃湯。皆有黃芩。考茲數證。均爲氣熱攻血。亦徹其病本之治。別錄所謂黃芩治小兒腹痛者。於此可明其旨矣。卽其治小腹痛。亦當與此不異。蓋傷寒金匱兩書。僅有腹痛去黃芩之文。大率黃芩所治之小腹痛。必煩熱。必口渴。必小便有異於常。捨此則非所宜矣。

**紫菀味苦辛溫無毒主欬逆上氣胸中寒熱結氣去壘毒癭癭安五臟療欬唾膿血止喘悸五勞體虛補不足小兒驚癇一名紫菀一名青苑生房陵山谷及眞定邯鄲二月三月採根陰乾**（款冬爲之使惡天雄瞿麥雷丸遠志又畏茵陳蒿）

紫菀三月內布地生苗。其葉二四相連。紫色。本有白毛。五六月開黃白紫花。結黑子。根甚柔細。（參隱居圖經）  
盧黃圖曰。菀卽古鬱字。故治鬱結。其色不一。取色紫味苦者。以治胸中寒熱結氣。夫胸中者。肺之部分也。肺中有火。內鬱而爲欬喘。肺熱葉焦。外發而爲痿癭。所以致五臟不安。用其色以行肺之用。用其氣以散肺之結。用其味以順火之性。而助肺之降。以諸氣憤鬱。皆屬肺也。倘無結氣而用之。未免亡走肺之津液矣。

劉潛江云。經曰。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是非金火合德。氣乃行乎。夫肺爲氣主。胸中周肺所治也。然必貫心脈以行呼吸者。緣心爲脈主。脈乃血舍。由離中有坎。故火出於水而氣生水。至於火而血化。是元氣呼吸之本。實下根於腎。上主於心。非肺氣所能獨治也。設使水不至於火。而氣不能化血。於是火遂不爲金。用而肺虛。肺虛則欬逆上氣作矣。更火不合於金。而刑於金。輕則喘欬重則欬唾膿血。且有虛而成勞者矣。紫菀色紫質柔。爲水與火合。（紫者赤黑相兼也。凡物煮之則柔。是爲水火合德。）其味苦勝辛劣。爲火爲金。用水既與火合。火既爲金。用。兼有胸中寒熱結氣不散。欬逆上氣不除者。抑痿癭屬何因。亦以紫菀療之也。痿癭曰。肺

者臟之長。心之蓋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葉焦爲痿。痿夫有所亡失。則思。所求不得。則慮。舉是二端。以類推。其煩心耗血。皆能致肺之陰氣消。而葉焦。舉痛論曰。悲則心氣急。肺布葉舉。上焦不通。鬱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是不可證肺之熱。而葉舉者。皆由於心歟。然則肺所以主氣。而行營衛。治陰陽者。豈徒恃有八葉。葉中有二十四空。行列分布。以行諸臟之氣哉。蓋亦以心主。其下有心包絡之生血。不致因熱鬱蒸。令陽中之陰。上與清虛之肺合。故能行營衛。治陰陽耳。知此則紫苑之所以安五臟。療痿痺者。固的係火爲金用矣。雖然。紫苑所主治。尙當推尋其故。使輔之者。各得其當。乃收全功。如在。上熱。以致包絡陰傷。則宜清熱。在下陰傷。相火並於包絡。則宜益陰。若肺之陰氣不足。陽氣益微。則宜補。益不得以切於治。而徒手使之則善矣。

欬冬花味辛甘溫無毒主欬逆上氣善喘喉痹諸驚癰寒熱邪氣消渴喘息呼吸一名  
囊吾一名顛凍一名虎鬚一名萇奚一名氏冬生常山山谷及上黨水傍十一月採花  
陰乾（杏仁爲之使得紫苑良惡阜莢硝石元澁畏貝母辛夷麻黃黃芪黃芩黃連青  
精）

欬冬花根紫色。葉似葶藶。叢生。十二月於根畔開花。黃青紫。萼去土一二寸。初出如菊花萼。通直而無子。（圖經）  
劉涓子云。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積陽爲天。積陰爲地。故在天則陽爲主。而生陰在  
地則陰爲主。而生陽。然天之陽不得陰。而則爲亢陽。不能化陰以降。地之陰不得陽。而則爲窮陰。不能化陽以升。  
人氣應之。故腎爲陰中之陽。能上際乎天。肺爲陽中之陰。能下極於地。然肺必得腎氣至。而降。腎必得肺氣至。而  
升。腎不升。則水氣腫滿之患作。肺不降。則欬逆上氣。喘息喉痹之病生。是故欬逆上氣。喘息喉痹者。陰中之陽不  
上。朝以致陽中之陰不下降也。欬冬花氣得天之溫。味具辛甘發散。本爲至陽之物。特當隆冬天地閉塞之候。以

堅冰爲膏壤。吸霜雪以自濡。且其花不屬於莖端。不緣於葉際。偏附近於赤黑相兼之根。則不謂其能在陽吸陰以歸於下。而從陰生陽不可驚瀾者。陽不依陰也。寒熱邪氣者。陰陽不和而相爭也。治諸驚瀾寒熱邪氣。言凡陰陽不和。陽不依陰。陰不附陽之證。得此在陽吸陰。從陰生陽之物。則陰陽自相依附而和也。

紫菀款冬花。仲景書他處不用。獨於肺痿上氣款嗽篇。射干麻黃湯中用之。射干麻黃湯。卽小青龍湯去桂枝芍藥甘草。加射干紫菀款冬花大棗也。小青龍湯。蓋卽麻黃湯桂枝湯合方。去杏仁大棗生薑。加細辛五味乾薑。外以發表。內以下氣。消飲者。今款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則爲風寒混於氣。水飲混於痰。痰礙其氣。氣觸其痰。上焦心肺之間。勢將鬱而生火。故生薑易乾薑。以煖飲爲散飲。紫菀易桂枝。以通營爲化營。款冬易芍藥。以破陰爲吸陰。大棗易甘草。以緩中爲補中。加射干協五味以下氣。仍是小青龍局法。已化峻爲和。寓補於散矣。紫菀款冬雖不得爲是方主劑。然局法之轉移。實以紫菀款冬變。故千金外臺凡治欬逆久嗽。並用紫菀款冬者。十方而九。則於此方亦不可不爲要藥矣。然二物者。一則開結。使中焦之陰化血。一則吸陰下歸。究之功力略同。而其異在千金外臺。亦約略可見。蓋凡唾膿血失音者。及風寒水氣盛者。多不甚用款冬。但用紫菀。款冬則每同溫劑補劑用者爲多。是不可得其大旨哉。

敗醬味苦鹹平微寒無毒主暴熱火瘡赤氣疥癩疽痔馬鞍熱氣除癰腫浮腫結熱風痺不足產後產痛一名鹿腸一名鹿首一名馬草一名澤敗生江夏川谷八月採根暴乾

敗醬春初生苗。深冬始彫。初時葉布地似菘菜而狹長。有鋸齒。綠色面深背淺。夏秋莖高二三尺而柔弱。數寸一節。節間生葉四散如繖。顛頂開白花成簇。結小實。其根白紫。頗似柴胡。(綱目)

膏之爲物。以穀蒸燴而成。已與生氣絕遠。然晝被日迫。夜吸露華。與天地之生氣相吐納。則又別著生趣。迨其陳且敗。則雖未至臭穢。特於生意遂無絲髮可繫矣。是物之根作陳敗醬色。卽其氣亦復似之。偏生於早春。至深冬始彫。是無論生長收斂。溫涼寒熱。俱不能闕其欣欣向榮之性。所謂極無生氣之中。偏具無限生機者也。人身血液津唾被寒熱逼燥。至成一切癰疽疥痔。日漸敗壞。此物偏能引致生氣。俾寓於其中以漸化死爲生。亦可爲元之又元矣。

余敏求曰。醬。緣日逼而成。夏月成之尤速。俗傳暑候酷日暴之。水有毒。取作浴湯。必生瘡癩。則醬豈能無毒。是物能敗醬中之潮。故以爲名。本經取治火瘡赤氣疥瘙疽痔之因暴熱而成者。其義正與此合。暴係日暴之暴。不作疾速解也。徵人以是物作醬。云食之不生瘡癩。

**紫覆味甘辛寒微寒無毒主心腹積聚寒熱邪氣通九竅利大小便療腸胃大熱睡血衄血腸中聚血癰腫諸瘡止渴益精一名牡蒙一名衆戎一名童腸一名馬行生河西及宛句山谷三月採根火炙使紫色（畏辛夷）**

紫覆苗長一二尺。莖青而細。葉似槐。五月開花色白。似棉花。亦有紅紫似水荳者。根淡紫黑色。如地黃狀。肉紅白色。（圖經）

古人於本經不置解釋。經旨自明。近人於本經多爲疏箋。經旨反晦。蓋古人於經熟讀。袖釋其意。自然貫串聯絡。而精神處遂顯然心口間。近人則先有一種意見。牢固於中。如所謂苦能降復能通。寒能勝熱復能滑洩者。是以經文輸我意見。非以我學識破析經義。迎而悉之也。如紫覆本經主治。卽以前數語敷衍之。體曰不可。然心腹積聚寒熱邪氣。衆胡亦能主之。九竅實滿亦能通之。大小便大黃亦能利之。宛亦何必紫覆。此經旨所以晦也。若謂

心腹積聚。寒熱邪氣。以利大小便而可解。則近之矣。然以通九竅一語橫梗於中。又屬何故。豈在上之七竅亦可為心腹積聚。寒熱邪氣出路耶。是其行仍晦。而無可復於深思力索。心知其故矣。予蓋因別錄而有悟焉。夫紫澣味苦氣寒。必心腹積聚。寒熱邪氣。既已化為大熱者。方得用之。以其能使從九竅洩也。夫腸胃大熱。其勢欲上行者。必過於通。欲下行者。必過於寒。故在上之病為腫血。皆可證其過於通。在下之病為腸中聚血。為癰腫。諸病。皆可證其過於寒。過於通者。化其氣而病自除。過於寒者。必去其質而後已。此所以云利大小便。不云利涕唾濁瀉也。夫邪非本輕。決不上行。邪非重濁。必不下。各因其性而通利之。所謂通事為故耳。紫澣根包紫黑。外深內淺。固已可見其入血而花。或白如葱。或赤如芩。可見其遇血在上。能化其氣以止之。遇血在下。能逐其質以通之矣。即如仲景用紫澣兩方。一則欬而脈沈。是病在上。而微見於下。一則下利肺通。是病在下。而急反於上。豈非用其既清化在上之標。則藉其通在下之本耶。知此則凡病在血。而上下變當其患者。為紫澣之主。可一言決矣。

石韋味苦甘平無毒主勞熱邪氣五種閉不通利小便水道止煩下氣通膀胱滿補五勞安五臟去惡風益精氣一名石韋一名石皮用之去黃毛毛射人肺令人欬不可療生華陰山谷石上不聞水及人聲者良二月採葉陰乾（滑石〔蜀本作絡石〕杏仁為之使得葛蒲良）

石韋生陰崖險處。其葉如柳。長者近尺。闊寸餘。柔刺如皮。背有黃毛而多斑點。澣多不彫。（參閱經綱目）  
盧子蘇曰。石者山骨。草為之皮。垂水之用。火之體。從堅凝閉密中。暢達敷布。故主勞熱邪氣致五癰者。蓋假石性之。陰性宜通水道。捷於影響。

石性至剛。經使火煅金銷。能通其質。不能通其氣。雖然。端溪之硯。蓄水不冰。此水之溫氣。漬於石也。丹硫之火。其水可消。此石之溫氣。貫於水也。故夫至柔方能馳聘至剛。老氏之言。不吾欺矣。夫此猶爲石溫水。溫久積漸使然。者實耳。若石既寒陰剛之性。所處又陰崖險澗。水聲人跡不經之所。宜乎爲陰之尤矣。乃偏生極柔極潤之石。其何哉。且其味苦屬陰。氣平復屬陰。若論陰陽交和。而後生氣得鍾。豈有此物生於此處之理。殊不知苦原火化。平本秋容。化於火而能柔。是以得鍾生氣於至剛之處。出於夷而自險。是以能存危懷於巖仄之區。意之所治。即理之所在。理之所在。即功效之所自矣。然而曰勞且附以邪氣。則其內倚巖巖之骨可知。癢閉不通。兼五則因勞熱而氣化。遂失其概。致水氣頑硬如石。可見此時若以寒劑洩其熱。則水勢愈清。熱仍不除。若以熱劑通其閉。則適助其熱。氣化仍不能轉。故必以寒除氣。而萌芽於堅頑。礪削之石中者。使附骨之陰氣發生。而勞熱消。勞熱消而氣化。遂得轉。一舉而無微不至。無患不除焉。古聖人之因物揣情。因情度勢。因勢除弊。又豈後人廣絡原野。顧此失彼之智。可同日語耶。

或問五癢唐以前人無疏及此者。後世多以五淋目之。特五淋皆小便不通之候。古人文尙簡。本經既曰五癢閉不通矣。復曰利小便水道。得無有複而其間有賸義歟。曰稽之素問。宜明五氣。驚勝不利爲癢。五常政大論。其病癢關。王注癢爲小便不通。則以五癢爲五淋。蓋亦未爲非。是若更證之以奇病論之有癢者。一日數十洩。甲乙經之氣癢虛則遺溺。似有漏義焉。蓋熱冷氣沙勞五淋者。皆小便之不通。而別其源。徵其象。有此五種也。若靈樞五癢津液別篇之溺也。氣也。汗也。泣也。唾也。則所該者廣。五淋僅溺之一端矣。勸詰之書。說文最爲近古。其於癢下。不黏爲小便不利。而黏爲罷病。亦可見癢之爲病。非暴病非實病矣。故夫癢之虛者。溺多汗多泣多唾多。氣出而不反也。實者。溺絕汗絕目乾舌燥。氣結而不解也。凡診病之道。虛中當求其實。實中當求其虛。癢本罷病。罷病之中。又有虛實如此者。爲於此見本經石氣主治勞熱爲虛邪。氣爲實邪。氣著於勞熱。是虛中有實。癢爲虛閉。不

通爲實。五癰閉不通。亦是虛中有實。石韋之爲物。惟其質柔。是以能治虛熱。惟其發生於剛悍。是以能通閉結。惟其性平。是以能下行。利小便水道之功爲尤擅。於此又可見凡氣虛熱結口乾口燥無汗便閉者。石韋均能治之。而於通小便爲最善。以是較之訓五癰爲五淋者。其義豈不廣且博耶。卽推之千金治血淋之石韋散。治虛勞渴無不效之骨填煎。及治五勞七傷八風十二痹方。可以思矣。

白薇味苦鹹平。大寒無毒。主暴中風。身熱肢滿。忽忽不知人。狂惑邪氣。寒熱酸疼。溫瘧洗發。作有時瘵。傷中淋露。下水氣。利陰氣。益精。一名白幕。一名薇草。一名春草。一名骨美。久服利人生。平原川谷。三月三日採根陰乾。惡黃芪。大黃。大戟。乾薑。乾漆。山茱萸。大棗。

白薇葉俱青。頗類柳葉。六七月開紅花。八月結實。根黃白色。類牛膝而小。八月采。〔圖經〕

中風而至身熱肢滿。忽忽不知人。狂惑。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曰暴。豈暴中風者固能如是乎。許學士曰。凡人平居無疾苦。忽如死人。身不動搖。默默不知人。目閉不能開。口啞不能言。或徵知人聲。但如眩暈。移時方寤。此由身汗過多。乃至血少氣屏於血。陽獨上而不下。氣壅塞而不行。故身如死狀。氣過血還。陰陽復通。故移時方寤。名曰鬱冒。亦名血厥。婦人多有之。宜自微湯。此正與本經主治固少有參差者。惟本事方不言身熱肢滿。可見一有邪。一無邪耳。夫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故血暴虛而氣代之充。液暴衰而陽隨以入。原理之常。無足深怪。第當其時。而偶中風邪。則更引動一身之氣。傾瀉之陽。以敵邪。名曰邪外侮。實則內已竭。然究以其得病之暴。受邪必微。設使徒緣外狀。不辨風因。而施之以或散或清。是不異於操刃殺之矣。於斯時也。解外更無庸急。安內斷不可緩。故須藉白薇之遇在輒發者。若使之專力解外。而不知正賴其味苦且鹹。一徑直下。

純乎降而絕無升者以取其陽氣於清肅失據矣。試之留邪名之曰黃白。本草謂其絕無與於收發之微或明亂之大不可也。更參其根似牛膝。至輕易曲。謂其於導陽下返。尚係強制也。可乎邪氣寒熱癢疹汗出後受濕也。溫癩洗。發作有時。汗出熱乃盛也。故仲景於婦人乳中虛煩亂嘔逆者。竹皮大丸中用此。而有熱者更倍之。

艾葉味苦微溫無毒。主灸百病。可作煎。止下利吐血。下部醫瘡。婦人漏血。利陰氣。生肌肉。辟風寒。使人有子。一名冰臺。一名醫草。生田野。三月三日採暴乾。作煎勿令見風。

艾二月宿根生苗成叢。其莖直生白色。高四五尺。葉四布狀如蕪。分爲五尖。極上復有小尖。面青背白。有其兩葉厚。七八月葉間出穗如車前。細花結實累累。莖枝中有細子。藉後始枯。五月五日連莖刈取。暴乾收葉。(綱目)張茂先曰。積艾三年後燒之。津液下流成鉛錫。夫是之謂藉陽通陰。又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艾承其影。則有火。夫是之謂隔陰化陽。藉陽通陰。以艾灸病之法也。隔陰化陽。以艾入湯之例也。異法方宜論曰。臟寒生滿病者。其治宜灸。病生於內者。其治宜毒。藥伸景於陰。藥陽微者。每用灸法。而湯中入艾。必挾寒劑。在傷寒論金匱要略。可領其緒而推之也。曰脈浮熱盛。反灸之。此爲實。實以虛治。必咽燥唾血。曰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爲邪。則爲煩道。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此可見灸之爲法。能治陽虛陰蔽。而追虛逐實。行血脈中者。也。吐血不止。曰婦人有漏下。有半產後下血不絕。有妊娠下血。假令妊娠腹中痛。爲胞阻。柏葉湯有乾薑。馬通之溫。柏葉之寒。膠艾湯有阿膠。地芍之寒。苒歸之溫。此可見皆以艾隔陰而化其陽矣。雖然。灸法猶易明也。隔陰而化。陽奈何。蓋陰蔽而格陽。陽浮而不入陰。斯時也。以陽藥通陰。則助浮陽之焰。以陰藥攝陽。則增陰滯之凝。設非以此交而通之。承而化之。無十全法矣。譬如別錄所列主治吐血婦人漏血。其義既已可觀。而下利下部醫瘡。不爾之濕在中。而陽不得下不可也。以是參之。然乎否耶。

# 卷八

## 中品草六味木十一味

王瓜味苦寒無毒主消渴內痺瘀血月閉寒熱酸疼益氣蠶蟬瘰諸邪氣熱結鼠瘻散癰腫留血婦人帶下不通下乳汁止小便數不禁逐四肢骨節中水療馬骨刺人瘡一名土瓜生魯地平澤田野及人家垣牆間三月採根陰乾

王瓜三月生苗其蔓多鬚葉圓如馬蹄而有光面背皆淡黃而不光六七月開五出小黃花成簇結子纍纍殼亦粗漚徑寸長二寸許上微圓下尖長七八月熟有紅黃二色殼中子如蠶蠟頭人謂之赤苞子其核即土瓜根也如栝藟根之小者於細根上又生淡黃根三五相連須深掘二三尺乃得正根橙粉甚白膩（參衍義綱目）

王瓜與栝藟種頗同故其性情亦多相近者特栝藟實中結莢子攢莖上故為辟障陰以奉極高之心肺王瓜莖上多鬚根根疊接三五相連故為行脾精以輸經絡隨道又栝藟之莖先滑王瓜之莖纍漚栝藟之子酸王瓜之子酸苦是其性有純駁之分純者主益駁者主行故栝藟功用多在滋養王瓜則專事通行似適相反然亦有相並而不相背者蓋胸膈能乾潤枯澀經絡開豈不能乾潤枯澀但胸膈緣枯澀而不行者必係癰痰凝結經絡間緣枯澀而不行者必係瘀血敗液觀其不但日消渴而且消渴內癰不日血閉癰形而且癰血月閉寒熱酸疼又如別錄所謂婦人帶下不通小便數不禁四肢骨節中水並推挽備見之辭可見其致病之源皆有物留著而其物僅能留而不能結又烏可謂非緣所行之道枯澀不通如舟之阻後者耶經脈別論所列飲入胃至下輸膀胱周回曲折乃爾其經由之道豈能不藉遊既而有所焉或者乃消渴之為病則飲水一斗小便亦一斗飲已即

懈是其必不同。血得行而不化，則其氣必凝。其凝則向之所行，必有凝滯之患。其凝滯而不利，則又庸詎非因不得滋且耗而遂內癆耶？五臟生於氣，氣者皆屬於心，人以心自結於其腎，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屈，臥而風吹之，血凝於腎為癆，凝於脾為疝，凝於足為厥，彼其風吹之能凝，則熱燥之亦能滴，滴則太衝脈不通，月事遂不能應，然究係滋而非結，結則近在一處，滴則遍體皆然，在一處者為癆為瘵為癰，已耳，遍體皆然則氣道不利，陰陽相軋，而陰勝陽為寒，陽勝陰為熱，滯阻為酸，熱阻為疼矣。脾陰既周，徑道滑澤，何滴不利，何阻不通，譬之行舟阻淺，縱使棹揚，百夫奔奮，竭平生之力，不見其功，一朝水溢舟浮，踴躍歡騰，揚帆遙引，舟中之人，盡色飛神，旺意氣百倍，而謂水溢為益氣，又寧有愧詞哉？愈醫愈氣道不能滑利之弊，因泣瀉而聰氣不自腎上潮，整閉不自耳下達者耳，非老年精氣衰竭之弊也。雖然，消渴月閉之因不少矣，何以的知其為內癆泣瀉而致者？夫內癆泣瀉亦必有外候可尋，如消渴則病源所關大渴數飲，其人必眩，背寒而嘔，下金所謂目就羸瘦，咽哽唇目焦燥，吸吸少氣，不得多語，心煩熱，兩腳後，外多所謂口乾數飲水，腰腳弱，膝冷，小便數，用心力即煩悶（鈔廣濟方）是也。月閉則金匱所謂帶下，經水不利，小腹滿，痛經一月再見是也。且血結則不能通，通則不得為結，血結月閉而發熱者有之矣，未有血結月閉而寒熱者，縱使有之，若酸疼，則終非血之所能兼矣。總之，土瓜根之治，大率皆似通而實不通之候，故別錄所載既云婦人帶下，緊接以不通四肢骨節間有水，小便仍利，與金匱所謂經水不利月事一月再行者，若合符節，即陽明津液內竭，大便不通之不容下者，以此導之，則亦可知其旨趣之所在矣。

海藻味苦鹹寒無毒主瘰癧氣頸下核破散結氣癰腫瘰癧堅氣腹中上下鳴下十二水腫療皮間積聚暴瘡留氣熱結利小便一名落首一名薄生東海池澤七月七日采暴乾（反甘草）

海藻有二種。一種馬尾藻。生淺水中。如短馬尾。細黑色。一種大葉藻。生深海中。葉如水藻而大。（拾遺）

凡水草皆鹹。生氣於水中。特蕒斛之屬。托根於水底之碎石。藻則托根於水底之泥。蒲荷之屬。托根於泥矣。其枝葉能出水。藻則搖曳水中。縱能及水面而不能出水。且藻之爲物。其枝葉非兩對生。則節節連生。其莖柔而不脆。其葉碎而不亂。夫水者象人之血。及津液涕唾。水之中象身。水之上象頭。石象骨。泥象肉。能出水者。其義爲從血液涕唾而出行於清空。不能出水者。其義爲僅通行血液涕唾中而不能及頭。至於兩兩相對。節節相連。柔而韌。碎而整。其義合人身之經脈而難擬哉。此猶凡藻皆同者也。若夫海藻則魄力更大。氣味更雄。且其氣寒。寒則勝熱。其味苦鹹。苦則降洩。鹹則湧洩。降而涌者。行水之術也。苦爲火味。鹹爲水味。水火相結。最難解者。無如瘰。是以爲治經脈間熱痰鬱結最宜之物。瘰癧爲氣結硬核爲痰精疔及癰腫爲熱結。靈樞寒熱篇。黃帝問於岐伯曰。寒熱瘰癧在頸腋者。何氣使生。岐伯曰。此寒熱毒氣留於脈而不去者也。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瘰之本。皆在於臙其末。上出於頸腋之間。浮於脈中。未著於肌肉。外爲臙血。是癰瘰癧癰。雖根於五臟。其患止能及頸腋。不能上頭者。正爲海藻之所主。較之於荷於蒲。專治頭目之疾者。可對待觀矣。瘰癧爲病。其因不一。其治之者亦不一。夷考本經。禹餘糧主瘰癧大熱。龍骨主瘰癧堅結。鼈甲主破瘰癧。牡丹皮主瘰癧癰血。留舍腸胃。鼈甲主瘰癧堅積。蠶豆主瘰癧寒熱。蜚蠊主瘰癧寒熱。蟣蟲主血積瘰癧。白堊主寒熱瘰癧。目閉積聚。附子主瘰癧積聚。血癰。蜀漆主瘰癧痞結積聚。蘘菔主瘰癧諸蟲。巴豆主瘰癧積聚。聚積。其餘主瘰癧積聚者。有骨青苦薄桑黑耳。鳶尾。寧瀝大黃。甘遂。主瘰癧血閉者。有太乙餘糧。卷柏。紫葳。主瘰癧結氣者。有陽起石。殷孽。今海藻所主者。曰瘰癧結氣。則可知非蟲非血。無寒熱無積聚。在腹中而不在腸胃。在經脈而經脈不結。是爲氣而聚者矣。至腹中鳴。其因亦不一。在丹波曰。腸鳴幽幽如走水。在栝梗曰。腹滿腸鳴幽幽。今海藻則曰腹中上下鳴。夫幽幽者。其聲細以暗。若但曰鳴。則震轟然聲大矣。且彼在腸。此在腹。腸中之聲必曲折斷續。腹中之聲必砰訇直遂。又。則如走水。是其

澆澆流澆之狀可稔。一則兼腹滿。是其鳴咽難達之意可知。而此上下於腹中。是其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來往循環相連不斷。又可想矣。至十二水腫。又有蕪花亦下十二水者。但彼曰十二水。則十二經脈有水。非必腫也。觀於小清龍去麻黃加薤花是矣。此則下十二水腫。可見必十二經脈有水。已經外見浮腫。乃可用矣。雖然。癰癧硬核。但不上頭耳。不能必結於經脈所至之處。即以經脈所至之處而起。及其漸大。亦不能不旁溢及他。癰癧腹鳴。則斷非經脈間病。十二水者。謂腫起於十二經之水。則可。謂水但腫於十二經。則不可。若此者。又將何說以通之。即夫經脈必有起訖。靈樞經脈篇。脈起於十二經。脈始於手太陰。終於足厥陰。曰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肝足厥陰之脈。從肝貫膈。注於肺。是脈之起訖。在中下二焦。中焦者。結癰瘕之常所。下焦則聚水之窟穴也。癰瘕若結於下。焉知其不涉及血。水者聚於中焦。焉知其不為嘔且洩。猶可以苦降鹹滲之海藻治之。耶。中焦為陽之會。下焦為陰之輔。氣者陽。水者陰。陽病於陽位。陰病於陰位。理宜然矣。故仲景於海藻僅治腰已下水氣。牡蠣澤瀉散中用之。以傷寒暴病。水能堅氣。未必能堅耳。

**防己味辛苦平溫無毒主風寒濕癰熱氣諸癰除邪利大小便療水腫風腫去膀胱熱**  
**傷寒寒熱邪氣中風手腳攣急止洩散癰腫風腫惡結諸癰疥癬蟲瘡通腠理利九竅**  
**一名解離文如車輻理解者良生漢中川谷二月八月採根陰乾（殷孽爲之使殺雄黃毒惡細辛畏葶藶）**

防己草如葛。蔓延而其嫩。苗葉小。類牽牛。折其莖一蹶。吹之。氣從中貫而出。彼頭。根外白內黃。如桔槌實而香。內有黑紋如車輻解。其青白虛軟氣腥。皮破上有丁子者不堪用。（參藥錄圖經）  
主風寒濕癰熱氣。猶言但治此病之熱氣。以明倘有他氣。當更兼他物以治之也。諸癰除邪。猶言但能爲此病除。

邪。以明者有他故。亦當更兼他物以治之也。利大小便。猶言此熱此邪。用此物治。不從汗洩。不從吐越。必從大小便而出也。所以然者。防已味辛。主通氣。平主降。根白象肺。肉黃象脾。紋黑象腎。肺主皮毛。脾主肌肉。腎主水液。其紋象車輪之解。內自中出外不及皮。其義爲病自腎出外抵肌肉者。凡所臚證。悉能治之也。然則溫瘧與痢。皆腎病乎。夫瘧論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藏於骨髓之間。因遇大暑。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從內出於外。則所謂自腎及肌肉者。非耶。千金曰。病先身熱。髮癢驚啼。喚而後發。痢脈浮者爲陽痢。病在六腑。外在肌膚。猶易治也。病先身冷。不驚。不啼。病發時脈沈者爲陰痢。病在五臟。內在骨髓。極難治也。又曰。痢有三種。有風痢。有驚痢。有食痢。風痢者。緣衣暖汗出。風因入也。初得之時。先屈指如數物者。風痢也。驚痢者。起於驚怖。大啼乃發作也。食痢者。其先不欲乳哺而吐。先寒後熱。乃發痢也。善非腎氣上凌。不至卒倒無知。非腎氣挾帶痰涎。上蒙乎心。外貫血脈。不至手足抽搐筋脈掣。且陽痢外抵肌膚。陰痢內鍾骨髓。猶可謂非內自腎外及肌肉之病乎。至劉錄所謂傷寒寒熱。邪氣通腠理。則猶之主寒熱溫瘧之熱氣也。中風手腳攣急。則猶之爲諸痢除邪也。去膀胱熱。利九竅。止洩。卽所謂利大小便也。癰腫惡結諸癘疥癬蟲瘡。皆溼藥於肌肉而成。風腫水腫。亦風水鬱於肌肉之病。均本經主治之餘波矣。

防已之爲物。有黑紋質於黃肉中。其用爲治水。侵於脾。無惑矣。然仲景治風水皮水。所謂身重。汗出惡風。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腫。磊磊動者。均與此合。以身重固係脾病。四肢爲脾之合故也。獨木防已湯之隔間支飲。已椒蘆黃丸之腸間水氣。一在上。一在下。似不關乎脾者。亦皆用之何也。蓋此上下盡病。治其中也。夫支飲不關乎下。何以用芒硝。腸間有水氣不關乎上。何以用葶藶。故脈沉緊。面色黧黑。卽病根於下之徵。口舌乾燥。乃病及於上之驗。支飲之心下痞堅。腸間水氣之腹滿。雖於脾有略上略下之差。然究竟不得不爲脾病。且病在上。吐之則愈。在下。下之則愈。吐下之不愈。病不在中而何在哉。此可見水飲等病。在經脈肌肉者多。虛。在胸膈腸胃者多。實。在胸膈

者於實中之虛。惟在脾胃。乃爲實中之實。其然虛者反挾熱。實者反挾寒。此其間則亦有故。蓋惟其虛與熱。斯顯於外。舉於上。惟其實與寒。斯著於內。沉於下。此防已黃芪湯。防已茯苓湯。所以用芪用朮。防已湯。所以用參。已椒麻黃丸。所以用椒目也。

防已地黃湯。地黃最重。防風桂枝次之。防已甘草最少。偏以防已名湯。且冠於地黃之上。何歟。夫固證之主爲之名。耳。羅綱顛狂。曰。狂言驚亂。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取手陽明太陽太陰。素問舉痛論曰。恐則精卻。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今日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不與精卻而上焦閉者。合乎。用地黃是治精之卻也。用防已是治上焦之閉。下焦之脹也。曰無寒熱。恐其誤以爲外感也。曰其脈浮。恐其直以爲內傷也。夫氣之乍動。上下拂逆。顛倒。命曰傷。而實未有所去。命曰無所傷。則方之奉我生者。且倒戈反與我爲難矣。然與我爲難之氣。終不能復奉我。以生。如火之既燦。則不能復反於薪。而既燦。則薪中非不有未燃者在也。故治之之道。以補爲行。以行爲補。以補爲行。是地黃之潤下。使得大便而已。下焦之脹。即藉以益精。繼而安其唇使不卻也。以行爲補。是防已逐腎氣之貫於肌肉血脈者。使潤其道。而通且降。防風使氣之可復反者。還於衛。以布一身。則血脈肌肉中得其常。不反攻以凌於心也。如此又何能不以二物名湯。又安得不以防已冠地黃耶。傷寒論曰。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彼因汗多心虛。胸中飲氣凌心。此則血脈中水氣凌心。然胸中之飲。乃實有是物。血脈中水。則但有其氣。並無其實。故一則實煎與之一。則以酒浸取汁。亦僅取其氣也。

防已之葦如木。故名木防已。後世以其出漢中。故又名漢防已。非二物也。故仲景但以防已名湯。則曰木防已湯。連他物以爲名。則除去木字。以便稱謂耳。後人以葦爲木。以根爲漢。及治風治水之說。均可弗論。

紅藤花味辛溫無毒主產後血逆口噤腹內惡血不盡絞痛胎死腹中竝酒煮服亦主

### 蔓草

紅藍花。冬月布種。至春生苗。葉如藍。夏乃有花。花下作絨黃多刺。花出椽上。乘露采之。采已復出。至盡而罷。椽中結實。白如小豆大。其花朵得熟。搗以水淘之。絞去黃水者再三。乃捏成餅。陰乾入藥。搗碎用。

紅藍花。初搗出水色黃。黃水去盡。方有紅色。以染布帛。其紅甚鮮澤。而味辛性溫。其有力於行血固宜。開寶所載。產後血暈口噤。正與仲景六十二種風合。蓋口噤非風不能成也。腹內惡血不盡。絞痛。又與腹中血氣刺痛合。蓋但絞作痛。定而不移。白絞曰刺。仍是氣爲之也。治血者因其始黃。終赤。德協火土。故能徹上徹下。治氣者因其味辛性溫。辛則能散。溫則能通。因是而思。則其有異於他物之通瘀矣。

**牡丹味辛苦寒微寒無毒主寒熱中風痲痺癩驚癩邪氣除瘴堅痞血留舍腸胃安五臟療癰瘡除時氣頭痛客熱五勞勞氣頭腰痛風際癩疾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巴郡山谷及漢中二月八月採根陰乾（畏兔絲子）**

牡丹於二月宿梗上生芽發葉。三月開花。五月結子。黑色。如雞頭子大。根黃白色。可長五六寸。大如筆管。（圖經）心爲牡藏。牡丹色丹屬心。氣厚味薄。爲陽中之陰。心者體陰用陽。其所主血脈。今有物焉入其體。調其用。而宣通其所主。則不謂其入心而何哉。味辛則能通。氣寒則能降。是以不爲補劑。而爲通劑。凡血之所至。氣必至焉。血不宜則氣亦寒。氣寒則不能衛外而爲固。於是陽與陰相爭。氣與血相薄。而爲寒熱。血宜氣行。外入者不解自去。此牡丹之首功。在髓甲煎丸所由取重也。大抵牡丹入心。通血脈中壅滯。與桂枝頗同。特桂枝氣溫。故所通者血脈。中寒滯。牡丹氣寒。故所通者血脈中熱結。桂枝究係枝條。其性輕揚。故凡沉寒痼冷。未必能通。牡丹則本屬根度。爲此物生氣所踞。故積熱停瘀。雖至成膿有象。皆能消除淨盡。此則非特性寒性熱之殊矣。牡丹有枝有葉。有花

自實皆所不用，獨用其根者，則以凡物有實則生氣，係於實，根株遂朽。此雖成實，生條布葉之具，仍在於根，是其氣全在根，非莖條花葉所能該耳。是其微義，不可不觸類旁通者也。

驚風素問大奇論而疑之，謂心脈滿大，癩癧筋攣，肝脈小急，癩癧攣攣，肝心同爲血臟，滿大小急之殊，不啻霄壤，何以發病正相同也？解之者曰：心屬火，火有餘，則脈滿大而血乾涸，肝屬木，木感寒，則脈小急而氣窘迫。不知癩因於驚，驚則氣血亂，氣亂則入於經脈，心氣爲之滿大，血亂則出於血室，肝氣爲之小急，是心之盛與肝之衰，理實相連，不可分也。雖然，此非牡丹所能治也。由驚而癩，由癩而癧，或由中風而癧癧，此則牡丹之所能治矣。本經言牡丹主中風癧癧驚癩邪氣，明癧癧有由於中風者，有不由於中風者。曰中風癧癧，則與癧癧之不由中風者有別矣。驚癩有有邪氣者，有無邪氣者。曰驚癩邪氣，則與驚癩之無邪氣者有別矣。再證之以別錄所主時氣頭痛，客熱五勞，勞氣頭腰痛，風噬癧疾，則凡風熱之中血分者，爲牡丹所專治，無可疑矣。獨是牡丹入心，通行血分，能行血中久癧癧結，雖至化膿，亦所擅長。假如血結不流，不有血脈虛而縱弛者乎？不有脈隨血聚而拘急者乎？不有因血結而熱生，因熱薰而驚癩者乎？由此以觀，則牡丹之用，未爲不廣也。

巢元方曰：寒溫失節，致臟腑虛弱，食飲不消，聚結在內，漸染生長，塊段盤牢，不動移者爲癧。言其形狀，可觸驗也。又曰：冷熱不調，飲食不節，積在腹中，或腸胃之間，與臟相結，搏其牢強，推之不移，曰癧。又曰：產後臟虛，餘血不盡，爲風冷所乘，血則凝結成癧。由是推之，癧堅不必皆由癧，特動者爲在氣，不動者爲在血。故癧不能不謂爲血分之病，則病癧堅者不必不有癧，特癧有不必爲癧堅者。故曰癧堅癧血也。癧堅癧血，有含於臟腑之隙者，有留於經絡之交者，不能盡在腸胃。惟在腸胃者，爲牡丹所主。故曰治癧堅癧血，留舍腸胃也。何以知其不在腸胃耶？蓋在胃必妨食飲，在小腸必妨洩瀉，在大腸必妨大解。氣血既結，則不能流動之氣血，聚而歸之，故腹中既有形，聲嘔血

仲景治瘕聚瘀血。用牡丹者。推桂枝茯苓丸溫經湯兩方。兩方所主之證。不得云在腸胃也。其亦有說歟。夫桂枝茯苓丸證。胎動在上。漏下不止。是爲瘕在小腸。故血從前陰下也。溫經湯證。少腹裏急。腹滿煩熱。唇乾下痢。是瘕在大腸。故數道窘急而痢也。且病有暫有常。自其同者觀之。則熱迫衝任而下血。滯積腸胃而腸澀。計亦不甚相遠也。自其異者觀之。則妊娠下血。必不久而胎墮。決不能按期自行。自止至三月矣。腸澀者。即發熱。不刺必羸。未有常常如是。能至數十日者。此何以故。則以下血腸澀爲暴病故也。若瘕聚瘀血積久方病。既病亦不驟愈。故雖同在腸胃。而有久暫之殊。遂使治有天淵之別。本經於瘕聚瘀血在腸胃。必下留舍二字者。此也。或謂瘕在大腸。未必下痢。或者阻礙水道。故小水入大腸而下痢歟。非也。夫滯在大腸。亦能下痢。瘕何獨不然。若小便則必不以瘕而礙。傷寒論云。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者。血證諦也。以小便由氣化。氣分無病。小便必調。爲可據矣。溫經湯證。暮即發熱。手掌煩熱。唇口乾燥。大黃牡丹湯證。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可知瘕血癰腫在大腸者。必變表證。蓋大腸與肺爲表裏。大腸病。必延及肺。肺主皮毛。則寒熱矣。溫經湯證。少腹裏急。腹滿下痢。而不云小便不利。大黃牡丹湯證。少腹痛。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調。又可知大腸雖逼處膀胱。但氣不病。終不爲膀胱害也。牡丹本經主瘕癰瘡。金匱要略中排膿散。排膿湯。王不留行散。皆不用腸癰二方。則一用一不用。千金方治諸疔腫。癰疽瘡漏。皆不用腸癰三方。畢用之。可知牡丹爲物。非特主瘕聚瘀血留舍腸胃。卽癰腫亦必涉及腸胃。方可用矣。然牡丹何以獨能去腸胃中癰結瘕積也。蓋心屬火而主降。牡丹氣寒味辛微苦。辛則能開。苦則能降。故心交於腎。而膀胱之化行。若有所隔礙者。牡丹在所必須。此腎氣丸用之也。非特此也。胃者受盛之府。腸者傳化之府。既受而盛。則非火莫化。既化而傳。則非火莫行。牡丹非能助火之行也。凡火結不行者。牡丹能開降之。此所以專主留舍腸胃中瘕聚瘀血也。

腎氣丸之治。在金匱要略中有四。而皆涉及小便。與牡丹無涉者。牡丹果何爲者哉。金匱真言論云。北方黑色。

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水熱穴僑云。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夫腎兼畜水火。火不宜則水不行。水不行則火益僨。於是不行之水鬱而生熱。益僨之火暗而不燃。水中有熱。則小便反多。火中有寒。則小便不利。水中有熱。火中有寒。非牡丹色丹氣寒味辛苦者。孰能治之。此附桂之壯陽。地黃之滋水。雖能爲之開關。不能爲轉其樞。則牡丹之功不小矣。是方也。養陰之力雖厚。振陽之力亦雄。養陰之力厚。恐其水中之熱延留。故必以牡丹泄陰中之陽者佐之。振陽之力雄。恐其燥急而難馴。故以山茱萸於陰中攝陽者輔之也。

### 白前味甘微溫無毒主胸脅逆氣欬嗽上氣

白前生洲濱沙磧上。苗高尺許。其葉似柳。根白色似牛膝白薇輩。但比白薇羸長堅直。脆而易斷。(參開寶藥考)劉潛江云。別錄白前主治。首言胸脇逆氣。夫胸中固肺所治。脇則陰陽升降之道路也。次言欬嗽上氣。氣升降之相隨。即陰陽之分而合者也。升多降少。則或陰或陽皆能病之。如下之真陰不足。即無以召上之陽而氣不降。上之真陽不足。即不能生下之陰而氣亦不降。此皆屬虛。固非白前輩所能治。惟後天之病。外邪所感。如痰熱上壅。實脈上沖之類。所謂上實下虛。下實上虛者。隨其所主。而以是爲先導。庶幾近之。此其所當然。固如是矣。其所以然。卒未明也。予謂白前與白薇。形本相似。故其功能亦復相似。但一雖柔軟。以其味鹹苦。更加以氣平。故力反能自上抵下。一則羸長堅直。絕似力益猛者。然脆而易折。究竟進銳退速。且味甘微溫。自然降力覺緩。是其形質受寒制於氣味。即違其所欲。亦不過自上及中止矣。雖然。方其胸脇逆氣。欬嗽上氣之際。縱使鹹苦而平。直達於下之白薇。終不能參一臂之助。以其柔軟故也。而此則堅剛俊爽。一往無前。不過不能耐久。乘興而行。興盡即止耳。若如澤瀉湯之治欬而脈沈。在上並以生薑之橫散。紫菀之下洩。在下並以桂枝之止逆。澤漆之收水。傷得成其治下之功。又可謂僅及中乎。翦裁之妙。輔相之宜。原用藥之權衡也。

### 桑根白皮味甘寒無毒主傷中五勞六極羸瘦崩中厥絕補虛益氣去肺中水氣唾血

熱渴水腫腹滿臃脹利水道去寸白可以縫金瘡採無時出土上者殺人葉主除瘰熱出汗生健爲山谷六月多雨時採卽暴乾

或曰桑根白皮本經以之主傷中五勞六極羸瘦崩中脈絕補虛益氣舉天下之虛證幾盡治之宜補劑無與匹者矣乃後賢視之其功一若甚狹何哉予則謂不然考千金於五臟之勞大旨以四氣調神大論中逆四時之氣一節爲主因分析其機轉虛實致使關格生勞於六極則以陰陽應象大論天氣通於肺至治五臟者半死半生爲總論分列風論瘵論五臟四時所受病於筋脈肉氣骨五極之下以臟氣發時論五臟虛實見參經之惟精極則以謂通主五臟六腑之病候獨歸重於腎是勞不盡屬於虛極有以異於謁既有盛有衰有虛有實又有四時之邪繩貫其間其爲虛證已無幾矣况勞極之病有由傷中者有由傷外者有羸瘦者有不羸瘦者桑根白皮之所主僅傷中之五勞六極且羸瘦者不旣已不廣歟所以然者桑根白皮爲物甘辛而寒寒者其氣下歸於腎甘辛者其味上達於肺脾者水津運化之通衢腎者水津歸宿之虛舍上焦運化不愆則中之傷者以漸可瘳下焦歸宿有方則外之羸者以漸能旺且其物堅緻稠密潔淨無瑕剔其皮爲紙則牢固難敗以其葉飼蠶則吐絲連續故於筋中脈絕之候又能補虛益氣明其於內崩則能補虛而去者可復於脈絕則能續氣而斷者可聯也曰桑根白皮還瘦爲豐固有諸矣別錄以之去肺中水氣肺中有水必面浮又以療水腫腹滿臃脹非過不羸瘦乎夫惟其不羸瘦轉有以知其羸瘦矣水爲有形之物必其胸腹中有空隙乃能容之如其肌肉豐盈氣道充滿則水更居何所且脾肺之氣化運屬水道之通降得常所以治羸瘦者正其所以治水又豈有二致哉惟其葉甘寒之外不兼辛而兼苦則有異於根皮而清虛肅降之氣過之故主寒熱病之汗出者斯不得盡速前說耳

竹葉蜜竹葉味苦平大寒無毒主欬逆上氣溢筋急惡瘍殺小蟲除煩熱風痺喉痺嘔

吐根作湯益氣止渴補虛下氣消毒汁主風痲皮節微寒主嘔噦溫氣寒熱吐血崩中  
盜筋生益州

竹類甚多。入藥惟取篔簹竹淡竹苦竹三種。篔簹竹堅而促節。體圓實勁。皮白如霜。苦竹有白有紫。甘竹似篔簹。卽淡竹也。江河之南甚多。北則鮮有。冬春苞筍土中。聞雷則發。旬日間卽落籜而成竹。莖有節。節有枝。枝復有節。節有葉。枝必兩葉。必三。愈近根則節愈促而管益厚。根有雌有雄。雌者多筍。當自根下第一節觀之。莖者爲雄。雙者爲雌。其根喜向西南行。故必取根之西南者。栽園之東北隅。耐溼耐寒。然不宜水淹。淹卽死。故但得覆以泥而不可澆水也。（齊民要術圖經志林綱目）

憶聞諸蔣漢房先生曰。（先生名雲一峯龜侍御從孫諸生精於易爲博物窮理之學者）震三爲蒼筤竹。其取象爲陽在下。奮迅振動。陰在上。飄零解散。又上坎下兌曰節。三三其取象則根爲陽。莖爲陰。節爲陽。管爲陰。葉則陰之陰。根則陽之陽。故其出土時最有力量。此義於竹之用甚確切有味。何者。惟其陽出而陰散。陰既散而陽遂暢。陽既暢而天氣清明。此非春夏雷雨之象乎。蓋其先數日必有暴暖鬱蒸。木津礎潤。隨繼以愀然之風。雷雨乃作。是故欸逆上氣。不似陰爲陽擊。飄屬於上乎。溢筋急惡。不似木石之津潤。或遂潰爛乎。益氣止渴。補虛下氣者。陽振而能蒸津液。以上滋也。主風。瘴者。使經脈不爲溼熱所擾而拘急也。夫陽不能暢。乃爲鬱蒸。陽之不暢。以陰爲之累也。陰累陽者。或發其覆。或披其卻。然皆以清陽之無力。陰翳之膠固。斯不得已而出此。若夫陽既有力。陰復輕微。徒割雞而用牛刀。所累者雖散。豈不畏其所伸者。遂偏強莫制耶。是故竹葉所主之欸逆上氣。非風寒閉塞之欸逆上氣。亦非氣不歸根之欸逆上氣。乃微陰累陽之欸逆上氣。譬如暑月行人在烈日之中。反不喘。驟入林下。稍得涼爽。喘反作者是也。其所主盜筋急。非寒則收引之筋急。亦非水漬脾臍之筋急。乃陽不伸而津阻之

筋急。譬如膠蒸之令。筋膠諸物雖置高燥處。亦能橫脹短縮者是也。竹葉爲物飄蕭。輕舉灑然。微陰正欲解散之餘。取其陽遂透陰遂消。是故金匱竹葉湯。治產後中風發熱面正赤。喘而頭痛。乃陽無根而上泛。復爲陰翳所累。遂以桂枝附子入淺甘草大棗生薑回其陽。用竹葉率葛根防風桔梗以解散其陰。蓋風寒所著之陰。與爲陽累之陰。固自不同。不得全仗葛根防風桔梗而能解也。傷寒論竹葉石膏湯。治大病解後虛羸少氣。逆欲吐。乃強陽既未全衰於中。微陰不能無擾於上。徒以石膏入淺半夏麥門冬梗米甘草安其中。又恐其陰隨寒藥入內。不如以柔潤者和陽輕清者散陰之爲愈。蓋正旺之陽。與方衰之陽。原自有別。非若白虎湯證可徑情直行也。至若皮茄厥係運輸津液上朝之道。路其中雖有屬陽之節爲阻。其外實一線上行。並無留滯內之阻。正以外之通而得生。故治中氣之有阻而逆者。如相激爲嘔。嘔相爭爲寒熱。相迫爲吐血。相逐爲崩中。何莫非以陽格陰。陰不流通。奔突外出之候。若在外得通。在內自可轉旋。即不能自致通暢。更爲或和其陰。或和其陽。亦自有力而少隔閡。如橘皮竹茹湯之治嘔逆。乃於中宮用陽和陰。竹皮大丸之治婦人乳中虛煩亂嘔逆。乃於中宮用陰和陽。皆一舉可平。故曰其功能曰安中益氣。以是知竹皮之功。全從在外轉旋在內之氣。比之竹葉從在上解陰翳而暢在中之陽者。又不侔矣。

**吳茱萸味辛溫大熱有小毒主溫中下氣止痛欬逆寒熱除溼血痺逐風邪開腠理去痰冷腹內絞痛諸冷實不消中惡心腹痛逆氣利五臟根殺三蟲一名藪生上谷川谷及宛旬九月九日採陰乾**（參實爲之使惡丹參硝石白堊畏紫石英）

吳茱萸木高丈餘。皮青綠色。枝柔而肥。葉似椿闊厚而皺。紫色。三月開紅紫細花。七八月結實於梢頭。纍纍成簇。而無核。嫩時微黃。熟則深紫。顆粒緊小。（參圖經綱目）

一歲氣候從溫而熱。從涼而寒。如昇斯移。以漸而進。不容駐足。此其常也。獨可異者。芒種以後。屆乎小暑。自濕轉熱之際。氣候反寒。或者以爲由於溼也。然溼亦何事。獨盛於是時哉。殊不知寒與熱。由日道之發斂。從前歲冬至日自南陸以漸北移。其氣發揚。昌明。遞至夏至。行北陸已極。迺轉移就斂。而南。斯時也。氣之發揚於外者。將收而不及。驟就軌範。由是天地履交。霧縈作焉。霧縈已後。氣纒就範。但爾時陽氣盡浮於地。不得上升。又不能下降。以是酷熱之時。氣多瀾漫不暢。記曰。土潤溽暑。大雨時行。正紀此也。人氣應此。由腎而肝。由肝而脾。脾爲水穀之會。氣至於此。必借其精微以上行。苟有所阻。則非特上者不能上。並下者亦不能下矣。是其所由阻者。水穀之陰阻。而不得遂其升降。則陽氣也。吳茱萸柔條綠樹。開花暮春。儼然木火通明之秀質。乃花後直至七八月間。已過溼熱氣交之候。始結實焉。又必至季秋收斂。已甚纒熱。是其實稟於木火。用宜於燥金。偏於陰陽溼熱交阻。難分難解之處。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猶之以無厚入有間。倏倏乎若有餘地。故能使水升火降。以復其運用之常。蓋痛者阻而不動也。欬逆者因阻而上搏也。寒熱者因阻而相爭也。內阻則外閉。故腠理不開。風邪得客也。則吳茱萸主治所謂下氣止痛。欬逆寒熱。逐風邪。開腠理者。一由溫中之功。以是而巍然冠於前也。雖然。除溼血痹者。亦豈由溫中之力耶。夫血之所由生。非中焦受氣變化而赤者乎。以溼困脾。遂無可取。氣以變化血。痹而不化。脾乃轉受其困。則非溫中執能治之。然溼血痹之證云何。大凡脾滯於中。斯食積痰飲。無不由此而阻。阻則氣不行。而血隨之。故中焦有物。始無形而繼有形者。皆是也。雖然。味辛氣溫之物。於理固升。茲何以獨謂其升陰而降陽。夫吳茱萸之辛。其中有苦。且以苦始。又以苦終。惟其苦轉爲辛。而知其能升陰。辛歸於苦。而知其能降陽。原係理之常。無足怪也。

據仲景之用吳茱萸。外則上至顛頂。下徹四支。內則上治嘔。下治痢。其功幾優於附子矣。不知附子吳茱萸。功力各有所在。焉得並論。附子之用以氣。故能不觀系屬。於無陽處生陽。吳茱萸之用以味。故僅能撥開陰霾。使陽自

伸陰自戢耳。歷觀吳茱萸所治之證。皆以陰虛陽爲患。其所避之處。又皆在中宮。是故乾嘔吐涎沫。煩痛食飲欲嘔。陰虛陽於上。不得下達也。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手足厥寒。脈細欲絕。陰虛陽於中。不得上下。並不得外達也。傷寒論中。但言其所以而未及挾其與命。置要略則以一語點明之曰。嘔而胸滿。夫不嘔何以滿。謂之胸滿。則與不滿有間。可知不在他所矣。然則溫經湯獨不以吳茱萸爲主歟。何以其滿在腹。且云少腹裏急也。此蓋有在氣在血之不同。故所處之地亦不同。然其係於壅一也。夫手掌煩熱。非太陰證所關。四肢煩疼乎。卽其主證。唇口乾燥。脈之六節藏象論。所謂脾胃大小腸三焦膀胱爲倉廩之本營之居。而其華在唇。四白者。亦豈能外於中土乎。惟其在血。則不得不在下。是卽本經所謂溼血痹者也。或曰古之人皆以吳茱萸爲肝藥。今若子言。則似脾藥矣。不旣顯相背耶。予謂中品之藥。以疏通氣血而治病。烏得以五臟六腑印定之。且土藥則木不伸而爲病。土氣疏通。則木伸而病已。蓋其施力之所在脾。所愈者實肝病也。謂之爲肝藥。又何不可之有與。

**梔子味苦寒大寒無毒主五內邪氣胃中熱氣面赤酒醜鼻白癩赤癩瘡瘍瘰癧目赤熱痛胸心大小腸大熱心中煩悶一名木丹一名越桃生南陽川谷九月採實暴乾**

梔子木高七八尺。葉似兔耳。厚而深綠。春榮秋瘁。入夏開小白花。大如酒杯。六出。中有黃蕊。莖芬芳。結實如阿子。生青熟黃。中仁深紅可染帛。一云染梔子花六出。雖香不濃。郁山梔子花八出一株可香合園。入藥用山梔子皮。薄圓小。剝房七稜。至九稜者佳。其樹喜溼而畏寒。故園中宜穿井頻澆溉之。冬月於北面厚夾籬以蔽風寒。(參圖解山谷詩話)

盧芷園曰。梔子有色。故主色變。凡苦寒之物。能下能堅。惟梔子反使堅結者。解而上出。火空則發之義也。故並作涌洩之劑。如五內邪氣。胃中熱氣。結而未實者。易於分解。已成燥堅者。非所宜矣。

五內邪氣之後。繼以胃中熱氣。則所謂邪者。未必盡然矣。胃中熱氣以前。注以五內邪氣。則所謂邪者。未必有邪矣。梔子苦寒。補洩。其可治非熱之邪。無邪之熱。耶。不知五內邪氣。而能爲面赤。酒飽。齋鼻。白癩。赤癩。瘡瘍。又烏得云無熱。胃中熱氣。乃竟致面赤。酒飽。齋鼻。白癩。赤癩。瘡瘍。又決非勞傷。虛熱。仲景云。凡用梔子湯。病人審微。審者不可與服。則可見五內寒邪。胃中虛熱。乃非梔子可勝耳。據此。則五內邪氣。胃中熱氣。皆爲面赤。酒飽。齋鼻。白癩。赤癩。瘡瘍。述病由。而盧氏主色變之說。遂不可易矣。夫盧氏之言。誠無以易。第有當分析者。不可不知也。梔子味苦氣寒。寒性嚴肅。乃偏開花結實於陽氣極盛時。固有以知其體陰。而效用於陽矣。其花白。莖黃。仁赤。五色之中。惟具其三。故所主面赤。酒飽。齋鼻。白癩。赤癩。亦惟此三色。其他若青黑。斑之類。概不能治。是亦與茜草。紅花。蘇方木。色赤。而治血者無異矣。然世俗。搗梔子敷傷。經夕之後。敷處。傷髮。青黑。不爲黃白。與赤。又曷故哉。夫梔子非能治傷。特傷之淺。未及筋骨。僅在肌肉者。則或氣阻。生火。將變爲紫。將變爲赤。乃至閉血成膿。故急以解煩。懼之物敷之。俾火不生。而氣行。竟無變赤。變紫之咎。則青黑者。卽勝夫赤紫之色也。連類而推。則仲景以之治黃。均實於此矣。

雖然。論色之義。猶有當細意體貼者。夫五氣之遞運。青而赤。赤而黃。黃而白。白而黑。黑而青。梔子則以白花。兩結黃實。黃實既成。中有赤心。是與四時之序。適相逆也。五色之中。獨闕相屬之青黑。乃其業當火土。金主令時。則青黑光滑。屆冬及春初。則萎黃。而仍不彫。是與四時之色。又適相逆也。與四時之序逆。不可附會。收清肅之氣於土中。以除其煩。懷乎。與四時之色相逆。不可附會於溽暑鬱蒸中。偏能鼓蕩其暢茂嚴肅之用乎。不然。何以其木類。實既沃。酷畏風寒也。仲景用梔子。實具此二義。於熱邪煩懷證。取其於土中收清肅之氣。以勝之。則梔子鼓蕩。梔子甘草。鼓蕩。梔子生薑。鼓蕩。枳實。梔子。鼓蕩。皆是也。於溽熱成黃證。取其於鬱中鼓蕩。之氣。而開之。則茵陳蒿湯。梔子大黃湯。大黃硝石湯。皆是也。特於清肅中。偏同豆豉之散發。於暢發中。偏協大黃之蕩滌。何歟。夫煩懷非

特上焦陽盛也。蓋下焦陰亦逆而阻陽之降。焉用豆豉洩其下焦之陰。使交鬱蒸之陽。於以供梔子清肅下行之化也。試即離豆豉未離梔子之梔子厚朴湯。梔子乾薑湯觀之。一以塞下而中宮氣壅。則佐以枳朴之開洩。一以溫下而陽氣不羈。則佐以乾薑之守中。亦以溼梔子之清肅耳。發黃者。火迫於中。津液不能自行。則蒸壅而成。焉用大黃推其火。以遠於津液。即津液中火有未盡。則藉梔子之嚴厲以暢其機也。試即不用大黃之梔子豉皮湯觀之。則於黃疸中並兼發熱。發熱則其陽猶足達於外。而結於內者未深。遂不必大黃之峻利。但用梔子清肅暢達之可耳。於此見梔子於煩燥之火。是化之而非析之。於黃疸之火。是暢之而非瀉之也。

既曰。凡用梔子湯。病人微瀉者。不可與服。又曰。下痢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梔子豉湯主之。何也。夫下痢有熱證實證。便溏則一於虛寒而已。梔子豉湯。治熱證。不治實證。下痢後煩。可見非虛寒證矣。矧加一更字。益可見下痢時本煩。及痢止而煩愈甚。熱證已定矣。然尚恐其屬實也。故必按之。按之而輒者。小承氣證也。必按之濡。始審為梔子豉湯證焉。是兩條之義。相去殊遠。非混也。然則便瀉微瀉者。誤服梔子湯。應何如。夫固曰。梔子於熱溼燥得令時。反能暢茂條達。而葉本青黑。於寒與風得令時。則蓄縮黃瘁。其遇中虛中寒。亦惟氣萎敗而傷土。增其下痢已耳。然則同以梔子積實大黃成方。治差後勞復挾宿食者。則曰。枳實梔子豉湯。治酒疸。心中懊懣。或熱痛者。則曰。梔子大黃湯。且枳實梔子豉湯。枳實僅三枚。而反以名湯。梔子大黃湯。枳實用五枚。而反讓梔子居首。何也。夫治煩。非治黃比。前固曰。一取其清肅。一取其暢達耳。梔子大黃湯。則並煩與黃悉治之。若仍用梔子煎法。先煮枳實梔子。後入豆豉。則嫌於治煩熱。而非治黃。故不分先後。四味同煎。若別出方名。則嫌於治黃。不治煩熱。故仍以梔子稱首。曰。梔子大黃湯。正以其不盡合梔子煎法也。枳實梔子豉湯。蓋合梔子煎法矣。以勞復加枳實。復以宿食加大黃。本無黃證可治。又有煩熱可瀉。詎可別出方名。不謂之梔子豉耶。譬如梔子厚朴湯。梔子乾薑湯。無豆豉而仍以梔子冠方。以梔子冠方為其有煩也。茵蘆蒿湯。大黃硝石湯。何嘗不治黃。何嘗無梔子。而方名不

出梔子。則梔子者。爲治煩之要劑歟。

梔子爲治煩要劑。仲景治煩。不必以梔子。各有故焉。蓋煩非一類。所當審察辨明。而後梔子之用。可無誤也。夫病在表。有煩熱。在裏。有煩躁。與梔子所治之煩。天淵固無庸辨。若夫小建中所治之煩悸。小芫胡所治之煩嘔。瓜蒂散所治之煩滿。饑不能食。黃連阿膠所治之煩不得臥。豬膚湯所治之下痢咽痛。胸滿心煩。烏梅丸所治之得食而嘔。又煩。桂枝所治之解後復煩。白虎所治之煩渴。亦與梔子所治之煩有別。而無庸辨。曰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此方是梔子所治之煩。夫發汗吐下後。是陽邪內入也。陽邪內入。不因汗吐下後。則爲裏實。故曰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若夫汗吐下後。有乾嘔煩者。有脈浮數煩渴者。有胸滿煩驚者。又非梔子所宜。則梔子所治之煩。必係誤治以後。胸中煩滿而不輟。不下痢者。方爲合劑也。

然則大芫胡湯證。爲下後有煩有嘔。與梔子生薑湯證。究有何異。蓋此中分別。相去逕庭。亦何難辨。夫若嘔之與嘔不止。心下急之與虛滿。鬱鬱微煩之與反覆顛倒。心中懊憹。已不啻天淵。况芫胡證仍在耶。且論病必先理其本末。芫胡證仍在句中。含無限兼證。嘔不止。所以別於喜嘔。心下急。所以別於胸脇滿。鬱鬱微煩。所以別於心煩喜嘔耳。豈得與煩滿懊憹。而或嘔之。梔子生薑湯比。若此可相比。則下後汗後之薑日煩躁不得眠者。亦可相比乎。不揣本而齊末。此之謂矣。

枳實味苦酸寒。微寒。無毒。主大風。在皮膚中。如麻豆。苦癢。除寒熱。結止利。長肌肉。利五臟。益氣。輕身。除胸脅痰癖。逐停水。破結實。消脹滿。心下急。痞痛。逆氣。脅風痛。安胃氣。止瀉洩。明目。生河內川澤。九月十月采。陰乾。

厚朴味苦溫。大溫。無毒。主中風。傷寒。頭痛。寒熱。驚悸。氣血痹。死肌。去三蟲。溫中。益氣。消

痰下氣療霍亂及腹痛脹滿胃中冷逆胸中嘔不止洩利淋露除驚去留熱心煩滿厚腸胃一名厚皮一名赤朴其樹名榛其子名逐折療鼠瘻明目益氣生交趾冤句三九月採皮陰乾（乾薑爲之使惡澤瀉寒水石硝石）

枳木如橘而差小。高五七尺。枝間多刺。葉亦如橘。但橘葉兩頭尖。枳葉有兩刺耳。春生白花。至秋成實。八月采。（圖經）

厚朴木高三四尺。徑一二尺。葉似櫟。葉四季不彫。五六月開細紅花。結實如冬青子。生青熟紅。其中有核。七八月熟。甚甘美。皮鱗皴而厚。膚白肉紫。多液者佳。（參圖經綱目）

橘雖淮北變而爲枳。即在江南。但年歲久。亦葉生刺。遂不可食。故江南有橘有枳。淮以北則有枳無橘。是枳與橘本一類二種。橘乘陽明宣發之氣。則味辛甘。枳乘陰冽斂降之氣。則味苦酸。辛甘故主胸已上逆氣。苦酸故主胸已下滯氣。同爲入中。有宣洩之殊矣。夫人身之氣。陽欲其下藏。陰欲其上朝。迨有病則陽上逆而陰下洩。若上逆下洩。皆不得透達。則中宮之病也。中宮之病。尙偏於有餘者多。故病於上者。隨其性以宣發之。氣不能無傷。病則已去。是橘皮所以主癩熱逆氣。止咳噎利水穀也。病於下者。亦順其性以洩降之。是枳實所以主除寒熱結止痛。且利五臟也。寒熱結之義。云何人之受熱感寒。乘於陽則發。乘於陰則結。比於表氣則發。比於裏氣則結。發者開之使出。宜解散不宜降洩。結者導之使行。則宜降洩不宜解散。所謂病在陰。應攻其裏也。若久結不解留於中。則肌肉損削。滯於下。則下痢結滯。結滯能下。斯腸胃流通。氣機暢茂。此枳實所以有止利長肌肉之功也。利五臟之義。云何。脾胃主行穀氣於五臟。五臟裏穀氣而後能周流無滯。脾胃滯則五臟皆滯。滯於中則痞滿脹滿。滯於旁則痰澀停水。腸胃通則脾胃氣宜穀氣行。此枳實所以有除胸脇痰澀脇風痛逐停水破結實消脹滿心下急痞痛

之功也。獨大風在皮膚中。形如麻豆苦澀。世俗所謂風疹者。是宜解散。豈降洩所能愈。乃反推爲根實。首功何耶。試思風本流動之邪。皮膚中又營衛所在。爲環周不休之處。兩動相合。猶能爲如麻如豆之形而不散。此非寒熱結而何。夫形諸外必有諸內。皮膚中者。正肌肉之間。胃脾所主也。脾胃本有寒熱。相結肌肉間。氣自不能流轉。風復襲之。於是內外相引。表裏相通。屈伸進退。雖如麻如豆。而或起或伏。正以其根於內也。按其根。枝葉又焉所附。治裏之物。備有此解表之能。不推之爲首功可乎。

中風傷寒頭痛寒熱。正三陽表證也。厚朴非表藥。何以獨推爲首功耶。夫厚朴固非表藥。驚悸氣血痹死肌。又豈盡表證也。本經之旨。蓋謂厚朴主傷寒中風頭痛寒熱之或驚悸或氣血痹且有死肌者耳。劉潛江謂草木龍四時不彫者。或得於純陰。或得於純陽。如厚朴則所謂純陽者。故取木皮爲用。而氣味苦辛。色性赤烈也。夫味之苦者。應於花赤皮紫。是味歸形也。形色紫赤者。應於氣溫。是形歸氣也。苦能下洩。然苦從乎溫。則不下洩而爲溫散。若苦從乎寒。則直下洩。如枳實是已。且氣之生化在中土。此物雖味苦。苦後覺有微甘。所以直歸中土。而散結氣。斯言也可。爲治傷寒中風。根於中土者之確據也。夫傷寒中風。變幻雖多。大旨不越乎傷陰傷陽二者。傷陰爲燥化則驚悸。傷陽爲溼化則氣血痺。驚悸實包譫妄煩燥等候。氣血痺實包脹滿嘔洩等候。兩候者皆與表邪連橫。表以裏爲根抵。但散其表。不究其裏。則枝葉不能復生。裏以表爲應援。但通其裏。不究其表。則外邪因之內陷。此厚朴不必治傷寒中風。而傷寒中風內外牽連者。必不可無厚朴。此所以推爲首功歟。所謂死肌。當與他死肌有別。後世論證有謂之麻者。有謂之木者。仲景無是也。在仲景書則麻曰蟲行皮中。木曰不知痛處。麻爲表氣久虛之候。木爲陽氣痺鬱之候。此條死肌。當作木解。斯厚朴之用可無疑。

劉潛江云。枳實味苦而辛。苦多辛少。苦中又含微意。夫苦酸涌洩。其氣又寒。且結於降合。故本下行之性。乘降令之旺。以就陰。最烈而速。厚朴始實之苦。苦中微微有甘。最後有辛意。非辛也。乃苦溫之餘烈。俗所云麻味也。然則

厚朴從苦溫以散結者。不若枳實從苦寒以洩滯歟。夫氣以溫熱爲升爲補。苦甚者轉從升補以散之。以寒涼爲洩爲降。苦甚者轉從降洩以導之。故厚朴之治宜於寒。或宜於溼。枳實之治宜於熱。或宜於燥。各從其對待以投之。反是則厚朴施於燥熱之結者。猶可借從治以奏功。若枳實誤施於寒溼。是氣本下而復降之。不惟無益。且有害矣。

或曰。仲景於枳朴每多聯用。說者謂其善洩胸中至高之邪。乃今一斷之曰。治中得無有反於古人耶。予謂至高之邪。決非枳朴可治。何則。枳朴所洩者氣。上焦氣分有病。必兼停飲宿水故也。夫上焦爲化陰之所。其氣氤之氣。主變爲津而下溉下焦。乃能化氣。氣於是乎爲柔和不爲剛烈。以上焦原係脾肺太陰所主。太陰本溼土之化也。若上焦不化陰。則氤氳之上溼者。成壅遏而爲痰爲水。故仲景治上焦多用杏仁桔梗葶藶甘遂。陷胸等湯可按矣。若夫中焦雖水穀雜居。而傳化物而不藏。醫士之於水。立能治之使盡。以胃與大腸。俱屬陽明。陽明本燥金之化也。苟中焦有壅滯不化。但以峻藥導之。滯雖去而滯之所薰蒸留於腸胃者未去。則豈不能勾引新穀新邪。據舊滯之位以爲患。故仲景治中焦。縱已投硝黃。亦必協枳朴。承氣等湯可驗已。兩書中用枳實之方十有七。用厚朴之方十有四。而枳朴聯用者八方。八方之中。與大黃同用者六。譬之西人之製火器焉。大黃則藥。枳朴則木炭也。譬之古人之製勁弩焉。大黃則矢。枳朴則機括也。故夫枳朴聯用不同大黃者。僅二方。曰枳實薤白桂枝湯。曰梔子厚朴湯。二證者。一由表邪方熾而誤下。故心腹煩滿。臥起不安。乃卻欲出表而不得。故方名俱出厚朴。不出枳實。以厚朴之性原向表也。一由裏氣壅逆。故心中痞留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乃氣欲下歸而不得。故方名俱出枳實。不出厚朴。以枳實之性原向下也。於此可見枳朴之同而異。發汗不解。腹滿痛者。宜大承氣湯。腹滿不減。宜大承氣湯。腹脹不大便者。宜大承氣湯。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洩。下痢腹滿。發熱十日。脈浮而數。飲食如故。宜厚朴七物湯。腹滿痛而閉者。宜厚朴三物湯。支飲胸

滿者。宜厚朴大黃湯。是枳朴明爲脹滿設矣。而方中分數。惟小承氣湯枳朴最少。厚朴七物湯。厚朴三物湯。卽小承氣。惟以枳朴多用。易其名。且表證多者。厚朴多。裏證少者。厚朴少。於此可見枳朴之異而同。同異之間。枳實之所以洩滿。厚朴之所以已脹者。可窺矣。

於枳朴二味之不相聯者。又有以見其用與表裏連屬者多。與裏藥連屬者少也。蓋兩者一係木之皮。又味苦氣溫。一係補之變種。又氣疏峻而性洩降。輔裏藥。則爲發蹤指使。輔表藥。則爲搜捕反側。發蹤指使者。必謀之審而處之當。故宜聯用。搜捕反側者。必持以靜而發以猝。故不宜聯用。觀夫表證方盛。裏復不和者。恃以降洩其裏而表亦和。(大芩胡湯)病屬於陰。邪係太陽者。恃以洩其陽而陰自達。(四逆散)病起由表。反覆由裏者。恃以廓清其裏而表方得開。(枳實梔子鼓湯)氣阻於上。不得升降者。恃以開洩而升降復常。(橘枳生薑湯)氣逆於上。不得下。反內逼者。恃以下其氣。而內不擾。(桂枝生薑枳實湯)此枳實之用。與表裏相聯者也。麻黃半夏乾薑五味子細辛。爲小青龍湯。麻黃石膏杏仁。爲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合二方。更加厚朴。遂主脹浮而效。夫脹浮爲在表。二方本皆表劑。小青龍本主欬。必加厚朴。並以首冠方名者。則以散欬溫涼。欲各抵其所。而不能。黃綠邪竅致胸中逼仄。不有寬而廓之者。則諸藥難盡其能。此首功之所在。縱首列其名。亦有何愧。(厚朴麻黃湯)或下或未下。桂枝證不能而喘。仍與桂枝湯。但加厚朴杏仁。以杏仁能使上衝之氣達於絡脈。厚朴能使上衝之氣達於表分。所以聯絡桂枝之解肌。俾幾陷腸胃之邪。仍回營衛。(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此厚朴之用。與表裏相連者也。雖然。枳實厚朴皆與桂枝相連。枳實則連芫胡。不連麻黃。厚朴則連麻黃。不連芫胡。何也。蓋連桂枝者。欲其下氣散飲。此枳朴皆有之功能。連麻黃者。欲其橫出開表。連芫胡者。欲其通中洩裏。以枳實無橫出之權。厚朴無直達之技也。

枳朴二物。仲景不甚令與補劑並用。有之。則所謂心中堅。大如盤。邊如旋盃。水飲所作。枳朮湯主之。發汗後腹脹。

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瀉湯主之。是也。兩證者。一則中有形。外不言脹滿。一則外脹滿。中不言有形。澹芫糖中之辨。於此可測其與。枳朴之分。亦因可瞭然矣。夫兩證之由。皆係中虛。而虛復有微甚之別。其候又有久暫之殊。枳芫湯證。脾氣滯滯。所受於胃之精微。不能運化。以上輸佈於心中。日積月累。以至成形。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瀉湯證。緣汗後肺氣外薄。失於吸引。脾氣隨津橫溢四出。若能聚而不散。猶是虛中之實。散而不能聚。尤係虛中之虛。惟其爲虛中之虛。故縱重用洩滿化飲。然必久煎。使之氣淳而力優柔。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瀉湯以水一斗。煮取三升。爲虛中之實。故縱用補中而不重。枳芫湯枳實用七枚。白朮止用一兩。且必少煎。使其氣銳而力雄猛。以水五升。煮取三升。而注之曰。腹中軟。即可見其患輕。不患滿也。藉此又可見古人治病。每因勢利導。不加逆折。腹滿者。其機橫溢。故用厚朴。隨橫溢以洩其滿。中堅者。其機根固。故用枳實。隨根固而洩其堅。一橫一直之間。即枳朴至理之所在矣。

二物之用。厚朴偏於外。枳實偏於內。厚朴兼能治虛。枳實能治實。既言之詳矣。若夫厚朴始終只在氣分。枳實御諸氣入血分。則於王不留行散。厚朴半夏湯。枳實芍藥散。排膿散。見之。蓋金瘡者。血去既多。自無瘀滯。故但洩通血分。繞紉瘡口。捉去熱毒。既皆有其物矣。惟疏導氣機者。能不屬之厚朴耶。咽中帖帖。如有炙肉。吐之不出。吞之不下。乃氣著於咽。惟其帖於旁。不啞於中。斯可用著表之疏氣藥。惟其有所帖。方足見爲有形之癢。於是小半夏加茯苓湯。遂與著表疏氣之厚朴伍矣。此所謂只在氣分者也。腹痛煩滿不得臥。是小承氣證。若在虛後。則非特爲氣分凝結。血分且必有留滯。破陰結。布陽氣。芍藥能利血中之氣。破熱結。陸堅氣。枳實能利氣中之血。氣利而滿減。血利而痛已。此枳實芍藥散。製劑更狹於小承氣。其效反有過於小承氣者。若加桔梗。雞子黃。爲排膿散。則內有物象形。而托其膿。雞子黃象膿。外有以會意而達於表。桔梗味辛。色白。爲歸肺與皮毛。此所謂繫入血分者也。統而言之。厚朴利氣。利氣之著於外者也。枳實利氣。利氣之懸於中者也。厚朴除滿。是除脹滿。枳

實除滿。是除堅滿。枳實除滿而且除痛。厚朴除滿而不治痛。不能偏內偏外。虛實已耳。

藥皮味苦微寒。大寒無毒。主風寒濕痺。洗洗寒氣。除熱目。中青。白。臙。瘰。男子少精。婦人帶下。小兒癩。身熱。可作洗目湯。久服。頭不白。輕身。皮膚光澤。肥大有子。一名峯皮。一名石檀。生廬江川谷及窰。句二月八月採皮陰乾。大戟爲之使惡。吳茱萸。

藥皮其木小而高似檉。枝幹青綠色。莖如匙頭許而不光。並無花實。根如槐。其皮有白點而不蠹。取以漬水。水便碧色。唐本圖經。

凡草木地力偏厚。銳欲接於天。則喬登而瘦。稟天氣偏厚。頻資於地。則圓短而大。稟天地之氣俱厚。則高大。稟天地之氣俱薄。則叢生。凡物氣稟乎天。味稟乎地。色與香則離出於物。亦不能不圍於氣味。故香屬於氣。色屬於味。其入於人身。則得於天者行陽。得於地者行陰。所謂從其類也。雖然。氣之寒者涼者。從陽入陰。味之辛者甘者。從陰入陽。色之青者赤者。不能不上行。鬼之腥者臊者。不能不下降。寒皮者高登而小。味苦氣寒。色青以碧。爲稟陰氣厚而行於陽。夫色之青碧。暢茂盛長之應也。氣味之苦寒。嚴厲肅殺之應也。本經之於風寒。經濟洗洗寒氣。除熱。是於嚴厲肅殺中行暢茂盛長之化也。仲景之於厥陰病。治渴欲飲水之熱利。是於暢茂盛長中擬嚴厲肅殺之感也。而其用在皮。凡木之皮。主抽吮津液以上行。故肝膽之火上行而水不繼者。服之有功。其皮又青而白。點。皮者肺之合。目之白睛爲肺所主。故白睛有青。腎白。腹者。服之亦有功。少精者。地氣不吸於天也。帶下者。陰精不返於陽也。引其陰以交於陽。致其陽以行於陰。即陰陽應象大論所謂精食氣。精化爲氣者。是也。

山萸。實味酸平。微溫無毒。主心下邪氣。寒熱。溫中。逐寒。濕痹。去三蟲。腸胃風邪。寒熱。疝瘕。頭風。風氣。去來鼻塞。目黃耳聾。面皯。溫中下氣。出汗。強陰。益精。安五臟。通九竅。止小

便利久服輕身明目強力長年一名蜀葵一名雞足一名魁實生漢中山谷及瑯琊宛  
句東海承縣九月採實陰乾（華實爲之使惡精梗防風防己）

山茶莢木高丈餘。葉似榆。二月開白花如杏。四月結實。未乾時如酸棗。既乾皮甚薄。中有核。（圖經）

李淵謂山茶莢與菜莢甚不相類。未審何緣同名。予則謂惟其同類。是以同名耳。蓋至九月之交。萬象蕭索。惟三種菜莢（吳山實）纍然朱實。燦爛可觀。且三物者。榮茂最早。收成反遲。均爲奔物。朱者丹也。與者善也。（廣韻云）以是得名。詎不允協耶。且山茶莢於氣交溼令。與吳菜莢俱有行所無事之概。惟吳菜莢則既開花。而於是時不結實。山茶莢則既結實。而於是時不長茂。並作遊行跌蕩之態。故其主病關中上。且在心下者。尤爲異曲同工。窮結實於秋者。其性嚴烈。故辛竄而峻。結實於春者。其性醇和。故酸潤而溫。惟其酸潤而溫。故氣深穩而力優柔。不然。則心下既有邪氣。寒熱在外。復有寒溼成癰。譬如天下之舉。已至內外驚擾。又何可以溫中解之。以溫中而能悉解內外驚擾。必其乘疏通之智。具鎮定之識。施練達之才。行敦厚之政者也。故山茶莢之主心下邪氣。寒熱逐寒溼痹也。以游行無礙於中土之資。入其中而據之。乃施其春和發越之令。俾出於外。則隨汗而能洩。俾入於腸胃。則隨下而能通。在於中者既行。閉於外者又安得而不動。是知所謂邪氣寒熱與寒溼痹者。必係肝以虛而失其疏通之職。土遂礙瘕不能運邪。肌肉應之。亦爲寒溼所著而痹阻。此本經之旨。皆論其因於中者耳。若夫別錄。則又參出陰虛而火浮於上。陽弱而水脫於下兩節。夫陰以靜爲職。陽以密爲功。故生氣通天論曰。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固也。陰不起亟。則徒火在上。而頭風風氣去來鼻塞目黃耳聾面皴。陽不衛外。則小便多汗出。惟得溫和潤澤之物。鎮於中。更以酸味招而收之。斯浮於上者回。脫於下者固。既回既固。氣自含蓄於中。陰又安得不強。精又安得不固。陰強精固。五臟又焉得不安。九竅又焉得不開。固合節耶。總之山茶莢之長。

在結實於春而備受夏秋冬之氣。不吐不茹。能常保其酸溫之氣味。常布其煦育之清標。在陰則能使陰諧而陽不僭。在陽則能使陽秘而陰不耗。山茶莢之功力畢於此矣。或言山茶莢瀕湖謂五月采實。不得竟泥元古之別錄。夫自別錄千金翼外。蘇祕要至圖經。均云九月十月采。惟圖經載一云五月采。與此小異。明明別著一說。不可爲憑。王摩詰山茶莢詩云。朱實山下開。清香寒更發。幸與叢桂花。窗前向秋月。則於五月采之說。更何如耶。

**紫葳味鹹微寒**（大觀本作酸微寒。太平御覽引作鹹。今嘗此物味實鹹。故從御覽改）  
**正**）無毒。主婦人產乳餘疾。崩中。癥瘕。血閉。寒熱。羸瘦。養胎。莖葉味苦。無毒。主萎蹙益氣。一名陵苕。一名芡華。生西海川谷及山陽。

紫葳。凌霄花也。野生蔓纏數尺。得大木依附而上。卽高數丈。年久者藤大如杯。春初生枝。一枝數葉。光長有齒。深青色。自夏至秋。開花一枝十餘朵。大如牽牛。花頭開五瓣。赭黃色。有細點。秋深更赤。八月結莢如豆莢。長三寸許。其子輕薄如榆仁。馬兜鈴仁。其根長亦如兜鈴根狀。秋後采之。（綱目）

紫葳附木而生。直上顛頂。其象爲入肝。其花先黃後赤。燦爛彌久。其象如血。故所主多肝家血分之疾。然其治崩中也。止治產乳餘疾之崩中。其治寒熱羸瘦也。又止治癥瘕血閉之寒熱羸瘦。且治癥瘕血閉矣。則其性似行血之物也。乃偏能治崩中。又善養胎。何也。夫紫葳性寒。寒則能涼血。味鹹。鹹則能凝血。蓋嘗見羊辛雞鷄者。必先取器貯水與鹽。以承其血。攪和而煮之。則血凝爲塊。既能涼血。復能凝血。又何患其不能養胎。產乳之餘。血氣潰亂。則疾。故爲崩中。若他崩中。則不必血不凝矣。寒以涼之。鹽以凝之。其能止不凝之崩中。亦易見耳。惟癥瘕爲病。有血閉者。有血不閉者。然皆屬裏。與表無異。則不必有寒熱。癥瘕血閉而有寒熱且羸瘦。則必血與邪熱相攪。血欲凝而不得。邪欲出而不能。因以內結癥瘕。外相凌薄。氣日耗而肌肉日漸消瘦。若用紫葳。實一舉兩得焉。仲景

鼈甲煎丸。行氣消痰。和中解外。各有其物。所以必用紫葢。正由此也。

豬苓味甘苦平無毒。主瘰癧。解毒。瘰癧。不祥。利水道。久服。輕身耐老。一名穉穉。屢生。衡

山山谷及濟陰宛。句二月八月采。陰乾。

豬苓生楓樹下。其皮至黑。作地似豬矢。肉白而實者佳。(隱居)

松下有茯苓。竹下有雷丸。楓下有豬苓。則凡樹下皆有苓。未爲妄也。第凡樹皆有寄生。皆有蠹蝨。而入藥。必取在柔者。(張隱庵)則豬苓之必取在楓者。又何疑焉。然本經主治多有不必穿鑿解者。如延年益壽。輕身神仙等。無論矣。有謂能行水上者。與鬼神通者。則神聖之言。該括衆理。非淺學所可強明。如此味所謂主瘰癧。解毒。瘰癧。不祥。均有偏於鬼神之感應而言。測其意旨。豈不以豬苓出自楓下。而楓者。泥之可以致雨。(爾雅疏)豈久能生瘰癧。遇暴雨。驟雨。能隨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平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能自化去。(南方草木狀)老者能爲人形。(述異記)化爲羽人。(化書)而其木無風自動。天雨則止。(物類相感志)其壤又有風神居之。(埤雅述齊記)既具此種種靈異。又係得其餘氣。生於幽隱之地下者。能不益著奇功。驅鬼魅之老瘰。解邪惡之毒。盡與淫。而召休徵哉。獨利水道一語。乃實理所在。有非迷離恍惚之說所能解者。蓋凡草木所生之物。人士即放芽發葉。其有不放芽發葉者。則感地下陰濕。潰爛無餘。惟茯苓豬苓。得木氣。而生於地下。既不苗萌。莖葉又不潰腐消敗。是其卻溼可知。乃復久而不變。則非特能卻溼。且能化溼氣爲生氣矣。雖然。茯苓可利水道。豬苓亦利水道。則凡木之苓。皆能利水道。是豬苓不必定以生楓下者。且茯苓豬苓。儘可混用。乃仲景書中。茯苓。各自爲功。又每相連爲用。似若斷難相混者。何哉。蓋亦可察物理而知之矣。夫松之概。挺拔勁正。楓之概。柔弱易搖。松之理。羸疏。楓之理。堅細。松之葉。至冬益蒼翠而不彫。楓之葉。至冬遂鮮赤而即落。是其一柔一剛。顯然。

殊致。茯苓屬陽。治停蓄之水不從陽化者。豬苓屬陰。治鼓泄之水不從陰化者。是故仲景以豬苓名方者。其所治之證曰。陽明病。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曰。少陰病下利。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眼者。豬苓湯主之。曰。諸病在臟。欬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與豬苓湯。曰。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豬苓散主之。統而觀之。莫不有渴。若五苓散則其治有渴者有不渴者。至茯苓入他方所治之病。則不渴者居多。蓋渴者水氣被陽逼迫。欲得陰和而不能也。與之豬苓。使起陰氣以和陽化水。譬之楓葉已丹。遂能即落也。或曰。豬苓之化水與茯苓異。是則然矣。凡淡滲之物。皆上行而復下降。澤瀉亦其一也。所以與豬苓茯苓異者。其旨安在。是其藥已見澤瀉條中。所謂澤瀉能使水中生氣上朝。二苓則能化之者是也。惟五苓散豬苓湯用澤瀉。使未熟之水就上矣。乃既用茯苓。使從陽化。又用豬苓。使從陰化。此則不能不劑其疑。夫水既曰生。則不使從陽化。何以令其熱。若使徒從陽化。又置渴於何所。此亦淺顯易明。不勞深釋者也。

# 卷九

中品獸二味 蟲魚五味 果一味 穀八味 菜三味

馬通微溫 主婦人崩中止渴及吐血鼻衄金創血

史記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是知馬之氣最盛者。能使血隨汗出。即劣亦不能使血停於中。散之以行脈絡矣。然獨用其通何也。蓋馬通之治。治血之因寒而停。遇隙以溢者。何以知之。則以別錄謂其微溫。仲景用於柏葉湯知之。夫血緣火迫而溢。必不用性溫者為治。且不使與乾薑艾葉為伍矣。馬一身之物。非性寒。即有毒。均非龍鍾生氣於人。身者。惟通則性溫而為養。馬一身之餘。縱使一切性寒有毒之骨肉臟腑。皆類此以生長。則人之身。其因寒因傷而血停。因血停而吐衄崩漏者。均能行以散之。不容其再停矣。然謂其止渴何也。夫惟止渴一辭。獨繫於婦人崩中之下。亦可知其崩中。則一身津液。隨血而流。遂不足以上滋。固無與於吐衄金創小小下血者矣。

羊肉味甘大熱無毒 主緩中字乳餘疾及頭腦大風汗出虛勞寒冷補中益氣安心止驚

論羊肉者。多以金匱真言論南方赤色。入通於心。其畜羊為證。謂火畜性熱。可以已虛寒。又為血肉。可以補形之不足。若以周官六畜之分。隸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空主豕而豕。賦不得不謂之火畜。然馬亦隸夏官。同為火畜。非無血肉。獨不可已虛寒而補形乎。且賈子胎教篇。不謂羊為西方之牲乎。淮南子時則訓註。不謂羊為土畜乎。不又謂羊為土木之母乎。呂覽孟春注。不謂羊屬土乎。是又當作何說矣。易兌為羊。兌

之爲卦。二陽在下。一陰居上。陽牽於陰。雖奮而不剛。陰比於陽。柔和而力厚。象羊之性。抵很難移。《易》爻注又史記項羽本紀。很如羊。貪如狼。羊之體馴擾易制。爲發於火。充於土。其究爲適口可悅之物。故首主緩中。緩者急之對。急卽仲景所謂寒疝脅痛。裏急後腹中痛。疝者。藉其陽足以挾陰。而陰仍比陽。不受陽之傷也。西北彌寒。生羊彌豐肥。南方所生。則瘠而味劣。故又能於虛勞寒冷中。補中益氣。藉其氣之生長宜於寒也。胎生之易者。無適於羊。故又主字乳餘疾。字乳必傷血肉。乃有餘疾。藉血肉之充以補之也。羊目無神。反有遠視。《五行傳》注。羊畜之遠視者。是其陽直達於上。以與陰濟。而能遠燭。故又主頭腦大風汗出。藉其陽能和陰。不使陽加於陰也。安心止驚。則無羊之詩。所謂矜矜兢兢。不驚不崩。馴擾之得宜。眠食之得所。固有與人相從而無忤者。亦取其意爲虛弱之軀。思患預防之治耳。

**露蜂房**。味苦鹹平。有毒。主驚癇。瘰癧。痰寒。熱邪氣。癩疾。鬼精。蠱毒。腸痔。火熱之良。人療蜂毒。毒腫一名蜂腸。一名百穿。一名蜂勦。生牂牁山谷。七月七日採陰乾。《惡乾》薑丹參黃芩芍藥牡蠣。

**露蜂房**。古人多謂須用如甕如桶者。今肆中蓋不多觀。惟用木上者。大則如盆。小則如甕。其形如蓮房。十百攢簇。界畫渾圓。大小均稱。其質似紙。外包褐色。中管青白。其蒂以漆繫於木枝。而倒懸焉。大率皆木皮水土醱釀而成者也。三月諸花盛開時。蜂始營構。旋構旋生子於中。夏則子成。小蜂猶子母皆聚於。是深秋則蜂去。至明歲蜂來。則別營他枝。不戀舊巢也。《箸錄》。

**巢氏云**。小兒壯熱者。是小兒血氣盛。五臟生熱。薰發於外。故令身體壯熱。大致與溫熱相似。而有小異。或挾伏熱。

或挾宿寒所致。若不歇則變爲驚。極重者亦變癇。或搖頭浮舌。或睡裏驚。數驚者是欲發癇。其已發者。或口眼相引。目睛上搖。或手足掣縱。或背脊強直。或頸項反折。十歲已上爲癲。十歲已下爲癇。潛夫論黃忠篤。嗜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癇。由是而言。癲癇卽掣縱也。說文癲癇小兒病。掣引也。縱弛放也。癲癇者熱甚而手足一掣一縱。相連不已也。素問玉機真藏論。疝瘕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脈相引而急。名曰癲。則癲爲收引。又何疑焉。以是知本經露蜂房所主。驚癇癲癇。小兒伏熱宿寒之所爲也。寒熱邪氣癲疾。成人受邪鬱伏之所爲也。是皆得於氣血素盛之人。其以露蜂房主之之故。則有說焉。夫蜂房縱風搖而能常安常定。遇酷熱而偏以生以育。且其界限分明。秩然有序。其孔一直到底。並無歧互。似經脈經筋所容之隙。是其於酷熱之中。反鍾生氣。不長生風。能約束一身。秩然有序之孔道。使經脈間氣血不至橫溢。經筋自無引縱弛縮之患矣。雖然。巢氏不又云風癲者由血氣少。則心虛精神離散。魂魄妄行。因爲風邪所傷。故邪入於陰。或癲疾乎。則是物必又能於陰中找出風邪也。夫蜂靈迅飛颺。色黃且赤。其物固應屬陽。其所容之房。已卻不能入內。惟生子於其間。迫子既成。蜂亦即出。而不能入。風本陽邪。恰似蜂之飛颺不定。而鍾其氣於艱人難出之陰中。仍插物掩育。使其所鍾還象己之飛颺。外出不能復入。可不謂於陰中拔出風邪之驗耶。要之。蜂性自陽。蜂子自陰。故本草載諸蜂子皆善性涼。癲癇等疾。其根鍾於內者屬陰。其發見於外者皆陽。素問大奇論曰。心脈滿大。癲癇筋擊。肝脈小急。癲癇筋擊。又曰。二陰急爲癲厥。二陽急爲驚。可見驚病於上。癲病於下。今之所主。原因驚致癲。爲由外而內。用露蜂房之意。在內則使之外出。在外則使其出有序而不得亂行也。

用露蜂房之義止兩端。一者病從外入。使仍從內出。此會意也。別錄同蠟皮亂髮燒灰酒服。治諸惡疽附骨癰。根在臟腑。暨腰節腫出。丁腫惡脈諸毒是也。一者病客於燥熱排脹之處。能除去之。此象形也。外臺同細辛合治牙齒風蟲痛。肘後炙焦酒服。治鼻中外流瘡是也。然仲景於龜甲煎丸用之。爲會意耶。爲象形耶。夫亦兩者皆兼之矣。瘡病自經人。此爲象形。而結根於內。此爲會意。李詔云。凡瘡出點粉。漫彈類界不明。用露蜂房。隨卽類粉狀。

然瘡亦從內外出之候。欲其界審顯明者。卽此亦可悟其功能矣。

**龍甲味鹹平無毒主心腹癰癧堅積寒熱去瘡惡肉陰蝕痔惡肉瘰溫瘡血瘰腰痛小兒脊下堅肉味甘主傷中益氣補不足生丹陽池澤取無時（惡礬石）**

龍水居陸生。窺脊連脊。其甲四圍有肉緝。故曰龍肉裹甲。無耳。以目爲聽。純雌無雄。與蛇及鱷爲匹。夏日生卵於溼。渡河隔水望之。卵自孕化而出。性畏陽光。暴之日中無恙。匿陰光之下輒死。又畏蚊。嚼之經夕則死。（綱目）龍無雄。以蛇爲匹。蛇迅疾善竄。龍則蹒跚不前而色青。是斂風於木也。龍無耳。以視爲聽。是并水於木也。夫熱不以風不清。風不以雨不息。以熱生風者。因雨而遂和。此其性謂之木木之化。肉者柔也。陰也。甲者剛也。陽也。以肉高甲。此其形爲柔中有剛。陰中有陽。水木之化。乃鍾於柔中有剛。陰中有陽之內。是故癰癧堅積之在心腹者可除。瘡疾之外有寒熱者可去。凡竅之能開能闔者。屬陽。口目是也。不能開闔者。屬陰。耳鼻前後陰是也。鼻生惡肉。後陰生痔核。前陰遭蝕腐。非柔中有剛。陰中有陽而何。故亦能去之。

仲景用藥。在處宗法本經。又在處別出心裁。擴充物理精奧。以啓悟後學。如病於外。根據於內者。用龍甲煎丸。其龍甲令泛爛如膠漆。然後同諸藥熬合成丸。是化剛爲柔法。欲使剛者不倚巖附險。隨柔俱盡也。邪壅於中。總於上而不得洩。用升麻龍甲湯。則龍甲與諸藥不分次第。一概同煎。是以剛摧柔法。欲使柔者隨剛通降也。何則。龍精爲癰癧。所苦仍在。瘡之不止。則可知昔日之有外無內。今日之重外輕內者。他時必至重內輕外。有內無外也。故於外仍不離桂枝湯。大芫胡湯。小芫胡湯。大承氣湯之治。其寧蘆石韋麥麥之通水。四蟲桃仁紫葳牡丹之通血。猶不過隨行遞隊。去其閉塞。未有能使內者仍外。分者仍合者。故主以堅韌之物。糞令稀稠。統率衆品。并歸於外之寒熱。寒熱遞亦差也。熱毒癭結。無論在陰在陽。皆咽與喉俱痛。惟驗其面黃赤斑斑如錦文。且腫脹血者爲

在陽面目青。且身痛者爲在陰。竝用升麻鼈甲湯治之者。以其病雖由於氣不得升降。其源實由於血壅結不行。升麻之通。通其氣耳。故必以水木并化。自下而上。直通於日之鼈甲以並之。且其味鹹性平。清血熱而去降主開。但得喉中之結解。則上下通和。邪熱自然透達也。於此更可悟血以熱結不通。熱以血阻更增者。並宜鼈甲主之。推之後人所謂補陰補氣除癆行瘀。莫不由此矣。

蟬蟻味鹹微溫微寒有毒。主惡血血瘀痺氣破折血在脅下。堅滿痛。月閉目中淫膚青。腎白膜療吐血在胸腹不去及破骨痿折血結金瘡內塞產後中寒下乳汁。一名蟻蟻一名聖齊。一名教齊。生河內平澤及人家積糞草中。取無時。反行者良。蜚蠊爲之使。惡附子。

蟬蟻狀如蠶而大。身短節促。足長有毛。生糞土中者。外黃內黑。生舊茅屋土者。外白內黚。以背滾行。乃駛於腳。春末夏初。輒縮短而殼硬。漸成蟬形。中夏已後。割背而出。化爲蟬。參拾遺綱目。

或問莊子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當作何解。夫亦當知春夏者。陽必暢而後甯。苟有遏抑。則激薄有聲。是爲雷霆。屋宇之下。天之陽與地之陽。既艱於相接。加以糞穢之穢積而不除。斯地之陽。益祕鬱難達。能不奮決砰訇。激射而出耶。夫是謂至陰之中。必有至陽。由此推之。則理之所同然。蓋有指不勝屈者。即蟬蟻一物。亦所謂至穢之中。必有至清者也。夫糞壤穢氣。抑遏清化。化爲蟬蟻。俄而爲蟬。噉嚙聲清。吸風飲露。如是則蟬蟻之用。宜乎下除穢濁。上透清陽矣。而本經云。蟻在中不在上下。在血不在氣。何也。夫未化蟬蟻已前。固最穢濁。既蛻爲蟬以後。始最清潔。當其爲蟬蟻。則已離乎濁。未至乎清。人身之有形。可按有跡可尋。已離乎濁。未至乎清者。含血更何似矣。血仍至清者也。惡血瘀血。破折所傷之血。則清而未離乎濁矣。况血生自中焦。脅下者方離中焦。猶未甚遠。正

在化源所近。遂變濁滿。則不以離濁向清者治之而難。以故曰主惡血。血瘀痺氣。破折在脅下。堅滿痛月閉也。雖然。以蟻蟻泛治瘀血。在中不在上下。豈非善計。何者。惟瘀血在中而痺氣。致清氣不上。朝者。方爲大合之劑。故下芥。目中淫膚。青腎白膜。旬。仲景所用通瘀。不下一二十味。獨於兩目黚黑之乾血證。用蟻蟻。後人循此而識之。蟻蟻可無誤用矣。

蠶豆味苦微寒。有毒。主逐瘀血。破下血。積堅痞。癥瘕寒熱。遇利血脈。及九竅。女子月水不通。積聚除。賊血在胸腹五臟者。及喉痹結塞。生江夏川谷。五月取腹有血者良。

蠶豆大如蠶絲。腹四扁。微黃綠色。善噉牛馬血。(衍義)

說見水蛭下。

蠶蟲味鹹寒。有毒。主心腹寒熱。洗洗血積。癥瘕破堅。下血閉。生子大夏一名地龍。一名土鼈。生河東川澤及沙中人家牆壁下。土中溼處。十月暴乾。(畏皂莢芎藭)

蠶蟲似鼠蟻而大。形扁如鼈。甲有斷紋似鱗。但自左及右。通連無直紋也。生鼠壤及屋壁下溼處。小有臭氣。(蠶齊本圖經)

釋神農云。蠶蟲生下溼土壤中。得幽暗之氣。故其味鹹氣寒。以刀斷之。中有白汁如漿。溼接卽連。復能行走。故今人用之。治跌撲損傷。積筋骨。有奇效。夫血者。灌溉百骸。周流經絡者也。血若凝滯。則經絡不通。陰陽之用互乖。寒熱洗洗生焉。鹹寒能入血。輕堅。故主心腹血積。癥瘕血閉。諸證。血和則營衛通暢。寒熱自除。經脈調勻。月事時至。遂令婦人有子也。劉涓子云。仲景治赤血。用水蛭蠶蟲。治乾血。則復加蠶蟲蟻蟻。爲其能化血導血。助水蛭蠶蟲以成功。而不濟其性。以致決裂。爲乾血。因於虛勞故也。試觀鼈甲煎丸。止用蠶蟲蟻蟻。而置蠶蟲水蛭。則可知破

血之功。不在螫蟲蟻類矣。產後瘀血腹痛。仍用抵當湯內之大黃桃仁。卻以螫蟲代螫蟲水。其義亦可思矣。愚謂參土瓜根散螫蟲之用。益可知也。夫經一月再見。而曰不利。乃桂枝所主。所謂通中不通者也。滿痛不在胛下腹中。而在少腹。乃芍藥所主。所謂陰結陽不布也。二病者由於帶下。則因帶而經絡泣澀。用土瓜根是滑澤其塗。徑用螫蟲是連絡其斷續也。且通而謂之不利。必其經脈仍通。泣澀則在絡。土瓜根本治絡中泣澀之物。螫蟲則治絡中斷續之物矣。陸農師謂螫蟲於申日過街。故名曰過街蟲。夫曰過則從橫穿可知。直行曰經。橫行曰絡。絡固經之橫者也。螫蟲之主絡中泣澀斷續。其亦取象於此歟。

**梅實味酸平無毒主下氣除熱煩滿安心止肢體痛偏枯不仁死肌去青黑誌蝕惡肉止下利好唾口乾生漢中山谷五月採火乾**

梅先乘木而花。花似杏。其老幹如杏。嫩條綠色。葉似杏。有長尖。樹最耐久。性深喜曬。澆以塘水則茂。忌肥水。其實亦如杏。初生青。至小滿前脆嫩。過後則黃而爛。造為梅法。以梅子核初成時。摘取籠盛。於突薰之令乾。即成矣。  
(參齊民要術陸氏詩疏廣羣芳譜)

蠟子蘇曰。梅先春而花。吸冰雪以自濡。色青味酸。入厥陰肝。肝色青。肝味酸也。故主吮泄腎液。以潤筋脈。經云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談說酢梅。口中酸出。吮泄之力可徵矣。是以對待水液焦涸。致熱煩滿悶。及上氣令心不安。與偏枯不仁。致肢體痛。及死肌惡肉青黑誌者。咸可濡以潤之。藉子母更相生耳。

梅之花苞於盛冬。開於先春。梅之實結於初春。成於初夏。故梅之用。能吸寒水。以成制相火之功。其所以吸。則厥陰風木為之體。所以制。則少陰君火為之用。是也。風木者。宜發之氣。而其味酸則主乎收。君火者。昌明之氣。而屬少陰則主乎靜。今夫因氣逆亂不收為上氣。為滿。相火隨之以逆為煩。皆緣心不靜。不能御諸氣而使之降。又

不能使相火聽命而定而不動也。梅之實當君火主令時安詳不擾而毓其真。遂以長而成。且至於熟。安於是時。者必見宜於是時。是以能改心之妄。心安則諸氣相火咸惟命是聽。上氣熱煩滿。均毋敢作矣。雖然。上氣肺病也。煩滿胃病也。梅非治肺治胃者也。是又何說焉。夫肝屬木。木得津潤。遂暢茂條達。一身之瘳瘳皆除。其有不津。則氣亂爲逆。逆於肺則爲上氣。逆於胃則爲煩滿。治之以梅。亦直探其源耳。水衰不能養木。內因也。火逼而致津枯。外因也。無間內外。皆可治以梅耶。然則梅能吸人之氣以爲津。不吸外來之寒溼。故因津枯而爲煩滿。則內外因一也。亦又何別。特腎陰虛不能上濟者。不得用此耳。其能治肢體痛何也。是蓋宜連下二句讀。謂梅能主肢體痛。偏枯不仁之死肌也。夫死肌有肢體不痛。不偏枯不仁者。是津氣凝滯。不主滑澤膚腠也。則有肢體痛偏枯不仁者。不可知爲津氣枯。膚腠不得滑澤耶。試觀古今方書。有用梅治肢體痛偏枯不仁之方否。此無他。肢體痛偏枯不仁。是液枯。死肌則津枯也。夫液所謂穀入氣滿。淳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髓。皮膚潤澤者。津所謂。轉運靈液。汗出津津者。梅之爲物。能撮氣以爲津。不能撮穀以爲液。彰彰可見也。則其治止能吸氣化津。遍在外之死肌。又何疑焉。且證之以下文。奇黑誌。與死肌何異。其與在內之肢體痛偏枯不仁。可強使之同耶。卽此可以知梅之用矣。

本經菊花主皮膚死肌。尤主風寒溼痺死肌。細辛主風溼痺痛死肌。雄黃主惡瘡疽痔死肌。梟耳主周痹四肢拘攣痛惡肉死肌。白蘇主溼痺死肌。不可屈伸。厚朴主氣血痹死肌。礬石主鼠瘻蝕瘡死肌。青琅玕主癰傷疥癩死肌。白芨主癰腫惡瘡敗疽傷陰死肌。商茹主蝕惡肉敗瘡死肌。地膽主鼠瘻惡瘡死肌。斑蝥主惡瘡蝕死肌。蜀椒主通骨節皮膚死肌。麝脂主癰腫惡瘡死肌。由是觀之。死肌之爲物。因於瘡癰十之六。因於風寒溼痺十之四。未有無因而致者。有之。則藜蘆之去死肌也。夫癰疽疔瘡。血滯也。風寒溼痺。氣閉也。藜蘆之所去。瘳瘳也。則瘳瘳。瘳瘳三者。不如四維之恰相配合耶。然則化爲津之物多矣。乃何獨取諸梅。蓋以渴者言。及梅而津滋。化氣爲津。

無有速於此者。且本有津而能致之者。他物或猶能之。若於最濁最潤之餘。欲思甘露之滋。舍此誠無可他求矣。且藥門冬天門冬地黃。非不生津。然其功也薄。欲令專至一處。而去些微之死肌。不能也。人獲黃芪。非不能行氣致津。然其力也緩。欲其不助肢體痛而不可。又何能治偏枯不仁之死肌。譬之壅大受者。不得以小知使之。惟梅按有專長。效有偏至。恰於諸木彫殘已極之候。獨吐氣而揚其英焉。是則因梅可以明死肌之故。因死肌可以見梅之用者也。

仲景用藥。多緊帖本經。獨於梅似若未盡其功能。而取以治厥治虻。又非本經所載。殊不知只消蕩氣上撞心。已該下氣。而心中疹熱。飢不欲食。又該除熱煩滿安心矣。何則。梅實生青半熟紅全熟黃。醃之則白。蒸之則黑。能具五色之全。而青時酸。紅時甘酸。黃時甘多於酸。白者鹹苦。黑者苦酸。五味又具其四。其所以用為梅者。豈不以能從肝而燻心腎乎。夫黑而酸。水生木也。酸緣蒸熱而變苦。木生火也。故凡脈微而厥。膺冷。其人躁無暫安時。即非所宜。若病者本靜。乃復時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斯為合用。是知厥為陽氣不伸。吐虻為陽氣因不伸。內燥津氣。致虻無所吸受而上出。故曰虻聞食臭出。厥非臟寒。從醫宗金鑑。其實仍是氣上撞心。心中疹熱之現據。其用梅仍是吸水以濟火。非有他也。然則謂仲景用梅。但得本經之一節則可。若謂治厥治虻。非本經之旨。則誤矣。擴而充之。後人以之治吐治利。何莫非因仲景為梅九推類及之。若夫白梅之蝕惡肉。仍是去死肌。青黑誌之旨。黃梅漿之解暑渴。仍是安心除煩。滿下氣之旨。特其變酸為鹹苦。則致津之外。自有軟堅去韃之功。變酸為甘。則致津之中。更有調變陰陽之效。循是以思。梅之功蓋猶未盡乎此。而所以啓人元悟。尙是仲景用梅。有以誘之耳。

大豆黃卷味甘平無毒主溼痺筋攣膝痛五臟不足胃氣結積益氣止毒去黑疔潤澤皮毛

大豆黃卷。以黑大豆於壬癸日。浸井華水中。候生芽長五寸。取出陰乾。或取皮用。（別錄參綱目）  
盧子由曰。大豆作黃卷。比之種於土而生芽者異矣。始生之日黃。黃而卷。曲直之木性備矣。木之爲物。臟真通於肝。肝臟筋膜之氣也。夫筋聚於膝。膝屬谿谷之府。故主溼痹筋攣膝痛者。象形從治法也。

惟稍與菽。並喜於水中放芽。特稱喜水養。菽宜乾燥。故種稍者浸水中。俟其有萌。而後布種。菽則直種於土。以稱稟金水之氣而成。菽飽火土之氣而熱。性元不同。培養自宜異耳。溼痹者。生氣爲溼所閉。不能宣達也。閉於水中。暢發生氣之物。宜乎能治之矣。乃不以稻蘗而以菽蘗者。何。夫溼痹而筋攣膝痛。則爲下部病矣。溼閉於下者宜升。稟金水之氣者則降。故必以飽火土之氣者升而散發之。溼不閉則筋自舒。筋既舒則膝自不痛。比之稻蘗。善使痰溼食滯下行者。正相對照耳。舒筋之物。有木瓜。薏苡。牛膝。何以茲獨取大豆黃卷。夫木瓜治轉筋。非治筋攣。薏苡治筋急拘攣。不治筋攣。牛膝治筋攣。能降而不能升。既治筋攣。又欲其溼升者。舍大豆黃卷。無別物矣。所以者何。溼流關節。關節之大者無如膝。而又最近於腹。溼既痹于此。勢不能下。又不能升。與其逐而下之。仍無出路。莫者就近使上於腹。或從小便。或從汗出而解。仲景薏苡丸治風氣百疾。取此與芫胡桂枝防風白斂爲伍。亦豈不以其能發耶。

**赤小豆味甘酸平無毒主下水腫排蠶腫膿血寒熱熱中消渴止洩痢利小便吐逆卒澀下腹脹滿**

赤小豆夏至後下種。苗高尺許。葉本大末尖。圓峭而小。至秋開花淡銀橘色。有腐氣。結莢長二三寸。皮色微白帶紅。豆形緊小平頂。以赤黼色者入藥。其稍大而鮮紅淡紅色者。並不治病。（綱目）  
人身陽非陰不生。陰非陽不化。水火者陰陽之徵兆。故火實水中。則水用宜。水藏火中。則火體靖。水用宜則五液

各歸其所。而無水溢之患。火體靖則諸氣各由其道。而無煎灼之病。癰腫膿血。火反灼水也。水腫者。火不行水也。雖然。癰腫膿血。是血分病。水腫。是氣分病。何以赤小豆均能治之。蓋氣血皆源於脾。以是知血與水同源而異派。清其源。其流未有不順者矣。穀氣者。歸脾。豆又以象形爲腎穀。赤小而繫。則又被心氣於腎。所謂貫火氣於水中。蓄水氣於火內。乃其要則在乎本歸脾。能吸火精防水溢也。吸火精。火生土也。防水溢。土剋水也。然凡物之於人。能抑其盛者。不必能起其衰。能起其衰者。不必能抑其盛。癰腫膿血爲火之有餘。水腫則火之不足。赤小豆兩者兼治。既損其盛。又補其衰。洵神已乎。而不知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故其捷於陰者。卽不足於陽也。矧氣血同以穀而化。化穀同以火爲用。穀使陰陽不平。火隨化機而滯於血。則氣分之火自衰。而爲患於此。卽不爲患於彼。故氣分爲水腫。亟提血分之火。使轉而和陽。則腫已。血分爲癰腫。便撮其中之熱。轉隨陽分而洩。則癰亦已。以同爲脾寒化氣。化血之火也。試觀仲景之用赤小豆。瓜蒂散。豈不以火入陰中。水無所藉以行。遂結於胸乎。麻黃連翹赤小豆湯。豈不以火蒸於中。不能化外之溼。溼盛於外。不得交在中之陽以相化乎。赤小豆當歸散。豈不以熱迫於血。而陽分反無熱乎。亦良以凡豆均鍾生氣於晚春。告成實於早秋。獨此則布種生苗於中夏。成實必至秋盡。是其色紅體小。稟氣於火者。偏徘徊涼風清露之中。而成其質。則其偏能引火氣趨于火退之處。而拔火氣之正盛。以轉就涼爽之區。又何疑焉。予以赤小豆治腫。凡陽水益見其功。因悟及此。湯有虛實。渴而小便多者。虛渴也。渴而小便不利者。實渴也。兩者均於消渴病見之。傷寒中仍有飲水不化。水停生熱而渴者。尤實中之實。此其驗當以脈浮數。或水入卽吐。或自汗出爲憑。蓋腸胃之受盛有限。水入之無節難量。故滿則洩則溢矣。此則以傷寒而論。若雜病亦有水與熱相搏而不相入者。則水不能化津。火適足以耗液。相搏則寒熱不相入。則消渴。或陽結於上。陰溜於下爲洩利。或不洩利爲腹脹滿。或反逆於上爲吐。或入於陰驛成澀。皆可以利水已之。但察其水係未化者。以五苓散治之。使其上雨後下。若其已化。則直以赤小豆通之可也。

酒味苦甘辛大熱有毒主行藥勢殺百邪惡毒氣

酒用糯米精麴。浸七日。蒸成飯。攤一夕。每米一石。入小麥麴屑二斗。水一石。酵一小杯。踰和密蓋。二日性發。則其中如沸。然後揭蓋。以木杷攪之。日二三次。候糟沉酒浮乃止。滿百日。遂無完飯。壓去糟。取酒。煎蒸盛。泥封。愈陳久者愈佳。

世之於酒。不謂其引藥性上行。卽謂其引藥性入血。不曰性熱而驅寒。卽曰性速能行氣。然別錄主治。不曰引藥性。助藥力。而曰行藥勢。豈不以是藥本治是病。特其機勢不張。藉此以行之耶。不曰解散邪毒。而曰殺百邪惡毒。氣。豈不以邪與毒之厲烈者。受解散而不受殺。惟沉痾及積冷。非解散所能治者。必以此劫而行之耶。夫糯米之性。本熱且滯。而鬱而激之。變滯爲迅烈。觀其隆冬沍寒之際。不假烹煉。自然如鼎之沸。使其質如粥之糜。以漸而消。不可謂其不行氣散結也。以穀而竟消成汁。始則變白爲黃。久則變黃爲赤。其性復動。豈不稱其不行血去瘀也。而其大旨所在。則有不僅是焉。請以仲景之用酒言之。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凡水瀉含糞之湯。三。疾甘草湯。用酒七升。水八升。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酒水各六升。芎藭膠艾湯。酒三升。水五升。卽此可見補陰劑中。以此通藥性之通滯。散寒劑中。以此破伏寒之凝結。而用之。復有輕重之差矣。凡以下丸者。五。下散者。六。薯蕷丸。腎氣丸。天雄散。是藉以行補藥之滯。九痛丸。赤丸。侯氏黑散。是藉以通邪氣之結。大黃蟄蟲丸。土瓜根散。是藉以逐墮道之滯。當歸芍藥散。當歸散。白朮散。是藉以和血脈之寒矣。凡以洗藥者。三。則爲抵當湯。調胃承氣湯。大承氣湯。之大黃。是駛者復益之以駛。欲其過而不留。去病而不傷正耳。而去邪者。復有防己地黃湯之防己。防風桂枝甘草。漬四物。絞取其汁。合地黃汁服之。不取其助補劑之行。反取其增散藥之烈。是欲其合散藥隨補藥以驅邪。仍不傷正也。紅藍花酒之但漬一味。寓驅風於行血之中。卽行血於驅風之內。是欲其血和風自滅也。其用意微而情最曲屈者。莫如龍甲煎丸之煎龍甲爲膠。合諸藥成丸。下瘀血湯之煮丸而服。一則用於最先。

則用於極後。是則破癥堅邪氣者。欲其自內而外。去癥癰積血者。欲其自上而下。故其所取。有在藥內。有在藥外之別也。能深研乎此。可以知行藥勢之說矣。

白酒酒之新釀者也。其色白。其味甘辛。其氣輕揚。故爲用在上焦之肺。而治胸痹。詳見薤白下。

### 粳米味甘苦平無毒主益氣止煩止洩

許叔重謂禾爲嘉穀。二月生。八月熟。得時之中。又謂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則禾之實。正與麥相反。何以能養人。若出於一也。夫惟人原具中和之氣。養之物。豈得一途。且稷與麥性不同。亦不但生熟之時。如麥喜乾惡溼。稷則較雨浸種。即在水中。迨三伏酷暑。天氣愈熱。則禾愈茂。引水愈多。甚至每株每日消水數升。一交立秋。必放去其水。暴令土燥作坼。至處暑節。復淋以水。使之溼潤。始漸漸從秀而實。是其備得木土之生成。水火之烹鍊。以就於金而成化育。較之於麥。蓋有偏全之不作。麥則外寒內溫。稷則表裏如一。更有純駁之殊。故其功效。益氣止煩止洩。與麥略同。而麥之養肝氣。止煩渴。消穀止利。未免各有所止矣。蓋五臟六腑皆有氣。肺心肝皆能爲煩。脾胃皆能爲洩。益則諸氣皆益。止則諸煩諸洩皆止。惟其不言何臟之氣。及何處所發之煩之洩。愈以見其用之善也。抑藥物之性。有宜協於寒者。有宜協於溫者。有宜協於補者。有宜協於洩者。惟稷則仲景用於寒劑中。如竹葉石膏湯。白虎湯。白虎加入薄荷。用於溫劑中。如桃花湯。附子粳米湯。用於補劑中。如麥門冬湯。獨於洩劑中。不用。爲與甘草殊科。惟其與甘草殊科。是以不同甘草之滯中。不同甘草之壅氣。得爲日用尋常。不可缺。取材尤富矣。

或問仲景用粳米者六方。煮法凡分三等。於白虎湯。白虎加入薄荷。麥門冬湯。附子粳米湯。則米藥俱下。米蒸湯。或於桃花湯。則先煮米汁。後入他藥。於竹葉石膏湯。則先煮藥物。後方入米。其中亦具意義乎。曰。據別錄。稱粳米益氣止煩止洩。竹葉石膏湯證曰。虛羸少氣。是取其益氣。桃花湯證曰。下利便膿血。是取其止洩。白虎湯證曰。白虎

加入淺湯證皆有煩渴。麥門冬湯之火逆上氣。咽喉不利。附子種米證之胸脅逆滿嘔吐。不可謂無煩。是三等煮法。適合別錄三件功能矣。然其所以先煎後入。而取其止洩益氣。則又必有故。蓋後入則所煮之時少。煮時少則得味寡而得氣全。先煎則煮時多。煮時多則氣散而味全。陰陽應象大論曰。陽氣出上竅。陰味出下竅。夫虛羸少氣。固上竅病。下利則下竅病也。至真要大論曰。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以適其所至。是故桃花湯用種米一升。竹葉石膏湯止用半升。非此之謂乎。若夫煩雖中央之病。然終近於上。故麥門冬湯用種米三合。白虎湯白虎加入淺湯六合。附子種米湯半升。未有如桃花湯數者。至其與藥同入。不分前後。則又欲其同實協恭。各擅其事。無相奪倫。斯誠理粉治劇之規模矣。

小麥味甘微寒無毒。主除客熱。止煩渴。咽燥。利小便。養肝氣。止漏血。唾血。以作麪。溫消穀。止利。以作麪。溫不能清熱。止煩。

大麥味鹹微寒無毒。主消渴。除熱。益氣。調中。

造麥麪法。用小麥連皮。并水淘淨。曬乾。六月六日磨碎。以淘麥水和作塊。楮葉包紮。懸風處七十日。可用。綱目）李瀕湖云。素問麥屬火。心穀也。鄭康成云。麥有孚甲屬木。許叔重云。麥屬金。金玉而生。火王而死。三說各異。別錄麥養肝氣。與鄭說合。孫真人云。麥養心氣。與素問合。夷攷其功。除煩止渴。收汗利溲。止血。皆治心病。當以素問為準。蓋許以時。鄭以形。素問以功。故立論不同。恐謂此非確論也。夫感金氣而生。其性不能不清涼收斂。得木氣而長。其用不能不條達舒和。及火氣通明。遂爾成熟。則其功能自然同氣相求。歸之於心矣。是何也。蓋古人種麥之候。早則白露。晚則秋分。（齊民要術）今東南晚寒。概以霜降徧種。的爲金氣正王之時。既已下種。放茅田中。猶無妨騰踏。雖至折萌。無害也。纔過立春。卽勾撥田。勝之土。蓋之。謂之削麥。削麥之後。滿田皆土。不觀麥芽。斯

時方行根入土。其基乃固。及至清明。麥苗尙僅寸餘。自是日漸繁茂。然屆立夏。尙不過尺許。既過立夏。遂勃然挺發。不及一月。已苗而秀。秀而實。實且綻滿堅結矣。故夫過重者。金性之驗。挺發者。木用之兆。速成者。火體之符也。且爲金爲木。亦不必禮疏說文也。如金匱真言論。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其穀爲麥。猶不可謂之屬木。藏氣法時論。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猶不可謂之屬金。惟五常政大論。升明之紀。其穀麥。從革之紀。其穀麻麥。赫曦之紀。其穀麥。是亦正以平氣從其當。偏氣藉其助。卽六元正紀大論所謂歲穀開穀者也。夫歲穀者。得其歲氣之當而生。如升明之紀。之於麥是矣。故食之者。以全其真。安其氣。而開穀則爲他歲之氣。宜能輔本歲之偏勝。故食之者。或賴以去其邪。或賴以保其精。或賴以避虛邪。是乃屬火入心之的據矣。若更欲他援以證屬金屬木。則又不僅禮疏說文。淮南時則訓。食麥與羊。注麥金穀也。地形訓。麥秋生夏死。注麥金也。春秋說題辭。麥之爲言殖也。癯生觸凍而不息。精舍刺直。故麥含芒事且立也。卽說文亦不止麥金也。金玉而生。火王而死。一義如來一來二。穰象芒束之形。又不可附會其爲木乎。攷別錄所載小麥主治。客熱煩渴咽燥。小便不利。可謂其非肺病。瀉血唾血。可謂其非心病。養肝氣。可謂其不入肝。遡仲景諸用小麥方。用白朮散養胎。若心煩吐痛不能食飲者。加細辛半夏。若嘔者。以醋漿水服。復不解者。以小麥汁服。是入心而其用在肝。欬而脈浮。用厚朴麻黃湯。婦人臙燥悲傷。欲哭數欠伸。用甘麥大棗湯。是入肺而其用在心。以麥粥下枳實芍藥散。主癰膿。是入肝而其用在心。若必欲求其所以入肺入心入肝之故。則既非影響揣度所能得。并不僅其生長後速先遲所能該。蓋猶之於人。五官百骸。外郭也。智巧勇力。內藏也。人之生也。五官百骸具於前。智巧勇力成於後。具於前者。承父母之體氣。成於後者。效師友之作爲。天之四時五行。萬物所由稟受以生。效法以成者也。夫小麥既稟清涼收肅之氣。以其外郭。肅之入肺可已。而不知清涼則火不燔。收肅則木不肆。是其體入金。用在心肝矣。及其物然挺發。暢茂條達。以遂其長。謂之入肝可已。而不知暢茂則火用宜。條達則憤鬱解。是其體入肝。用在心肺矣。乃至條爾成實。圓渾綻綻。以底

於成謂之入心可已。而不知則渾能和本。堅綻能益金。是其體歸心。用仍在肺肝矣。故後世有熱涼勢平新溫之別。主治各殊。卽別錄亦謂作麴則性溫消穀止利。作麴則更溫不能清熱止煩。皆可深思熟計者也。

或問麴別錄祇言其消穀耳。至後世乃以之消障礙。消痰血。消胎氣。消癥結者何。且仲景處方。專精畫一。非如後世既欲其食。又畏其簡者也。乃葶苈丸。補劑複脊之中。更用消散。後人之智。豈作備於此乎。曰藥物之專精者。誠非一端可盡。譬如解則無所不解。柴胡是也。散則無所不散。麻黃是也。下則無所不下。大黃是也。通則無所不通。通草是也。何獨於麴疑之。夫麴之爲物。原係日用尋常。培人生氣之麥。乃拗折其性。使異於饅飴之類。不能生人元氣。又異於鼓醬之類。不能發人鬱遏。何則。以彼蒸熟。此生蠶也。故蒸熟者助人已化之元氣。發人已化之鬱。遷生蠶者以其能不化自化。是故別錄著其功曰。消穀止利。夫穀不消而爲利。正其病欲不化自行耳。得不化自化之麴。滿有不愈者哉。取此類推。則障翳也。痰血也。癥結也。皆生氣之不化而爲患者。與胎氣正同。有以別於凡障。翳凡痰血。凡癥結之日引月長。牢固堅凝者。總以穀不消而利爲準。則麴之性之用。可得而窺矣。若夫仲景處方。補中有消。正其精義入神之處。如其以耐黃之峻攻。爲調胃承氣。而用益氣之甘草。以諸蟲桃仁乾漆大黃之通。療爲大黃蠶蟲。而獨重益血之地黃。假使葶苈丸。補氣補血之物。無所不備。倘無散風消聚之藥。佐助其間。則臟腑填實。氣血不行。又何以發生生之機。爲轉旋陰陽之本。且其方原爲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設耶。方中葶苈三十分。爲君藥。無倫已。其淺谷尤草。乾薑大棗之補氣。不啻倍於君藥。其芍歸地芍麥冬阿膠之補陰。僅四十五分。而桂枝防風黃芩柴胡白斂之驅風。至三十三分。可見其意之所在。爲使血藥佐風藥。以去邪氣。藥輔君藥。以扶正。扶正之物過多。未免嫌其不能靈活。故用十一分之杏仁。桔梗。以開肺而出治節。更用十分之麴。以啓脾而納糧儲。豈如後人補則連篇填塞。運則累牘峻削之可比哉。

置於大麥播種之時。與小麥同。及其收穫。早於小麥者半月。而性情遂種種不同。大麥芒甲連心帖肉。與小麥之

稷稷即離。其一也。大麥色青黃。與小麥之色亦異。其二也。大麥理疏實。屑粉麤脆。與小麥之肌粉肥膩。異。其三也。大麥味鹹。與小麥之味甘。異。四也。是其稷。金水之氣以生。正同。迨接木令則勃然長茂。為尤盛。蓋不至火。火已自成。蒸其為性寒氣降。助木疏土。無異。稷矣。故其功效曰。主消渴除熱。夫惟有燥熱之消渴。兼熱者火。離鬱遏。而其機外向。故藥用得金水之化者。仍不妨雜以木土之用。使清和之中。具發越之機。不比不兼熱者。一於陰竭陽亢。非特必取金水之清寒滋潤。且當以助火蒸化津液之品為佐。使陰從陽化矣。又曰。益氣調中。夫惟調中者。未必能益氣。益氣者。多足以滯中。茲則具疏暢之德。究屬穀氣。終足以生中氣。和脾胃。明此所益之氣。為中氣。與小麥之養肝氣有別。仲景以大麥粥下白朮散。治妊娠之渴。又以之下消藥散。治女勞成疸。並於治肝腎劑中。偏寓和胃之義也。

或問胎前宜涼。服白朮散。至渴尚不轉用涼劑。乃僅以大麥粥止渴。豈以大麥粥之寒。能敵蜀椒之溫耶。女勞成疸。宜補。乃偏不用補。以大麥粥下消藥散。豈以大麥之益氣。能勝消藥之破洩耶。曰。胎前宜涼。為火下迫。胎者言耳。曾謂胎火上浮。上熱下寒者。亦可涼乎。女勞宜補。為恣縱傷陰者。言耳。曾謂恣縱之後。有溼熱乘虛襲入。猶可治以補乎。譬之初生之兒。酥糞不宜太厚。然又不可苛使凍也。房室已後。勿刺勿泄。未聞敗精瘀血。凝滯。凝滯。亦可補也。故徐忠可之論白朮散曰。取椒性純陽。以陰為歸者。使攝上焦氣分之熱下達。亦除腹中偶感之寒。而使不熱猶入陰。而不能養陰。故以牡蠣氣化純陰之物。使散凝結。以和陰。其論消藥散曰。消藥散虛鬱之熱。體輕脫而寒不傷脾。藥能卻水。所到之處。邪不復侵。如紙既弊。即不受水滲。是二者者。一以化上迫之陽。一以禦下侵之溼。一片神機。非寒熱之可論。無補瀉之可別。則亦當以寒不傷胃。補不滯中之大麥為粥。飲散而使之入胃。以分布焉。彼散者。僅服方寸匕。而粥極少。亦飲一升。是其粥多散少。雖謂在白朮散中。能敵蜀椒之熱。在消藥散中。能勝消藥之洩。無不可已。

淡豆豉味苦寒無毒主傷寒頭痛寒熱癰氣惡毒煩躁滿悶虛勞喘吸兩腳疼冷殺六畜胎子諸毒。

造淡豉法以黑豆六月內淘淨水浸一宿。濕乾蒸熟。取出攤席上候微溫。蒸覆。每三日一看。候黃衣上徧。不可太過。取曬。裁淨。以水拌乾溼得所。以汁出指間爲準。置甕中。築實桑葉蓋厚三寸。密封泥。於日中曬七日。取出曝一時。又以水拌入甕。如此七次。再蒸過。攤去火氣。甕收。藥封。卽成矣。（綱目）

大豆爲物。皮黑肉黃。故其用能致陰氣於土。而質土氣於陰。觀別錄以之除胃中熱。癰傷中淋露。散五臟結積內寒。蓋之矣。然水不得土。則漫溢不行。土不得水。則不黏易潰。能使土遂黏而不潰。則本經以之塗癰。腫是也。能使水得防而易行。則別錄以之逐水氣是也。其性本重。入水卽沈。浸之水而使之爲黃卷。則益重而下。行善發極下之閉鬱。蒸之火而使之爲豆豉。則變輕而上。行善發上焦之結。張隱庵曰。豆爲腎穀。色黑性沈。密熱而成輕浮。主腎陰藏之精上養是矣。故其治煩躁滿悶也。非特由於傷寒頭痛寒熱者可用。卽由於瘧氣惡毒者亦可用也。蓋煩者陽盛。躁者陰逆。陽盛而不得下交。陰逆而不能上濟。是以神不安於內。形不安於外。最是仲景形容之妙。曰。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惟其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正可以只上以熱盛。不受陰之滋。下因陰逆。不受陽之降。治之不以他藥。止以豆豉。梔子成湯。以梔子能泄熱下行。卽可知豆豉能散陰上逆矣。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故陽與陰和。則相合相媾。而不相離。不和則相擊相拒。而不相入。陰之所在。卽陽之所在也。虛勞喘於吸。不喘於呼。此陰之拒陽。兩腳俱疼而冷。此陰不含陽。散其陰之鬱遏。使陽得達乎其中。此豆豉之秉土德。宜水化而輕揚。導達之功。爲不淺矣。

曰。仲景用豆豉。多於汗吐下後何也。曰。豆豉之功。在除煩躁滿悶。煩躁滿悶。非汗吐下後不多見也。雖然。汗吐下

後。煩躁滿悶者不少矣。於何定其爲梔鼓湯證。夫汗後有亡陽證。則煩躁而不滿。有內熱證。有內實證。則煩而不躁。下後有結胸證。有痞證。則滿悶而不煩躁。吐後有煩滿而無躁。蓋煩躁則非實。滿悶則非虛。惟其虛實之間。斯爲發越洩降所宜用於此。猶不可定豆豉爲開發上焦鬱抑。宜導陰濁逗留耶。然則葛稚川取蔥豉湯治傷寒初起非歟。夫稚川固言之矣。曰凡初覺頭痛身熱脈洪。一二日。便以蔥豉湯治之。則其爲熱邪。非寒邪。在陽明。不在太陽明甚。何則。寒邪應惡風惡寒。此但言身熱。寒邪當脈數脈緊。此則言脈洪。證之以仲景所謂傷寒三日。陽明脈大者。匪非若合符節。且梔子與葱白一係洩熱。一係通陽。洩熱者縱。通陽者衛。縱則能通上下之道。此所以宜於汗吐下後。表邪已滅之時。衛則能達外內之情。此所以宜於病初起。卒難辨識之際。是在先。在後。關梔子蔥白。不關豆豉。又可明矣。曰梔子煎湯證。亦未見必有滿悶也。此則論中所載多矣。曰胸中窒。曰心中結痛。非滿悶之謂耶。特按之心下滯。切宜審脈。究恐煩滿爲實熱證也。

若論煩躁。則在陰者多。在陽者少。如少陰有吐利躁煩四逆者。有自利躁煩不得臥者。有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厥陰有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食。煩躁者。有脈微手足厥冷。煩躁者。皆以有脈微四逆。而無滿悶。知其非陽經證。不得治以豆豉矣。然陽經之煩躁。陰經之煩躁。其因究有別也。應如何而審之。夫煩未有非陽盛者。躁無有非陰逆者。特陽經之煩躁。是陰陽相搏。陰經之煩躁。是陰陽相逐。相搏者其力足相敵。而兩不相下。相逐則陽既敗北。陰復追之也。是故陽經之煩躁。雖輕揚之豆豉。散其陰逆有餘。陰經之煩躁。即沉重之薑附。輔其陽弱不足也。雖然。豆豉味苦氣寒。本屬陰。以之治陰逆。則寒因寒用。熱因寒用。非歟。夫氣寒氣涼。治以寒涼。行水漬之。此五常政大論文也。注家謂熱湯浸漬。則寒涼之物。能治寒涼。試檢傷寒論。請用豆豉湯。皆不以生水煮。甚者枳實梔子鼓湯。先煮枳實水。更入枳實梔子。再下鼓。僅須五六沸。卽已成湯。如金匱要略。梔子大黃湯。以治陽而非治陰。遂入藥不分先後。是其乘經訓何如嚴耶。又如瓜蒂散證。在太陽曰胸有塞。在少陰曰手足塞。脈弦遲。在

厥陰白手足厥冷脈緊更明明爲寒非如諸梔子豉湯證之並未言寒也而瓜蒂苦寒豉又苦寒亦以熱湯下  
豉煮汁和瓜蒂亦小豆末服正與以寒治寒之旨相符其證爲邪與痰飲因陰陽相搏而結於胸中斷可驗矣  
於此見陰翳之所在卽陽氣之所阻驅散其陰翳陽氣自伸此豉之功陽氣既伸其實者隨卽引而越之使不  
經無病之所虛者隨卽抑而下之使不傷未敗之氣此瓜蒂與梔子之力夫故曰胸中實曰虛煩而用豉可並  
行不肯也說者謂仲景之六經是區分地而所該者廣難以脈爲經紀凡風寒溼熱內傷外感白表及裏寒熱虛  
實無乎不包素問皮部論曰皮有分部脈有經紀其生病各異別其部分左右上下陰陽所在諸經始終此其立  
說之源也（柯韻伯六經正義）觀於廣濟療骨蒸肺氣每至日晚卽惡寒壯熱顏色微赤不能下食日漸羸瘦  
方用豉葱白生地黃甘草葦子小便張文仲療虛損憊頹不食四體勞強時禽禽熱無氣力作骨蒸方用豉  
梔子杏仁葦子小便服後四體益熱卽服豉葱白生薑生地黃葦子小便仍不離陽明葱豉法（外臺十三卷）  
則繁療肺實熱精神不守瀉熱梔子煎方用豉梔子甘作箱大青橘皮赤蜜千金療心實熱或欲吐不出隨  
喘急頭痛瀉心湯方用豉梔子小麥石膏地骨皮茯苓淡竹葉仍不離太陽陽明梔豉法信然以是類推則刪  
繁之以理中茯苓湯治脈實熱極血氣傷心使心好生熱怒口爲變赤胃脘不快消熱止血氣調脈以龍甲湯治  
勞熱四肢厥急少腹滿痛顏色黑黃關格不通者並用豉甚者千金以豉地黃二味搗散酒服治虛勞冷骨  
節痛無力崔氏枸杞酒取豉以枸杞湯淋秋麻子粉煮汁取半浸麴取半浸米和地黃蒸飯釀成酒治五內邪  
氣消滿風溼下胸脅間氣頭痛擊筋骨強除利大小腸填骨髓長肌肉破除結氣五勞七傷去胃中宿食利耳目  
鼻衄吐血內溼風疰補中逐水破積瘵膿惡血有淋長髮傷寒瘵氣煩躁滿悶虛勞喘吸逐熱破血及腳氣腫痺  
亦係別錄虛勞喘吸兩腳疼冷之旨矣蓋上者陽之所治下者陰之所治陰翳於上則陽與陰搏爲煩躁陰翳於  
下則陰勝陽伏爲寒冷豉之爲用上則取蒸食已後之輕揚在下則取其本體之色黑性沉能於極下拔出陰

厥。變。沉。伏。爲。難。揚。其。實。一。理。也。

葱實味辛溫無毒主明目補中不足其莖葱白平可作湯主傷寒熱中風面目浮腫能出汗傷寒骨肉碎痛喉痹不通安胎歸目除肝中邪氣安中利五臟益目睛殺百藥毒 葱根主傷寒頭痛 葱汁辛溫主瀉血解葷蕪毒

葱之爲物。其下層層緊裹。而色白。其上空中銳末。而色青。其實又含孕兩青而白黑。若求象形。於人身捨目又難似哉。則能補目中不足。無惑矣。葱之去藥者也。汁搗全葱而絞出者也。莖性平。汁性溫。則陶隱居自冷青熱之說不虛矣。然其一主發表。一主止血。者何居。夫其層層緊裹之中。莫不葷蕪悉具。特既出爲藥。則溫未出內。合則平。此其間自有精義。可容思索。蓋內苞者爲陽。涵於陰。既已透達。則純乎陽矣。傷寒寒熱骨肉痛。是陽氣外出。與所中之風寒爭。而不勝也。中風面目腫。喉痹不通。是陽氣爲風寒所束縛。欲透達而不能也。葱莖中飽具從陰。違陽之氣。直至根根。其數難辨。躍躍欲透。而仍未透。乃復中含稠凝。外包緊束。是其發表也。能使陽仍不離於陰。則與他物之發散異矣。血亦氣之汁。從氣而化。隨氣而行。內陰外陽。上頂下踵。周流液溉。無有已時。此其常性也。乃或上而不下。則爲吐衄。下而不上。則爲溺瀉。利說使邪火內停。正當中焦受氣。變亦之處。則迫氣化血。迫津化血。就近則湧。陽明爲紐。就便則瀉。太陽爲溺。葱汁正上下流通。出陰實陽之液。其辛溫之性味。又足以驅散內停之邪火。使化者經常。行者復故。是以不特別錄。管其止瀉血。後世且復闢其止衄血矣。肝者陰中之陽。胎者靜中之動。不使陽纏於陰。而肝家留邪。其用在葱之氣。不使動闕其靜。而胎氣不甯。其用在葱之液。能如是則謂其安中利五臟也。夫何慮焉。

葱葉難死。任憑蕪弄。但置陰處。未嘗溫爛。臨風日不至枯槁。寸根著土。即便森然。夫生氣皆陽氣也。死氣皆陰氣

也於死陰中得一綫生陽即可栽培扶植使之回於泰谷則仲景通脈四逆湯自通湯用葱之義矣蓋病至下利開殺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而赤色一段陰寒其象僅僅外熱而赤身不惡寒數事可以知陽之未盡然亦已離根而浮於外表下利厥逆無脈乾嘔而煩陽之尚不漸滅亦祇一綫之煩而陰寒下盛運陽上越已經昭著乃均賴難死之葱蒸種種微陽即以剔去陽中依附揣情合理於仲景微意不既確切而熨帖耶特通脈四逆湯證腹痛者去葱加芍藥此則猶有說焉夫陰經下利無用芍藥者何則太陰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胃氣弱易動故故真武湯證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其他則僅有桃花湯證腹痛而又下利於此可見純陰下利之候本無腹痛也蓋陰之運陽有散有結論其證則淡散者盛結聚者微故其治法散者直隨陽之所在而使生根不然則陰陽遂離散矣結則尙可破散其陰裏陽得轉而布於其間較之隨地培陽者爲猶易也此芍藥與葱之異致芍藥與葱之性即可於此識之

本經別錄所載葱之目有實有莖有根有汁是其用各有偏勝而不得相瀆仲景用葱凡五處在白通湯白通加豬膽汁湯旋覆花湯皆但曰葱至言其數則曰幾莖亦可知卽本經之葱莖矣而本經其莖已下別錄卽緊注之曰葱白則五方所用均葱白也更夷攷本經別錄四目則葱白者下不連根上須去管何則以別著根而其名爲白則必不兼用其青也乃今之用旋覆花湯者動曰葱管積習相沿蓋不知何人作俑矣旋覆花湯之證在五臟風寒積聚篇曰肝著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時但欲飲熱在婦人雜病篇曰寸口脈革婦人半產漏下夫革者外兼有餘內純不足也常欲蹈可見肝之著而氣不得條達不曰渴而曰欲飲且所欲飲者不喜寒而喜熱更中插先未苦時句則令欲蹈時已不欲熱飲則肝之著非他乃外寒內熱陰蓄陽陽不得達耳再證之以脈弦而大之革亦爲外陰逼迫內陽虛憊此猶不以旋覆花去其在內壅紉之陰葱白通其在內散痰之陽以絳帛之新者和其血絡而離持哉故葱之爲用仍是別錄除肝中邪氣一語無他甚奧微義則不用白而用青者其意究何

胃耶。

薤味辛苦溫滑無毒。主金瘡。瘡敗。輕身不飢。耐老。歸於骨。除寒熱。去水氣。溫中散結。氣作。饑食利病人。諸瘡中風寒水氣腫。搗塗之。生魯山平澤。

薤八月栽。根正月分時。最宜肥壤。數枝一本。則茂而根大。葉狀似韭。韭葉中實而扁。有劍脊。薤葉中空似細葱。而有稜。至滑澤。露不能貯。二月開細花。紫白色。根如小蒜。一本數顆。相依而生。五月葉青則掘之。否則肉不滿也。  
(參詳藥綱目)

或謂金瘡瘡敗有二義。一者金瘡。則肌肉既敗而成瘡。瘡敗則先瘡而更敗。是分疏本經之義。一者金瘡因風寒而潰敗。是附別錄義於本經。愚意兩說皆是。而究未能鑿然指所以用薤之故也。夫薤味辛性溫。體滑氣薰。凡辛溫者。類燥烈而不能滑澤。惟此滑澤之至。雖且難留。故取其辛溫以開之。滑澤以行之。溫中散結四字。實用薤之主腦矣。以此義傳之。金瘡瘡敗。遂可見金瘡不敗。則非薤之所主。其所以敗。非更著風寒而何。別錄更廣其旨。即他瘡之敗由風寒者。莫不可治。以是物。辨其溫中有行。蓋血留而氣不能行。無金瘡他瘡之殊也。特他瘡則血因滯阻。金瘡則血方出。驟止為異耳。血留氣阻。必生鬱熱。風寒又入之。斯寒熱相搏而潰敗。試思血氣留阻。鬱熱屬燥之際。庸得以味辛性溫者治之耶。故別錄復申其義曰。搗塗之。明其可敷而不可服。猶薤辛溫足以助火。為風寒在外。鬱火在內也。寒熱者陰陽相搏。水腫者水火相搏。陰陽水火相搏而成寒熱水腫者多矣。當以何者為用薤之準耶。是則宜以金匱要略之栝樓薤白白酒湯。傷寒論之四逆散。而究其歸耳。夫胸痹喘急。欬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數。可見其寒在上。熱在中。而不能相入。少陰病。四逆。洩利下重。可見其寒在中。熱在下。而不能相交。辛溫散寒之中。復有滑澤焉。足以使兩不相下之氣。相交而相入。猶不可悟除寒熱去水氣之旨。

耶。然則曰歸於骨者。其義何居。夫骨以液之滑澤。利其屈伸之用。雍之爲物。滑澤極矣。又復有辛溫之性。可驅內著之風寒。是其能歸於骨。豈賸語哉。

痛之爲物。胎息於金。發生於木。長成於火。是以其功用。能於金中宣發木火之氣。金者。肺與大腸也。喘息欬唾。皆背痛短氣。非肺病而何。洩利下重。非大腸病而何。善夫徐忠可之言曰。人之胸中如天。陽氣用事。故情虧時行。呼吸往還。不愆常度。津液上下。潤養無滯。痹則虛而不充。其息遂不勻。喘睡乃隨欬而生。胸爲前。背爲後。中氣側則前後皆痛。上之氣不能常下。則下之氣不能時上。而短更驗之。以寸口沉遲。關上小緊數之脈。遂整然爲陽痿於脾而不布。陰凝於肺而不宣。用栝樓以踴脾。而流動凝結之陰。用薤白以踴肺。而招徠壅滯之陽。尤妙在白檀之爲物。方從穀中泌出清液。味甘辛而色白。爲自脾入肺。動盪不羈之品。使於脾肺之間。疏通滯滯。令陰陽變而相入。蓋以肺廉嬌臟。受柔不受剛故耳。洩利矣。則不應下重。既洩利而仍下重。是去者自去。留者自留。不得但以去者爲病矣。矧四逆本係脾胃中陰寒凝結。不能布陽氣於四末耶。是故四逆洩利爲少陰病。而下重則當究其下焦有熱。下焦之熱。隨洩而不能和中焦之寒。中焦之寒。徒洩而不能濟下焦之熱。此其間必有結滯在腸胃中。隔蔽陰陽。使不能通也。雖然。四逆散中。柴胡疏腸胃中結滯。芍藥開陰結。布陽氣。重以甘草之和。枳實之破。不慮其結滯不去。中下不交矣。又必重用薤白何歟。蓋方其兩相拒。未必即能兩相洽也。順其滑洩之性。而其中仍寓辛溫開解。於是陽之中得以納陰。陰既入陽。又去其風寒附會爲戾者。則陽亦伸而與陰決矣。世之論胸痹之用薤白。曰滑利通陽。洩利下重之用薤白。曰滑可去著。而不知其間條理委曲周密有如此者。

### 蘇味辛溫主下氣除寒中其子尤良

蘇以二三月下種。或宿子在地自生。其莖方。其葉圓。而有尖。旁有鋸齒。而背皆紫者佳。八月開細紫花成穗。作房結子。細如芥子。色黃赤。莖以五六月採。莖子以九月采。(綱目)

盧子綰曰。詳紫蘇之色香氣味。體性生成。致新推陳之宜。劑輕劑也。故氣下者可仰之宜發。氣上者可使之宜斂。葉則偏於宜散。莖則偏於宜通。子則兼而有之。

張隱庵曰。庭前植紫蘇。見其葉朝挺暮垂。因悟草木之性。感天地陰陽之氣。而爲開闔者也。蘇色紫赤。枝葉空蓬。其氣朝出暮入。有如經脈之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是以其葉能發汗者。血液之汗也。枝葉能通血脈。故易思蘭用其莖。通十二經之關竅。治胸膈飽悶。通大小便。止下利赤白。予亦常用其細莖。不切斷。治反胃膈食。吐血下血。多奏奇功。蓋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濁氣歸心。肝藏血。心主脈。血脈疏通。則食飲自化。陽絡傷則吐血。陰絡傷則下血。通其脈絡。使血有所歸。吐下自止。是言最有體物之致。但毘陵爲紫蘇之所產。其朝挺暮垂。誠然。但綠日暴所致。非有他故。設其日天陰。則不暮垂矣。且凡蕪香薄荷菴荑皆然。不獨紫蘇也。其色紫中空。能入血脈。則趨矣。然劉潛江之言。其入氣分。猶有進於是者。紫蘇荑葉味辛。有甘。辛勝甘劣。以二三月下種。八九月收成。而采其葉。剛於五六月當未吐花時。夫以大火之令。而采味辛之物。豈不以全火之用金乎。金爲火用則氣化。以火原出水中。而金固爲水母。陽不得陰不能化也。故其爲用之大概。曰下氣除寒。中正以其色赤入心。心火固氣之靈。味辛入肺。肺金固氣之主。金火合德。其氣溫和。是心肺合而營諸陽也。若然。則自能歸脾胃。所以其味辛後有甘也。乃子綰不特取其宜發。且有藉其宜攝者。其義亦甚精當。蓋肺爲陽中之少陰。陽不得陰。則氣不化。金爲火用則氣化。氣化則極其宜發。此易知也。惟陰爲陽守。陽無陰則火僭而氣亦不宜。金爲火用。則宜中有攝。究之攝亦所以成其宜耳。是以外而六淫可藉宜而驅。內而七情亦可藉宜而開。謂之溫中達表。匪不然歟。此仲景於厚朴半夏湯用之以治婦人咽中如有衣瓣。確取其能宣氣也。

# 卷十

## 下品石六味水五味草四味

伏龍肝味辛微溫主婦人崩中吐血止欬逆止血消癰腫毒氣竈中對釜月下黃土也  
(隱居)

竈之體爲土。其用則烹飪。烹飪之主在水火。然水火與釜金斲木。同受土範。則竈者悉具五行。而土爲之綱者也。凡烹飪者。欲令水與物和。然必盛之以金。煉之以火。物始與水相浹焉。是成物之和在水。成水之用在火。故火之燥以金。資火之燃以木。而均稟節制於土。則是土者豈僅伍生物之功。抑且攬簇五行。交媾水火。以全其用。而奉生人爲最要矣。人身之水。其受化於火。範於金土而降於木。以奉人身爲最切者。捨血其奚似。是以婦人崩中吐血。止欬逆。止血。胥賴之矣。雖然。竈中黃土。治何等崩中吐血。此所當急知者也。夫血主於心。統於脾。藏於肝。主猶傾也。(史記天官書太白主中國正義)統猶本也。(禮祭統釋文)制治也。(荀子彊國篇然其所以統之注)藏懷抱之也。(禮學記藏焉修焉注)是故不能傾攝者病在心。如本經心腹內崩。崩中脈絕等治是也。(阿膠桑根白皮)不能制治者病在脾。如本經崩中下血。崩中下血五色等治是也。(石膽蛇魚甲)不能懷抱者病在肝。如本經崩中漏下。及凡腎漏下赤白等治是也。(丹雄雞)則竈中黃土。所主乃脾病而崩中者也。夫以土爲血本者。如興雲致雨。必由於地。以土而制治血者。如江河之行。必循於地。苟地蔽其氣。則生長無源。若失其防。則潰決四出。下則爲崩。爲洩。上則爲欬。爲吐。則竈中黃土之用。乃脾不能制治夫血也。土之所以不能防水者。或以土之不埴。或以水力過猛。或以久瀆潭潭。觀仲景黃土湯治血在便後。與甘草地黃白朮附子阿膠黃芩並用。

則電中黃土之功。能於脾家調運水火者也。夫土得溼則澤。復暴以熱則憤起。比之於癰腫。恰無以異。以常燔而不傷之土氣。過之則向之憤者消矣。卽此亦可并證血病者也。

**鉛丹味辛微寒主吐逆胃反驚癩癩疾除熱下氣止小便利除毒熱臍變金瘡溢血鍊化還成九光久服通神明一名鉛華生於鉛生蜀郡平津**

妙鉛丹法。用鉛一斤。土硫黃十兩。消石一兩。鎔鉛成汁。下醋點之。待沸時下硫一塊。少頃下消少許。沸定再點醋。依前下硫消。待爲末卽成丹矣。若轉丹爲鉛。卽用逆鬚葱白汁。拌丹慢煎。煨成金汁。傾出卽還爲鉛。（綱目述丹房鑿源）

吐逆胃反。陰隨陽升也。驚癩癩疾。陽劫陰亂也。其體迥異。其源同乎。是蓋有同焉者矣。夫火之氣勝則能消水。水之力厚則能滅火。假使火雖盛而水力不衰。水雖旺而火能驅迫。其相激潑相迫逐。而彼此不相下。不至兩敗不已矣。吐逆胃反者。火雖能激水於中而下之。陽旣已無主。驚癩癩疾者。陽雖能攪陰於外。而中之陽亦已散亂。病有在中在下之不同。其源於兩不相下則一也。鉛丹之物。其妙在質。本色黑屬水之鉛。以硫消幻變成丹。則改屬火。比之水爲火激。而升陰爲陽攪。而亂無異也。但水本潤下。以火迫故。遂喜升而不就下。陰本凝定。爲陽攪故。遂拂亂而不向安。此其始固由於火與陽之驅迫。及其繼不能不貴水與陰之樂從。惟是物雖被硫消。咸者銻煉成丹。然終能不失重鎮下墜之性。一加煎沸。還復爲鉛。定靜堅凝。依然故物。施之於水火陰陽之相搏。其有不陽斂而陰復其位。火歸而水遠其潤乎。除熱下氣。總言其功能之所竟也。然惟陰陽水火雖爭。而兩皆不虧。兩皆未敗者宜之。若施之於乏極而動。及一勝一負者。正亦禍不旋踵。故仲景用之。惟雜蒞胡承氣之間。乃爲當耳。

**代赭石味苦甘寒無毒主鬼疰賊風壘毒殺精物惡鬼腹中毒邪氣女子赤沃漏下帶**

下百病產難胞衣不出墮胎養血氣除五臟血脈中熱血痺血瘀大人小兒驚氣入腹及陰痿不起一名須丸（出姑幕者名須丸出代郡者名代赭）一名血師生齊國山谷赤紅青色如雞冠有澤染指甲不渝者良採無時（畏天雄）

代赭石體重質堅而色赤。確是金從火化。金從火化。非血而誰。借贊寧曰。代赭石煮以酒醋。插鐵釘於內。扇之能成汁。此其證矣。夫血者流行經絡。臥則歸肝。於以分布五臟。瀝陳六府。而中焦金火之交。則其化源也。設金火交燔之際。乃有熱焉。斯受氣不清。迨歸肝而日遺其熱。積銖累寸。不至為腹中毒邪氣不止。在女子則因是衝任不固。惡露絲絲。如沃泉之懸出而下漏。代赭石之質之色正。帖切其化源。而味苦氣寒。能去其熱。源清則流白潔。斯其所以為主治歟。夫肝為風木之藏而藏魂。其病發驚駭。其經入毛際。繞少腹。環陰器。賊風者肝熱盛而生。鬼疰精物惡鬼則肝熱而魂不安。幻為種種形象耳。即別錄所謂帶下百病產難胞衣不出。陰痿不起。諸候。莫不在肝部分。血痺血瘀。又莫非肝之運量不靈。而其最要。是除五藏血。中熱一語。是一語者。實代赭石微始微終功。能也。仲景用代赭石二方。其一旋覆花代赭石湯。是邪在未入血。中熱。前一滑石代赭石湯。是邪入血。中熱已久。蓋同為下後痞硬於心下。則熱雖在化血之所。而未入血。中熱。若入血。中熱。則其氣散漫不能上為噎矣。惟其不見聚熱之所。而輾轉不適焉。斯所以為百岷一宗。悉致其病也。玩百岷一宗。悉致其病。數之除五藏血。中熱。可不謂若合符節也哉。

戎鹽味鹹寒無毒主明目目痛益氣堅肌骨去毒蠱心腹痛瀉血吐血齒舌血出一名胡鹽生胡鹽山及西羌北地酒泉福祿城東南角北海青南海赤十月采

戎鹽生河涯山坂之陰土石間。蓋海湖澗山石。經久而凝著石上者。形塊方稜成塊。明瑩而青黑色。（參唐本圖

經)

戎鹽煎水而結。嵌土石間。似目睛一。狀如累菴。層疊包裹。似目睛二。鹵水必濁。戎鹽則鑿。似目睛三。色惟青黑。似目睛四。鹹能使火降。寒能使火清。是以尤爲明目。治目痛清火降火之物矣。其堅肌骨。正與食鹽同。而其所以異者。食鹽則刮痰涎而使吐。戎鹽則挽血液而使凝也。夫食鹽未嘗不能凝血。而終滲洩津液。戎鹽未嘗不滲洩津液。而終凝血者。良亦以食鹽假火日煮煉。其化入津液亦易。戎鹽自然而生。其成難。其化入津液則難。其爲鹽能凝血雖同。而傷津液不傷津液則相逕庭矣。故別錄以之主溺血吐血齒舌血出。仲景以之利小便止血。者。止血之因火迫而散亂利水者。利水之不歸壑而漫於土也。然則戎鹽所主之心腹痛。食鹽所主之心腹卒痛。同乎否乎。夫固可以一卒字而較二鹽之情性矣。且凡心腹痛之宜於鹽者。定係留痰停飲。惟其飲之稀力能攻衝擊撞。乍發乍止。故以食鹽刮而吐之。飲去而卒者遂已。惟其痰之稠勢則凝固膠粘。久留不動。故以戎鹽化而滲之。痰去而卒者能已。若欲驗諸其外。則除卒與不卒。尙有緩急二者可憑。急者必有欲吐不得欲下不能等狀。緩者必有欬吐而仍留泄利。而不去急候。不可不察也。

大鹽味甘鹹寒無毒。主腸胃結熱喘逆胸中病令人吐生邯鄲及河東池澤（漏蘆爲之使）食鹽味鹹溫無毒。主殺鬼蠱邪疰毒氣下部。醫瘡傷寒寒熱吐胸中痰癖止心腹卒痛堅肌骨多食傷肺喜欬。

成鹽之法不一。大率海鹽乘潮漬土。取土承鹵。煎煉而成。此長蘆登萊兩浙閩廣所同也。鹵鹽則刮土煎煉而成。池鹽則引池水於鹵地。恃南風吹結而成。此河北山西所同也。井鹽不經土。但取井水煎成。此瀋蜀所同也。兩淮海鹽取鹵與海鹽同。惟不取煎煉。亦不恃風。以日曬而成。陝甘之間。鹽生於蘆。并不藉煎煉風日矣。數者皆食鹽。

也。  
蘇子瞻曰。江河泉澤之水。凡通者皆甘。惟入海則鹹。人身津液皆甘。惟溺則鹹。以是知鹹雖水味。然水至鹹必往而不反。非通流之水矣。（參天鹿觀乳泉賦意）往而不反之水死水也。煮鹽者無論池井與海。並取往而不反者。令其先與土洽。繼以火燻。則遂成鹽。變水成金。易寒爲溫。此其概耳。鹽不必盡以水也。凡斥鹵之處。地中之氣。即可成鹽。淮南取鹽。惟擇不毛之地。墾治成場。築而聚之。灑以海水。令其透溼。上蓋以灰。不一二日。運灰入池。沃之以水。鹵遂漫出矣。鹽不必盡以火也。潞北之成鹽。以日。河東之成鹽。以風。然日固火氣之宗。南風之烈。亦火氣之化。大抵鹽者非他。皆不能流通之水。不生草木之土。用火炙治以成。而其性溫。則於人亦治水與土之頑礦而已。然觀乎別錄所主傷寒寒熱胸中痰癖心腹卒痛。皆以吐而奏功。鹽亦何自能令人吐哉。夫圖經之言可信也。曰鹵盛之候。乘炬以照。炬爲鹵氣所沖。隨即熄滅。其氣上行。概可見矣。葛稚川曰。傷寒時氣溫病。頭痛壯熱。鹹大取鹽一升。以湯送之。腹中當絞而吐。更覆取汗便差。又曰卒腹痛。用食鹽一大把。多飲水送之。忽當吐即差。又曰取上好鹽。先以大豆少許。含口中勿咽。須臾水當滿口。至水近齒。更用方寸匕抄鹽內口中。令與水一時咽。瘵暴得熱。清頭痛目眩。卒心腹痛。及欲霍亂。痰飲宿食。氣滿喘息。久下赤白積聚。吐逆。乏氣少力。顏色痿黃。瘵瘧諸風。以是察之。鹽入人口。能令人津液升而養之。於是復多飲水以激之。乃能作吐。非鹽能令人吐也。其能耗精泣血。卽在此矣。然則所謂下部腰膝筋骨者。亦當吐而獲效耶。則仲景之言尤可信也。曰頭風。用大附子一枚。炮鹽等分爲散。沐了。以方寸匕摩疾上。令藥力行。其爲摩治亦概可見矣。藥性論曰。下部蝕瘡。炒鹽布裹坐脫之。葛稚川曰。下利肛痛不可忍者。熬鹽包坐熨之。千金翼曰。瘡癬初生者。嚼鹽頻擦之。外科精義曰。潰癰作癢。以鹽摩其四圍卽止。由是察之。鹽摩人身。能令風火消除。肌肉堅固。不必其服之也。其能令人欸肌肉。脈皺亦卽此矣。陶隱居謂以鹽醃魚肉。則能經久不敗。以沾布帛。則易致朽爛。而未申明其所以然。陳叔齋曰。是能使其朽爛者不敗。

反使不敗者易朽爛也。夫雖入口則剗津液而聚之。聚之即所以散之矣。血肉之物。能不敗者。取其散去。津液而受日暴火炙也。布帛之類。能致敗者。因其氣濕。濕。縱日暴火炙。益易朽爛也。是可見其功。亦可見其過矣。

### 鍛鐵灰主癥瘕堅積去邪惡氣

陶隱居云。鍛鐵中灰。兼得鐵氣。療癥瘕火有功。案鐵有二種。鑄鐵鼎釜。鑄者曰生鐵。作刀劍器械者曰熟鐵。生鐵被火則流。熟鐵被火能鞣而不能流。故治生鐵曰冶。治熟鐵曰鍛。而熟鐵為器。必以椎擊去其瘳。欲其厚薄屈曲。亦須錘擊乃就。故訓詁書多以鍛為椎擊之義。廣雅釋詁。鍛。椎也。莊子列禦寇釋文。鍛。謂錘擊之。是鍛乃治熟鐵之名。不得與治混也。所以然者。治能使鐵流。鍛能使鐵柔。不可不分矣。鐵。龜畜火。古人用木炭。木炭之灰。今人謂之爐灰。以漉油汗。鍊生絲。矧鍛鐵者。元摧剛而令柔。使柔而不使流。益能化堅。瘳無疑矣。故別錄以主瘳癥。堅積。去邪惡氣者。即洗垢汗之義也。仲景龍甲煎丸。取和龍甲與酒煮令泛濫如膠。是先消藥之堅。然後消病之堅。理之中復有理。將可謂神而明之矣。

### 藥水 潦水 甘瀾水 麻沸湯 泉水 井花水

炊粟米熟。投冷水中。浸五六日。味酢。生白花。名曰漿水。煎枳實。梔子。豉。湯。礬。石。湯。服。蜀漆。散。赤小豆。當歸。散。半夏。乾薑。散。白朮。散。皆用之。穀少水多。多從少變。其義為穀化於水。水行穀氣。故凡病穀不從水化。及水不能化物者。用之。暴雨驟降。未歸。窪下。漫流地面者。名曰潦水。此暫未歸壑。非即刻就下。則不久自乾。麻黃。連。軀。赤小豆。湯。用之。取其濕熱。不久注於土黃。即愈也。急流水。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相逐。取珠子用之。名曰甘瀾水。隨激上泛。隨停即消。凡水氣不受土防而上逆者。取其瀾下之性。縱遭激揚。縱有形跡。亦即消散。復其就下之性也。故伏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大半夏湯。以之。煮水令沸。如麻。名曰麻沸湯。水中之氣正揚。取其得藥物之氣。

薄。且先上行而後就下也。故大黃黃連瀉心湯附子瀉心湯所以解心下滯而痞以假借氣味應假病也。凡水  
實就土流。獨泉水從土出。而土不隨之以汨。亦不隨之以流。諸百合病皆潮時頭有所苦。故以之煮諸百合湯。取  
其令潮時頭不痛不漸漸然不眩也。非中平且第一次所汲爲井花水。井水本留而不行。且以經宿之澄。尤清  
且潔。以至定至靜之清寒。平至定至靜之熱癰癢。此風引湯所以有取乎是也。

附子味辛甘溫大熱有大毒主風寒欬逆邪氣溫中金瘡破癥堅積聚血疲寒溼蹇  
拘攣膝痛腳疼冷弱不能行步腰脊風寒心腹冷痛霍亂轉筋下利赤白堅肌骨肉強  
陰又墮胎爲百藥長生健爲山谷及廣漢冬月採爲附子春採爲烏頭（地膽爲之使  
惡蜈蚣畏防風黑豆甘草黃芪人蔘烏韭）

烏頭味辛甘溫大熱有大毒主中風惡風洗出汗除寒溼痺欬逆上氣破積聚寒熱  
消胸上痰冷食不下心腹冷疾臍間痛肩胛痛不可俛仰目中痛不可久視又墮胎其  
汁煎之名射罔殺禽獸射罔味苦有大毒療尸疰癥堅及頭中風痺痛一名奚毒一名  
鄧子一名烏喙烏喙味辛微溫有大毒主風溼丈夫腎溼陰囊癢寒熱歷節掣引腰痛  
不能行步癰腫膿結又墮胎生朗陵山谷正月二月採陰乾長三寸已上爲天雄（莽  
草爲之使反半夏栝樓貝母白斂白芨惡藜蘆）

天雄味辛甘溫大溫有大毒主大風寒溼痺歷節痛拘攣緩急破積聚邪氣金瘡強筋

骨體身健行療頭面風去來疼痛心腹結積關節重不能行步除骨間痛長陰氣強志令人武勇力作不倦又墮胎一名白幕生少室山谷二月採根陰乾（遠志爲之使惡腐婢）

附子每歲以上田熟耕作。十一月播種。春月生苗。其莖類野艾而澤。其葉類地麻而厚。其花紫瓣黃蕊。長苞而圓實。類桑椹子。細且黑。九月採根。其品凡七。本同而末異。其初種之母爲烏頭。附烏頭旁生者爲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爲萐子。種而獨生無附。長三四寸者爲天雄。附而尖者爲天錐。附而上出者爲側子。附而散生者爲漏蘆子。雖皆蠟絡貫注。相須而不相連。附子以花白者爲上。鐵色者次之。青綠者爲下。其形以蹲坐正節角少者爲下。有節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傷缺風皺者爲下。天雄烏頭皆以豐實盈握者爲勝。（楊天惠附子記參乘雅半偈）

烏頭老陰之生育已竟者也。天雄孤陽之不能生育者也。附子卽烏頭天雄之種。含陰苞陽者也。老陰生育已竟者。其中空。以氣爲用。孤陽不能生育者。其中實。以精爲用。氣主發散。精主斂藏。發散者能外達腠理。故上中風惡風。洗洗出汗。欬逆上氣。斂藏者能內入筋骨。故主壓節痛。拘攣緩急。筋骨不強。身重不能行步。而味辛性銳。兩物略同。故除風寒溼痺。破積聚邪氣之功亦同。附子則兼備二氣。內充實。外強健。且其物不假系屬。以氣相貫而生。故上則風寒欬逆上氣。中則癰堅積聚血瘕。下則寒溼痿躄拘攣膝痛。不能行步。無一不可到。無一不能治。惟其中蓄二物之精。斯能兼擅二物之長。其用較二物爲廣矣。凡物之性。雖曰水流溼。火就燥。然陽祇能引而上。陰祇能引而下。乃附子獨能使火就下者。其義何居。蓋譬之蒸燭兩條。使上下參相直。先燒下燭之火。則必有濃烟一縷。自燭心直冲而上。比抵上燭。則上燭分火隨烟條下。下燭復燒。附子味辛烈而氣雄健。又偏以氣爲用。確與火

後濃烟。略無殊異。能引火下歸。固其宜矣。惟恐在下膏澤已竭。火無所鍾。反能引在上之火。升騰飛越耳。故夫膏  
燥則火聚。火聚則蒸騰變化。莫不由是而始。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又曰。陽氣者精則養神。  
柔則養筋。此生氣生血。貫百骸運四末之所由也。曰開闔不得。寒氣從之。此癥堅積聚血瘕之所由也。氣通則積  
散。積散則火歸。火歸則腐熱五穀。以之泌別清濁。以之蒸騰津液。使膏膚充身澤毛。亦以之易陰氣爲晴朗。轉乖  
戾爲太和。均無不以此之矣。元史載蒙古人治金瘡垂斃者。急剖牛腹。裹其人於中。輒活。假牛之熱血以餵人之生  
氣。其亦附子治金瘡之遺意也歟。

劉潛江云。先哲謂附子能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夫陰翳者陽不足。陰不能運化也。故有真陽虛。則外來之寒邪。以  
同氣相感而病者。如三陰傷寒中寒寒疝之類。有真陽虛。本身之陰氣不得合化而病者。如脾虛腫脹。臌寒脾洩  
之類。所因固殊。陽虛陰寒非異故。均可用附子助陽以逐陰。是即所謂消陰翳。是即所謂補虛散寒也。雖然。其補  
真陽。豈特以散寒爲功。陽之虛而上浮者。即能於極上收之。如腎厥頭痛之類。陽之虛而筋節緩機。關馳者。即能  
於筋節機關強之。堅之。如腰腳冷弱之類。種種爲功。直似澤枯爲潤。轉刺爲復者矣。更可思者。據其大辛大熱。既  
恐其消陰。乃虛寒下血者。偏以之固血。又恐其助陽。乃陽淫化風者。偏以之散風。蓋血凝於氣聚。氣守而血自止。  
風淫於陽浮。陽歸而風自散。功真理當。又何費解之有哉。特是物爲入陰中之陽。如用於水虛火熾者。固既不旋  
踵矣。即用於水不足而火不生者。謂非倒行逆施可乎。化原不滋。漫曰使陰生於陽。是混于陽中之陰之物而論。  
其爲憤憤甚矣。

少陰四逆。洩利下重。用四逆散。若腹中痛者。加附子。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不欲飲食。用千金  
三黃湯。若先有寒者。加附子。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用越婢湯。若惡風者。加附子。產後  
中風發熱。面正赤。喘而頭痛。用竹葉湯。若頸項強者。加附子。附子之治風寒。非直治風寒也。陽氣不榮。風寒便侮。

陽振而風寒自退。附子之利關節。非直利關節也。筋得寒則攣。得熱則弛。筋弛而關節自舒。與麻黃桂枝茯苓白朮膏異矣。心下水氣乾嘔發熱而炊。用小青龍湯。若餉者去麻黃。加附子。霍亂既吐且利。寒多不欲飲水。用理中丸。若腹滿者去朮加附子。附子之治水非直治水也。水寒相搏爲餉。是中寒。非外寒也。去中寒而水無與搏矣。附子之治滿非直治滿也。濁氣上則脹。是陰逆非氣盛也。陽見則陰翳消矣。此又與甘遂大黃有異也。腹痛自利。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用真武湯。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夫水本趨下。過類在山。非其性也。必有激之使然。能激水使上。非陽不能。故嘔病必胃中有火。胃中有火者宜散不宜行。是又附子生薑味辛性溫同。而其用有不同也。

傷寒論用附子之方凡二十。可加人之方二。內用生附子者。惟乾薑附子湯。茯苓四逆湯。附子湯。白通湯。通脈四逆湯。四逆湯。六方。六方之中。乾薑附子湯。茯苓四逆湯。四逆湯。三證。爲表病誤治而致餘皆少陰白痢。而乾薑附子湯。茯苓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三證。外皆有熱。以憑觀之。則凡用生附子者。無論有熱無熱。外皆兼有表證。何則。白通湯無表證。何以用葱白。卽通脈四逆湯。可推而知者也。若附子湯之身腫痛。骨節疼。可謂非表證否。且背微惡寒者。對身有微熱而背。夫手足逆冷。不待病人自言。他人可按而知者也。背惡寒則病人不言。他人何從知之。若病人不有微熱。而偏身寒。譬之冬日嚴寒。但知畏之。不能指定何處寒。本經附子主風寒邪氣。殆卽生附子之用也。兼有表證者用生附子。宜乎合表藥用者。皆生附子矣。而桂枝加附子湯。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桂枝附子湯。白朮附子湯。甘草附子湯。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子甘草湯。桂枝薑棗麻辛附子湯。並用炮附子。其猶有說歟。夫諸證者皆表病。其病僅見一端。故方中皆表藥多。僅用附子以帖切其裏。乾薑附子湯。茯苓四逆湯。附子湯。白通湯。通脈四逆湯。則純乎裏證矣。純乎裏證。僅見表證一斑。故絕不用表藥。惟附子用生者。以示開導解散之義。顯據於無表藥也。於是知權衡表裏之道。重獨見不重叢多。引而伸之。則寒熱也。虛實也。上下也。實可以此

類。生附子之用。又不可泥於專治表證一面矣。

病以傷寒名。宜乎以附子治之最確矣。殊不知寒水之氣。緣於太陽。既曰太陽。則其氣豈止爲寒。故其傷之也。有發於陰者。有發於陽者。其傳變有隨熱化者。有隨寒化者。烏得盡以附子治之。惟其氣爲寒折。陰長陽消。附子遂不容不用矣。雖然氣爲寒折。陰長陽消。其爲機甚微而至難見。請以數端析之。知其機。得其竅。則附子之用。可無濫無遺矣。曰下之後。復發汗。連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曰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二證之機。皆在煩躁。下條煩躁已外。不言他證。良亦承上而言。惟下條則晝夜煩躁。上條則入夜猶有間時。其他則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是可知無表證而煩躁。則附子必額用也。曰太陽病。下之後。喘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曰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脈穀不止。宜四逆湯。夫不當下而下。其氣不爲上衝。必至下陷。上衝者。仍用桂枝。以胸滿惡寒。故加附子。下陷者。無不下利。但係脈穀則宜四逆。若非開穀。喘促胸滿而喘。乃爲根本逆湯證。則下後陰虛。不論上衝下洩。皆專用附子也。曰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曰發汗後惡寒者。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曰太陽病。發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墮地者。真武湯主之。夫發汗本以扶陽。非以亡陽也。故有汗出後。大汗出。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湯證。有發汗後。不惡寒。反惡熱者。已。調胃承氣湯證。今者仍惡寒惡風。則可知陽洩越而陰隨之以逆。於是審其表證之罷與不罷。未罷者。仍和其表。已罷者。轉和其裏。飲逆者。必通其飲。皆以附子主其劑。是可知汗後惡風惡寒不罷者。合附子無能爲力也。過汗之若。是以陽引陽。陽亡而陰離之以逆。誤下之若。是以陰傷陽。陽傷而陰復迫陽。陽亡者。終未盡。故多兼用表藥。陽傷者。邪盡入裏。故每兼用滋中。此又用附子之機括矣。其有不由誤治。陰氣自虛於內者。曰傷寒。夫不寒。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欬且胸痞。小青龍去麻黃加附子湯主之。曰少陰病。始

得之反鬱熱。厥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是三者陰氣重而陽自困。曰傷寒八九日。風溼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泄。厥浮虛而濡者。桂枝附子湯主之。曰若其人大便溲。小便自利者。白朮附子湯主之。曰若其人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是三者陰溼盛而因陽均之用附子以伸陽。用表藥以布陽。不緣亡陽。其義實與亡陽為近。即本經所謂主風寒欬逆邪氣寒溼腰重拘攣麻痺不能行步者也。其附子湯真武湯通脈四逆湯白通湯白通加豬膽汁湯四逆加人瀉湯四逆加豬膽汁湯四逆散等所主。皆係陽衰陰逆。均之用附子以振陽。用薑草以止逆。不緣傷陽。其義實與傷陽為近。即本經所謂溫中者也。總之汗後下後用附子證。其機在於惡寒。否則無表證而煩躁。未經汗下。用附子證。其機在於厥沉微。是則其大旨矣。

乾薑附子湯證曰。不嘔不瀉。桂枝附子湯證亦曰。不嘔不瀉。真武湯證曰。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嘔者胃熱。瀉者陰傷。胃熱陰傷。宜乎不得用附子矣。然而白通加豬膽汁湯。通脈四逆湯證之乾嘔。四逆湯烏梅丸證之吐。桂枝芍藥知母湯證之溫瀉欲吐。附子粳米湯證之嘔吐。腎氣丸證之消渴。栝樓瞿麥丸之渴。均不廢附子何耶。蓋有聲有物曰嘔。有物無聲曰吐。有聲無物曰乾嘔。有聲者有火。無聲者無火。有物者實。無物者虛。實而無火者用之本經所謂破積聚者也。虛而有火者亦用之。本經所謂溫中也。是故非乾嘔非吐非嘔吐者。仲景不用附子。以嘔係實而有火。雖真武湯本宜用者且去之。此其驗矣。渴之與嘔。情本相違。故曰先嘔卻渴者。此為欲解。先渴卻嘔者。為水停心下。於此見非但嘔者不用附子。嘔而渴者益不用附子矣。腎氣丸證。栝樓瞿麥丸證之渴。非陰傷也。陽衰不能化陰也。夫人之身。水非火不能蒸騰。火非水不能熬煎。腎氣丸栝樓瞿麥兩證。水下瀉而火逆衝。正賴附子之性溫下趨。使水得溫而上。火得溫而歸。非特與傷寒之渴不同。並與他證之渴均不同矣。六氣感入。不能純一。其有相兼。又多殊致。故有相連比者。有相乖錯者。相連比者。燥與火溼與寒之類也。相乖錯

者。深與火寒與燥之類也。若夫溼與燥寒與熱則終不能相兼。風則隨氣皆可相混。故曰風爲百病長矣。其有運比最廣。近則爲患最迫。遠則爲害最深者。莫如痺。蓋痺以風寒溼三氣相合而成。風以動之。寒以凝之。溼以滯之。動則目前有切骨之痛。凝與滯則則下無舉手之效。故仲景用附子。他處常不過一枚。惟桂枝附子湯。白朮附子湯。用至三枚。甘草附子湯。附子湯。二枚。桂枝芍藥知母湯。二兩。此其間不爲無故矣。然身體痿痺。不能自轉側。腰浮虛而瀉。且不嘔不渴。或大便艱。小便自利。表證多而裏證少。骨節痿痺。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與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疼。脈沉。及諸肢節疼痛。身體極羸。腳腫如脫。溫溫欲吐。則表證少而裏證多。何以附子之用反重於表。輕於裏耶。蓋風寒溼之氣。惟其在表。斯爲尤猛。故諸肢節疼痛。不得屈伸。近之痛劇。皆積有間時。猶有間處。若夫身體痿痺。不能轉側。則一身筋骨悉痺而無間矣。且惟其爲表病。斯目前雖急迫。愈期反可早冀。何則。在裏則入之深。入之深則出不能速。故桂枝附子湯。白朮附子湯。下注云。三服盡。其人如胃狀。勿怪。此以朮附并走皮內。逐水氣。求得除。故使之爾。而他方下則不肯冒。可見兩方取效。視諸證爲捷矣。若夫溼中有熱。復有寒。則寒著氣分。熱著血分。氣寒血熱。則脾必下陷。凡痺氣下陷。氣血兼病。則必下血。氣血既已分科。先後自當審察。故大便堅者。必便在血後。大便洩者。必血在便後。此可的知其先血後便爲實。先便後血爲虛矣。實者利溼和血。病自可痊。虛則必溫涼兼用。燥潤兼施。故黃土湯用附子。白朮黃土。甘草除氣分之寒。地黃阿膠黃芩。療血分之熱。其理自不可易也。然此方也以黃土爲君。而瀉血三味。散氣三味。似乎任均力侔。而不知仲景於他味用三兩爲常事。惟地黃止用三兩。附子用至三兩。皆絕無僅有。則附子之用於他物。不又可因此而謙耶。製方之最奇者。無如附子瀉心湯。然玩瀉痞惡寒汗出之文。即可知其假對待之證。遂施以真假對待之治。又可知惡寒汗出爲附子之確治矣。配合之最不侔者。無如大黃附子湯。然玩骨下偏痛發熱。煩絃緊之文。即可知寒熱對待之證。遂施以寒熱對待之治。又可知惡寒不避虛實。爲附子之確功矣。方相似所治之病。極不相似者。無如蔥豉附子散。蓋或

附子敗醬散。然一則曰胸痹緩急。一則曰身甲錯無熱。腹皮急滯如版。無積聚。蟬數。此爲腸內有蠱。夫無積聚同也。無身熱同也。而一痹於胸。一脹於腹。痹於胸者。有緩處有急處。脹於腹者。其皮雖急。按之則滯。亦可見胸中爲清虛之府。縱有留著。不過寒熱痰涎無結爲癰。腹中則濁陰所歸。氣血瘀滯。無不可留著。遂結爲癰。癰而成膿。其蟬必數。是以胸痹不言蟬。腸癰則言蟬數也。又可見附子之除癰。堅積聚血癰。必或緩或急。縱腹急而按之則滯。斯其有以異於他物矣。表裏之錯雜者。無如竹葉湯。然發熱頭痛。桂枝湯證。蟬喘則桂枝加厚朴杏仁湯證。再禁一面亦。何遠不用杏朴。并芍藥。複入人參。附子之溫補。桔梗之開提。葛根防風之發散。竹葉之清熱。耶。不知面亦有表證有裏證。表證者。二陽并病也。必微汗出。不惡寒。此爲陽氣怫鬱在表。裏證者。戴陽證也。必下利。團穀。手足厥熱。蟬微欲絕。身反不惡寒。此爲裏寒外熱。今者謂爲表證。則不得有喘。謂爲裏證。則無厥逆。下利。病由產後中風。裏虛外實。若以裏治。則嫌於有表證。以表治。又嫌於裏虛。遂於通蟬四逆湯。以熟附易生附。以生薑易乾薑。桔梗者。仍是方中治咽痛之劑。於桂枝湯則去芍藥之開陰結。易以附子之治陰逆。人參者。仍合乎新加之義。更加竹葉葛根防風。使在表者爲寒爲熱。淨盡無餘。淺視之爲補散錯雜之方。細揣之則通蟬四逆湯。桂枝湯合方也。於此。又可見附子主風寒欬逆邪氣。自有治風寒欬逆邪氣之道矣。用附子之方。極平。正通達者。惟腎氣丸。附子粳米湯。而腎氣丸之用甚廣。附子粳米湯僅一用。此義亦不可不思也。腎氣丸。金匱要略中用者。凡五處。其中風篇。則曰腳氣。上入少腹。不在。在虛勞。則曰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在飲家。則曰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在消渴。則曰小便反多。在婦人雜證。則曰轉胞。不得溺。合五者而觀。不言小便。則言少腹。小便者。疑于少腹。轉輸於膀胱。靈蘭秘典。論曰。膀胱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能化氣者。非附子而誰。是腎氣丸之用雖廣。其因陽不足不能化陰。陰不足不能化陽。則一也。至於附子粳米湯之用雖隘。然亦不可不旁通而測。臍之蓋腹中常鳴。胸脅逆滿嘔吐。甘草瀉心湯證也。不下利。則瀉心證不備。多腹痛。則可知其爲寒。胸脅逆滿嘔吐。

小茈胡湯證也。無寒熱則茈胡證不備。多腹中雷鳴切痛。則可知其有裏證。無表證。有寒證。無熱證。於是溫中之法。遂不能不施矣。然其溫中不用理中而用附子粳米。是又必有故。夫理中守而不走之劑也。以乾薑散附子。則此動而後靜。以大棗粳米較粳米。則此和而後補。又以半夏之能升能降。可滑可燥。主持於中。幾何其不有天瀉之異耶。

天雄仲景書惟天雄散中用之。而天雄散又不曾所主何病。但附於桂枝龍骨牡蠣湯後。實使人無以測知其故。雖然。細意繙釋上文。亦可得其概矣。夫云男子平人。脈大爲勞。極虛亦爲勞。以下凡六節。僅出一桂枝龍骨牡蠣湯。湯後即附天雄散方。豈不以六節之中。其證何者合用桂枝龍骨牡蠣。何者合用天雄散。令人自擇之耶。夫曰男子。則不可以婦人混之矣。曰平人。則不可以病人混之矣。蓋六節中有云陰寒精自出。瘦削不能行者。有云精氣清冷無子者。有云陰頭寒者是。即天雄之所主歟。天雄乃附子之類。其性爲陽氣充實于中而不他化者。精之爲物。遇陰則凝。遇陽則行。今陰既寒而精自行。又焉得不以陽氣充實不洩者治之耶。以此推本。經附子天雄主治略同之處。凡欲其走者以附子爲佳。欲其守者以天雄爲善。大致亦可識矣。

烏頭之用。大率亦與附子略同。其有異者。亦無不可條疏而件比之也。夫附子曰主風寒。欬逆邪氣。烏頭曰中風惡風。洗洗出汗。欬逆邪氣。明明一偏於寒。一偏於風。一則沉著而固浮越之陽。一則輕疏而散已潰之陽。於此見附子沉烏頭浮矣。附子曰除寒溼痺。蠲痺。脾痛不能行步。烏頭曰除寒溼痺。一主治腰。一主治脊。購覺拘攣是筋因寒而收引。陽氣柔則能養筋。又何患其不伸。寒溼痹是氣因邪而阻閉。陽氣強則能逐邪。又何患其不開。於此見附子柔烏頭剛矣。夫惟其沉方能柔。惟其散則爲剛。沉而柔者無處不可到。無間不可入。散而剛者無節不可開。無結不可解。故附子曰破癥墜積聚血癥。烏頭曰破積聚寒熱。於此可見其一緩入血。一則止及氣分矣。金匱要略烏頭赤石脂丸。聯用附子烏頭。治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其義最爲微妙。沈明宗曰。邪感心包。氣應外俞。

則心痛徹背。邪襲背俞。氣從內走。則背痛徹心。俞藏相連。內外之氣相引。則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即經所謂寒氣客於背俞之蠟。其俞法於心。故相引而痛是也。夫藏爲俞氣之所根。俞爲藏氣之所駐。謂其連屬。則諸俞總在足太陽一經。經蠟與藏並不相通也。故治俞者未必能及藏。治藏者未必能及俞。附子烏頭以氣相屬。係不相連。而間施竝投焉。則可知兩物爲用。溫藏之寒。即能外及俞之痛。治俞之痛。即能內及藏之寒。故方中蜀椒乾薑赤石脂皆用一兩。并附子烏頭二物。亦僅及其數。可見雖用二物。原皆只用一味。而其感通呼吸之理。已寓於其間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栝樓枳實並用。蘼蕪芍藥並用。蜀漆恆山並用。古人皆必有意義於其間。所當深長思者也。

大烏頭煎治寒疝。只用烏頭一味。令其氣味盡入蜜中。重用專用。變辛爲甘。變急爲緩。實烏頭之主方矣。且篇中論蠟甚詳。尤在溼釋之尤妙。曰弦緊蠟皆陰也。而弦之陰從內生。緊之陰從外得。弦則衝氣不行。惡寒者陰出而濟。其外之陽也。緊則不欲食者。陰入而痹其胃之陽也。衝陽與胃陽並衰。外寒與內寒交盛。由是陰反無畏而上衝。陽反不治而下伏。所謂邪正相搏。即爲寒疝。此用烏頭之蠟也。曰寒疝臍痛。自汗出。手足厥冷。曰拘急不得轉側。發作有時。陰縮。此用烏頭之證也。此外用烏頭之法。猶有二證。一則曰病歷節不可屈伸疼痛者。烏頭湯。一則曰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治者。抵當烏頭桂枝湯。烏頭湯比於麻黃。抵當烏頭桂枝湯比於桂枝。尤可知烏頭爲治陽痹陰逆之要劑矣。夫不可屈伸而疼痛者。陰之實強者也。逆冷手足不仁者。陽之大痹者也。陰實強而仍知疼痛。則陽猶強而能與之對待。陽大痺而至手足逆冷不仁。則全乎陰用事。陽遂不能與之爭矣。是故烏頭湯用麻黃以蠶洩其陽。抵當烏頭桂枝湯。則用桂枝以伸其陽。用麻黃者仍輔以黃芪。補氣行三焦。欲令其陽氣不傷。用桂枝者。仍輔以葶藶和外。欲令其陰氣不洩。麻黃爲峻劑。峻則如大烏頭煎法。使甘緩之質。變其鋒銳之厲。桂枝爲緩劑。緩則無事更緩。故令與桂枝另煎合服。以收相合而不相爭奪之功。此

用猛將之權劑。實使烏頭之妙諦也。至赤生治寒氣厥逆。烏頭之任在伏苓半夏之下。細辛之上。可知其病由飲作飲停則陽痺。陽痺則陰逆。陰逆則寒生而厥矣。其用烏頭亦不外如右諸方之旨矣。

半夏味辛平。生微寒。熟溫。有毒。主傷寒。寒熱。心下堅。下氣。喉咽腫。痛。頭眩。胸脹。欬逆。腸鳴。止汗。消心。腹胸膈痰。熱滿。結欬。嗽。上氣。心下急。痛。堅痞。時氣。嘔逆。消癰。腫。墮。胎。療瘰。黃悅澤。面目生令人吐。熱令人下。用之湯洗。令滑。盡一名守田。一名地文。一名水玉。一名小姑。生槐里川谷。五月八月采。根暴乾。（射干爲之使。惡皂莢。畏雄黃。生薑。乾薑。素皮龜甲反烏頭）

半夏二月生苗。一莖。葉端三葉。淺綠色。頗似竹葉而光。亦似芍藥葉。根相重生。上大下小。皮黃肉白。五月采者虛小。八月采者實大。以圓白陳久者爲佳。（圖經）

半夏味辛氣平。體滑性燥。故其爲用。辛取其開結。平取其止逆。滑取其入陰。燥取其助陽。而生於陽長之會。成於陰生之交。故其爲功。能使人身正氣自陽入陰。能不使人身邪氣自陽入陰。使正氣自陽入陰。則內經所謂衛氣行於陽。不得入於陰。爲不寐。飲以半夏湯。陰陽既通。其臥立至。是也不使邪氣自陽入陰。則傷寒論所謂若能食。不嘔。爲三陰不受邪。半夏則止嘔。專劑也。傷寒寒熱陽證也。傷寒寒熱而心下堅。則陽去入陰證矣。欬逆裏證也。胸脹而欬逆。則表裏滯半證矣。頭爲諸陽之會。陽爲陰格。則眩。咽喉爲羣陰之交。陰爲陽搏。則腫痛。腸鳴者陽已降。而不得入。氣逆者陽方升。而不得降。汗出者陽加於陰。陰不與陽和。凡此諸證。不必委瑣求治。但使陰不拒陽。陽能入陰。陰陽既通。皆可立已。是故半夏非能散也。陰不格陽。陽和而氣布矣。半夏非能降也。陽能入陰。陰和而欬不停矣。不容殫述之功。贊此數言。孰曰尙有遺義哉。

大小芫胡湯。芫胡加芒硝湯。芫胡加龍骨牡蠣湯。芫胡桂枝湯。治傷寒熱心下堅之劑也。小青龍湯。小青龍加石膏湯。射干麻黃湯。厚朴麻黃湯。澤漆湯。越婢加半夏湯。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乾薑細辛半夏湯。治胸脹欬逆之劑也。小半夏加茯苓湯。治頭眩之劑也。苦酒湯。半夏散及湯。治咽喉腫痛之劑也。半夏瀉心湯。生薑瀉心湯。甘草瀉心湯。治腸鳴之劑也。葛根加半夏湯。黃芩加半夏生薑湯。竹葉石膏湯。麥門冬湯。大半夏湯。下氣之劑也。本經主治。惟止汗一証。仲景無專方。餘則悉相印合。

或問半夏。傷寒寒熱。非心下堅者不用。欬逆。非胸脹者不用。以及咽喉腸鳴。無不可屬之下氣。今以葛根加半夏。黃芩加半夏生薑等湯。係之。豈治嘔即所謂下氣歟。曰。他物下氣。未必不止嘔。如本經橘柚吳茱萸之類是也。他物下氣。未必盡止嘔。如本經旋覆花杏核仁之類是也。半夏下氣。未必盡因止嘔。如心下堅胸脹咽喉腸鳴是也。半夏止嘔。又未必不盡因下氣。如金匱要略厚朴七物湯。白朮散。竹葉湯是也。蓋非氣逆則不嘔。故千金方婦人虛損。建志湯。若其人心胸氣逆者。加半夏。淡竹筴湯。氣逆者。加半夏。竹葉湯。氣逆者。加半夏。小柴胡湯。胸中煩而不嘔者。去半夏。可見嘔緣氣逆。氣逆由水與氣相激。則半夏充爲的對之劑矣。曰。然則本經著他物之功。凡曰上氣者。與此蓋有別矣。其所以別者。安在。曰。攷本經黃芩五味子牡蠣射干芫胡杏核仁。皆著其功。曰。主上氣。然未有不逮及欬逆者。是知凡主上氣之物。皆能使逆氣自上然而降。半夏等主下氣。則僅能使氣不自中焦逆。爲其別矣。雖然。金匱要略曰。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論證則曰。上氣。論治則曰。下氣。又可見降氣。澆於肺者。謂之上氣。氣自中焦上逆。雖不必至肺。即謂之上氣。亦無不可。特半夏主中焦氣逆。不治降氣。奔迫于肺也。且本經於杏核仁。既曰。主欬逆上氣。又曰。下氣。則又可見上氣下氣。終不可混。上氣下氣。終不可混。則半夏下氣之功。斷在中而不在上。又何可混耶。

問小青龍湯。渴者去半夏。小柴胡湯。胸中煩而不嘔者去半夏。渴者去半夏。豈煩而不嘔。口渴者。遂盡無用半夏。

者乎。曰是不然。蓋證必有因。因水與氣相軋而成者。皆不得有渴。及不嘔而煩。若其因有不同。則濕熱湯所主婦人下利。毒即發熱。少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脣口乾燥。舉一病三者。皆犯之矣。何者。其病之因緣。瘀血在少腹故也。夫氣主煦之。血主濡之。氣留而不行。是氣有餘。血瘀而不濡。是血有餘。氣有餘便是火。血有餘亦生火。特氣分之火。能消水耗陰。血分之火。不能消水耗陰。能消水耗陰者。見證在正面。不能消水耗陰者。見證只在側面。故不曰身熱心煩。而曰手掌煩熱。不曰口渴引飲。而曰脣口乾燥。則又何嘗其中宮水停氣搏。可用半夏哉。若夫氣分之病。嘔與渴本相背馳。故曰先嘔卻渴者。此為欲解。先渴卻嘔者。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嘔家本渴。今反不渴者。以心下有支飲故也。此屬支飲。又曰支飲者。小半夏湯主之。半夏之治嘔。其反覆推明也。如此。至嘔渴並見之候。如藜苓湯之欬而嘔。五苓散之小便不利。渴欲飲水。水入即吐。均不用半夏。其嚴又如此。即嘔家有癰腫不可治。嘔。膿自愈一節。雖不言及半夏。而不用半夏之旨。已隱然陰寓于其中。蓋半夏為治嘔專劑。今者嘔病中缺患癰腫。癰者膿必數。膿數者口必渴。則知其嘔緣火氣犯胃。非復氣與飲搏矣。擴而充之。則非特嘔而渴者不用半夏。雖謂之萬病見渴。則均不與半夏相宜可矣。

青龍雖胡陷胸承氣建中半夏方名。皆有大小之稱。將以寒涼為大耶。律之青龍則可。易而之他。則不可通矣。將以溫熱為大耶。律之建中則可。易而之他。又不可通矣。柴胡之大。不以能和半夏之大。反以能和陷胸之大。取以當病之急。承氣之大。最忌用之不審。又他常用大者。不可先試以小。而承氣獨以是垂法。他既用小者。不可更繼以大。而柴胡偏以是建功。既無一定之例可援。又無對待之義可審。是六方者。將無偶粘以大小之名。竟無絲毫意義於其間耶。是蓋不然。夫青龍與葶散兩者也。陷胸。摧堅搜伏者也。承氣。以陰配陽者也。建中。砥柱流俗者也。是四方者。以功命名。則當大任者為大。當小任者為小。惟柴胡與半夏。則以藥命名。以藥命名。則柴胡主疏。主疏則疏之大者為大。疏之小者為小。半夏主和。主和則和之大者為大。和之小者為小。雖然。諸嘔證不得下。未得為



少陰喉痛外者乎。其亦有宜用不宜用者乎。夫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但咽中痛者。半夏散及湯。此少陰證也。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火逆上氣。咽噤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婦人咽中如有炙餅者。半夏厚朴湯。此則非少陰證也。炙餅者。其形水雞。言其聲。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言其痛楚之狀。不利者。其有所阻礙。於此可見。半夏所治之喉痛。必有痰有氣阻於其間。呼吸飲食有所格闕。非如甘草湯。桔梗湯。豬膚湯。徒治喉痛者可比矣。非特其治咽喉有宜忌也。卽其治眩。治腸鳴亦莫不各有宜忌。如曰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氣。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湯。曰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顛眩者。五苓散。於此卽可見眩。因於水。乃爲半夏所宜。然水在膈間。則用水在臍下。則不用。此眩之宜忌矣。半夏瀉心湯。生薑瀉心湯。甘草瀉心湯。皆有腸鳴。皆兼下利。則知腸鳴而不下利者。非半夏所宜矣。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先渴後嘔。爲水停心下。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妊娠嘔吐不止。乾薑人參半夏丸主之。婦人咽中如有炙餅。半夏厚朴湯主之。傷寒固與雜證不同。表已解者。亦與雜證不異。妊娠又與雜證不同。然有病者。亦何能大異於無妊之病。是故四方者。其中皆有小半夏湯在。乃所治之病。迥不相侔。何耶。夫小半夏湯。治中宮氣水相忤。欲逆於上之劑也。水勝於氣。則加茯苓。氣虛水逆。則加入人參。氣水並盛。結而阻闕胃脘。則加厚朴。紫蘇。茯苓。原理密相貫。半夏之功用。並未異於帶也。若夫傷寒表解。裏未和。其氣既不上沖。又不下洩。徒脹滿於胸中。不日晡潮熱。不繞臍痛。不口燥咽乾。不汗出。不小便自利。則不得爲陽明。而用水氣。不手足自溫。不嘔緩。不時痛時止。則不得爲太陽。陰而用理中。然徒脹滿。則於太陰爲近。陽明爲遠。蓋氣無約束。則脹。水無約束。則滿。既脹且滿。又何能不上逆爲嘔。下洩爲利耶。加理中之半於小半夏湯中。使半夏生薑。斡旋中宮。俾勿上逆。使人參甘草。填補中宮。俾勿下洩。然又恐其補勝於和也。故於承氣中。擇厚朴之除滿者。與補相對待焉。不得爲補劑。亦不得爲洩劑。又不得爲汗劑。實

爲和中之劑。其着力處全在小半夏湯。半夏之用。神明變化極矣。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甚故也。同爲邪氣自外至內。而結胸實熱入。痞不言下甚。可見病發於陰者之非熱。始終不可下矣。始終不可下者。反甚下之。則陰邪必自外入內。陰邪自外入內。其潛於下部者無論已。其竊踞於陽位者。治法合半夏其難與歸。是故半夏瀉心湯。生薑瀉心湯。甘草瀉心湯。旋覆花代赭石湯。皆莫不有半夏。是半夏者。陰邪竊踞陽位之要劑也。

蓋凡陰陽相協。乃成生氣。故物性之熱者。多生於沍寒。其性寒者。多生於暄暖。半夏生於三陽開泰之後。成於一陰纒結之時。則其鍾陰氣。達初陽可知矣。能達初陽。則雖陰而不能調。惟鍾陰氣。故雖燥而仍能入陰。真此陰陽相間之德。滑機悉具之能。又何得不從陽入陰。治踞於陽位之邪哉。雖然。痞仍有不用半夏者。大黃黃連瀉心湯。附子瀉心湯是也。結胸亦有用半夏者。小陷胸湯是也。夫惟有所入。則必有所挾。所入既有陰陽。所挾亦必有陰陽。設所入既爲熱。所挾又爲熱。兩熱相合。其鋒必盛。所入既爲寒。所挾復爲寒。兩寒相并。其護必深。故結熱不嫌大黃芒硝之峻。治寒不厭人參乾薑之溫。特其所踞之地。不可不究。胸中雖陽位。實飲之所聚。故結熱不嫌能離甘遂葶藶。即用參薑。仍不失兼半夏之連也。若夫所入係寒。所挾則熱。所入係熱。所挾則寒。於是不能以輕銳無著之寒。洩其所挾之熱。以寒溫錯雜之製。治其所挾之寒。此大黃黃連瀉心湯。小陷胸湯之所以主也。嘗之水性。河最橫。淮次之。江則寬廣安行者也。乃今日者。淮之地見奪於河。其水反入於江。則淮之地。既爲河所占。則不能不以治河之法治之。淮之當治者。以既入於江。反不必治矣。半夏之治。是陰邪踞於陽位。陽位之邪。無論其自外而入。自內而合。凡現在所見之證。不屬夫陰。則不得概用於此。不可見耶。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硬。噯氣不除。旋覆花代赭石湯主之。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半夏之所與。其剽勁乃爾。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竹葉石膏湯主之。火逆上氣。咽喉

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胸痛不得臥。心痛徹背者。栝樓薤白半夏湯主之。胃反嘔吐者。大半夏湯主之。半夏之所與。又澹若如是。在剽勁中正。類其驅飲醒中。不得憊卑賤。辛伍也。居澹宕中。尤仗其下氣和脾。則尤爲監制剛職矣。夫物貴因時。用須審勢。諸湯所主。頭緒雖繁。然撮其要。不過胸痞嘔吐上氣心痛已耳。胸痞肉痛。皆用大黃黃連瀉心湯。不用半夏。嘔吐至食入口卽出。專用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不用半夏。上氣真蓋於肺。雖喘不得臥。乃葶藶大棗瀉肺湯。不藉有此。心痛最劇。是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赤石脂丸。豈藉加茲。以是而論。則半夏遂可無用乎。殊不知半夏之妙。正在不用處。有以見其用耳。合乎溫燥隊中。見煩則不用。見渴則不用。合於清潤隊中。偏爲煩與渴之良劑。如竹葉石膏湯。麥門冬湯。雖不言煩渴。用清甘若是其多。則豈盡能無。而大半夏湯中。人參白蜜以補以潤。決非絕無煩與渴者。審乎此。則爲剛劑中鋒銳。柔劑中斷制。其功豈可泯耶。

# 卷十一

## 下品草十九味

大黃味苦寒大寒無毒主下瘀血血閉寒熱破癥瘕積聚留飲宿食蕩滌腸胃推陳致新通利水穀調中化食安和五藏平胃下氣除痰實腸間結熱心腹脹滿女子寒血閉脹小腹痛諸老血留結一名黃良生河西山谷及隴西二月八月採根火乾（得芍藥黃芩牡蠣細辛茯苓療驚恚怒心下悸氣得硝石紫石英桃仁療女子血閉黃芩爲之使無所畏）

大黃正月內生青。葉似葶麻。大者如扇。根如芋。大者如盤。長一二尺。其細根如牛蒡。小者亦如芋。四月開黃花。亦有青紅似蕎麥花者。莖青紫色。形如竹根。黃色中貫赤紋。切之有黃汁。（參唐本圖經）

盧芷園曰。大黃稱將軍。將軍者。所以行君令。戡亂拓土地者也。味大苦。氣大寒。似得寒水正化。而炎上作苦。苦性走下。不與上炎者反乎。參同契云。五行相剋。更爲父母。素問云。承運制。制則生化。是故五行之體。以剋爲用。其潤下者。正炎上之用乎。則凡心用有所不行。變生疾難者。舍同類之苦。巽以入之。不能彰其用矣。蓋心主夏。主熱。火主神。主血脈。主病在五臟。主心腹部位。若腸胃之間。心腹之分。夏氣熱火之鬱。神情血脈之結。瘀閉宿留。致成癥瘕積聚。變生寒熱。脹滿者。皆心用不行。大黃能滋瀦之。是謂推陳。推陳者。正所以行君之令。關土地。安人民。阜生物。是謂致新。致新者。正所以關中化食安和五臟者也。或曰。關土地。滌腸胃。利水穀。皆脾所司。何爲行火用也。

曰火有用而燼。正當生土。火無用而息。正當瀉土。顧其名自得之矣。

大黃之用。人概知其能破脾滯通閉滯。蕩積聚而已。予以謂虛芷圍行火用一語。實得火能生土之機括。何者。大黃色黃氣香。固為脾藥。然黃中通理。狀如縣文。質色深紫。非火之實於土中耶。千金諸風門。仲景三黃湯。心近然者。加大黃。肝臟門犀角地黃湯。葛忌如狂者。加大黃。解五石毒門人參湯。噎盛者加大黃。以此見土氣必得火氣貫入而後能行。火氣必得土氣之通而後能舒。火用不行。則積聚脹滿癢癢遂生。土氣不行。則煩憤譫妄噴噦並作。兩相濟而適相成。胥於此識之矣。或謂如是。則本經首推大黃通血。固不安矣。乃仲景偏以養承氣何哉。曰自金元人以順釋承。是理遠不可通爾。試以六微旨大論充則養承通劑之義參之。則承氣者非血而何。夫氣有歸即是火。而火不徒燃。必漸於物。是故津液精唾便溺涕淚留飲宿食及血。皆火之膏也。因火盛而膏耗。膏耗則火愈燃。火愈燃則膏更易竭。故必增膏以配火。斯火復而膏亦復。然其所著不一。故為病亦不一。治之者黃芩知母。門冬地黃。皆所以增膏潤火劑也。其所著之物不一。則其所著之處亦不一。故黃芩主著肺與脾者。知母主著肺。腎與胃者。門冬主著心。肺與胃者。然諸味所治皆火備養津液精唾。未必涉血。其同為著於血。又同歸心與脾者。惟地黃與大黃為然。特地黃氣薄味厚為陰中之陰。大黃氣味並厚為陰中之陽。故地黃所主。是血虛火盛。大黃所主。是火盛著血。緣血虛而盛者。究係無根之火。故能著血。能著津液精唾。不能著留飲宿食。若夫火盛而能著血。則無處不可著矣。故善降道則為血閉寒熱。善積格則為癥瘕積聚。善腸胃則為留飲宿食。大黃通血閉。實火用於土中。在隧道則隧道通。在橫絡則橫絡通。在腸胃則停滯下。本經著其功曰。瀉腸胃。推陳致新。通利水穀。調中化食。安和五臟。臣有瀉熱。乃或者以其推逐迅疾。斤斤然計較其不可用之處。累牘連篇。殊不知執定緣火盛著物。非緣陰虛陽亢二語。又豈有他歧之誤耶。

桃核承氣湯。抵當湯。抵當丸。下瘀血湯。下瘀血散。也。柴胡加龍骨牡蠣湯。蠶甲煎丸。除血閉寒熱者也。大黃蠶蟲



湯。厚朴分數且倍於大黃。而命名反不加承氣字。猶不可見承氣不在枳朴乎。夫氣者血之帥。故血隨氣行。亦隨氣滯。氣滯血不隨之滯者。是氣之不足。非氣之有餘。惟氣滯并波及於血。於是氣以血爲窟宅。血以氣爲軀。遂連而宿食。蒸逼津液。悉化爲火。此時惟大黃能直搗其巢。傾其窟穴。氣之結於血者散。則枳朴遂能效其通氣之職。此大黃所以爲承氣也。不然。驗其轉矢氣。何以反贊於小承氣下。不贊之。倍用枳朴之大承氣耶。

柯韻伯謂。凡藥之生者。氣銳而先行。熟者。氣純而和緩。故大承氣之用。仲景欲使芒硝先化燥屎。大黃繼而進。而積枳朴除其痞滿。此言是也。夫緩則久留。銳則迅速。故大陷胸湯。先煎大黃。後入他物。茵陳蒿湯。先煎茵陳。後入大黃。梔子。一以結胸熱實。按之石硬。且脈沈緊。從心下至少腹鞭滿。痛不可近。是上下皆痺。雖用甘遂芒硝之緩。猶恐其暫通復閉。則反使大黃當善後之任。變緩劑爲緩劑。一以溼熱不越。痰熱於裏。渴飲水漿。小便不利。是內外皆痺。究之一身面目悉黃。勢必不能一下皆通。故爲內急外緩。則大黃梔子當前茅。茵陳爲後勁。緩者任其緩。緩者益其緩。一物而處以權。則其物應之而適當病情。更可知藥之性。固所宜究。用藥之巧。尤所宜參矣。惟傷寒論以瀉心湯治心下痞。金匱要略以瀉心湯治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痞者實證。大黃用麻沸湯絞汁。吐血虛證。大黃與他藥同煮。豈不以實非真實。故銳藥銳用。能使其無所留戀。虛則真虛。故銳藥緩用。能使其從容不迫耶。然究兩證之源。似皆不得指爲實熱。而並用大黃者。其義何居。魏念庭曰。病本陰邪入裏。何以反用寒藥。蓋關上脈浮。其陽物勃欲動。是陽爲陰格也。故名之曰氣痞。氣痞陽也。若以陽藥濟之。陽益浮於上。不幾成關格乎。惟急瀉其陰。陽亦隨之以降。陰邪凝結者去。真陽於是流布矣。此傷寒論之義也。盧芷園曰。瀉心者。瀉血分有餘之邪。使之相平乎不足之氣也。心有不足。血無所主。兼并蓄毒之痰。鬱遏壅甚。而致暴發。載血上行。倉皇洩妄。非下有形。安克效哉。顧苦寒下法。似乎降火。不知火之成患。正在不得上炎。有形者去。火空斯發。心氣無虞不足矣。故知心氣不足之從來。實在堅凝閉密之寒。火得疏通。安問堅凝閉密者乎。則奚爲治火。實是治寒。此金匱要略之義。

也。二者一以氣分虛痞。故取其氣。不取其味。一以血分癥結。故氣味兼取焉。一方而氣血虛實之轉旋咸備。明乎此則用藥遂無滯義矣。

仲景用大黃。每諄諄致戒於攻下。而於虛實錯雜之際。如柴胡加龍骨牡蠣湯。龍甲煎丸。風引湯。大黃蠱蟲丸等方。反者率意者。今之人則不然。於攻堅破積。則投之不遺餘力。而凡涉虛者。則畏之如瓠。殊不知病有因實成虛。及一證之中。有虛有實。虛者宜補。實者宜攻。伐乃撤其一面。遺其一面。於是虛因實而難復。實以虛而益猖。可治之候。變爲不治。無怪乎醫理之元。今人不及古人遠甚也。柴胡加龍骨牡蠣湯。風引湯。瀉劑也。瀉劑用大黃。似乎相背。不知仲景用藥。必不浪施。夫柴胡加龍骨牡蠣湯。爲證緩暴病。既以柴桂解外。人淺蓋益中。龍蟬鉛丹鎮內。則大黃似可不用矣。然解外。可以已一身虛重。不可轉側。益中鎮內。可以已煩驚。胸滿。驚。結非大黃不爲功。小便不利。非茯苓烏龍能通。是大黃茯苓。實一方之樞紐。必不因此礙龍蟬之瀉矣。緩證既用桂。甘龍蟬。又益之滑石石膏。赤白石脂。寒水石。紫石英。於五臟間。似亦網羅良備矣。然癰癩而曰熱。必其風聚熱生。挾木侮土。故脾氣不行。積液成痰。流注四末。如上諸物。止及肺心肝腎。作病之本。最要在脾。合脾何以行氣。因旁。故大黃者。所以滲滌脾家所聚。而乾薑之守而不走。實以反佐大黃。使之常行者。常止者止。是大黃乾薑。又一方之樞。不聞夫瀉者也。龍甲煎丸。大黃蠱蟲丸。攻劑也。攻劑用大黃。似乎適當。其可不知二證者。一由外感。一由內傷。然皆有所結。內傷者。白血以及氣。故先有乾血。而延及氣。外感者。自氣以及血。故寒熱不止。而後爲癰癩。皆有所聚。又皆聚於血。故大黃率諸飛走靈動之物。以攻堅。則同。但自於氣者。窮其源。以人淺乾薑益之。自於血者。探其本。以芍藥地黃濟之。亦非徑情直行。孟浪以投之者也。大黃固將軍。隨所往而有所督率。烏得以卒伍卑賤視之哉。後之人鑒乎此。則知大黃實輪軸通和氣血之良劑。不但以攻堅破積實之矣。

大黃之用。至蹟而不可遇。於四方見之矣。他如六氣之中。風引湯治風。大黃附子湯治寒。茵陳蒿湯。大黃硝石湯。

梔子大黃湯。治溼。調胃承氣湯。麻仁丸。治燥。大陷胸湯丸。大黃甘遂湯。治水。六經之中。調胃承氣湯。大陷胸湯丸。治太陽。大小承氣湯。茵陳蒿湯。麻仁丸。治陽明。大柴胡湯。治少陽。桂枝加大黃湯。治太陰。大承氣湯。治少陰。氣血之中。大小承氣湯。厚朴七物湯。厚朴三物湯。厚朴大黃湯。治氣。桃仁承氣湯。抵當湯丸。龍甲煎丸。大黃廔蟲丸。大黃牡丹湯。下瘀血湯。治血。亦可謂至動而不可亂矣。雖然於此中。猶當舉一以反三焉。如厚朴三物湯。厚朴大黃湯。小承氣湯。藥味同而方名異。茵陳蒿湯。大黃硝石湯。梔子大黃湯。均治黃而佐使殊。皆不可不辨其所以然。得之所以然。而用大黃之精意愈顯矣。原夫三物成湯。其制方之意。豈不以大黃通其陰。枳朴通其陽乎。然就通陽之中。又有朴通上。枳通下之別。小承氣湯較之大承氣湯。大黃之分數同。厚朴得大承氣四之一。枳實得二之一。厚朴三物湯。則與大承氣同。在承氣湯。則曰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洩下。在厚朴三物湯。則曰痛而閉。夫痛而閉。與腹大滿不通。亦非大相逕庭。何以陽藥之多。至於此極。蓋陰主痛。陽主滿。言滿不言痛。是陽病陰不病。言痛不言滿。是陰病陽不病。病者爲不足。不病者爲有餘。重洩其有餘。以就不足。輕洩其不足。以配有餘。觀小承氣之三物同煎。則欲大黃之有餘力。厚朴三物湯之先煎枳朴。後納大黃。是欲大黃之無餘威。非特小承氣用大黃多。厚朴三物用枳朴多。且可證惟其治血。乃爲承氣矣。若夫厚朴大黃湯之治。是飲。飲在陰而陽亦滯。不能爲之運動。與諸結胸證不殊。故大陷胸湯用大黃六兩。大陷胸丸用大黃八兩。此亦用六兩。爲非無因矣。明乎此。方可知大黃分數之宜慎。梔子大黃湯之候。曰酒疸。心中懊惱。或熱痛。茵陳蒿湯之候。曰穀疸。寒熱不能食。食即頭眩。心胸不安。大黃硝石湯之候。曰腹滿。小便不利而赤。此表和裏熱。懊惱。太陽證也。故佐以枳實。穀疸。陽明經證也。故佐以茵陳。裏和裏實。陽明府證也。故佐以硝石。黃藥。府證者倍大黃。陽明經證半之。太陽證又半之。明乎此。又可知大黃佐使之宜擇。斯二者俱了然豁然。則大黃功能。庶幾無餘蘊矣。

問金匱要略嘔吐篇。既曰病人欲吐。不可下矣。又曰。食已即吐。與大黃甘草湯。不自相矛盾乎。按此蓋當分別觀之。夫欲吐者。其人意中欲吐。仍未得吐。不由食與不食。食已即吐。可見不食則不吐矣。王太僕曰。內格嘔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病嘔而吐。食久反出。是無火也。食久反出。且爲無火。何況欲吐。仍無所出耶。是其一。有一無火。有火者實。無火者虛。實者宜下。虛者不可下。韋章明矣。然則傷寒論之食入口即吐。本篇諸嘔吐。穀不得下。與此正同。何以一用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一用小半夏湯。此獨用大黃之峻重耶。然食入口即吐。食纔入口。未嘗及咽也。嘔吐穀不得下。能入咽而不能下也。食已即吐。能及食竟則已下矣。而不能留也。三者一係寒熱相格。內外交關。故應機病發。不待及其鋒鏑。一係停飲在中。內方盛滿。納物即溢。故可人不可下。一係下脫爲物壅塞。無從傳化。故不能留而反出焉。然此與反胃亦無以異。乃胃反嘔吐諸條。何以仍不用下。蓋胃反是脾不磨。故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此是胃氣不納。故食已即吐。夫胃能納。脾不能運。其病猶緩。胃且不納。定不能游溢精氣上輸於脾。所謂胃氣生熱。其陽則絕者。匪不勢迫且切。而急以大黃瀉陽以救陰耶。大凡峻劑。多治急病。急病在人身。每伏於不可見知之處。如此證之用大黃。亦其一也。他如柴胡加龍骨牡蠣湯證。僅以胸滿嘔惡而用。少陰大承氣湯證。僅以口燥咽乾而用。大黃蠱蟲丸證。僅以肌膚甲錯兩目睛黑而用。芩甘五味加薑辛半杏大黃湯證。僅以面熱如醉而用。皆其機甚微。其勢甚猛。如兩非草率。鮮不以爲不急之務而忽之。

葶藶味辛苦寒。無毒。主癰癢積聚。結氣。飲食寒熱。破堅逐邪。通利水道。下膀胱水。伏留熱氣。皮間邪水。上出面目浮腫。身暴中風熱沸（音沸）癢利小腹。久服令人虛。一名丁歷。一名草（音典）。蒿。一名大室。一名大適。生葦城平澤及田野。立夏後採實。陰乾得酒良（榆皮爲之使惡。殭蠶石龍芮）。

葶藶多即萌芽。初春生苗。葉高六七寸。似薺。根白色。枝葉俱青。三月開花微黃。結角子扁小如黍粒。微長黃色。  
(圖經)

葶藶根白子黃。味辛氣寒。恰合從肺至脾之用。其萌芽於寒水。得潤下之性。長茂於風木。具通達之能。收成於火。令其通達之氣。從肺及脾。自上抵下。通達遂急。又何憂乎癰癧不消。積聚不散。結氣不化。飲食滯得為寒熱。然此猶上脘中宮之患也。其最切近於肺。為楊上之膏者。尤莫如水。水熱穴篤曰。夫水其本在腎。其末在肺。故肺為喘呼。腎為水腫。肺為逆不得臥。分爲相輸俱受者。水氣之所留也。蓋水雖就下。滿則必溢。溢則盛於皮毛。攻其所合。而反上。動下寧。若欲循其本從下洩之。其留於上與外者。必不能隨之順流而下。故當從上洩之。此本經主治所以及破堅逐邪。通利水道。別錄主治所以及皮間邪水。上出面目浮腫也。淮南子云。大戟去水。葶藶愈。服於此可見。腫而不脹。非上氣喘逆者。非葶藶所宜矣。

肺癰喘不得臥。肺癰胸滿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涕涕出。不聞香臭。酸辛欬逆。上氣喘鳴。迫氣支飲。不得息。皆與葶藶大葶藶肺湯。水滲胃家。肺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與葶藶丸下水。則葶藶之用。前說不可云不傳矣。惟是牡蠣澤瀉散。治腰以下水氣。蠲甲煎丸。治癰疽。已椒蘆黃丸。治腸間水氣。其病皆不在上。又何以用之。殊不知葶藶本經原主癰癧。積聚結氣。破堅逐邪。通利水道。故凡水氣堅留一處。有礙肺降者。宜用之。如腰下水氣。肺中。原不具證。惟腸間有水氣者。明摘胸滿口舌乾燥。為據。猶不可臆腸為肺合為水所留。能使氣阻化熱。致口舌乾燥。則葶藶之功。不難即此窺之矣。矧大戟芫花甘遂等。非不治堅癰下之水。特其水滲汪洋四氣。不比葶藶所治之水上不下。故古人多以河氣閉口之也。

尤在澤曰。大陷胸之治在胃。大承氣之治在大小腸。大承氣專主腸中燥。大陷胸并主心下水。食蠱蠱在腸。必藉推運之力。故須枳朴。水食在胃。必藉破飲之長。故用甘遂。蓋謂甘遂。僅著驅飲之效。葶藶更兼導食之功。故大

胸膈滿但用甘遂。大陷胸丸并用葶藶也。

檉梗味辛苦微溫有小毒主胸脅痛如刀刺腹滿腸鳴幽幽驚恐悸氣利五藏腸胃補血氣除寒熱風痹溫中消穀療咽喉痛下蠱毒一名利如一名房圖一名白藥一名梗草一名齊芎生嵩高山谷及冤句二八月採根暴乾（節皮爲之使得牡蠣遠志療恚怒得硝石石膏療傷寒畏白芨龍眼龍膽）

桔梗春生苗數高尺餘葉似杏葉而長垂四葉相對而生夏開小花紫碧色頗似牽牛花秋後結子根大如指白色（圖經）

素問皮部論曰在陽者主內在陰者主出以滲於內氣海腸胃之氣在陽者也五臟間出納之氣在陰者也在五臟者肺主出氣腎主納氣肺不出氣則氣逆亂於氣海而腎無由納腎不納氣則氣逆還於腸胃而肺無由出胸膈痛如刀刺是氣海中氣不行也腹滿腸鳴幽幽是腸胃中氣不行也氣海腸胃之氣皆不行於是驚恐與悸作焉驚有氣亂也恐有氣下也悸有氣不行則水內侵心也桔梗色白得肺金之質味辛得肺金之用而苦勝於辛苦先於辛辛者主升苦者主降已降而還升是開內之滯通其出之道也六府之氣舒五臟之氣達上焦之痛中焦之熱下焦之濕何患不一舉而並除三焦之患除又何患其氣之亂且下飲之聚哉惟氣佛於內故邪當於外寒熱邪留於陽也風寒邪留於陰也五臟腸胃既利氣血既利在外之邪又烏能容故可不著意而自除氣通則陽旺陰消故納穀自加靈壽自下矣

海藻東垣丹溪皆謂桔梗入腎豈不以仲景治少陰喉痛耶殊不知桔梗主喉痛仍是治肺非治腎也夫足少陰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支者從肺注心中腎家邪熱循經而上肺不任受結相擊難二三日

邪熱未盡故可以甘草瀉火而愈。若不愈是肺竅不利氣不宜洩也。以桔梗開之肺竅既通氣遂宜洩。然自遺  
矣。雖然此舉其暫者言耳。曰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非氣停即飲停  
飲停即熱生氣血爲之潰腐耶亦主以桔梗湯而注其效曰再服則吐膿血豈非火清則熱行氣宣則腐去也。由  
此而推謂腎家之熱爲肺所阻者其一端也。肺家有熱氣不宜洩何獨不能阻腎之氣使熱復生於下哉。又曰亦  
主血痺血痺之脈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是病亦關於腎蓋血痺由於氣痺氣開則血開上竅通下竅自通也。通  
脈四逆湯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利止脈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芍藥開陰結止腹痛下利桔梗開陽結亦止腹  
滿下利可知戴陽之候有結於陽有結於陰桔梗芍藥之用隱然相對待矣。利止必腹痛先已腹痛已則結已開  
無所事芍藥並無所事桔梗况結既開正嫌其虛又烏可復用開洩人參之補肺。桔梗之開肺又隱然相對待矣。  
於此知桔梗之苦先於辛善歸於辛善者以開提腸胃畜積辛者使從肺泄爲出路諸家謂爲升提謂爲舟楫似  
矣其實又有故焉如此者。

寒實結胸無熱證者治以白散散中用桔梗爲疏通氣分之主。夫開導胸中之氣仲景於大承氣湯小承氣湯梔  
子厚朴湯莫不用枳朴此偏不用何哉蓋病有上下治有操縱結在上者宿痰停飲也故凡結胸無論寒實寒實  
寧用甘遂葶藶巴豆不用枳朴如大陷胸湯丸白散是也。結在中下始熱與實寒氣隨熱化則於瀉瀉邪穢中疏  
利其與邪爲伍之氣大小承氣等湯是也。況桔梗之用使氣上越而不使氣下洩今病在至高固宜操上而縱下  
不使中下無過之地橫被侵凌故曰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也。熱邪與停飲結治以瓜薑而佐之者反用半  
夏黃連寒邪與停飲結治以巴豆而佐之者反用桔梗貝母於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之中反佐以取之可謂精義  
入神以致用者矣。

排膿散即枳實芍藥散加桔梗雞子黃也。排膿湯即桔梗湯加薑棗也。排膿何必取桔梗蓋皮毛者肺之合桔梗

入肺。通皮者。身自當以出皮為順也。散之所至者。溼之所至者。溼。積實均藥散。本治產後瘀血腹痛。加枳  
 椳子實為排膿。是知所排者。結於除分血分之膿。枳椳湯本治肺癰吐膿。喉痛。加葶藶為排膿。是知所排者。  
 除分血分之膿矣。二方除枳椳外無一味同。皆以排膿名。可見排膿者。必以枳椳。而隨病之淺深。以定佐使。是枳  
 椳者。排膿之聖藥也。

旋覆花味鹹甘溫微溫冷利有小毒主結氣脅下滿驚悸除水去五藏間寒熱補中下  
 氣消胸上痰結睡如膠漆心脅痰水膀胱留飲風氣濕痹皮間死肉口中眇曠利大腸  
 通血脈益色澤一名戴椹一名金湧草一名盛椹其根主風溼生平澤川谷五月採花  
 日乾二十日成

旋覆花二月生苗。多在水旁。大似紅藍而無刺。長一二尺。葉細。葉似柳。六月開花。如刺圓而覆下。七八月採花。  
 (圖鑑)

新陽李氏謂旋覆花。俗傳露水滴下即生。蓋亦不然。新城王氏(名象昇著有華芳譜)則謂花梢頭露。滴入土  
 即生。新快實劇地驗其根。果不相聯屬。是說也。予亦觀試之矣。凡花梢露。本從根出而粘於上。以數日暴比之水  
 從背而布於五臟。為五液者何異。其還下滴得土而別生根。比之五液下注。而或滲於膀胱。或行於衝氣。或入於  
 營氣者何異。況竟通於脾。鹹先入腎。恰合水隨低注而歸腎氣。由三焦而下行之義。以是則釋之曰。輔中下氣。鹹  
 水去五臟間寒熱。匪不可也。第輔中之物。必味甘性平。旋覆花則鹹者水之去而不返者也。故其為用。惟驅停  
 從小便出所積輔中。不過為其必歸於土。任土之宜布輸送。不若甘遂葶藶一往無前。有傷中氣而已。兩者者  
 陰陽之道。升降之要。概水不歸土。而精滲於氣道。則為驚為悸。主結氣及脅下滿驚悸。即下氣除水之功也。然

則仲景以之治在上之心下痞。噎氣不除。在下之胃氣滯下。何也。蓋水能從下行。則氣逆可暢。而參甘大棗。得以補中。心之九氣。能下逆。則血源逆。而惡刺。粉練。得以逆其通格之功。格通則血源。氣順則病除。康無甚深妙也。

藜蘆味辛苦寒微寒有毒。主蠱毒。欬逆。洩痢。腸癰。頭瘍。疥癩。惡瘡。殺諸蟲。毒去死肌。療噎逆。喉痹。不通。鼻中息肉。馬刀爛瘡。不入湯。一名葱萐。一名葱莖。一名山葱。生泰山山谷。三月採根陰乾。(黃連爲之使。反細辛芍藥五參。惡大黃)

藜蘆三月生苗。莖青似初出棧心。又似車前。莖似葱白。青紫色。高五六寸。有黑皮。莖似棧皮。根似馬腸。根長四五寸許。黃白色。二月三月採根陰乾。(圖經)

青紫爲心腎肝膽之色。黑爲腎色。黃白爲脾肺之色。青屬木於病應風。紫爲赤黑相兼。屬水火於病應痰與熱。黑屬水於病亦應水。以青紫黑裏之。紫探於二月三月。正當紫稿。大氣返於黃白之根。將透發而未透發。其象爲舉。肝膽心腎之風水痰熱。蓋從脾肺而宜。白而上。自內而外。非吐劑而何。欬逆者風水痰熱之害於脾也。舉肺脾之風水痰熱而盡除之。又何憂乎欬逆。與腸澀洩利哉。頭有瘡及疥癩惡瘡。是風水痰熱在上。病關乎肺。非上補之品不爲功。應係風水痰熱醞釀而成。其病關脾氣之在內者。死肌。係風水痰熱漸漬而致。其病關脾氣之在外者。脾家風水痰熱。被藜蘆一掃而清。則諸病焉能不瘳耶。不入湯用者。湯則降。散則升。又湯取氣。散取質。用質則應病速而去亦速。湯則惡其氣味。留連腸胃間。其毒足以累人元氣耳。

藜蘆味辛入肺。去風氣寒。除痰熱而性主涌吐。故凡風痰之壅於上者用之。可令隨病除病。無餘伐無過之咎。仲景以藜蘆甘草湯治手攣臂攣動。其人身體腫脹者。夫手指臂爲手陽明太陽兩經經由之地。腫則爲攣。動則爲

風。謂非風與痰。凝於肺部可乎。謂者動之微。動者謂之著。謂則惟已獨知。動則人皆可見。當其風痰上逆。其所主之經。既已運動。昭彰。人身之氣血脈絡。無不應之。蓋亦將自開而動矣。吐去風痰。肺家已怡且安。所主之經絡自熱通暢。一身之真相應而欲效之者悉除矣。

徐潤溪曰。凡有毒之藥。皆得五行剛柔偏雜之性以成。人身氣血。乃天地中和之氣所結。故服毒藥者。往往受傷。瘡疥等疾。久而生蟲。亦與人身氣血爲類。故人服之有傷氣血者。必能殺蟲。惟用之得其法。乃有利無弊。否則必至兩傷。不可不慎也。又云。毒藥解毒各有所宜。如燥毒之藥。能去溼邪。寒毒之藥。能去火邪。辨證施治。神而明之。非僅以毒攻毒四字可了也。

射干味苦平微溫。有毒。主欬逆。上氣。喉痹。咽痛。不得消息。散結。氣腹中邪逆。食飲大熱。療老血在心脾間。欬唾言語氣臭。散胸中熱氣。久服令人虛。一名烏扇。一名烏蒲。一名烏藥。一名烏吹。一名草薑。生南陽川谷田野。三月三日採根陰乾。

射干春生苗。葉似薑薑而狹。橫長。疏如翅羽。故一名烏藥。其中抽莖高二三尺。似萱草而強。根長正如長竿。六月開花六出。或黃或紫或紅。而以紫色者爲勝。狀如蝴蝶。瓣上有細紋。其色白。故名紫蝴蝶。花後結房大如椀。指房四隔。一隔十餘子。大如胡椒。色紫極。極咬之不破。(參圖經綱目)

射干紫花六出。上界白文。恰似水火相結於金之界域。所用又其還原反本之根。而味苦主降。氣平復下降。降之甚者。非特下行。且能橫散。故其所主首爲欬逆上氣。喉痺咽痛。不得消息。蓋既有喉痺。復發咽痛。且無止息之時。則非水火相結於肺之部位而何。肺屬金。火者金之所畏。水者金之子。能泄金之氣。易通。辨驗云。冬至射干生。可知因水氣盛而動之物。則必能動水氣。其開花以四月。又可知因火氣盛而舒展之物。亦必能舒展火氣。乃靈七

月即重葉葉精。其氣復返於根。則可知其動水氣。舒火氣。均能使從金之界域。各歸其所自來。此所以拾致趣上氣。喉痺咽痛。不得消息也。此所謂散逆氣也。腹中者大腸所居。大腸亦屬金。腹中邪達。明逆氣自大腸而上也。食飲大熱者。水穀之氣不下行。又不旁出。導於胸中爲患。即別錄所謂因胸中熱氣而欬唾。言語氣臭。得此亦能下行且解散也。夫胸中水穀之氣。本係精微。原供上奉以敷布五臟。濕陳六腑。若上有肺部之結。則不能引其清者於上。下有火腸之逆。則不能傳糟粕於下。於是胸中之氣。清不得爲清。濁不得爲濁。居清虛之位。偏化爲重濁之味。暫則但涉氣。久則將涉血。凡似此者。非若肺不降。大腸不宜而難咎哉。上竅不通。則下竅亦不通。上竅通則下竅自通。即用射干之微旨也。

別錄療老血在心脾間一語。最是耐人思索。將主統之不善而有所留耶。則主血統血云者。調劑運量之謂。非若肝之實有所藏也。惡乎得有所留。將經之不留轉而有所留耶。則手少陰從臍走手。足太陰從臍走足。不在臍間。則在手足間。皆非留血之地。縱手足間有老血。又決非射干之所能治也。將絡間有所留耶。則橫行曰絡。即有所療。亦決非射干直行者所能治。蓋讀仲景金匱要略。而後知心脾間即內經所謂羸原者也。夫心氣自左而降。脾氣由中而升。升降交錯之間。正受氣變赤之地。設升降之源不情。則所受之氣自濁。或不能變聚爲痰涎。或既變亦不能敷布。濕陳於是凝結。臍空際之所。脂膜之關。其處在中之左。左之中則非左脅而難。故素問痿論曰。痿問曰。發者由邪氣內薄於五臟。橫連於羸原也。其遺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衝氣偕行。不得肯出。故問曰。乃作也。金匱要略曰。瘰癧不瘳者。此結爲瘰癧。名曰瘰癧。用籠甲煎丸。其中正有烏扇。二者與別錄射干療老血在心脾間正相照合。於此見心脾間老血由於結氣。氣之結由於腹中邪達。腹中邪達由於飲食大熱。飲食大熱之見於外者爲欬吐。言語氣臭。其見於內者爲胸中熱氣。是致病之由。診病之法。悉舉無遺。本經素問金匱要略均一以貫之矣。

喉中水雞聲。比之喉痺咽痛不得消息。同乎否耶。蓋氣必因痺而阻。喉中必由阻而有聲。且其聲不他似。獨似水雞。則決可知爲氣與水阻矣。氣與水阻之候。其正治在小青龍。特無表證。而又不能。故以射干紫菀。款冬花大棗。易桂枝芍藥甘草。俾散爲和。以收爲降。雖紫菀款冬大棗。其功然。然號無邪。而實有飲。謂涉虛。尙屬實。終不能不仗射干降氣。開結之猛力。故其名獨冠一方之首。是亦可悟射干與麻黃。合而名方之義矣。善夫徐忠可曰。肺痿有款有涎沫。無上氣喘逆。則凡遇上氣喘逆。及有臭痰者。爲肺癰。無臭痰。只水雞聲者。爲火吸其痰。然水乃調下之物。何以逆上作聲。近見拔火罐者。以火入餅。人患處。立將內塞。吸起甚力。始悟火性上行。火聚於上。氣吸於下。勢不容已。上氣水聲亦此理耳。此非瀉肺。何以愈之。故治此病。以加射干開結下水爲上也。

**蜀濺味苦平微溫有毒主癰及欬逆寒熱腹中癰堅瘕結積聚飛氣壘毒鬼建療胸中邪結氣吐出生江林山川谷及蜀漢中常山苗也五月採葉陰乾（栝樓爲之使惡實衆）**

常山江西南浙浙湖南州郡出者。莖圓有節。高者不過三四尺。葉似茗而狹長。兩兩相當。二月生白花。青萼。五月結實。青圓。三子爲房。海州出者。葉似欵葉。八月有花。紅白色。子青色。似山楝子而小。蜀漆是其莖也。八月九月採之。其草蒸燥色青白者可用。若陰乾便黑爛。鬱壞矣。（參廣本圖經）

凡藥物非鱗介飛走。未有云氣腥者。惟仲景用蜀漆。必注曰洗去腥。則可見其氣之惡劣。異於他草木矣。爾以二月生。九月收。其花又色白。萼青。故其功能爲自肺及肝。凡惡劣之氣結爲病者。皆能從而入之。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人身惡劣之氣。鍾爲病者。在肺無如痰涎。在腸胃之間。無如積聚。故痰涎之發。爲欬逆寒熱。募原之發。爲瘕積聚之疑。爲腹中癰堅與痞。蜀漆並能治之。在上在中者。以吐而除。在下者。以

利而解。亦各從其類也。楊仁齋云。常山治瘧。人皆薄之。瘧家多膏痰涎黃水。或停滯心下。或結滯膏腸。乃生寒熱。法當吐痰逐水。豈容不用水在上。無則能吐之。水在脅下。則能破其滯而下其水。但須有所佐助。必克收功。其有純熱發瘧。或蘊熱內實之證。投以是物。大便點滴而下。似洩不洩者。須得大黃爲佐。洩利之而愈矣。則知是物之用。正欲其吐且下。今人每每欲以他物制之。使不吐。未免違其所長。然雖不吐。終能直抵病所。激之使動。則亦未可厚非也。

瘧病之本。由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營氣所舍之處。遂令人汗空疏。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或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間。與衛氣并居。衛氣行至膏邪之所。則兩邪相薄。先則陽邪從陰爲寒。繼則陰邪并陽爲熱。先寒後熱。此爲寒瘧。其有先中之邪。舍之深者。內薄於五臟。橫連於募原。則其道遠。其出遲。不能日與衛氣相從。故有間日作者。有間兩日作者。其有病因與是反者。則先熱後寒爲溫瘧。有陽邪獨發。不返於陰。則但熱不寒爲瘧瘵。大率邪之深者。痰涎必多。痰涎愈多。則寒益盛。故金匱用蜀漆散治多寒之牡瘧。更加蜀漆則治溫瘧。附外臺牡蠣湯方亦治牡瘧。卽三法以觀蜀漆之用。及用蜀漆之法。均可窺矣。蓋痰涎深伏幽隱。非蜀漆和漿水涌吐之法。無以發越。更須龍骨擘母。使不當去之火有所歸。斯陽從龍起。陰隨涌洩。庶胸次得以廓然。其痰涎益深。則寒氣亦益深。甚且寒反居後。則蜀漆更加半分。至牡蠣湯中牡蠣。卽蜀漆散中龍骨之義。蜀漆得擘母。專去陽邪依陰。故以龍骨爲佐。牡蠣湯中麻黃。卽蜀漆散中蠶母之義。蜀漆得麻黃。專開陰邪之固閉。故以牡蠣爲輔。升降得宜。收放由我。此用蜀漆之權宜。亦用諸毒藥之通義也。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其加蜀漆也。或聊攝謂是山澤通氣。取以洩陽熱之氣。方中行謂是散火邪之錯逆。張隱庵謂是從陰達陽以清火熱。魏念庭謂去芍藥加此爲奏迅疾之效。黃元御謂是吐痰腐而療狂。尤在溼謂是去胸中邪結氣。徐五成謂是辛散火邪。喻

嘉書程郊情并不解及於此。悉按洩熱正須芍藥。辛散豈無生薑。通陽豈無桂枝。惟吐腐去結。庶爲近理。然同一火逆也。前此曰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夫吐之與下。必吐傷甚而下。卷緩。與其吐之而仍治以桂枝甘草龍骨牡蠣。何如下後亦不過用此之愈乎。曰脈浮熱甚反灸之。此爲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唾血。可見脈浮被火。應至吐血。今更吐之。是速其血耳。胡于金外。蓋兩澤。非痰非瘕。不用是物。則是方之有舛。疑無疑。故恐不敢強爲附會云。

**甘遂味苦甘寒有毒。主大腹疝瘕。腹滿。面目浮腫。留飲。宿食。破癥。堅積。聚利。水穀。道下。五水。散勝。脫留。熱皮中痞。熱氣。腫滿。一名甘藷。一名陵藷。一名陵澤。一名重澤。一名主田生。中山川谷。二月採根。陰乾。**（瓜蒂爲之使惡。遠志反甘草）

甘遂苗似澤漆。莖短小而葉有汁。根皮赤肉白。作連珠狀。大如指。實重者良。（參唐本蜀本圖經）

甘遂根皮赤肉白。金就火裏。何憂不流。而味苦下墮。氣寒協水。實重者其性著真。如連珠。則節節疏通。雖有挾束。仍能開縱。故專行蓄裏之水。無間頭堅也。水熱火蓄之論。水曰。水病者下爲附腫。大腹上爲喘呼。故腎爲之本。肺爲之標。大腹腹滿。面目浮腫。標本俱病矣。尤在深之論。陷胸證曰。胃爲都倉。水穀並居。清濁未分。邪氣入之。夾雜痰食。相結不解。則成結胸。大小腸者。精華已去。糟粕獨居。邪氣入之。但與穢物結成燥糞而已。大承氣專主腸中燥糞。大陷胸并主心下水食。糞在腸必難推逐。故須積朴。水食在胃必難破飲。故須甘遂。留飲宿食去。則水穀之道利矣。金匱要略用甘遂半夏湯。治難利心下續堅滿。又用大黃甘遂湯。治水與血結於血室。於此見水能爲疝。癥瘕積聚之根。并可見洩利者。大黃不得用。甘遂仍可用。蓋其性徑情直行。不稍留戀。故非特能行停蓄泛滯之水。卽得留滯欲行不行之水。并其所長矣。

白斂味苦甘平微寒無毒主癰腫疔毒散結氣止痛除熱目中赤小兒驚癇溫瘧女子  
陰中腫痛下赤白殺火毒一名莖核一名白草一名白根一名崑崙生衡山山谷二月  
八月採根暴乾（代赭爲之使反烏頭）

白斂二月生苗。多在林中作蔓。赤色。葉如小桑。五月開花。七月結實。根如雞鴨卵而長。三五枚同一窠。皮黑肉白。一種亦斂。花實功用皆同。但莖葉俱赤爾。（圖經）

昔人多謂白斂以能斂痔得名。此義終覺未妥。夫癰腫疔疽。或有當斂而解者。結氣不可斂而散也。熱不可斂而除也。帶下赤白不可斂而止也。然則其性色白屬肺。氣平屬金。味苦象心。赤莖象血。脈得無與肺朝百脈之義合否。蓋尙未然。若衆赤莖共成一白實則合矣。衆白根共生一赤莖。又可以爲肺朝百脈乎。四氣調神大論曰。秋三月此爲容平。玩容平二字。正合斂字之意。蓋方經夏三月散發已極。如人意得志滿。諸事惟所欲爲。一旦遇尊嚴有道之人。不自知其不能肆意遂志。而心爲之斂。氣爲之消。容爲之平。此豈有道之人呵叱之束縛之而使之然耶。今夫涼颺條動。暑意默消。鳴蛩吟階。白露被野。向日盈溢之滯渠。溽潤之土地。又孰使之不涸。又孰使之淨潔。推其故則謂之諸物就斂。然斂之爲斂。果可與衆斂厚斂同日語哉。不得已以一字解之曰。肅。肅者清肅也。清肅氣振。則暑熱自消。結聚自解。故夫暑熱之氣。壅於血則爲癰腫疔毒。壅於氣則爲結氣。壅精明之光耀則爲目赤。壅神氣之游行則爲驚癇。壅營衛之周流則爲溫瘧。內與血壅則爲陰中腫痛。內有溼壅則爲帶下赤白。莫非凝滯之義也。雖然。壯年不有驚癇溫瘧乎。男子不有陰腫淋瀝乎。獨稱小兒女子何也。夫惟嗜欲之失節。思慮之過度。營求之不遂。皆能生火而閉血之流氣之行。小兒則無是也。衝任之不咸而氣逆裏急。內結七疝。婦人則無是

也。夫然則知循經而阻之熱。與氣血間熱。臟腑間熱。腸胃間熱。骨節間熱。肉腠間熱。皮膚間熱。皆有異矣。金匱遺精丸類萃補益以爲君。復類萃開結消導以爲臣。虛勞諸不足之治。古之人固如是也。獨風氣百疾。桂枝以行皮膚。大豆黃卷以行肌肉。防風以行筋骨。柴胡以行腸胃。惟結於血脈間者。不能不用白斂也。任爲最輕。職爲最下。故其分數殿一方之末。

**大戟味苦甘寒大寒有小毒主蠱毒十二水腹滿急痛積聚中風皮膚疼痛吐逆頸腋癰腫頭痛發汗利大小腸一名印鉅生常山十二月採根陰乾（反甘草）**

大戟。春生紅芽。漸長葉高。莖直中空。葉長狹如柳。折之有白汁。三四月開黃紫花。團圓似杏花及蕪荑花。根似細苦參。皮黃肉黃白有紫色者。浸於水中。水色青綠（參蜀本圖經綱目）

十二經皆屬於五臟。大戟芽紅。莖中汁白。花黃紫。根皮或黃或紫。漬水則青。具五行之色。味苦氣寒。功專降洩。而合體於水。是以十二經皆有水。至腹滿急痛而成積聚者能治之。其莖中空。斯能外達。是以中風在表。難洩而至皮膚疹痛者。亦能治之。水滿則上溢。風急則上冒。故爲吐逆。水行風息。吐逆之根已拔。是以亦能治之。

**澤漆味苦辛微寒無毒主皮膚熱大腹水氣四肢面目浮腫丈夫陰氣不足利大小腸明目輕身一名漆莖大戟苗也生泰山川澤三月三日七月七日採根葉陰乾（小豆爲之使惡蠱積）**

澤漆一名貓兒眼睛草。一名綠葉綠花草。一名五鳳草。江湖原澤平陸多有之。春生苗。一科分枝成叢。柔莖如馬齒莧。綠葉如首種葉。葉圓而黃綠。類似貓睛。故名貓兒眼。莖頭凡五葉。中分中抽小枝五莖。每枝開細花青綠色。

復有小葉承之。齊莖如一。故名五鳳草。綠葉綠花。葉指莖有白汁黏人。其根白色有硬骨。方家用治水蠱腳氣有效。尤與神農本草經文合。自別錄以莖有白汁誤以爲大戟苗。故諸家襲之爾。（綱目）

凡物之行水者必能傷陰。養陰者未必能行水。何則。水陰屬也。氣不薰身。充膚澤毛。洩澤骨節。屈伸而化爲水。則既已傷矣。若又使往而不返。能無倍其傷乎。養陰者能使陰滋。不能使陰若霧露之既。使陰滋者適足助水之潤。決非濟水之源以導其流。能變懷山襄陵爲膏壤墳填者也。若既行水而又妙能使陰氣不溼不足者。其惟澤漆乎。何以言之。夫腎主五液。入心爲汗。入肺爲涕。入肝爲淚。入脾爲涎。自入爲唾（四十九難）不似澤漆之白汁。實薰微下微上。一本在下。五歧在上。歧端各生燦爛之花乎。腎者主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臟盛乃能寫（上古天真論）不似澤漆之五歧原出一莖。收花成實已後。則精氣原歸於本乎。惟其能使方爲大腹水氣四肢面目浮腫之水。仍歸於分布五液之腎。使腎既平均。方寫其有餘。則水消之後。又豈致陰氣不足耶。夫然則凡病水者。胡不皆用此。免事後之周章。乃古人不常用何哉。蓋腎家之水與火同居。故惟與火同病之水。澤漆能化之。能行之。否則不能矣。何謂與火同病。則皮膚熱是也。水病者不皆皮膚熱。惟皮膚熱之水病。則澤漆所專治矣。然則大腹水氣四肢面目浮腫。且皮膚熱之病。婦人亦應有之。條中特提丈夫者何。夫丈夫之腎。以氣爲權衡。婦人之腎。以血爲權衡。澤漆者。能化氣不能化血。倘婦人病此而用澤漆。水氣既固於腎。腎家或值血實。或值血虛。實則水與血混。虛則水入血中。雖兩者並仍可治。然溼水血攸分。恐腎氣不能無不足之慮也。

金匱要略曰。欬而脈沈者。澤漆湯主之。夫但曰欬而脈沈。似未足盡病之情形。何以見定當用澤漆湯。按此亦發凡起例處也。欬之爲病。木與水氣相連。故大青龍湯。小青龍湯。越婢湯。射干麻黃湯。均防欬之能爲水。而水仍有陰陽內外之分。陽且外者。不外如龍之興。致致雨。以汗而解。陰且內者。水微雖見。欬究未除。終不可忘在上之病源。但願在下之水氣。故厚朴麻黃湯治欬而脈浮。仍是大小青龍加減。若脈沈者。終不得與五苓十棗同科。澤漆

湯用澤漆爲君。使水氣還歸於腎。先煎久煎。使其力緩厚。然後以和陽化飲復入其間。常歸者歸。當散者散。不似治水。亦不似治痰。無不止。水亦無不行。所謂服得精沈。當實有水者也。誠使水滯於痰。原不能不治水。若痰甚於水。亦焉可不專力治痰。故曰。痰而脹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痰而脹沈者。澤漆湯主之。似乎泛指之詞。實欲治病者得風便轉。使不滯於當前。而能以證參脈相與爲推移者矣。學者於此等處。非特不容忽。且尤不可泥。

歷考澤漆治水。非不暫與防。已大黃葶藶甘遂輩相合成方。而決瀉瀉實。然終其人參白朮茯苓桂心黨參等治。因虛成水者居多。如千金與鯉魚人參甘草生薑赤小豆茯苓麥冬同用。治或從消渴。或從黃疸。致內虛不足。營衛不通。血氣不化。氣實皮膚中。徧身洪腫。四肢無搖。喘息不安。腹中漣漣。脹滿。不得視。崔氏與白朮生薑橘皮桑根白皮元參都李仁杏仁同用。治水腫盛滿。氣急喘欬。小便滯如血。古今錄驗與鯉魚人參甘草茯苓麥冬冬同用。治水在五臟。令人欬喘上氣。腹大嚮嚮。兩足腫。目下臥蠶。胸滿隱痛。呼吸寒熱。小便數少。甚。至古今錄驗與鯉魚人參甘草茯苓澤瀉杏仁同用。治緣三焦決瀉。精液不通。水氣都行。致通身手足面目腫。食飲減少。且云年八十病大困者。服此亦差。可見澤漆所治之大腹水氣。四肢面目浮腫。必兼喘欬上氣。小便不利者。澤漆誠行水中速願根本之劑哉。

**薤花味苦辛寒微寒有毒主傷寒溫瘧下十二水破積聚大堅癥癰滯腸胃中留癖飲食噤熱邪氣利水道療痰飲欬嗽生咸陽川谷及河南中牟六月採花陰乾**

薤花苗似胡荽。高二尺許。葉無刺。花細黃色。六月收。(參唐本蜀本)

傷寒表不解。心下水氣乾嘔發熱而欬。若微利者。去麻黃。加薤花如雞子大。然令赤色。注云。下利者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去麻黃。惡發汗。夫太陽與陽明合病下利者。與葛根湯。其中未嘗無麻黃。不慮其脹滿何哉。蓋葛

橫湯所治證。其表但有風寒。風寒者標在外。本亦在外。小青龍湯證。則本雖風寒。標已化水。風寒雖仍在外。水飲則已內連。若徒發其外。則在外之風寒。幾散內連之水氣。必隨出於表。於是水入經隧。爲脹滿。不可與高。橫湯同論也。雖然。治水之出於表者。有防已有大戟。治水之爲欬喘者。有芫花。此則用芫花者何。蓋防已主傷寒濕熱。氣。此則未化爲熱也。大戟治風。與水在皮膚疼痛。此則不疼痛也。芫花治因水欬喘。僅能下氣。不能治利。故主以芫花。然主治惟與芫花爲近。故後世或有以芫花代者。焉於此見芫花與芫花功用略同。而芫花僅下氣行水。藥花。破飲食積。聚利水道。差有別矣。

牙子味苦酸寒有毒。主邪氣熱氣疥癩惡瘍瘡痔。去白蟲。一名狼牙。一名狼齒。一名狼子。一名大牙。生淮南川谷及宛旬八月採根。暴乾中溼腐爛。生衣者殺人。《蕪蕪爲之使惡地榆棗肌》。

狼牙苗似蛇莓而厚大。深綠色。根黑。若獸之牙。《蜀本》。

牙者其形。狼者其性。狼腸直鳴。則後竅皆沸。是物能通中。且專治陰中之疾。其形似牙。故以狼牙目之。凡物生溼地者多癩。狼牙出淮南宛旬江東汙下。處川谷。性偏不燥。善治因溼爲病者。則以其生氣。鍾於裡中。卽能轉溼氣爲生氣。又味苦化溼。氣寒勝溼熱。故凡係邪氣熱氣所生之疥癩惡瘍瘡痔。咸賴之爲治矣。雖然。邪熱所生之毒。但去邪清熱。無不可愈。何爲獨取狼牙。蓋嘗以金匱要略參之。知狼牙所治疥癩惡瘍瘡痔之必由蟲也。曰少陰脈滑而數。陰中蝕瘡爛者。以此洗之。夫脈滑數而瘡爛。自是溼熱爲病。但曰蝕。則非蟲不能已。陰中生瘡。可以有蟲。則疥癩惡瘍瘡痔。何者不可有蟲。陰瘡中有蟲。可以狼牙治。則疥癩惡瘍瘡痔有蟲。何者不可以狼牙治耶。疥癩惡蟲之物亦多。唯取狼牙。必有故。蓋疥疾者非一殺蟲能了。與其兼用清熱化溼殺蟲。何如用一物三者並擅。

其長之爲愈乎。且人之肌肉。因溼熱而潰腐。蟲即借人之潰腐。以爲生氣。獠牙者。因借溼熱之氣。爲生氣者也。同氣相求。以毒攻毒。用藥之巧。莫過於此。捨其便利而委曲繁復。是求農黃之智不出此也。特九痛丸。雜獠牙於附子。乾薑。吳茱巴豆。人參中。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胸痛。冷衝上氣。及腹脹痛。口不能言。豈謂辛熱者。必藉苦寒。爲之導乎。不知所謂獠牙者。正以其性似獠。則後竅皆沸也。夫冷滯至口不能言。則在中機絨閉矣。說但攻其積。積去機絨。仍不能開。又當用何法開之。則何如用鳴。則通通則鳴之物。爲善乎。

商陸味辛酸平有毒。主水腫疝瘕。癰疽。除蠶。腫殺鬼。精物瘵。胸中邪氣。水腫瘰癧。腹滿。洪直疏五臟散水氣。如人形者有神。一名虜根。一名夜呼。生咸陽川谷。

商陸春生苗。高三四尺。葉青如牛舌而長。莖青赤。至柔脆。夏秋開花作朵。根如蘿蔔而長。赤花者赤根。白花者白根。亦者不可用。八月採（參蜀本圖經）。

劉涓子云。商陸春生苗。夏秋開花。八九月乃採其根。本經用以主水腫疝瘕。癰疽。除蠶。腫。豈非取其導陽入陰。歸於陰中。氣分以散結消腫耶。卽別錄所謂瘵胸中邪氣。水腫瘰癧。腹滿。洪直疏五臟散水氣。夫亦自胸而腹。遂并見其由心肺而及肝腎。方得謂之直疏。夫水陰也。腎納五臟之陰者也。直疏五臟氣。以歸腎。令水氣散。以腎能聚水生癉。則使水或留或行。宜消宜散。不爲病者。亦惟腎耳。雖然。檢古方書。有治石水之積。槩散。及治陽水之疏。蓋飲子。均用商陸。豈不嫌其漫無別擇乎。不知兩者之用。商陸所謂急則治標之義。皆取其導陽氣。以化陰邪。疏陰邪。以導陽氣耳。蓋陽水之本。由於陰虛。陽不能化。而標病之甚者。乃陰邪也。陰水之本。由於陽虛。陰不能化。而標病之甚者。亦陰邪也。同是陰邪。爲之標。含氣實飽食之時。不因其小大不利。以取其水而救其標。乃漫云治本。遂巡長縮。緩不及事。直待正氣。盡化爲水。馴至不治。則所謂羊已亡而計補牢。果何益之有歟。卽其敷貼石蠶（經

硬不作腫者張文仲方商陸根搗搗則易取輟爲度亦治癰腫諸癰（腹中暴癰）（有物如石痛刺嘔呼不始百日死千金方多取商陸根搗汁或蒸之以布藉腹上安藥勿覆久即易晝夜勿息）瘰癧如石（在脅下堅硬）聖惠方取生商陸根汁一升杏仁一兩浸去皮搗如泥以商陸汁絞杏泥火煎如餠每服棗許空腹熱酒服以利下惡物爲度）胥能散之就其能散成形之物於陰分則其疏五臟之氣而散陰結者固不可不言喻矣即本經所謂治疝瘕瘰癧及熨除癰腫者不又可於此見之耶。

異哉李源湖謂商陸沈降而陰其性下行專於治水與大戟甘遂異性同功也夫所貴於治本經者爲能審名辨物知其各有所宜耳若商陸之功不過與大戟甘遂埒則用大戟甘遂已耳又何取於商陸哉夫大戟甘遂味苦商陸味辛苦者取其降辛者取其通降者能行逆折橫流之水通者能行壅滯停畜之水取鹹既殊功用遂別豈得以此況彼也仲景書中十棗湯用大戟甘遂大陷胸湯甘遂半夏湯大黃甘遂湯均用甘遂不用大戟則甘遂之與大戟固自有異矣獨於大病差後腰已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中偏取商陸謂非商陸有異於大戟甘遂乎商陸不用亦花赤根獨有取於白花白根者蓋以其色之白恰配其味之辛以爲攻堅破瀆之用下病者上取上病者下取牡蠣澤瀉散治腰以下水氣不行必先使商陸導滲從肺及腎開其來源之壅而後牡蠣澤瀉之類堅蜀漆澤瀉之開洩方能得力用栝樓根者恐行水之氣過駛有傷上焦之陰仍使之從脾吸滲還歸於上異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者不殊也是故商陸之功在決壅導滲不在行水疏利明乎此期不與他行水之物同稱混指矣。

白頭翁味苦溫無毒有毒主溫瘧狂易寒熱癩瘰癧積聚癰氣逐血止痛療金瘡鼻衄一名野丈人一名胡王使者一名奈何草生高山山谷及田野四月採

白頭翁正月生苗作叢。狀似白薇而柔細稍長。葉生葉端如香葉。上有細白毛而不滑澤。近根處有白茸。根紫色。深如蔥青。其苗有風則靜。無風則搖。（圖經）

溫瘧爲病。緣寒間論證與金匱要略不同。其旨遠歧。而以爲罕有之候。殊不知素問與金匱要略本無所異。素問是述其所以然。金匱要略遂補其所常見。正可謂若合符節者矣。蘇淪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燥。肌肉消。腠理發洩。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故熱。熱已則氣反入而寒。金匱要略曰。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夫冬中於風。必隨陽氣之伏而入也。陽氣發矣。何以尙不能自出。蓋惟應時而動。故曰陽氣。惟不肯應時而動。故曰邪氣。曰腦髓燥。肌肉消。腠理發洩。明明所依者漸不足。恃方浩然有去志。然尙不去也。遇大汗出乃始出焉。始終只與陰糾連。故汗出熱作。汗收熱止。其所謂寒者。必不如寒瘧之寒慄鼓領。故曰身無寒但熱。而邪依於陰。既久。遂相浹洽。故脈如平。若使脈不平。原爲汗出輒復熱。脈躁疾之陰陽交。非溫瘧矣。骨節疼煩。正以見邪之藏於骨髓。嘔。正與汗同。亦陽隨陰出也。故主以白虎加桂枝湯。白虎湯固治汗後身大熱者也。如此猶不可明溫瘧者病以時發。汗出而熱。乃作夏間常有之病也。然則不與瘧疾無別乎。夫瘧疾熱止則無寒。今必稍有寒也。瘧疾者無端而熱作。此必汗出而始熱。此其所以別矣。白頭翁根色紫。紫爲赤黑相雜。正與熱依於骨髓合。而近根處有白毛。毛爲肺所主。白又其色。是使水中之火達於金。從皮毛而解也。故曰主溫瘧狂。獨寒熱。（徧考字書並無揚字。玉篇有揚字。注云。犬聾耳貌。後漢書陳忠傳。狂易殺人。注狂易狂而易性也。當是狂易之誤。）苦本主降。性溫則主發。故也。他如熱依於血爲瘰癧。依於飲爲積聚。依於痰爲瘰癧。依於腸胃中脂液而腹痛者。並能主之。曰逐瘀者。承瘰癧而言也。不曰逐飲。痰脂液者。色紫之物。原能入血。不能入飲。痰脂液之熱既去。則病自可除。不必更逐也。他如因血出而熱隨出者。爲金瘡。爲鼻衄。因津液下溜而熱隨出者。爲毒利。亦並能主之。故仲景於厥陰熱利。

虛後下利皆用之。正其胃耳。

### 葦莖

別錄止乾虛根而不及葦莖。大率生水者多與水爲事。其根能辟水精上滋。治消渴客熱。則其莖必係燥熱。下流而治肺癰矣。凡有節之物。能不爲津液隔闕者。於津液之隔闕而生患。皆尤能使之通行。此千金所以有葦莖湯也。

蓮薹味苦平無毒。主寒熱。腹瀉。瘰癧。惡瘡。癰結。熱。蠱毒。去白蟲。一名異薹。一名蘭華。一名折根。一名軛。一名三廉。生泰山山谷。八月採陰乾。

蓮薹有兩種。大薹生下溼地。葉狹長如水蘇。花黃。子似椿實之未開者。作房。薹出葉草。小薹生岡原上。葉花實皆似大薹而小。(唐本)

盧子蘇曰。本經所列蓮薹。主治合陰陽內外而貫。誠開闔之樞鍵也。故主熱結在中。爲寒熱風瘰癧癰。其本在臟。其末在腸。腸間也。若蠱毒則但沈於臟。瘰癧癰腫則但浮於脈。成屬寒熱爲病。因熱結爲形證者也。其功力與夏枯草相等。但夏枯草偏於從本。乘寒水化令。故上徹頭頂。下及跖趾。連薹偏於從末。乘容平氣味。故外彌膺臑。內編五中。蓋解邪熱結於心理則一矣。

蓮薹亦莖上。葉柔結專。莖端花後分瓣作房。中含黑子。乾則振之皆落而不著。依其房劑之即解。片片相比。氣甚清靈。其形屬火。其氣屬金。當夫海暑之候。諸氣懈弛。血脈債涌。懈弛者多。顯債涌者易。寒澀。僻仄。徑折。最善顯顯之所也。故風瘰癧癰氣多於血之候。恆生於頸腋。平原曠蕩。尤善瘰癧之地也。故瘰癧惡瘡。血多於氣之候。恆生於膺臑。及夫結爲癰。漫爲癩。又何莫非氣道炎驟而顯顯瘰癧。迨至涼颯。條動。萬象清明。庶類遂剝。善紛紜。

頓然改畫。故草彫於土。葉辭於樹。水涸於瀆。與運翹之治寒熱鬱結何以異哉。雖然。本經以寒熱起。以熱結終。而隨列諸證其間。當亦必有意義。蓋風痲痲無偏寒偏熱之證。癘風惡瘡癰瘤。則有但因寒結者。故宜以寒熱取瘡痲癰為句。以癘風惡瘡癰熱結為句。而用運翹斯無誤矣。

傷寒論傷寒發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翹亦小豆湯主之。因發熱在裏句。適與運翹功用不異。郭景純爾雅注。一名連若。若。翹聲同字異耳。而今本傷寒論注曰。連翹即運翹。遂以本經有名未用翹根當之。陶隱居云。方藥不用。人無識者。故唐本草去之。豈仲景書有此六朝人肯不及見。至王好古忽見之耶。噫亦必無之事矣。

**陸英**味苦寒無毒主骨間諸痹四肢拘攣疼酸膝寒痛陰瘡短氣不足脚腫生熊耳川谷及窻句立秋採

**葫蘆**味酸溫有毒主風瘙癢癰身癢溼痹可作浴湯一名葦草一名芟生田野春夏採  
**葉秋冬採莖根**

葫蘆或謂即是本經陸英。或云非是。源湖氏亦不能主持其說。今疏本經陸英如右。而附以別錄葫蘆條。既不能的指其物。世又並無用者。姑從闕疑。

**芫花**味辛苦溫微溫有小毒主欬逆上氣喉喘咽腫短氣壘毒鬼瘡疔癰癰腫殺蟲  
**魚消**胸中痰水喜（音戲）唾水腫五水在五臟皮膚及腰痛下寒毒肉毒久服令人  
**虛**一名去水一名毒魚一名杜芫其根名蜀桑根療疥瘡可用毒魚生淮源川谷三月  
**日採花陰乾**（決明為之使反甘草）

芫花宿根舊枝生。莖紫。正月二月開花。有紫赤黃碧白數種。作穗似紫荊花。實落後方生葉。色青厚則黑。根皮實似桑根。入土三五寸。有白似棉根者。收采當及花時。葉生花落。即不堪用。（參蜀本圖經）

張隱庵曰。草木根莖之在下者。性欲上行。花實之在上者。性復下降。此物理之自然也。芫花氣味辛溫。花開赤白。稟金火之氣化。主行心肺之氣下降。故治欬逆上氣。喉鳴而喘。以及咽腫而短氣。稟火氣。故治蠱毒鬼瘡。稟金氣。故治疝癰癰腫。辛溫有毒。故殺蟲魚。愚謂所注甚當。惟以開花赤白爲稟金火之氣。猶爲牽合。以花不止赤白兩色也。夫開花成實者。收藏之氣也。生枝發葉者。生長之氣也。凡物莫不既生長而後收藏。芫花獨花實在前。枝葉在後。偏具收藏於散發之先。是謂以斂降爲體。開解爲用。故確與肺合德。主肺病最多。（肺在極上所主皮毛又在極外乃偏屬金而主收藏。欬逆上氣喉鳴喘咽腫短氣皆肺病也）其發葉生枝。反退居於斂降之後。而當火令之始。又可謂得火氣而榮華之於此。或庶幾矣。

仲景於飲之劇者。類萃甘遂大戟芫花爲十棗湯。解之者咸謂病既急迫。用藥不嫌其峻是已。然終無以三味之殊。體帖病情而爲之說者。夫謂不嫌峻。則驅飲之物。豈止三味。若謂以其功用相近。則一味足矣。何必三味。愚因此細參而後知三味之獨逐飲邪。用各不同。其與病情甚爲帖切也。夫甘遂用根。且須形類連珠。體實重者。是其性爲著裏。再襲之以甘遂半夏湯。治雖利心下積堅滿不可知。其爲飲在裏。縱不利而不誠者用乎。大戟用根皮。其莖中空。是其性爲著表。再參之以治一身十二經之水。及中風皮膚疼痛。吐逆。又不可知其爲飲在表而兼吐逆者用乎。芫花用花。且其物先花後葉。是其性爲著上。再其主治爲欬逆上氣。喉鳴喘咽腫短氣。更不可知其爲飲橫於上者用乎。曰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斃。斃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硬滿。引脅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十棗湯主之。夫上爲吐。下爲利。外爲汗出。內仍心下痞硬滿。引脅下痛。自非甘遂大戟芫花。何以使淨盡無餘。而後知仲景之用藥。決非漫無分別也。

# 卷十二

下品木六味獸三味蟲魚六味果三味穀一味

巴豆味辛溫生溫熱寒有大毒主傷寒溫瘧寒熱被癘癘結聚積留飲痰癖大腹水  
脹瀉練五臟六腑開通閉塞利水殺毒去惡肉除鬼毒蠱瘡邪物殺蠱魚療女子月閉  
爛胎金瘡膿血不利丈夫陰殺斑貓毒可練餌之益血脈令人色好變化與鬼神通一  
名巴椒生巴郡川谷八月採陰乾用之去心皮（芫花爲之使惡藥草畏大黃黃連藜  
蘆）

巴豆木高一二丈。葉如櫻桃而厚大。初生青色。久漸黃赤。季冬漸彫。仲春漸發。仲夏舊葉落盡。新葉齊生。即開花  
成穗。其色微黃。五六月結實作房。七八月成熟。漸漸自落。一房二瓣。一瓣一子。或三子。子仍有殼。以殼上有縱紋  
隱起。如線一道至兩三道者爲金線巴豆。最爲上等。（圖經）

巴豆大黃均峻逐委積之劑。徐之才則謂巴豆畏大黃何也。夫本經稱逐兩物之功能。在大黃曰逐瘀腸胃。推陳  
致新。在巴豆曰瀉練五臟六腑。開通閉塞。已明明一則許以如水瀉物。一則許以如火燭物矣。（釋名釋蟲蠱篇）  
也。煮使委爛也。火既見水。焉得不長。然則三物備急丸並用之何也。是緣沈寒細熱。膠固臟腑空虛。毒物  
之垢汗牢著。非徒瀉徒燭所能深。必水火合兩攻焉。合是更無他法。可使浮耳。雖然。本經稱之。仲景用之。其義極  
精極審。不得草草躡過也。何者。夫曰練。則非堅韌不克任矣。曰瀉。則非浮泛不能去矣。曰五臟六腑。見其所入之

獨有一處。不任其續者。即不可施。曰腸胃。見其止能至此。而不及乎他。曰推陳致新。則神機去而精先來。去其陳正以保其新也。曰開通閉塞。則僅能擊孔使通。其因通而出者。不能別擇可否也。故在傷寒論斤斤分別於優下與九下之別耳。所以然者。大黃實火用於土中。僅關取義已難。迅如是。况巴豆氣熱味辛。誠如烈火性峻十倍於大黃。且隱起金線縱繞其殼。則不特直行下洩。橫行之勢有更猛者。張隱菴曰。凡服巴豆。即從胸脅大熱。雖於四肢出於皮毛。然後復從腸胃而出。惟其橫行。故首主傷寒溫瘧寒熱。惟其直行。故繼統癰瘕結聚。堅積留飲。寒癰大腹水脹。無一非沈痼深遠難拔之患。蓋即其代業之由。可以深思而得之者。夫至季冬始漸形。然猶不落也。及仲春新葉發。故葉纒去。然猶不盡落也。是其陽剛之至。不長寒。而巳可概見。至四月全脫。開花結實。即於是時。其為乘陽氣而暴烈迅發。有莫禦之勢無疑也。迨至八月始熟。則其性向金水。又斷斷乎可識矣。是故仲景用之。謂善解。在傷寒治寒實結胸。則佐以氣力單薄之貝母桔梗。導其機而緩其勢。又必以熱粥冷粥劑量其間。使之當行則行。當止則止。在卒暴中惡。則既同大黃。以為牽制。復用乾薑守住其脾。不使傾倒。儘盡出無餘。外蓋因之。如九痛丸之並以乾薑附子人參。走馬湯之合以杏仁。亦一寒一熱一補一輕。正得仲景家法。故均得附入金匱要略中。編書採方者。亦可謂詳慎之至矣。

蜀椒味辛溫。大熱有毒。主邪氣。欬逆。溫中。逐骨節皮。膚死肌寒。濕痹。痛下氣。除六腑寒。冷傷寒。溫瘧。大風汗不止。心腹留飲。宿食腸澼。下痢洩精。女子字乳餘疾。散風邪。癢結水腫。黃疸。鬼疰。蠱毒。殺蟲。魚毒。久服之。頭不白。輕身增年。開勝理通。血脈堅齒。髮稠。關節能耐寒暑。可作膏藥。多食令人乏氣。口閉者。殺人。一名巴椒。一名蔞藜。生武都。川谷及巴郡。八月採實。陰乾。杏仁為之使。畏款冬。

椒樹高三四尺。似茱萸而小。有鍼刺。葉堅而滑。四月結子。無花。但生枝葉間。類如小豆而圓。皮紫赤色。八月採。徧處皆有。惟蜀中生者肉厚皮皺。其仁光黑如人之瞳人。故謂之椒目。（參圖經綱目）

金凝重而不動。火炎上而不降。其常性也。試熾炭於爐。投金於火。久則金鎔就下。若水流矣。火亦隨之而流。金火之相殺。有如是哉。椒不花而結紅實於四月。是其直稟陽剛火德。而飽吸溼土燥金之氣。至內膜自子光黑。乃為成就。是其以陽熾溼。以火鍊金。昭然可見。且其子光黑。渾圓。旋轉如珠。則又象水斯所以為從在上之肺。挾火直抵於腎。無感也。然則凡火不歸下。皆可以椒引之使歸歟。是又非矣。夫紅皮之內。白膜之表。不有黃肉在其間乎。請觀分金之爐。必有土為之範。量其高下之差。分為數道。以就金銀銅鐵之所貯。重者歸於極下。輕者以次而上。較無此範。則五金就煙。仍難一處。金不能極其所至。火又何能自往耶。以是知椒之引火下歸。必藉土為之範也。七脾胃之氣也。胃主降。胃病則吐逆。脾主升。脾病則洩利。洩利者火不在下。吐逆者火反上。逆能使火不上。逆而下歸。是金之挾火下流。以就土之範也。是椒之能事也。

由是言之。則中宮有邪成欬逆者。治以椒。使肺金得降。氣火不升。痰涎開拓。固猶拔刺雪汗矣。下文則多有難明者。曰溫中逐骨節皮膚死肌。骨節間得有死肌耶。不知此當連下句讀。言能逐骨節間寒溼痺痛。亦能逐皮膚間有死肌者。寒溼痺痛也。夫風氣盛者為行痺。寒氣勝者為痛痺。溼氣勝者為著痺。痺而偏重於骨節。或在皮膚。且有死肌。甚之謂著。而由於溼。又皆痛。是由於寒。故曰逐骨節皮膚死肌。寒溼痺痛。明其無與於風也。椒本行中道。以能溫中。故其量得及於骨節皮膚。然於骨節皮膚間。祇能使凝重者行。不能使流動者行。惟痺既流動。則必中氣有權。能鼓舞邪氣。傳不著而為患也。若更溫其中。是徒以損陰耗氣而無當矣。然既云寒與溼矣。其間豈有火耶。椒固善治火者也。夫惟痛則固有火矣。蓋寒與溼均火之所畏。況既痺著於物。火至此而為之阻。則兩相搏而痛。所謂諸痛皆屬火。有寒方痛者也。雖然。逐字之上。首以溫中。則中不受溫者。縱有痛痺著痺。不可用矣。痛之末

腹以下氣。則痛痺著痺之不必下氣者不可用矣。是所當注意者也。

病者靜而時煩。煩與復止。得食而嘔。又煩。(烏梅丸證) 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不可觸近。(大建中湯證) 非動病耶。又何以用椒也。夫靜固寒也。時煩得食即嘔。非火耶。痛固寒也。有頭足能上下。非火耶。二者均嘔。均不能飲食。則寒與火交戰於中。逆而上行。爲不受土之範矣。椒固就火以致金。使火因金以歸下者也。火歸則土安。寒無與軋。遂自就戩而旋退。可不謂之返動爲靜耶。然則椒固下降之物。烏梅九何以能主久利也。夫利豈止一端。硝與大黃皆能治之。椒之治利則非以其降。蓋火能生土。土能防水。致火以燻土。使水不就。窪下沁而入焉。以成其生化。謂非治利之善法可乎。之二證者皆嘔。覆之以厥陰。心中疼熱。則又皆痛。是椒之治必痛嘔相兼。始得用矣。乃烏頭赤石脂丸證有痛而無嘔。王不留行散白朮散則痛嘔皆無。是何說哉。殊不知妊娠於嘔爲常候。以衝脈不降。致胃氣逆上也。屢逆豈能不痛。金瘡詎有不痛者耶。唯烏頭赤石脂丸。既有附子。則不應有嘔。而方中烏附乾薑蜀椒外。又加以赤石脂。則焉知其無利。覆之以烏梅丸之除久利。則胸痛而利者。亦椒之所主歟。即王不留行散中。非特蜀椒。并有乾薑厚朴。則不但痛而胸滿。且必有嘔。又均有黃芩芍藥。豈得謂必無利耶。是在明者以意消息之耳。

己椒藶黃丸。既用防己葶藶大黃。雖無椒目。腸中之水亦不能不去。何俟有此。夫既云有水氣。則不得口舌乾燥。有水氣。又口舌乾燥。且腹滿。明明氣與熱阻於中。津隨水溜於下也。熱者陽邪。水者陰類。陰承於陽。則陽必上出。是口舌乾燥者其初見之徵。過此以往。在上之熱方將熾而未肯衰。昭昭可見。遂其留中之熱。大黃固立能裁決。除自中以上之熱。自中以下之水。葶藶防己亦詎所不辭。特前此上引之熱。不知盡熱邪耶。抑亦有身中陽氣雜於其間也。腸間有水而口舌乾燥。則爲有津液雜於其間。設但遏一下之快。不計正氣之累及。則在中之熱。在下之水。雖去。身中之陽與陰。亦且不克自支。椒者自火而歸於水。其目之漆黑光澤而渾圓。則水象之確著者也。

故能從水中泛出之火。原歸水中。於以薰蒸水中所雜之津。仍朝口舌。蜜丸僅與一丸。先食而服焉。用藥已急。中有緩。服法尤緩中之緩。正慮剋劑人元氣耳。卽方後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是在土之津不下瀆。而攻下可益。驗矣。於此猶不可悟椒目之用耶。

或曰黃之人皆謂椒爲肝家物。而子獨以色紅味辛。謂爲得金火之用。似絕無與於肝者。傷寒論祇烏梅丸中用椒實爲治厥陰之方。其說猶可通耶。予曰。是說也得五行之一端。而未及乎全體也。今夫彌大地之用。皆在土。而土之禽受敷施。由於日之發。然不得金以耕。則土自土。日自日。猶不能生物。是成土之用在金與火。土既耕矣。物既生矣。而不得日。則雖有水而物不受其滋。土之所生者無他。惟木耳。是見土之用。惟木與水。故夫金火者。所以致土之禽受。木水者。所以致土之敷施。試觀本經所主諸證。土氣不守中。則邪氣襲而致逆生。土氣不運。外則寒溼停而癰痛作。是厥陰病之氣上撞心。心中疼熱煩躁吐衄下利。何一事非土乏金火之助。遂不能布水氣於木。木乃燥裂強梗耶。由是而推。可以知別錄之所主。凡六腑寒冷。心腹留飲宿食。腸澀下利。水腫黃疸。莫非土氣之不守中。凡傷寒溫瘧。大風汗不出。風邪癩結。莫非土氣之不外運。但使火隨金。金就土。土得盡當然之用。則又何患之不除。特治洩精及女子字乳餘疾。兩事似有難明者。然豈千金之治虛勞。寒澀飲在脊下。決決有聲。飲已如一邊下有頭足衝皮。起引兩乳。內痛裏急。善夢失精。氣短目眩。恍惚多忘。大建中湯。治五勞七傷百病。補虛益精。大通丸。治虛勞不起。囊下癢。汗出小便淋瀝。蠶中數痛。渴時赤黃。甚者失精。劇苦瀉血。目視眩。見風淚出。蠶中冷。精氣衰。兩膝腫不能久立。起則目眩。補虛方（卷十九）及治產後大寒冷。所爲心痛。蜀椒湯。治產後餘疾。寒下凍腫。裏急胸脅滿痛。欬嗽嘔血。寒熱小便赤黃。大便不利。澤蘭湯。治產後下利。藍青圓。治產後虛冷。下利赤石脂圓。治陰下挺出方。（卷三）總不過火不燥。土不防水。水或泛濫妄行。或就窪停滯之候。則其用椒之意。亦不能大違於前所云云矣。

皂莢味辛鹹溫有小毒主風癩死肌邪氣風頭淚出利九竅殺精物療腹脹滿消穀除  
救嗽癭結婦人胞不落明目益精可爲沐藥不入湯生雍州川谷及魯鄒縣如猪牙者  
良九月十月採莢陰乾（柏實爲之使惡麥門冬畏空青人參苦參）

皂樹高大莢如槐瘦長而尖。枝間多刺。夏開細黃花。結實有多種。以長且肥厚多脂而黏者爲勝。其樹多刺難上。  
採時以簾籠其樹。一夜莢悉落。有不結實者。擊樹爲孔。入生鐵三五斤。泥封之。即結莢。以鐵植樹即自攢。鐵鑿  
之久則成孔。鐵鑿之多。爆片落。（綱目）

盧芷闈曰。皂莢喜鐵。得鐵即有所生。鐵器遇之而壞。有吸鐵精華之能。然皂爲北方之色。鐵爲五金之水。味辛且  
鹹。子母相生。獸相感召如此。如肺有寒邪。黑痰膠固不可拔。而爲喘欬膈胸咽喉之疾者。宜之。凡噓則肺氣通於  
鼻。皂莢一嗅。輒嚏。若磁之吸鐵。其亦肺邪之出路歟。

劉涪江云。皂有不結實者。擊孔貫以生鐵。便能結莢。是此木之生化原在金也。夫風木變皆。皆由於不得化。風木  
屬陽。陽極於上。不得陰以化。則陰從之。此上竅寒之所由。若陽實而陰不化。斯下竅寒之所由。皆風木之化  
窮也。惟皂莢得金之辛。歸水之鹹。是木得金化以趨水。乃孕育而無窮。所謂有化乃有生。他風劑之以驅散爲功  
者。固萬萬不侔也。予謂皂莢之治。始終只在風閉。風閉之因有二端。一者外閉毛竅。如風痺死肌邪氣。一者內竅  
九竅。如風頭淚出是已。故劉涪江但釋風所以閉竅之義。全體自明。第陽不化而陰從。陽實而陰不化。兩語尙宜  
辨。析以察上竅者多挾痰涎。痰下竅者多係燥化故也。夫生人之陰本上行。陽本下降。況陽實於上。不化陰而化  
火。則陰必上救。上救之陰不能濟陽。徒被陽燥。變爲痰涎。益生癰阻。以清明七竅。本屬坎離之化故也。陽下沈而  
爲實。縱使陰亦下瀆。惟被其蒸逼。俛而遂乾。以腸胃本背陽明燥化故也。雖然。是背陽氣耳。又何以指之爲風。夫

惟上竅本清陽之出入。下竅本濁陰之所泄。使但爲陽氣。又何以生癰阻。且既上至心肺。未有不從陰化者。苟不從陰化。則非風而何。其陰之溜下。至於腎亦未有不從陽化者。苟不從陽化。亦只是風而已。況上竅之開。得津則通。不得津則痺痺。而且。有死肌。斯津之不至明矣。亦非風之攝。何以得至於此。故本經他處於痺。有謂之濕痺者。有謂之風溼痺者。有謂之寒溼痺者。有謂之風寒溼痺者。惟此則但曰風痺。而仲景之用皂莢。則惟皂莢丸一方。所治乃欬逆上氣。時時睡濁。但坐不得眠。亦可見其氣自上而痰自隨。氣不從陰化。痰不從陽化矣。更微以千金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方治肺痿吐涎沫。不必閉陰以布陽。卻宜從金以化木。又可見其陰與陽之相從。徒相軋而不相入矣。用是物者。尚其識之。

訶梨勒味苦溫無毒主冷氣心腹脹滿下食生交愛州（唐本草）

訶梨勒。似木。花白。實如椀。子青黃色。皮肉相著。七月八月實熟。時採。六種黑色肉厚者良。（圖經）  
凡草木果實。既已燥乾。猶皮肉相著者。獨訶梨勒爲最。惟其皮肉相著。方得似脾與肺緊相帖也。脾緊承於肺而上。輸於胸中。無痰涎冷氣之停。肺緊接於脾而下降。斯腹中無宿滯脹滿之阻。況溫則能升。苦則能降。苦則主洩。溫則能開。故爲宿物痰涎上壅。則喘下壅。則利之妙劑。如金匱爲散。治氣利。千金爲丸。治氣滿閉塞。不能食。喘息可微也。夫下利氣者。當利其小便。蓋氣之所阻。卽痰涎之所留。而痰涎尤爲柔滑之物。能阻氣。不能錮氣。故氣有時得自洩而終不能通。此所爲氣利者也。非小便利則痰涎不能行。氣終難暢。故當利其小便。然竟不出利小便。方乃緊接以訶梨勒散。訶梨勒豈利小便者哉。不知惟脾緊承於肺。肺緊接於脾。則小便之源如弓矢之已發。滿如勁弩之已發機。其勢有不能不利者。且服散必以粥。粥卽最利小便之物也。雖然。此爲痰留於上。氣阻於下者。言耳。若夫痰留於下。氣阻於上。則其上爲喘息。與下爲氣利一也。其服丸以食者。病人方不能食。反以食爲治何哉。蓋大小腸雖皆傳化之腑。然泌其清而入膀胱。其糞主於脾。別其濁而入大腸。其權司於胃。然皆總統於肺。是

食之自入而由於胃。飲之自入而由於脾。脾與胃同宮相偶。皆聽命於肺。何梨勒之由脾而肺。即可知亦由胃而肺也。不然。下文云。不忌得利。夫食豈能致利。何梨勒亦非致利者。其以強令食爲治。或者不能無利。卽利正是痰涎。已順氣得通之候也。故曰卽止。

### 梓白皮味苦寒無毒主熱去三蟲療口中疾葉播傳豬瘡飼豬肥大三倍生河內山谷

梓皮疎理色白。其木細膩堅穉。爲百木之長。以木莫良於梓也。生子著角中。其角細長如箸。長且近尺。冬後葉落。角猶在樹。（秦詩義疏爾雅翼）

梓內堅結而外疎理。味苦氣寒。其色白。白無色也。故主有熱有色而當解外之證。傷寒論傷寒癰熱在裏。身腫發黃。麻黃連翹亦小豆湯中用之。取其助解表變黃色爲無色也。肘後傷寒及時氣溫病頭痛壯熱。脈大生梓木白皮湯。取其解散。變赤色爲無色也。方中並不言赤色。然得病一日卽壯熱脈大。焉有色不赤者哉。

### 豬膽主傷寒熱渴肪膏主煎諸膏藥解斑貓兒青毒

五臟皆滿。惟肺空。六腑皆空。惟膽獨滿。五臟之精均相灌輸。六腑之物均相傳化。惟膽有汁。澄之不清。挽之不濁。故爲木中之水。所以資木使生者。惟其爲水木相連。斯上可以洩火氣之昌熾。下可以定水氣之憑陵。水火相濟之源。實具於此矣。乃人有五志。一邪感觸。五者殺亂。賴膽以決之。是故熱則不眠。寒則減食。壯則橫溢。怯則畏。志豬獨不然。自生至壯。眠食已外。更無他營。可見其膽之清靜。非尋常可比。傷寒熱渴者。士中之火昌熾也。厥逆無脈乾嘔煩者。水見潰決與火相背也。惟其火達於水。而水流更駛。惟其水不濟火。而火從批根。呼吸之際。危亡立臻。苟不因物付物。取極近極親之豬膽汁。銳而入焉。則孤陽在上。能與藎附抗。而陰方奔迫不隨。人尿故出。前陰矣。是何也。蓋木應春爲生生之所自始。卻洩水上行。故能苦寒而不助洩水之上。正可濟火之違。故能除嘔止。

煩。其四陽復脈。固無藉於茲。而扶危定傾。端有資於反佐也。至陽明津液燥極。取是以通大便。則但用其苦寒滑潤。無甚深妙義矣。

曹青巖問陰吹。所謂穀氣之實者。得無脾胃之虛歟。予謂不然。脾虛則穀入不運而洩瀉。胃虛則嘔吐而穀不得入。又何得爲穀氣之實。曰然則當作何解。其用豬膏髮煎又何義。曰臟氣法時論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在臟健養養。但得穀氣足。脾胃固已旺矣。稍近膏粱者。其穀氣必得助而後流動。得益而後滑澤。得充而後傳化。徒恃穀氣。斯有壅遏之弊矣。論語謂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孟子則謂七十非肉不飽。正爲食氣肉味不可偏廢也。予嘗見有先藥後膏。年高滯洩者。得肉食則便反堅。有常豐暫儉者。偶疏食則雖飽不適。有本苦偶腴者。一得肉食洩瀉便作。可見肉食與穀氣。必使劑量得中。方可無病。故五常政大論謂穀肉果菜當食養盡之。倘若過之。則傷其正。況六淫之迫於外。七情之擾於中。其間苟有調處不當。焉能不變生患害耶。陰吹而正。噴者。穀氣厚而肉食不足。以滑澤之也。然何以獨病婦人而不兼及男子。蓋男子近前陰處窄而滿。縱施洩已後。亦不容穀氣流入。女子近前陰處寬而空。若經後產後。穀氣之實者。襲而據焉。繼乎此者。遂源源而至。以是小便爲之不利。故其下注者。乃如失氣。並有聲而噴焉。豬膏肉之至肥至澤者也。以之調和穀氣。即以潤大便。是直探其源。病原涉及血分。且小便不利。佐亂髮以利小便。且使血之被傷者。仍自還神化。是兼激其流。義之明瞭可證者也。試觀其治豬膏。豬膏中有穀疽。其源正與此同。惟其不大便。是以得爲陽明病。惟其非火迫津枯。是以脈遲微煩。頭眩者。氣猶上沖也。正與陰吹正噴對。陰吹正噴。是以不爲黃。微煩頭眩。是以尙未爲黃。小便難則穀穀。適數陰吹之本也。兩者腑合如此。又何疑穀氣之實。豬膏之用哉。脂在腰曰肪。《文選》與鍾大理書注。膏即脂也。以有角無角異其稱耳。《家語》執轡注。脂羊屬膏。豚屬。肪膏解蝕肉蝕之毒。乃以肉之極厚者。餌之。使不蝕人也。聖金匱要略陰吹證。豬膏髮煎。其之。必有誤。蓋證甚奇特。方極和平。服之。乃得有濟。其力又烏能及。

邪。

膏膚緣本草不載。說遂多歧。有謂宜用燻燻時所起皮外毛根之薄膚。(方中行)取之者。謂其素劣無力。且與  
蒸膏之說不符。宜用其外皮。去內層之肥白。(喻嘉言)或謂膚周於身。水以濟火。能內通外達。(張隱庵)發令  
謂)或謂其性寒。故能透熱散邪。(方中行)或謂能潤燥。(周禹載)或謂能滋土。(程郊倩)或謂其除客  
熱。(成無己)尤在溼)或謂諸之津液在膚。能治上焦虛浮之火。(柯韻伯)甚有謂其入腎。滋陰發表散邪者。  
(魏念庭)吁亦甚矣。清利肥甘之物。滋潤或有之。通利或有之。謂透熱散邪。則斷不能通者也。予嘗讀少陰用  
大承氣三證而有會心焉。蓋下利咽痛胸滿心煩。即急下三證之涉虛者。何以言之。夫咽乾即咽痛也。第虛者刻  
入膚內實者燻燻膚外耳下和即自利清水也。所結既堅。則爲純青。結之未堅。止言其利耳。心下痛。即心煩也。實  
火燻燻乃盛爲痛。虛火游衍則僅爲煩耳。腹脹即胸滿也。不大便故氣盛於下。既下利則氣盛於上耳。少陰邪結  
太盛。累及陽明。陽明既堅。則竟治陽明。陽明清斯少陰之邪亦洩。正較邪微。雖亦累及陽明。陽明所結不堅。則當  
一面撤少陰之火。一面逐陽明之實。如豬膚在少陰則清入膚內燥。在陽明則調較氣之實。合白蜜。在少陰則除  
心腹之邪。在陽明則增腸胃之液。其用白粉。正猶調胃承氣之用甘草。原欲豬膚調較氣之實而推證之。慈以較  
氣之精者。令光與之相得。使協成厥功也。淺而視之。莫不謂邪結。烏得爲少陰下利。終未可爲陽明。而執如證固  
有連類及之者。故脈浮而通。表熱裏寒。下利閉穀。及食穀欲嘔。均得緣之陽明。少陰病有瓜蒂散證。有瀉毒湯證。  
沉虛火游衍之的。係少陰。較氣不流之確屬陽明耶。然則此之下利緣何證其涉及陽明。夫少陰下利。兼煩者有  
之。兼咽痛者有之。未有兼胸滿者。以胸滿故知其涉陽明也。且少陰通篇無滿字。惟豬膚及大承氣湯證有之。尚  
不可爲據歟。以是觀之。則豬膚之用。仍不外乎豬膏。特較之豬膏則輕薄而及外耳。

蜘蛛微寒主大人小兒廣及小兒大腹丁奚三年不能行者七月七日取其網療喜忘

脫文墮下隙也。玉篇墮下腫也。腫名陰腫曰墮。氣下墮也。又曰疝亦言墮也。說引少腹急痛也。廣雅墮陰病也。巢氏云墮者陰核氣結腫大也。若墮者陰核偏腫大也。皆緣氣擊於下所致。氣偏擊虛而行。故偏結腫也。愚按疝與墮本不同類。疝繫於心。墮繫於肝。故金匱寒疝列之腹滿宿食。問狐疝列之跌蹠。手指臂腫轉筋。虺蟲問。蠶疥。總錄曰陰氣積於內。復爲寒氣。所加使營衛不調。血氣虛弱。故風冷入腹成寒疝。邪氣聚於陰。陰器腫大。則成陰疝。一名蠶疝。又曰小兒嗜食過度。脾胃尙弱。不能消磨。則水穀之精。減損無以榮其氣血。致肌肉消瘠。腹大顯小。黃瘦。謂之丁奚。若熱發熱者。謂之哺露。說莫詳矣。皆不用蜘蛛。則宜體會全文以證之。夫別錄曰主大人小兒瘕。統謂也。故仲景則曰陰狐疝氣。偏有大小。是與寒疝有間矣。其要尤在時上時下。其用蜘蛛正爲其時上時下也。曰小兒大腹。丁奚分詞也。明大人無此證也。然其所以用蜘蛛。則爲三歲不能行。何則。夫瘦削骨立。顯小腹大。正似蜘蛛之形。蜘蛛之行。正賴其大腹。其腹中本無絲。行輒絲隨之。至欲所詣處。仍能收絲於腹。使相引而直。架有遺。備絲以往來上下。是其臆踴盤空。非腹中之絲不可。較之用足。蓋誠十倍其功。丸服蜘蛛必洩。洩則能行。此所以治丁奚不能行矣。若治陰狐疝氣。則以其善隱夜現。時上時下。爲桂枝嚮導。且其營衛必自左右旋。右爲上。左爲下。則欲其上而不下也。結網必自外而內。得食則自內而外。以之監桂枝。是欲其外而不內也。要之疝與瘕相較。則疝屬寒。瘕屬氣。是蜘蛛之能宜氣也。丁奚與脹相較。則脹爲實中之虛。丁奚爲虛中之實。是蜘蛛之能洩虛中實也。而其所入則必在極下。則又兩者同之矣。

水蛭味鹹苦平。微寒。有毒。主逐惡血。瘀血。月閉。破血。癥積。聚無子。利水道。又墮胎。一名  
蛟。一名至掌。生雷澤池澤。五月六月採。暴乾。

在山野者名山蟻。在草中者名草蟻。在泥水中者名水蟻。大者謂之馬蟻。今名馬蟻。入藥取在水中之小者。(崇

原)

徐澹齋曰。凡人身氣血方阻。尚有生氣者。易治阻之久。則無生氣而難治。血既離經。與正氣全不相屬。投之藥則阻而不納。藥過疎又難傷未散之血。故治之極難。水蛭最喜食人之血。而性又遲緩。善入。遇則生血不傷。善入則堅積易破。借其力以攻積久之滯。自有利無害也。

後人以此蟲水蛭仲景每禁用之。遂以謂攻堅破瘀。莫過二味。試問攻堅破瘀者甚多。獨抵當湯抵當丸大黃廔蟲丸何以用此二味。又何以並聯用此二味。至桃核承氣湯。虻甲煎丸。下瘀血湯。亦未嘗不欲其攻堅破瘀。又何以二味俱不用。成氏所見。違乎是矣。云鹹勝血。血者於下。勝血者必以鹹為主。故以水蛭為君。苦走血。血結不行。破血者必以苦為助。故以虻蟲為臣。此二味聯用之故也。而未及所以用此之故。張隱庵張令韶之見。更違乎是矣。云虻蟲水蛭。一飛一潛。皆吮血之蟲也。在上之熱隨經而入。飛者抵之。在下之血為熱所瘀。潛者當之。此二味所以並用之故也。而未及所以不用此之故。夫虻蟲同治血積。聚痞。癥瘕。寒熱。似與瘕久不愈相當矣。而不用者。則以虻甲煎丸之癥結於脅下。今抵當湯抵當丸大黃廔蟲丸。少腹硬滿。曰少腹。曰腹。則可見虻蟲之所主在腹。與少腹不在脅下也。然則腹中有瘀血者。臍下宜用虻蟲之至矣。乃下瘀血湯方後注云。當新血下如豚肝。是其瘀尚新。則虻蟲止治腹中臍下已凝之瘀。不能治新瘀矣。水蛭者本經固言其能利水道。抵當湯丸。證水道本利。故假此使血隨水下。桃仁承氣湯。證不言小便自利。并不言腹滿。是非特水蛭不得用。虻蟲亦不得用矣。合而推之。虻蟲之性飛揚。故治血結於下而病在上者。水蛭之性下趨。故治血結於上欲下。達而不能者。其逐瘀破積。兩者相同。而一為搜剔之劑。一為滑利之品。惟其滑利。故能墮胎。惟其搜剔。故治喉痺結毒耳。

藥味鹹寒有毒。主小兒驚癇。癩腹脹。瘰癧。大人癩疾。狂易。手足端寒。肢滿。黃豚一名。諸燒火熬之。夏生長沙池澤。五月五日取。蒸藏之。臨用當炙。勿置水中。令人吐。畏

羊角(石膏)

蜚蠊頭鼻高目深。背有甲。黑而光。腹翼下有小黃。子附母而行。養懦夜猛。見燈光則飛。觸物即墜。以土包糞轉而成丸。雄與雌推。置於坎中覆之而去。數日有小蜚蠊出。蓋孕乳於中也。(參拾遺對本綱目)

蜚蠊喜撲火。且善取糞爲丸。包以土推曳而埋之坎中。得母以是二者遂謂能息腸胃之火。去是宿滯而已。大人癩疾狂暴耶。則於小兒驚癇癩癩腹脹寒熱又當作何解。諸說者謂癩與癇不甚相遠。瘰之胸滿口噤臥不著席。腳掣急斷齒者。可大承氣湯。與驚癇癩癩腹脹寒熱亦不甚相遠也。以病患有久暫之殊。正氣有盛衰之異。故有承氣蜚蠊之別。爾然則承氣蜚蠊豈可混稱並視耶。不知承氣之汗出。小便自利。轉失氣。皆用蜚蠊者所無。別錄所云蜚蠊治手足端寒肢滿黃脈。又爲承氣證所不有。以是爲別。猶不可乎。夫是亦豈不有理。第承氣與蜚蠊爲用懸殊。其可不相比而證明之耶。驚癇癩狂。神識必不慧。然必與陽明譫語有別。腹脹與腹滿痛有別。寒與熱與潮熱又有別。所以然者。承氣證是邪傷陽明之陰。蜚蠊證是邪傷陽明之陽。傷其陰故蒸溼津液四射而出。傷其陽故脈道泣澀。四肢寒滿。四肢者諸陽之本。寒則非火。滿則爲虛。自與四肢實能登高者有間也。蜚蠊者味鹹氣寒。巢至不潔之地。其性見火則怒。怒則飛。飛之力甚猛。撲火既息。猶不已也。必觸物乃墜。是其乘氣於陰。以追赴撲滅陰中之陽邪。仍折旋反覆。留生氣於腸胃糞穢之中。不使決裂潰敗。又恰與久瘧結根於下。陰陽戰亂於上者有似。故仲景於薑甲煎丸用之。其風溫被火有驚癇癩癩。太陽被火有驚狂起臥不安。皆非是物所宜。正以其病在陽而不結根於陰故也。

鼠婦味酸溫微寒無毒主氣壅不得小便婦人月閉血瘦癩瘡寒熱利水道一名負蟪

一名蟪蟪一名蟪蟪生魏郡平谷及人家地上五月五日取

鼠蟻似衣魚形。而其色如蚓。背有橫紋。隆起。多足。大者長三四寸。生下溼處。壘器底及土坎中。家無人則生。（參衍義圖經綱目）

五癘之外別有氣癘。五癘說已見石章。氣癘則甲乙經所謂足厥陰脈動。喜怒不時。發癘疝遺溺癘者也。夫足厥陰之脈。從臍內廉。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從極幽隱處上出。乍喜乍怒。則氣有所壅。脈有所停。阻礙水道。以水道之行。正在是下行也。鼠蟻生極幽隱之所。極下溼之處。且喜居壘器之底。通地氣。不通天氣者。又必其室無人跡往來。以人往來則天氣行也。故主氣癘。以其生氣正在極渾溼秘密中也。婦人月閉血癘。癘壅寒熱利水道。言能於月閉血癘。癘壅寒熱。證中利水道。形容其必於血氣閉塞之中。且因壅滯而上行旁出之候也。鼠蟻利水。白魚亦利水。又皆氣血交阻。但白魚所主是寒溼阻氣因而及血。鼠蟻所主是氣阻及血因壅溼熱。故有異云。

**衣魚味鹹溫無毒主婦人疝瘕小便不利小兒中風項強背起聲之又療淋墮胎塗瘡滅癩一名白魚一名蟬生成陽平澤**

衣魚出久藏衣帛書紙中。其形稍似魚。尾分二歧。能黏衣帛書紙。始則青。老則有白粉。觸手即落。斷之如銀。（參拾遺圖經綱目）

浮假而痛。推移則動。謂之疝瘕。是病在男子。惟寒溼閉於氣分爲然。在婦人不能不波及於血。蓋疝正當隱處。且屬有形。若經候來盛。則雖有所變。亦能乘勢而除。惟其去者過多。環陰之血道空虛。斯所製者。異以冀居爲梗。此所以異於男子也。然曰婦人則尙有異於女子。其故亦常考也。夫女子多鬱。經事不暢者有之。火載血升者有之。既無胎產之去。復少崩漏之證。祇嫌血去不及。不長血去太過。斯環陰之血無從空虛。而疝瘕所以獨標婦人也。

但傷寒蓄血必小便自利。今病涉下焦之血。小便反不利者何故。夫蓄血是純血病。疝瘕是氣阻血分。仍屬氣病。不然則推移不能動矣。此婦人疝瘕小便不利。既異於女子。又異於男子。雖病涉血仍為氣病者也。衣帛書紙水之餘氣。色白善膿。金之銳氣。此白魚之性。能於木氣閉塞中為穴以通之之故矣。而衣帛書紙必遭溼淫始生白魚。燥則無矣。故白魚之性。又能於木氣閉塞中化溼氣使流行。從穴而得達環陰之血室。脈絡皆足厥陰肝所主者也。血室之溼既去。厥陰之脈遂通。則非特小便利。并疝瘕亦能愈矣。仲景於小便不利。速出三方而不言證。其謂灰散茯苓戎鹽湯無論。惟滑石白魚散中用白魚亂髮。均從血中通利。其亦欲使人循方而知其所以治之證。歟。聖藥項雖背起。不明其故。不敢強解。

新絲

諸本草皆不載此味。惟本草拾遺於蟲魚部下品附有故緋帛緋帛等味。所主大率多瘡腫諸患。蓋取其出自蠶。故入蟲部。而染緋必以紅藍花。故能入血。合而釋之。則通絡之物也。新絲之義應不外此。其所以協。意。與。旋。覆。花。主婦人半產漏下。則以其本係血肉而染絲。為能行絡中之血而不傷矣。

桃核仁味甘苦平無毒主瘀血血閉癢邪氣殺小蟲止欬逆上氣消心下堅除卒暴擊  
血破癥瘕通月水止痛七月採取仁陰乾生泰山川谷

杏核仁味甘苦溫冷利有毒主欬逆上氣喘鳴喉痹下氣瘧乳金瘡毒心實豚驚癩心  
下煩熱風氣去來時行頭痛解肌消心下急殺狗毒五月採之其兩仁者殺人可以毒  
狗生晉山川谷（得火良惡黃茸黃芪葛根解錫毒畏鹽草）

童子雖謂杏爲心果。心主脈。故杏有脈絡。桃爲肺果。肺主毛。故桃有膚毛。此言解杏與桃是矣。第果之與仁。緣應有異。且杏仁桃仁。本經主治。仲景用法。皆不謂杏主脈桃主毛也。然則將從。愚按素問五常政等論。運氣太過不及。而約以穀食所宜。實有彼此取舍之殊。蓋氣有偏旺偏衰。穀食所主亦有彼此肥瘠耳。要而言之。則氣法時論所謂五穀爲養。五果爲助。原爲平人察藏氣之偏。而真多益寡。稱物平施。以底於無過不及。非爲治病立論也。是故杏有脈絡。則以之助心。桃有膚毛。則以之助肺。然果是一物。造就之功能。仁是一物。所鍾之生氣。凡物惟不偏不倚。相制相授。生理乃具。使杏有脈絡。仁遠助脈絡。桃有膚毛。仁亦助膚毛。偏倚極矣。無相制相授之妙。又何得爲生理所鍾哉。夫血無氣不流。氣無血不澤。血不流則脈絡阻。而氣先湧逆。氣不澤則腠理塞。而血滯澀。故杏主助脈絡。仁即主通脈絡之氣。桃主助膚毛。仁即主疏膚腠之血。是杏之生氣鍾於金。或於火。桃之生氣鍾於木。或於金。金必鍛冶乃能爲物。木必斷削始克成材。實理如是。非附會也。是故論治病者。但取其杏有脈絡。仁則主降氣。桃有膚毛。仁則主疏痰降氣。爲降何等之氣。疏痰爲疏何等之痰。皆可瞭然。不必尋遠。杏爲心果。桃爲肺果矣。本經桃仁所主瘀血。是通血之物。皆能治者也。血閉而成癥。且難邪氣。則非尋常血閉。爲因氣不行。血遂阻滯者矣。杏仁所主欬逆。上氣實脈。是下氣之物。皆能治者也。雷鳴由於喉痺。且當下氣。則可知其非尋常。上氣爲血絡不通。氣被逆者矣。更推以仲景之用桃仁。無不與是脗合者。

本經云。桃仁主瘀血。血閉。瘦邪氣。似乎凡由血閉而成癥。其無邪氣者不足當之矣。乃仲景用桃仁承氣湯。抵當湯丸。龍甲煎丸。大黃牡丹湯。所治證。誠因邪氣而致。若大黃廩蟲丸。桂枝茯苓丸。下瘀血湯。亦可謂因邪氣而致者乎。愚以爲是亦皆因邪氣而致者也。夫五勞七傷。極虛。至腹滿不能飲食。肌膚甲錯。兩目黯黑。非積年累月不能成。而推原其本。曰食傷飲傷。飢傷勞傷。經絡營衛氣傷。無不由於外因。非本實之先損也。惟憂傷房室。傷爲七情內因之咎。然能至積年累月。不過腹滿不能飲食。肌膚甲錯。兩目黯黑。則亦未免因憂因房。虛致外感耳。嗚呼。

內有宿癥。苟一身之生氣皆爲血阻。則不應有孕。有癥仍能得孕。非因邪氣之入內與血結。僅阻於一處。不害生氣之流行。闔關耶。至產婦腹痛。其因惡血未盡。與枳實芍藥散而必可瘳。其不應而血反瘀於臍下焉。若不由邪入。斷無此病。細探而力索之。則仲景之用桃仁。與本經之所主。有不爽銖黍者矣。蓋桃仁以今日所鍾生氣而言。氣薄則泄。味厚則發。以他日所造就而言。花色紅潤。實有膚毛。其泄且發。遂爲內自血分外達肌腠矣。前聖之因物品能。後聖之開來繼往。息息相貫。心心相印。有如此者。

然桃仁所主血閉癥邪氣。皆內證也。其外候云何。然此可考察而知者也。仲景書並千金附方用桃仁者凡九。其方中同用之物。既因大黃芒硝蠶蟲水蛭。可知其爲附於裏證矣。不可因瓜瓣丹皮桂芍藥而可知其爲附於表證耶。是故用桃仁證之外候有三。曰表證未罷。曰少腹有故。曰身中甲錯。何以言之。蓋桃仁承氣湯證曰。太陽病不解。抵當湯證曰。裏證仍在。抵當丸證曰。傷寒有熱。葶藶湯證曰。欬而有微熱。鼈甲煎丸證曰。瘧一月不解。大黃牡丹皮湯證曰。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以是知其必由表證來也。桃仁承氣湯證曰。少腹急結。抵當湯證曰。少腹鞭滿。抵當丸證曰。少腹滿。大黃蠶蟲丸證曰。腹滿不能飲食。大黃牡丹皮湯證曰。少腹脹痞。下瘀血湯證曰。腹中有瘀血著臍下。以是知其少腹必有故也。大黃蠶蟲丸證曰。皮膚甲錯。葶藶湯證曰。胸中甲錯。大黃牡丹皮湯證之前條曰。腸癰之爲證。其身甲錯。以是知其身中必有甲錯處也。雖然。風寒爲病。皆有表證。蓄水停痰。皆能腹滿。腸癰並不用桃仁。用桃仁者乃腹癰。是三者果可爲確據耶。夫固有辨矣。曰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沈。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不利者。下血乃愈。曰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是知表證未能。必少腹滿乃得窺桃仁證之一斑。少腹滿矣。必小便利。乃得爲桃仁證之確據。腸癰雖不用桃仁。然前條起首云。腸癰之爲病。明係發凡起例之詞。下條起首云。腹癰者。明謂腹癰。即腸癰之別。腸癰可該腹癰。則腹癰亦可有甲錯矣。況三者謂不必比連而見。得其二即用桃仁可也。若三者一件不見。竟用桃仁。則

必無之事矣。循是而求桃仁之所常用。又豈有他歧之感哉。

麻黃湯。大青龍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麻黃加朮湯。麻黃杏仁薤白甘草湯。厚朴麻黃湯。文蛤湯。皆麻黃杏仁並用。蓋麻黃主開散。其力悉在毛竅。非藉杏仁伸其血絡中氣。則其行反滯緩而有所傷。則可謂麻黃之於杏仁。猶桂枝之於芍藥。水母之於蝦矣。然用麻黃者不必盡用杏仁。在傷寒金匱兩書可案也。惟麻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仁湯。凡麻黃湯證多兼喘。則凡用杏仁。皆可謂爲喘設矣。乃小青龍湯。偏以喘去。麻黃加杏仁。其故何歟。此其義蓋見於金匱痰飲篇。夫支飲。胃而嘔。既以服桂枝湯。五味甘草去。桂加薑辛半夏湯水去。嘔止矣。則不應腫而無水。卽所謂無水虛腫爲氣水也。氣水發其汗卽已。詎得用麻黃。乃不用麻黃而用杏仁。云以其人血虛。則其故有在矣。然則杏仁遂爲補血之劑歟。斯殆非也。夫杏仁外苞血絡。內蘊生機。無水虛腫爲氣水。分明氣乘血絡之虛襲而入之。遂爲腫也。得杏仁致生氣於血絡。推而行之。於以化腫氣爲生氣。於以除壅遏而得節宣。腫遂愈矣。喘者腫之根。腫者喘之漸。治腫以是。治喘卽以是。猶不可知杏仁之所治。乃氣入血絡。壅腫而不得外達之喘耶。曰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若不上衝。則不得與。又曰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汗能傷陰。下後氣上衝。雖是邪還陽分。然欲由外解。必經血絡而後及於肌膚。多恐血絡既虛。則邪入之。遂生壅腫。故加厚朴杏仁。一從直道下降。一從血絡外出。仍與治腫同一理也。雖然。麻黃協杏仁。所治之證。多有不喘者。蓋亦皆以血絡壅遏不能外達用之。玩麻黃連軹赤小豆湯證。所謂傷寒瘧熱在裏身必發黃條。只一瘧字。其關於血絡可知矣。

然則大陷胸丸。麻仁丸。茯苓杏仁甘草湯。礬石丸之用杏仁。蓋以其能行血絡之氣耶。蓋亦有之而稍異。夫旁通直降。杏仁之性。兩者兼備。是以合麻桂而播其先聲。協硝黃而壯其後勁。且大陷胸湯證。猛於大陷胸丸證。麻仁丸證。劣於小承氣湯證。大陷胸丸中全有大陷胸湯。不必杏仁。葶藶而可通。麻仁丸中全有小承氣湯。不必麻仁。

杏仁芍藥乃能降。所以然者。大陷胸湯所主。無心已上證。小承氣所主。無不足證。假使大陷胸丸證用大陷胸湯。則結胸縱解。項強如柔瘰難除。麻仁丸證用小承氣湯。則脈浮雖愈。枯滿難澤。延於下。後能保其在上。與不足之餘患。不幻爲他變耶。是故項強如柔瘰者。結胸餘威。乘血絡虛而溢於上也。脈滿者大便硬。小便自利之消耗。既使胃中液乏。復能吸傷血絡也。是杏仁在大陷胸丸爲草薤引導以勦捕餘黨。在麻仁丸則爲麻仁引導以安帖反側。均爲善後起見耳。爛頰而長之。則產乳既傷其內。金瘡復傷其外。血液內外交洩。脈絡勢將中絕之候。不可知杏仁乃添補血液劑中開通內外之使耶。胸痺胸中氣塞短氣。是飲閉於上。漚水閉不利。臍堅癰不止。中有乾血。下白物。是滯閉於下。飲閉於上。龍使水液皆化痰涎。滯閉於下。龍使血液皆成白物。在上者宜利之。利之而橫滯者。不能盡去也。在下者宜卻之。卻之而方來者。猶將化也。故茯苓杏仁甘草湯中用杏仁。乃爲茯苓旁搜溢入之飲。礬石丸中用杏仁。乃爲礬石直通血脈之氣。其一橫一直之間。已足見杏仁在直劑中能橫。在橫劑中能直。已引爾伸之。則欬逆爲由下而上。逆喉痺爲由橫而阻中。以至金瘡實脈。無非一橫一直。亦無非自下而上。不可見杏仁原一練直達之物。而善帶叟橫阻之邪以出。本非能橫行者耶。

或問傷寒金匱兩書。何以獨大黃蠶蟲丸一方。桃仁並用。曰夫仁生氣之鍾於極內者也。核其骨也。果其肉也。溫分肉。澤筋骨。斷藉仁中之生氣。至理所在。毋可見也。然其氣之出於外。而溫澤分肉筋骨。必先剛而後柔。乃桃則肉白而骨赤。杏則肉黃而骨白。於此可見桃仁入血分而通氣。杏仁入氣分而通血脈矣。乾血之爲物。非氣血並堅癰不能成。若氣煎血滯。有一件足自立。必不致血之乾。且阻氣之行。而至虛極羸瘦。腹滿不能食矣。大黃蠶蟲丸。澤血通血。搜血消血。既實有其物。非桃仁之入阻血中行氣。杏仁之入阻氣中行血。又何以使兩者成和。而化乾物爲潤物。起死物爲生物耶。觀礬石丸所主。曰婦人漚水閉不利。臍堅癰不止。中有乾血。下白物。蠶血病也。僱用杏仁。千金要方。蠶血病。新產。亦有發熱。煩滿。胸中甲錯。蠶氣病也。僱用桃仁。其故亦可思矣。

李核仁味苦平無毒主僵仆躄瘳血骨折 根皮大寒主消渴止心煩逆奔氣 實味苦除瘧熱調中

李樹大者而丈許枝幹如桃葉綠而多性最耐久得三十年老雖枝枯子亦不細與桃並時花小色白淡泊纖穠香雅潔淨夜間尤賤實熟稍後於桃種類甚多味甘酸苦澆不一色亦青赤白不一大率皮赤肉青味甘苦帶澆者爲多（參齊民要術格物叢話）

別錄李核仁主治瀕湖不得其解改爲僵仆躄瘳血骨痛余因是徧訂宋元醫本及千金翼均與今大觀本同蓋廣韻躄同躄齊微子今爾無指告子顛躄馬注躄猶躄也言因升高而躄也墨云僵仆躄者所以別於躄與蛤也躄與蛤即今所謂傾跌蹉跌也傾跌蹉跌者曲身或側身著地僵仆與登高而躄則俱直身凡人至跌無有不曲身側身期能自立而免者有之則必眩暈昏昧不自知也從高下墮不自主也是僵仆躄之跌與傾跌蹉跌之跌有以異矣此其最奈何夫委屈以思自免者其氣血聚而遭震驚以散則其傷與瘳反甚不自知不自主者其氣血雖有宿恙而不驚驚則其傷與瘳反不甚李核仁援以杏核仁桃核仁之例爲肝之果而其用在脾脾者生氣生血之源以其傷不甚無事過於攻通則亦濟其源而流自順雖至骨折亦或可無妨也惟其入脾故實龍調中惟其味甘苦氣平故除中宮痼熱而根則其所自本凡花實核仁莫非由此而發且萌蘖於極寒之時是其性必有所同然故爲大寒大寒之物而主運津上升故主消渴與心煩逆津不隨氣斯氣急促而奔突故又能主氣伸於資脈湯用甘李根皮佐最重之生葛以運津而緩氣之逆其義蓋取諸此

醋味酸溫無毒主消癰腫散水氣殺邪毒

米醋三伏時用倉米一斗淘淨蒸飯攤冷實黃鹽錢水淋淨別以倉米二斗蒸飯和勻入甕以水淹過布封暖處

三七日成矣。(綱目)

劉涪江云。醋之用類以爲取其酸收。然主消癰腫。除癥塊諸證。酸收者何以能爾。蓋尙齊木曰曲直。曲直作酸。本屬陽。陽鬱則發。此作酸之義也。夫木本陰中之陽。陽在陰中。奮決欲出。而尙不能離陰。是就陽畜陰中。卽有陰得陽舒之妙。乃天地人物之出機也。然則酸味之物。其功悉能若是耶。蓋惟米醋爲能然也。夫粳米大益胃氣。沁心肺。以爲生血化氣之源。用以醱釀爲醋。使合德於肝。能收卽能散。斂其陽之淫。以歸於陰。遺以奪其陰之藥。以舒其陽之用。蓋血者本於心之能化。而後有脾胃之生。本於脾胃之生。而後有肝之藏。他物能如是哉。愚謂惟其抑心脾之生化。使歸肝臟。是以肝木充沛。能效疏土之職。癰腫者土之結滯也。水氣者土之痲痿也。邪毒者土之不宣也。其消之散之殺之。大率功效多在脾土所主之肌肉。故在傷寒論協半夏雞子白。治喉間生瘡。在金匱要略。合黃芪芍藥桂枝治黃汗。可以悟其旨之所在矣。用漬烏梅蒸之米上。是挽酸洩使人土中。和以膽汁。用爲導法。是引苦降。俾洩中有收。後世擴充其治。使同雀巢潰癰疽。同蒼底暴消舌腫。同泥消火傷。沃炭清血暈。碎石塗乳。煎熟沃疔腫。亦無過於散脾心肝三家熱藥而已。

成



274238

